武俠世界



$2.00

・特別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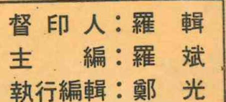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骷 髏 樂 園

馬雲・著



那是人間地獄，也是罪惡的淵藪，如果有人偶然闖進這三不管的地帶，眼前所見盡是骷髏，但實際上這裡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只可惜他們偶一不慎，便墮進了這個罪惡的深淵裡去，結果……「骷髏樂園」故事精彩，詭譎傳奇，全書一氣呵成，是馬雲君最新佳作，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 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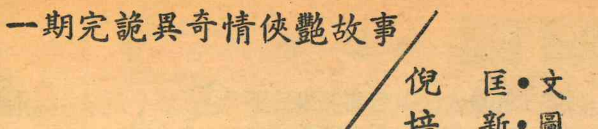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奔龍



掘墳驚艷

天色陰霾得可怕，烏黑的雲層，像是直壓到人眉際一樣，天並沒有下雨，但是天地之間，却瀰漫着一重看不見摸不到的雨粉，使得每一個人身上的衣服，都是濕甸甸地，緊貼着皮肉，極不舒服。

一條筆直的道路，鋪着青石板，兩旁全是參天古木，直通向一座全用兩尺見方的大石塊砌成的古墳，那係石板道上的石板，由於天氣的潮濕，水珠似乎是從石板中滲出來一樣，再加上雜亂的脚印，蹄印，是以弄得石板上，一片泥濘。

在那座宏偉聳立的古墳之上，有四五十人，正用粗大的繩索，圍在腰際，掛住了身子，以尖利的鑿子，在石縫中用力地鑿着，石頭和尖鑿相碰，發出刺耳的聲响來，而在離古墳約兩丈開外處，竪着一根丈許來高，徑可尺許的大木柱，那根木柱之上，有一隻大絞盤，絞盤上纏着兒臂粗細的蔴繩，蔴繩的一端，已被引到古墳的一塊大石上，兩個大漢，赤着上身，各自握着巨大的鐵鎚，一下又一下，在將蔴繩頂端，一枚巨大的，精光四射的大鋼釘，釘進那塊大石去。而別的人，仍繼續在那塊大石四周圍的縫中，用力地鑿着。

每個人看來，都在忙碌，忙得滿頭大汗，但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那人不但只是站在一株古松之旁，什麼也不做，而且他的裝束打扮，體態神情，也和眼前的那種紛擾，顯得大不合襯。他穿着一件湖綠色的長衫，手中執着一柄摺扇，那搧扇的扇骨，碧也似綠。

他約莫三十上下年紀，星眉朗目，英俊瀟洒，抬頭望着烏雲越來越厚的天空，彷彿是一個詩人，

有所靈感，想要吟哦一番一樣。

而在那條直通古墓的林蔭大道口子上，却靜得出奇，鑿子聲，鎚聲，隱隱傳了出來，然而並不引人注意，惹人注目的，倒是在路口的兩株大樹的樹身之上，各掛着一塊徑可兩呎的圓形金牌，那兩塊金牌，有一分來厚，看來是純金所鑄，雖然天色陰沉得可怕，但仍然在閃閃生光，那兩塊金牌上，各繡着一個字，一個是「潛」字另一個是「龍」字。

遠處，一陣蹄聲傳來，一輛馬車，順着小道，向前駛了過來，天雖然未曾下雨，但是趕車的却是簑衣雨笠，車直來到了通向古墳的大道口，便聽得車中，傳出了一下清脆悅耳的聲响，道：「虎大哥，停停車！」

那趕車的一聲吆喝，將馬勒定。

馬車停下之後，趕車的掀了掀竹笠，這才看清他的臉面，只見他濃眉、高顴，左頰之上，還有一道極其明顯的疤痕，晶紅發亮，乍一看，只覺得這個人，可怖之極，但如果細細看來，却又覺得他目光如電，英武非凡，另有一股男子的氣概。

他一掀斗笠，略一抬頭間，就看到了路口，掛在大樹之上的那兩塊金牌，當他的目光一接觸到那兩面金牌之際，他的神色，便變了一變，立時道：「青姑娘，天快下大雨了，這裏停久了，未免不便，我們還是快趕路的好！」

可是他的話並沒有發生作用，只聽得「拍」地一聲，車廂的門，已然打開，一個少女，自車廂之中，跳了出來，那少女約莫二十上下，一身青衣，清秀絕俗，她一下了車，便抬頭向天上望了一眼，搖頭道：「老天爺也是，陰得那麼可怕！」

接着，她伸手向前一指，道：「虎大哥，那邊樹上，釘着兩塊金牌，是什麼意思？」

那漢子的神色一沉，在他神色一沉之間，更顯得威嚴無匹，只聽得他沉聲罵道：「武林敗類！」

那少女睜大了眼睛，望着那漢子，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來，道：「武林敗類？虎大哥，那是什麼意思？有什麼人在這裏做壞事？」

她一面說，一面就向前走了過去，車座上那漢子陡地喝道：「別去！」

他叫着，身子陡地翻起，在半空中倏地一翻，「呼」地蕩起了一股勁風，便已在那少女的頭頂翻過，落在那少女的身前，阻住了她的去路。

那少女吃了一驚，道：「我只不過想去看看，虎大哥……別生氣！」

那少女在說話之際，語音委婉，臉上也帶着受了委屈的神氣，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任誰瞧了，也得心軟，那漢子嘆了一聲，道：「青姑娘，我沒有生氣，我們有要事在身，這干武林敗類，見到了也污了眼睛，我們還是快點趕路吧！」

那少女側頭向前望去，已可以看到金牌上所鐫的兩個字，她低聲唸道：「潛——龍，看這兩個字，倒很有氣派，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那漢子道：「潛龍幫，這幫中人，幹的專門是盜掘古墳的事，眞是武林之羞！」

那少女張了張嘴，沒有說什麼，這時，鎚聲，鑿聲，仍然隱隱傳了過來。

那少女轉過身，向馬車走去，但仍然回頭，向那金牌，看了兩眼，那漢子緊隨在她的身後，到了車廂前，少女伸手拉開了車門，但却並不上車，轉過頭來道：「虎大哥，我明白了，潛龍幫的人，在前面盜掘古墳，而在路口，掛起了金牌，好叫武林中人迴避，是也不是？」

那漢子點着頭，道：「是！」

那少女明澈的眼睛，睜得老大，道：「可是我不明白，那潛龍幫中的人，難道那麼厲害，他們的金牌一掛出來，別人明明知道他們是在幹壞事，也不敢去惹他們？」

少女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目光直視着那漢子，她的話中，雖然沒有任何譴責的意思在內，可是聽了那幾句話，那漢子却覺得心頭，有了一股重大的壓力，使他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然而那少女直視着他，分明是在等候他的回答，那漢子吸了一口氣，道：「潛龍幫幫主霍文淵，武功確然非同小可，但也不是沒有人敢惹他們，只是他們行爲卑下，形同鼠竊，江湖上大俠，不屑與之周旋。」

那少女甜甜地笑了起來，道：「虎大哥，我們又不是什麼大俠，去看看他們如何做壞事？」

那少女的話，聽來仍然是那麼柔和，可是話中的渴望之意，却也越來越甚，那漢子濃眉微揚，道：「青姑娘，你忘哩，我們有要事在身，怎可爲了這樣的事，在此躭擱，快上車吧！」

那少女低着頭，沒有說什麼，跨上了車廂，那漢子立時躍上了車座，揮起鞭來，車身震動，那輛馬車，立時又向前，馳了出去。

這時，天色更陰暗了，分明是午時，却黑得像是天將入黑一樣。在那座古墳之上，鑿聲已變得稀落，那兩個揮錘的大漢，也自古墳上縋了下來，來到了木柱的絞盤之旁，另外一個頭上包着青布的大漢，自墳上縋下，奔到了那青年文士之旁，道：「霍幫主，那大石已經有點鬆動，可以拉得動了！」

那體態瀟洒出衆的青年文士，竟就是潛龍幫的幫主霍文淵！他抬頭向那塊大石望了一眼，手中的摺扇，向上一揚，道：「拉！」

他一聲令下，那兩個大漢，便推着絞盤，轉動了起來，開始的幾轉，轉得很快，但等到繩子被拉緊了之後，絞盤發出「格格」的聲響，那兩個大漢的雙足，抵在地上，俯着身，背上的肌肉，塊塊墳起，汗珠子自他們的身上，一顆顆迸了出來，却已是一寸寸在移動着。

那時，原來攀附在古墳上的那些大漢，已一起縋了下來，人人都離得古墳遠遠地，抬頭望着那塊大石。只見絞盤和那塊大石之間的粗蔴繩，漸漸拉直，而絞盤仍然在向前，緩緩推動。

霍文淵也望着那塊大石，他的神情看來十分閒定，絕不像是他在指揮着一件竊墳的勾當，他沉聲道：「多幾個人去推絞盤！」

立時又有五六個大漢，甩脫了身上的衣服，奔了過去，在六七個人合力推動下，絞盤不斷緩緩地移動着，連那根木柱，也發出格格的聲響，像是要被擠碎一樣，蔴繩也發着「吱吱」的聲響，終於，只見那塊大石，鬆動一下，石屑簌簌地落了下來。

隨着那塊大石的震動，所有的大漢，發出了一陣歡呼聲來，推動絞盤的那幾個大漢，大聲吆喝着，只見那塊兩尺見方的大石，一寸寸地，自古墳中被移了出來，移出了一尺，兩尺，三尺。

一直到移出了五尺許，才聽得「轟」地一聲巨響，那塊大石，已從古墳上，滾跌了下來，隆隆聲不絕於耳，那大石直滾了下來，撞在一座墳前的石馬之上，石馬斷成了兩三截，那石馬也被撞倒在一邊。

古墳旁的衆大漢，又是齊聲呼叫，那塊大石被拉出來之後，古墳上，便出現了一個兩尺見方，烏黑的，深溜溜的洞，那個洞，看來可以直通到古墳的內部去！

所有的人在呼叫了一陣之後，人人都向霍幫主望去，一個漢子，遞着一根銅管給霍幫主，霍幫主一接過來，那人便幌着了火摺子，向銅管之前一湊，一股火頭竄了起來，那銅管是一柄特製的火把。

霍幫主握着銅管，將手中的摺扇，順手插在腰際，便向前走去，到了墳腳下，他畧停了一停，便逕自向上，走了上去。

古墳高可兩丈，墳坡很斜，那些大漢上落，都要靠繩子縋上縋下，但是霍幫主却就那樣，向上走了上去，而且他在走上去之際，身子並不向前俯，還是挺得筆直，以致看來，他像是隨時可以跌下來一樣。

但是，他還是穩步地向上走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洞口，擧着火把，向洞口幌了一幌，自墳中，似乎有一股陰風，倒捲了出來，令得火把上的火頭，亂幌亂閃，霍幫主停了片刻，身子一竄，便自那洞中，鑽了進去。

數十個人，屏氣靜息地等着，那時，雷聲隆隆，豆大的雨，已急驟地洒了下來。

雨水嘩嘩地下着，那輛馬車，在開始下雨之後，約莫小半個時辰，趕到了一座鎮甸，雨十分大，趕車的漢子頭上所戴的頭笠，向下直淌水，進了鎮之後，他掀了掀竹笠，看清了鎮上的情形，將車直趕到了一家客店之前，停了下來，插好了鞭子，翻身下了車。

客店中，已有店小二打着油紙傘，奔了出來，點頭躬腰地招呼着。

那漢子拉開了車門，道：「青姑娘，下車在這裏歇歇，有人會在這裏，和我們相會。」

他說着，提過了店小二手中的油紙傘來，遮住了車門口，那少女自車中跨了出來，那漢子直遮着她到了店堂，才轉過身來，吩咐店小二道：「我的車，就讓它停在門口，有人會來找我！」

店小二連聲答應着，那漢子也一步跨進了店堂，他一跨進店堂，便不禁呆了一呆，像是在自言自語，道：「哼，他們倒早來了！」

客店的店堂，一邊是櫃，是通道，另一邊，是十來張方桌子，那少女已在一張方桌前坐了下來，除了那少女之外，只有在角落處的一張方桌上，有兩個人坐着，那兩個人，在那漢子自言自語之際，已一起站了起來。

那兩個人全是一身勁裝，腰際懸着刀，一望而知：是武林中人；才一站起，其中一個就叫道：「徐虎子，你來遲了，這位就是青姑娘麼？」

他們一面說，一面向那少女走了過去，那少女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兩個人，在她的臉上，並沒有什麼驚訝的神色，因爲這樣的事，她已經習慣了！

她還記得，三天之前，也是在客店之中，徐虎子也是那樣地走過來，口中所說的也是同一句話：「這位就是青姑娘麼？」

而當時陪着她的，是赫赫有名的鏢頭韓劍。在那路邊的石亭中認識韓劍之前，陪着她的人，是丁氏兄弟，黑山莊的，再以前……

那少女暗嘆了一聲，已經一個多月了，許多武林中人護着她，說得明白一點，是帮她逃命，他們聯絡好了，一站一站，分人護送，要將她送到塞外去，遠遠離開她的仇人，她的父母已死在仇人之手，仇人正在設法斬草除根，她快要和徐虎子分手了，再過幾天，她又會和那兩個人分手，那些人，全不肯對她多說什麼，只是帶着她一直向北走，走到塞外爲止，而到了塞外又怎麼樣，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那兩個漢子一面說着，一面已來到了少女身前，徐虎子也走過來，拱手道：「兩位來得好早！」那兩人老氣橫秋地道：「你辛苦了幾天，一路上可有甚麼事發生？」

徐虎子濃眉緊蹙，道：「沒有甚麼事！」

那兩人向着少女道：「青姑娘快吃點東西，吃完了好立時上路。」

徐虎子除下了竹笠，突然道：「兩位，我有一句話要說，兩位不必護送青姑娘，仍由我護送下去好了！」

徐虎子突地講出了那樣一句話來，不但兩個漢子陡地一呆，連青姑娘也突然轉過面來，望定了徐虎子。徐虎子說得十分正經，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那兩個漢子，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而青姑娘在望着徐虎子的時候，心中却在想：爲甚麼他要一直陪我下去？我身上有着極大的麻煩，每一個人都知道，每一個陪着我北上的人，一到有人來接替，都忙不迭地如釋重負地離去，爲甚麼他和別人不一樣？

青姑娘的目光，徐虎子可以想得到，那使他有點面紅，他偏過頭去，不敢正視青姑娘，只是望着那兩個漢子。那兩個漢子互望了一眼，一個道：「閣下如此仗義，眞是難得，只不過黃老英雄早就安排好了，前面二百七十里的鎮甸上，由魚家莊莊主來接替我們弟兄兩人，只怕閣下前去有點不便。」

徐虎子的神態却十分固執，他講話不多，但是聲調很堅決，聽他講話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的話一講出來，就絕沒有轉彎的餘地的。他道：「那不要緊，我見了魚莊主，也照樣如此說就是了！」

那兩個漢子中的另一個，壓低了聲音，道：「小兄弟，青姑娘一路北來，未曾發生甚麼事故，但

遲早有事要發生，你可得想清楚了！」

徐虎子的兩道濃眉，略略一揚，道：「兩位請吧！」

那兩人面有喜色，互望了一眼，也不說甚麼，只是向徐虎子拱了拱手，一個道：「兩位在此用飯，飯錢由我付了！」

他們一面說，一面來到了櫃前，放下了一塊碎銀，一轉身，出了飯店，冒着大雨，逕自去了！

徐虎子看着他們兩人出了飯店，才緩緩轉過身來，而他才一轉過身來，就望到了青姑娘那一雙明亮澄澈的眼睛，他乾咳了一聲，道：「青姑娘，你吃些甚麼？」

青姑娘卻仍然望着他，一聲也不出。

雨仍然嘩嘩地下着，在青姑娘的注視下，徐虎子顯得很窘，直等到店小二離去之後，才聽得青姑娘低聲道：「徐大哥，爲甚麼？」

徐虎子有點尷尬地笑着，青姑娘又問道：「徐大哥，爲甚麼別的人，都盼着把我送走，自己好脫身，而你卻自願要陪我？」

徐虎子在青姑娘的逼問之下，顯得更窘迫了，他搓着手，不知該如何才好，青姑娘又問道：「徐大哥，我還要你告訴我，爲甚麼黃老英雄不讓我回家去，要派那麼多人，將我送走？」

徐虎子苦笑了一下，道：「青姑娘，那一天的事情，你自己該記得！」

青姑娘點頭道：「是的，我記得，那一天一早，我帶一個丫環去打獵，直到天黑才回，可是回到半途，就遇到了黃老英雄。」

徐虎子有點心神恍惚似地，忽然插了一句口，道：「黃老英雄，是令尊的好友？」

青姑娘笑了一下，道：「徐大哥，那你何必明知故問，魯東雙雄，黃下李上，江湖上誰不知道，黃伯伯是爹的生死之交，也只有黃伯伯，才有那麼大的力量，使這許多武林中人，爲我出力！」

徐虎子喃喃地道：「黃下李上，這四個字，不知是甚麼意思？」

青姑娘道：「沒有甚麼，只不過因爲我們全住在山中，黃伯伯住在山下，我們家住在山上。徐大哥，黃伯伯不說，他們全不說，可是我也知道了，當天黃伯伯就不讓我離家，就帶着我連夜趕路，是不是我家中發生了甚麼巨大的變故？」

徐虎子低着頭，一言不發，店小二端上了酒來，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悶酒，青姑娘等他喝了七八杯，才道：「你要陪着我，總不能老讓我悶在葫蘆之中，我家中發生了甚麼變故，你告訴我！」

青姑娘的聲音，十分委婉動聽，一點也沒有亟亟逼問的意思，可是，那種帶有哀切懇求的聲音，卻更使人難以拒絕，徐虎子放下了酒杯，長嘆一聲，道：「黃老英雄曾吩咐過，絕不能和你提起，恐防有甚麼意外發生，所以……所以……」

徐虎子才講到這裏，只聽得雨聲之中，傳來了一陣雜沓的蹄聲和喧嘩聲，他不禁呆了一呆。

徐虎子轉頭向外看去，只見十來匹馬，已經跑到了飯店門口，冒着雨，馬上的十來個漢子，身上都濕透了，大半是赤着上身的，順着他們肌肉的背脊，直向下淌着雨水。

那十來個漢子一下馬，便向前闖了進來，進了飯店，只見他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挽着包裹，一進來，先將包裹往桌上一放，「砰砰」之聲不絕，顯見得包裹中的東西，都十分沉重。他們分開幾張桌子坐下，立時大呼小叫了起來，飯店中本來十分寂靜，這十幾個人一來，登時變得喧鬧不堪。

店小二已捧了菜餚來，又趕着去招呼那些漢子，徐虎子只向那些漢子望了一眼，便厭惡地轉過了頭來，低聲道：「青姑娘，我們吃完了好趕路，我一定將爲甚麼黃老英雄要派各路豪傑，送你出關外的原因告訴你！」

青姑娘澄澈的雙眼中，現出諒解的光采來，她只是低聲問了一句，道：「那些是甚麼人？」

徐虎子道：「就是我們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一羣盜墳賊，潛龍帮的人！」

徐虎子那一句話，說得聲音很低，那些大漢又在高聲喧嘩，是以也沒有人聽到他的話，青姑娘「哦」地一聲，便不再說甚麼。

看官，這徐虎子，年紀雖輕，但是武功的造詣極高，他已是大名府威遠鏢局的副鏢頭，在武林之中，也頗有威望，而他肯放下鏢局的事，來替一位少女趕車，全是因爲黃老英雄，飛帖相囑之故。那黃老英雄，便是魯東雙雄之一，出了名的大俠，神刀黃英傑。而青姑娘的父親姓李，一桿短槍，出神入化，人稱神槍李伯祺，這一刀一槍，便是說黃英傑和李伯祺兩人，昔年同心合力，除了黑道上兩個大魔頭的事，而青姑娘則是李伯祺的唯一愛女，閨名青花，表過不提。

當時，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只是埋頭進食，不一會，又是一陣蹄聲，車聲，到了飯店之前，只見一輛華麗的馬車，停在飯店門口，車上先跳下兩個漢子各張着傘，車門打開，一個貌相英俊，氣度瀟洒的青年文士，執着摺扇，走下車來。

那文士一下了車，旁邊兩個大漢，立時擧傘替他遮了傘，那文士緩步向內走來，其餘的人，全被大雨，淋得狼狽不堪，獨獨他身上，滴水不沾，是以更顯得他氣度雍容非凡。

那文士一走進來，先前進飯店來的漢子，便一起站了起來，齊聲叫道：「霍帮主！」

這時，徐虎子仍然只是埋頭吃喝，而李青花不免抬頭，向那文士打量了幾眼。她出自武林世家，對武林中正邪各門，有名頭的人物，自然畧有所聞，再加上他們來這鎮甸之前：還曾見過「潛龍帮」的金牌，那些大漢齊聲一叫，她自然知道，進來的那人，就是潛龍帮主霍文淵了。當時：她就向徐虎子看了一眼，口唇畧動了動，可是卻沒有出聲。

她本來想說的說是：咦，潛龍帮雖說幹的是挖掘墳墓的勾當，可是那帮主看來，卻像是一個武林高手！而李青花之所以只是想到這一點，而未曾說出來的原因，是因爲她向徐虎子望一眼之際，看到徐虎子面上厭惡不高興，是以才忍了下去。

只聽得霍文淵道：「你們快吃，還要趕路！」

各大漢齊聲答應，霍文淵轉過頭來，向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望了一眼，獨自在一張桌旁坐下，直到他坐下，那些漢子，才致坐下。

徐虎子突然放下了筷子，道：「青姑娘，我們走！」徐虎子的這句話，說得十分大聲，而且他立時霍地站了起來，是以剎那間，飯店之中，倒是一陣寂靜，人人都轉過頭，向他望來。

李青花唯恐生事，忙也站了起來，和徐虎子一起向外走去，眼看他們已來到飯店門口了，只聽得霍文淵道：「兩位，外面雨大，何不多歇一會？」

徐虎子悶哼一會，拉着李青花，自店小二的手中，接過雨傘來，披好了簑衣，就出了飯店，來到了車旁，道：「青姑娘請上車！」

李青花低聲道：「徐大哥，你那樣子，容易生出是非來的！」

徐虎子冷冷地道：「沒有法子，再和這些下三濫在一起，只怕剛才吃下的東西，全會嘔出來。」

他這一句話才講完，卻突然聽得霍文淵的聲音，在飯店的門口响起，道：「這位仁兄，何以將在下：說得如此不堪？」

徐虎子陡地聽到了霍文淵接口，他也不禁一呆，這時雖然雨大，但徐虎子是武功造詣極高的人，他向外走，有人跟出來，自無不知之理，可是霍文淵是甚麼時候來到門口的，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當下，徐虎子呆了一呆，並不轉過頭去，李青花却揚頭看了一眼，看到霍文淵站在飯店門口，神定氣閒，一點也沒有生氣的樣子，當李青花向他望去之際，他向李青花，微微一笑！

李青花在那一剎間，只覺得心頭，好一陣震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間，會有那種奇異的感覺，她連忙低下了頭，徐虎子已替她開了車門，李青花像是躲逃甚麼似地，急急進了車子。

等到她進了車廂之後，她的心中，才有點後悔：自己爲什麼進來得那麼急？

然而這時，已傳來了徐虎子的喊喝聲，鞭聲，蹄聲，車輪的滾動聲，種種聲音，和雨聲混在一起，車子已經向前駛出去了。李青花轉了一個身，推開了車廂後的窗子，可是雨勢實在太急，窗子一頂開，一陣雨撒進來，李青花仍然什麼也沒有看到。

車子迅速地駛過了大地，駛出了鎮去，霍文淵直到看不到那輛車子了，才轉過身來，他一轉過身來，便道：「剛才那一男一女，有誰認得？」

一個頭目模樣的人道：「那男的，像是威遠鏢局的徐鏢頭，他面上那道疤，是淮南大盜張鳳留下的。」

霍文淵「嗯」地一聲，道：「可是張鳳却死在他的摺鐵鋸刀之下，是不是？」

頭目道：「是，聽說他的武功很厲害，快升總鏢頭了，帮主可是有意思刦一單鏢玩玩？」

霍文淵面色一沉，道：「別胡說！」

這三個字，說得威嚴無比，嚇得那小頭目倒退了兩步，連聲道：「是，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霍文淵緩緩向前走來，道：「我們專發死人財，還不够麼，誰要胡亂生事，帮規決不輕恕！」

衆大漢齊聲答應着，霍文淵來到了他的那張桌子之前，坐了下來，可是他坐下之後，望着滿桌的酒餚，却並不起筷，只是在怔怔發呆。

那些大漢，看到霍文淵這等情形，連講話的聲音，也不由自主，低了許多，只聽得交頭接耳之聲，過了片刻，霍文淵才又站了起來，道：「你們自己回去，沿途不可生事，我有事情。」

衆人答應着，霍文淵已大踏步走向飯店門口，雨還未停，他却逕自走了出去，到了一匹馬旁，翻身上了馬，手中摺扇揮下，韁繩垂手而斷，他雙腿一夾，馬兒向前疾馳了出去。

雨救佳人

雨已經停了，天色也黑了下來，上弦月清清冷冷地掛着，一場豪雨，將暑氣一消而空。

徐虎子將車子趕進了一片林子，傍着一株大樹，停了下來，李青花推開了車門，徐虎子道：「今夜我們就在林中過夜，免得再遇到這種人！」

李青花知道他是指什麼人而言，微微一笑，道：「其實，潛龍帮只是盜掘墳墓，那可比明火搶刦，傷害人命好得多了！」

徐虎子瞪着李青花，道：「青姑娘，這是什麼話？學武的人，不論是好是壞，總得有幾分豪氣，

像潛龍幫那一干人——哼，不提了！」

李青花走下車來道：「徐大哥，你說要告訴我為什麼黃伯伯硬要派那麼多人護送我到塞外去！」

徐虎子吸了一口氣，道：「青姑娘，其實，那並不是黃老英雄的主意，只不過——」

他才講到這裏，突然聽得不遠處的一株樹下，傳來了「悉索」一聲，林中落葉頗多，那一下響，分明是有人踏在落葉之上所發出來的，是以徐虎子立時喝道：「什麼人，快出來！」

他才一喝，「嗤」地一聲響，那樹後，已射出了一柄尖梭來，那「嗤」地一聲，極之勁疾，徐虎子急叫道：「快閃開！」

他一叫，李青花的身子，也陡地向旁一移，只聽得「叭」地一聲，那枝一尺來長的利梭，就在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之間穿過，射在那株大樹之上，徐虎子側頭一看，只見那枝尖梭，精鋼打就，在黑暗之中，閃耀着一種藍森森的光芒，沒入樹幹，足有半尺！那樹乃是老榆樹，木質極堅，這枝尖梭，入木居然有半尺之深，可知射梭人的力道之猛，實是令人駭然！

徐虎子一抖手，「錚」地一聲響，已將那柄摺鐵鋸齒刀，掣在手中，他那柄刀，乃是外門三十六兵刃之一，一出手，隨着手腕振動，陡地翻開了一半來，變成刀長四尺，一邊是鋒口，一邊全是銳利之極的鋸齒，他一掣刀在手，便道：「青姑娘，你進車去！」

李青花却道：「不，有人來了，我也可以迎敵！」他們兩人講着，都一起向剛才射出尖梭的那株樹後看去，可是那株樹後，却是黑沉沉地，射出了那柄尖梭後，一點動靜也沒有，徐虎子連喝了幾聲，一點反應都沒有，李青花奇道：「人已走了？」

徐虎子橫刀當胸，一臉冷漠，向前緩緩走去。

徐虎子才走出了兩步，忽然聽得李青花叫道：「徐大哥，你看！」

徐虎子還當發生了什麼意外，疾轉了身來，他轉過身來之後，却見到李青花在樹前，已托起了那柄尖梭另一端繫着的紅綢穗子，徐虎子心中疑惑，忙道：「什麼？」

李青花抬頭道：「上面有字！」

徐虎子忙退了回來，果然，在那兩條紅綢之上，寫着幾個字，那幾個字，極其潦草，但却也可以看得清，一共是「二魔已來，不宜停留」八個字！

徐虎子一看到八個字，面色便自一變，他雙手抱刀，向前拱了拱手，道：「多謝閣下提醒，大德容後再報！青姑娘，快上車！」

李青花却道：「什麼叫二魔，二魔是誰？」

徐虎子突然變得粗暴無比，一伸手，拉着李青花的手腕，向前一拖，便將李青花拖到了車邊，喝道：「別多問，快上車！」

李青花用力一掙，徐虎子顯是未曾料到李青花的掙扎力道如此之大，是以五指一鬆，竟被李青花掙脫，當徐虎子愕然向李青花望去之際，李青花向後一退，道：「告訴我，二魔是誰，我為什麼要逃！」徐虎子頓足道：「現在豈是詳說的時候，快上車，離開這裏再說。」

李青花却笑了起來道：「徐大哥，你若是那麼胆小，何苦將保護我的差使，硬擱在身上？早在鎮上，你將我交給了那兩位朋友，不就沒有事了？」

李青花的話，一路往下說，徐虎子的臉色，就一路變得難看，等到李青花的話講完，徐虎子臉色已鐵青，那一條疤，却又掙得通紅，在月色下看來，簡直有點恐怖！

李青花看到了這種情形，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重，她和徐虎子在一起，只不過三天，在那三天之中，他們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可是當在那鎮上，徐虎子突然要繼續保護她的時候，她憑着少女的敏銳的感覺，立時知道那是為什麼了！

而她也知道，自己此行，一定極其凶險，而徐虎子可以脫却關係，却硬將事攬上了身，自己此時，再以言語刺傷他，那實是大大的不該！

李青花一想到這一點，剛想再柔聲講幾句，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一陣尖銳的厲嘯聲，迅速地自遠而近，傳了過來，轉眼之間，便到了林外，而徐虎子也立時向李青花，作了一個手勢。

李青花看出徐虎子的手勢，是要她立時躲到樹後去。李青花出身自武林高手的家中，武功也自不弱，只不過神槍李伯祺對她十分鍾愛，始終不准她在江湖上行走，是以她才對武林中事，並無所知，然而她的性子，仍然十分倔强。當日，她打獵回家，神刀黃英傑突然將她攔住，不許她回家，硬將她帶出了好幾百里，她也曾幾度反抗，但碍着黃英傑是父親的至交，看着她長大的，是以不便發作。繼黃英傑之後，護送着她的，又全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她幾次問人家，都不得要領，心中這一口悶氣，已然蹩了很久。

到現在，聽那尖銳的呼嘯聲，看徐虎子的神情，分明是有敵人追上來。

李青花直到此際，仍然不知道追上來的是什麼人，和自己是什麼干係，依着她的脾性，恰好就趁此際，將事情弄個明白，不必再老是在悶葫蘆之中，她就算看到了徐虎子的手勢，也不會躲起來的。

但是，她却又看到，自己剛以言語傷了徐虎子的心，徐虎子氣得面色鐵青，可是嘯聲一起，他向

自己做手勢，令自己躲起來，却又是一副焦急莫名的神氣，可知他的內心中，對自己實是十分關切！

一想到了這一點，李青花便不忍再拂徐虎子之意，是以立時身形一閃，便到了大樹之後，她才一到了大樹後面，徐虎子也立時閃了過來，拉住了她的手，又疾退了丈許，才躲在一株大樹之後。

他們兩人，才一躲起，便聽到林中，響起了一種極其奇特的脚步聲。那種脚步聲，聽來像是有人不住地將一團一團的爛泥，拋向地上一樣，「達達」之聲不絕，又過了片刻，脚步聲更近了，首先看到地上，出現了一個又瘦又長的人影。

再接着，就看到了一個高達七尺以上的瘦長子，搖搖幌幌地走了過來，那人不但手長、脚長，而且一張臉，也長得駭人，倒吊眉、三角眼，大脚板一步一步向前踏來，每踏出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了一個極深的脚印，真是詭異莫名。

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雖然躲了起來，但是那輛車子却還在，那人直來到了車子之前，只見他一伸手，「拍」地一聲，五指便已插進了車廂的板壁之中，再順手一抖，「嘩啦」一聲響，板壁已被他拉下了一大塊來，他向車廂內一看，見車廂中沒有人，發出了一下極其陰冷的冷笑，轉過了身來。

看他的神情，像是想要在轉過身來之後，大聲呼喝的，可是他才一轉過身，就看到了插在樹幹之上的那枚尖梭，他倒吊眉向上聳了一聳，一步走過，抓住了那枚尖梭，一揚手，已將尖梭拔了出來。

那在暗處，突然發出尖梭示警的人，能一下子將尖梭釘入樹身半尺有餘，功力自然不弱，而這個瘦長子，一探手間，若無其事，便將尖梭拔了出來，這份功力，却也是極其驚人。

只見他握了尖梭在手，向尖梭上看了一看，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麼，發出了一連串怪裏怪氣的笑聲來，順手向前一送，又將尖梭刺進了樹中，也沒入半尺有餘，隨即見他仰起了頭，陰惻惻地叫道：「出來。」

在那株大樹之後，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互望了一眼，李青花的心中，實是疑惑之極，她一張口，想要發問，可是她根本未及發出任何聲響來，徐虎子一伸手，已將她的口掩住。

李青花也知道眼前這個人的武功非同小可，照現在的情形來看，還是別出聲的好，是以她點了點頭，徐虎子也緩緩將手，鬆了開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剛才有尖梭射出來的地方，又是「嗤」地一聲響，月色之下，看得分明，又是一柄尺許長的鋼梭，向着那瘦長子的胸前，疾射而至！

鋼梭的來勢，如此之勁，照說，那瘦長子非要逃開去不可，可是那瘦長子非但不逃，反倒身形一幌，迎着鋼梭，向前疾竄了過去。

鋼梭的來勢快疾，瘦長子向前迎出去的勢子也快，兩下裏一湊，更是迅即接近，而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只見那瘦長子伸手一抄，已將尖梭，抄在手中。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瘦長子發出了一聲怪叫，立時鬆開了手，「拍」地一聲，尖梭跌在地上，那瘦長子攤開了手來，滿手是血！

那瘦長子本來就是在向前撲去的，他抄住鋼梭，又一鬆手，任由鋼梭跌在地上，向前竄出的勢子，却絲毫未減，反而更快，怪嘯之聲，迅即自近而遠，轉眼之間，怕不已到了五七丈開外！

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全都心頭駭然，徐虎子道：「我們快走！」

他們一起自樹後奔出，奔到了路旁，李青花趕前幾步，自地上拾起了那柄鋼梭來，一轉身，道：「徐大哥，你看這鋼梭！」

徐虎子正在迅速地將拉車的馬，解了下來，李青花將鋼梭遞了過來，徐虎子回頭一看，只見那柄鋼梭，和剛才射入樹中的那柄，看來雖然並無不同，但剛才那柄，除了兩頭尖銳之外，梭身却是渾圓的，而這一柄，梭身起着三面鋒稜，極其銳利！所以當那瘦長子抄手將之接住之際，便吃了虧，銳利的鋒稜，將他手心的皮肉劃破！

徐虎子已解下了馬，道：「青姑娘，趁有人將他引開了，我們快走！」

李青花道：「將這瘦長子引開的朋友，我們若是棄他不顧，未免——」

李青花話未講完，徐虎子已然急道：「我們自顧不暇，別理會他了，他既然出手，自然必有把握！」徐虎子說着，不由分說，雙手抱住了李青花的纖腰，便向上一送，李青花究竟是少女，幾時曾被男人那樣抱過，臉上一陣發熱，身子一軟，便已被徐虎子抱上了馬背，徐虎子身形一縱，自己也上了馬，一手仍摟着李青花的腰肢，一手拉住了韁繩，用力踢着馬腹，馬兒撒開四蹄向前疾奔了出去。

轉眼之間，已奔出林子，月色更是清明，林子外，乃是一條曲折迤邐的小路，徐虎子一直控着馬，向前馳了出去。

直至馳出了里許，李青花才緩過氣來，道：「放開我，我不要你護送了！」

徐虎子道：「胡說！」

李青花怒道：「你總是帶着我逃，那裏是在保護我？要逃，我自己不會逃麼？」

徐虎子厲聲道：「姑娘，能逃得出去，已算是

好的了！」

李青花用力一掙，但這次徐虎子有了準備，李青花並未能掙得脫，兩人的身子，同時一斜，險險從馬背之上，跌了下來。

他們在馬上掙扎，那馬長嘶起來，李青花喘着氣，道：「放我下來，等話說明白了再走！」

她心中一急，反手一掌，向後拍去，「叭」地一聲，正中在徐虎子的脅下，徐虎子捱了一掌，一個坐不穩，自馬背之上，滾跌了下來，李青花勒住了馬，也翻身下馬，只見徐虎子的臉色，難看之極，道：「李姑娘，你這……這算是什麼意思？」

李青花嘆了一口氣，道：「徐大哥，我很感激你，但我是一個人，不是一件東西，可以由得你帶了到處走！」

徐虎子胸脯起伏，看他的情形，極其激動，但突然間，他却望着前面，神情一變。

李青花也是陡地一怔，忙循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見前面，五六丈開外處，路邊的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人，剛才他們向前馳來之際，路上空蕩蕩地，分明一個人也沒有，這個人却不知自何而來的。

那人是一個老大的胖子，大雨之後，天並不很熱，可是那大胖子却敞着胸，只見他胸前的肥肉，打着折疊，像是一團又一團半乾不濕的麵粉團一樣，當他們向那大胖子望去的時候，那大胖子也笑嘻嘻地向他們望來。

李青花望了那大胖子一眼，看到對方彌勒佛也似的一張笑臉，她也不禁笑了起來，可是就在這時，她只覺得手背之上，突然一緊，低頭看去，只見徐虎子的五指，正緊緊握住了她的手背！

李青花又是害羞，又是氣惱，她知道徐虎子是一個直心腸人，而且對她，決不會有什麼惡意，可是徐虎子却像是全然未曾將她當作是一個姑娘家！

李青花剛想開口叫徐虎子放手，可是却已聽得徐虎子以極其嚴肅的聲音，在她的耳際道：「青姑娘，小心，這人比剛才那個還厲害！」

李青花呆了一呆，又向那胖子望了一眼，心中始終十分疑惑，道：「不會吧！」

徐虎子嘆了一聲，道：「青姑娘，這兩個人，剛才我們見到的那個，叫做長魔，這個是長魔的師兄，出名的心狠手辣，你未曾聽令尊說起長、肥二魔的名頭過麼？」

李青花一聽得徐虎子那樣說，她的心頭，也不禁生出了一般寒意來。她雖然沒有什麼江湖閱歷，可是長、肥二魔的名字，只要是拈刀掄槍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李青花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這……兩個魔頭，是來找我麻煩的麼？」

徐虎子道：「不知道，但是他們出現，便不是好事，我們且裝若無其事走過去，但却要小心！」

李青花點着頭，由徐虎子牽着馬，他們兩人，一起向前走去，李青花在徐虎子的右首，那匹馬在徐虎子的左邊，而肥魔正坐在路左邊，徐虎子是特意如此的，因為就算肥魔出手，還有那匹馬可以擋一擋。

他們和肥魔相距，本就不遠，這時，他們兩人的一顆心，像是懸在半空中一樣，向前走了十來步，雙方已相隔得更近了，只見肥魔抬着頭，只是笑嘻嘻地望着他們兩人，越是向前走，兩人的心中，越是緊張，手心之中，不禁在冒着冷汗，而李青花也靠得離徐虎子更近，兩人幾乎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心跳聲。轉眼間，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已來到肥魔的身前，也就在此時，肥魔的雙臂，陡地向上，揚了起來，越是接近肥魔，李青花和徐虎子兩人的心神，也越是緊張，這時肥魔陡地揚起了雙手來，「錚」地一聲響，徐虎子的刀，已然出鞘半尺，他以為肥魔一定要動手了，腳步也立時停了下來。

可是，肥魔雙臂齊舉，接着便打了一個呵欠，並未曾出手，只是伸了一個懶腰。

而就在那一剎間，徐虎子額上的汗珠，已然滾滾而下，他和李青花兩人，互望了一眼，又一起向前走去，這一次，他們才走出了一步，肥魔用他的肥手，拍着口，他在打呵欠，口中却含糊不清地道：「喂，你們兩人，大日頭下，到什麼地方去？」

徐虎子吸了一口氣，道：「北上有事！」

肥魔又道：「唉，我一個人，恰好也要到那邊去，遠行無伴寂寞得很，兩位可肯和我同路麼？」

徐虎子聽了，不禁陡地一呆，肥魔突然出現，徐虎子雖然知道自己若是和他動手，決不是對手，但是他却也絕不懼怕，當他在鏢上，將保護李青花的責任，攬到了自己的身上之後，他就未曾考慮到自身的安危。可是此際，肥魔却並不是動手，而只是要與他們同行！

他們此行本就極其神秘，而肥魔又是武林中聲名如此不堪的人，肥魔這一問，即使是徐虎子久歷江湖，也不知該如何應付才好！

而這時，肥魔已然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全身的肥肉亂顫，而且，氣喘不已，看他的樣子，實在不像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黑道高手。

肥魔站了起來之後，身形顫動，便向前走了兩步，徐虎子拉着李青花，向後退了開去，肥魔來到了馬前，在馬鞍上伸手拍了兩下，道：「唉，有一匹牲口代步，眞不錯，可憐我人又肥，還得走路，那才辛苦哩！」

徐虎子的刀出鞘之後，始終未曾縮回去，這時他道：「那麼，這匹馬就送給你吧！」

看肥魔的神情，竟像是大為高興，說道：「多謝！多謝，這位小哥，好心必得好報！」

他一面說，一面抬腿踏蹬，吃力地跨上了馬背，看他的行動，如此遲緩，眞是肥得累贅，可是，就在他騎上馬背之後，他的身子，突然一側，便自馬的另一邊，滾了下來，在地上一滾，徐虎子已覺得腳踝上突然一緊，已被他伸手抓住！

這一下變化，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任是他徐虎子提防得再嚴密，也防不到有此一着，徐虎子在那一剎間，一聲大叫，手臂一振，劍已出鞘，「颼」地一刀，便向肥魔的身上，劈了出去。他那一刀，只求刺中肥魔，那肥魔自然非撤手不可了！

可是，就在他一刀劈出之際，肥魔的身子，突然向後一移，將徐虎子的右腳，拉得向前，移出了半尺，徐虎子一個站不穩，仰天跌倒。

徐虎子突然跌倒在地，但是仍然勉力彎起身來，刀光向着肥魔的頭尖刺了出去，却不料肥魔「咯咯」一笑，身子突然直起，他始終抓着徐虎子的足踝，一站起，徐虎子便被他倒提了起來。

這一切，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的事，李青花在一旁，變生倉猝，她也驚得呆了，直到此際，徐虎子被肥魔提了起來，她才一聲嬌叱，道：「放手！」

她一面呼喝，一面手一翻，手中已多了一件奇異兵刄，那是一柄打造得極其精緻的短槍。

她父親號稱「神槍」，在槍上自然有出神入化的造詣，神槍李所使的槍，也是短槍，但即使是短槍，也有四尺來長，決不適宜女孩兒家使用，是以在李青花小時，她父親便特地替她打造了一柄只有尺許來長的小槍，原是想供她童年練功用的，李青花越用越順手，不捨得再換其它的兵刄，她那柄短槍，就變成了一件異樣的奇門兵刄了！

這時，她一握了短槍在手，隨着呼喝聲，一槍便刺向肥魔的面門。

徐虎子被倒提着，肥魔的五指越收越緊，痛得他骨折欲裂，他還在竭力掙扎，可是他一看到李青花出手攻向肥魔，他立時大叫了起來，道：「青姑娘，快退。你不是他的敵手！」

李青花手中的兵刄，雖說是槍，但是却比七首長不了多少，常言道兵刄一分短一分險，她出招快疾，也是險到了極處，肥魔「咯咯」一笑，身子倏地後退，他後退三勢極快，將徐虎子整個人，打橫提了起來，李青花吃了一驚，立時縮手，肥魔笑得更起勁，可是就在此際，「颼」地一聲響，起自肥魔的背後，自路邊的一塊大石之後，一柄鋼梭，電射而出！

那柄鋼梭，直射肥魔的背心，來勢極勁，李青花看了，心中便是一喜，因為適才將長魔引開的，就是那個發鋼梭的人，現在顯然已有幫手了！

可是，她的心中才一高興，却立時又變得目瞪口呆，原來那柄鋼梭，射向肥魔的背後，肥魔却並不轉身，只是反手將徐虎子揮到了身後，那柄鋼梭，變成直向徐虎子射了過去，徐虎子大叫一聲，奮力揮起刀來，尚幸他人機靈，雖然受制於肥魔，但是刀還是在他的手中，那一格，「錚」地一聲響，將那柄鋼梭，格了開去。

而就在那一剎間，李青花又搶着連發了兩招，可是肥魔動起來，却快得出奇，一連兩招，盡皆走空，肥魔手揮處，只聽得「呼」地一聲響，徐虎子已被他揮得向那塊大石之後，直撞了過去。

徐虎子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翻，總算在大石之後，落了下來，他一落下，便叫道：「青姑娘，快過來！」

然而李青花却無法過來，因為在徐虎子和李青花之間，還隔着肥魔，在那一剎間，徐虎子只看到有一個人，伏在大石之後，背對着他，而急切之間徐虎子也看不清那是什麼人。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不顧一切，向前直衝了出去，肥魔居然未曾出手，徐虎子躍身飛掠而過，到了李青花的身邊。李青花看到他為了自己，如此不顧一切，心中也是十分感動，徐虎子到了李青花的身邊，喘了一口氣道：「青姑娘，我們快——」

李青花不等他講完，便道：「我們不走！」

徐虎子急道：「此際不走，更待何時？」

李青花道：「那位朋友又來了，長魔可能也會趕到，我們怎能不理他，自行離去？」

徐虎子急得額上青筋，根根綻起，就在這時，只見肥魔一步一步，向那塊大石走去，在他向前走去之際，路面上發出「砰砰」的聲響，像是地面也在震動一樣，他到了離大石還有兩三尺處，才站定了身子，可是大石之後的那人却一點動作也沒有。

肥魔到了石前，「哈哈」一笑道：「好了，出來吧，你發暗器的力道不弱，何以不敢露面？」

他一個「面」言才出口，一揚手，「叭」地一掌，擊向那塊大石，而就在他舉手擊向那塊大石之際，石後的那人，也同時揚手，一前一後，兩掌一起擊在大石上，那塊大石，齊口裂了開來。

就在那塊大石裂開，還未倒下的那一剎間，「颼」地一聲響，一柄利劍，已在石後刺出，刺向肥魔的胸口，那一劍，眞是來得突兀之極，肥魔大叫一聲，身子後退，肥肉之中，已是鮮血奔濺！

肥魔中的那一劍，自然傷得不是太重，但是他

武功極高，幾時曾吃過那樣的虧，剎那之間，怒發如狂，一聲怪叫身子退勢凝住，向前疾撲而出！

如果不是親見，眞叫人難以相信，一個如此肥胖的人，能够以那麼快的勢子，衝向前去。

而且石後現身的那人，一劍刺中了肥魔，立時轉身，向前掠去，肥魔的去勢快，他的勢子更快，轉眼之間，已掠出了兩三丈，肥魔狂呼大叫，追了上去，那人反手連發了三柄鋼梭，每一柄鋼梭，都將肥魔追上前來的勢子，阻了一阻，三柄鋼梭一發，眼看肥魔已絕追不上他了！

李青花讚嘆道：「這位朋友，不知是誰，不但武功了得，人也够機智的了！」

石後的那人，雖然曾在一剎間，曾和他們正面相對，但是肥魔却擋住了李青花和徐虎子兩人的視綫，是以他們仍然未曾看清這人的樣貌。

徐虎子直到此際，才說出了一句話來，道：「現在我們總可以走了！」

李青花沒有說什麼，只是低低地嘆了一聲。

她知道徐虎子所作的一切，全是為了她，可是，怎能為了她一個人，其它什麼都不理了？

而徐虎子却又拉了她的手，來到了馬前，兩人一起上馬，向前疾馳而出，這一次，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才到了一個小鎮，兩人在一家客店前下了馬，那馬兒幌了幾下，便倒在地上，眼看這一陣急馳，已將馬兒累毀了。

徐虎子也不理會，和李青花一起進了客店，穿過了店堂，才招來了店小二，店小二帶他們過了院子，來到一間房間中，徐虎子揮手令店小二出去，李青花道：「徐大哥，你也該歇息了！」

徐虎子神色莊肅，道：「二魔已然現身，我如何還可歇息，今晚我拚着不睡覺，也要在屋外巡邏。」李青花低着頭，好半晌，才道：「徐大哥，多謝你對我那麼好！」

徐虎子聽了，臉兒登時漲得通紅，神情也變得忸怩起來，道：「我，我先去叫點吃的來！」

他轉身走了出去，看他的動作那麼匆忙，倒不像是走了出去，而是逃去一樣，李青花坐了下來，她在怔怔地想着，那兩次解了他們之圍的，不知是什麼人？

徐虎子轉身向外走着，才穿過了院子，來到了店堂的門口，在他的身邊，突然有人擠了過來，徐虎子一呆，轉頭看去時，眞是魂飛魄散！

誤投陷阱

徐虎子一轉頭，就看到在他身邊的，不是別人，正是滿面笑容的肥魔！

徐虎子的年紀雖輕，但是也曾保過鏢，闖過江湖，見過不少陣仗，可是這時候，肥魔突然其來，在他的身邊出現，他却眞是呆住了，一時之間，只覺得頭皮發痳，頸子僵硬，他本來是轉過了頭去，才看到了肥魔的，這時一看之下，竟難以轉得回頭來！而也就在那時，他另一邊肩頭上，又覺出有一隻手，搭了上來，肥魔在他的身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正對着他在笑，伸手搭住他肩頭的，自然不會是肥魔了，徐虎子這時已成了驚弓之鳥，那隻手才一搭了上來，他的身子，便如同雷殛也似，陡地一震，轉過頭來，一看之下又倒抽了一口涼氣！

在他身子的另一邊，伸手搭住了他肩頭的那人，比他高了兩個頭有多，神情詭異，他才一轉過頭去時，只能看到那人的胸口，要抬起頭來，才能看到那人的臉面，然而，他在未曾抬起頭來時，便已知道那是什麼人了，那是二魔之一的長魔！

長，肥二魔全在他的身邊，徐虎子在那剎那間，只覺得背脊上冷汗直淋！在那樣的情形下，他也算是應變快疾的了，他心頭還在「怦怦」亂跳着，雙臂一横，雙肘已向後，撞了出去。

可是，他的手臂才一動，二魔一齊出手，已經握住了他的手臂，徐虎子就像是手臂之上，突然多了兩道鋼箍一樣，其痛澈骨，他想要大叫，可是肥魔的手指，却同時按在他脅下的痳穴上，令得他全身發軟，再也發不出聲音來，兩人將他挾在當中，轉身便走，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客店的另一間房間中。一到了房間，兩人齊出手，手臂振動，將徐虎子向前，疾推了出去，「砰」地一聲響，撞在牆上，那一下撞得十分重，一撞之後，徐虎子又被震得向前跌出了兩步，眼前金星直迸，險些昏了過去。

肥魔笑嘻嘻地道：「徐鏢頭，請坐！」

徐虎子喘着氣，定了定神，他心中在迅速地轉着念，他在想，這兩人若是要對自己下毒手，剛才自己早已沒命了，而他們只是將自己帶到了這裏，可知事情，至少還可以再拖下去。

他一想到這裏，便已鎮定了許多，索性在桌前坐了下來，道：「你們作什麼？」

長魔來到桌前，雙手按在桌上，俯下身來。

長魔一俯下身來，神情詭異的臉面，幾乎直湊到了徐虎子的面前，徐虎子只感到一陣噁心，只聽得肥魔笑道：「老二，你別嚇壞了他，讓我來對他說！」長魔「哼」地一聲，身形挺直，退了開去。肥魔面上的肥肉抖動，道：「徐鏢頭，求你一件事，不知你是不是肯答應。」

徐虎子聽得肥魔講話，忽然變得如此客氣起來，也不禁為之一呆，他並不出聲，只是望着肥魔。

肥魔又笑嘻嘻地道：「和你在一起那小姑娘，本來，到了這裏，已不應該是你陪着她的了，是不是？」

徐虎子沉聲道：「是我自願陪她的。」

肥魔又道：「我也知道，再向前去，又會有人來替你，那是魚家莊的魚莊主，對不對？」

徐虎子道：「是又怎樣？」

肥魔道：「沒有別的，我們要你，對魚莊主說，不必他們護送，仍然由你來當這差使！」

徐虎子聽了，不禁呆了一呆，他再也想不到，肥魔要他做的，竟是這樣的一件事！他在一見到李青花之後，心中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接下來幾天，他日夕和李青花一起，為李青花趕着車，在他的心底深處，更感到自己若是和李青花分了手的話，那實在是再無人生樂趣，他明知李青花北行，十分凶險，但是仍然願意一直護送着她，本來，他也就打定了主意，不論再有什麼人來接替他，他都要堅持由他來護送的，如今肥魔提出的事，竟是他早就決定要做的事！

他呆了極短的時間，才緩緩地道：「那不算什麼，我本來就打算那樣做！」

肥魔「呵呵」地笑了起來，道：「那好得很，不用我們多費唇舌了，可是，最後一程，却有問題，你諒必也知道，最後一程，是一出關外，就由神刀黃英傑親自護送，那時，你怎麼辦？」

徐虎子呆了一呆，他還沒有想到過這一個問題，因為離出關，還有一大段十分遙遠的路程。

肥魔盯着徐虎子，道：「到時，你有辦法讓黃老頭將李姑娘交給你麼，能不能？」

徐虎子仍然在發呆，神刀黃英傑的武功高，人也固執，他和別的武林高手不同，別的高手受了黃英傑之托，人情難却，來護送李青花，明知有痳煩，有人代為出頭，自然樂得退開，但是黃英傑是不是肯將李青花交給他，那是大有疑問了！

肥魔笑嘻嘻地，向前走了過來，道：「徐鏢頭，到時，黃英傑一定不肯，你若堅持，更倒會惹他起疑，要是你和他一動手，一定打不過他，給他趕走，那時，你就再也見不到李青花了！」

肥魔和徐虎子，本來此際，是完全處在敵對地位的，可是肥魔此際，那一句「你就再也見不到李青花了」，却是直說到了徐虎子的心坎之中，令得徐虎子的心直向下沉，心頭空蕩蕩地，說不出來的難過。

肥魔又笑道：「怎麼樣，可要我們替你想想辦法？我們自有辦法，使你和李青花永不分離！」

徐虎子一聽得肥魔那樣說法，心中便陡地驚覺了起來，他心中立時想到：不要！決不能和二魔這樣的人有什麼來往，也不要他們提供的任何辦法。

肥魔仍然笑着道：「行了，只要你一直護着李青花往北行，到你見了黃英傑之後，我們自然有辦法，我看，能幫助你的，也只有我們兩個人！」

長魔也道：「話已說完了，你走吧！」

徐虎子幾乎不能相信自己就這樣，便可以離去，他緩緩地站起身來，在他站起身來之際，他還在全神戒備，以防二魔突然出手。

可是，看二魔的樣子，却全然沒有動手之意，他慢慢地向前走着，轉過身，退到了門口，二魔仍然站着不動，徐虎子只要再退一步，就可以退出門去了。在這時候，他忽然覺得心癢難熬，嘴唇抖動着，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們有什麼法子，可以使我長和青姑娘在一起！」

肥魔笑道：「別心急，到時我自會告訴你！」

徐虎子得不到回答，他吸了一口氣，身子一躬，反手打開了門，退了出去，一到了門外，一陣風吹過來，令他清醒了不少，可是他腦中，還是亂糟糟地一團，他呆了片刻，轉身向前走去。

不一會，他來到了店房門口，一到了門前，就聽到李青花的一下低嘆聲，徐虎子呆了一呆，並不進房，却來到了窗前，輕輕在窗紙上點了一個孔，向內望去。

只見李青花坐在床前，已將長髮抖散，烏黑的長髮襯着她白裏透紅的俏臉，微蹙的柳眉，秋水也似的雙眼，更是美麗無比，徐虎子不禁看得痴了！

徐虎子的為人極正派，決計不是什麼好色之徒：但是他究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好色而慕少艾，看到了李青花這樣美貌的少女，傾心相慕，也是人情之常。徐虎子在窗外看了一會，才回到了門前，叫道：「青姑娘！」

他在叫那一聲之際，聲音竟顯得十分乾澀，連他自己聽到了自己的聲音，也不禁呆了一呆。

門內李青花立時應道：「徐大哥，你怎麼去了那麼久，可有什麼意外麼？」

徐虎子推門進去，他聽得李青花那樣問自己，幾乎已想將自己遇到了長，肥二魔的事，講給李青花聽，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他想到了肥魔說是有辦法，可以使他永遠和李青花在一起，他心頭一震，便沒有說出來，只是道：「沒有什麼事！」

看官，徐虎子這時，如果將話直說了出來，以後也決不會有什麼大事發生，可是他却瞞起了不說！世間事，往往是那樣，開始的時候，以為只是一件小事，不說也不要緊，可是一件事不說，第二件也不能說，一起瞞下去，發生的事便越是多，終於會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李青花見徐虎子被肥魔倒提着，一聲嬌叱，一槍向肥魔面門刺去。

當下，李青花吁了一口氣，道：「沒有什麼事，那就好了！」

徐虎子踏前了兩步，仍然怔怔地望着李青花，少女的感覺，何等敏銳，李青花立時感到徐虎子的眼色，十分古怪，她忙轉過頭去，臉上仍不免泛起了一股紅雲，她道：「徐大哥，你兩次要告訴我，爲什麼突然之間，黃伯伯不讓我回家去，却未曾說出來，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徐虎子舐了舐唇，在桌旁坐了下來，道：「據我所知，令尊已經死了！」

李青花身子陡地一震，轉過頭來，剎那之間，臉色變白，口唇顫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徐虎子忙又道：「令尊是自殺的！」

李青花仍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是搖着頭，在那樣的情形下，她爲什麼要搖頭，只怕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那全然是一種自然之間，震驚莫名的自然反應。

徐虎子又道：「令尊之所以自殺，是因爲他自覺有負於人，你不必太難過了！」

李青花直到這時，才陡地叫了起來，道：「我不信！」

徐虎子嘆了一聲，而李青花在叫了一聲之後，淚水已如同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她陡地站了起來，抓住了徐虎子的手，搖着道：「徐大哥，你告訴我，你將事情眞相告訴我！」

徐虎子苦笑着，道：「事情眞相，確是如此，青姑娘，黃老英雄傳書命各人保護你上路，本來是絕不准任何人對你提起的！」

徐虎子被李青花握住了手，只覺得心頭突突亂跳，幾乎連那剎間，他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但是他總算將事情說得十分明白了。

李青花鬆開了手，道：「徐大哥，我不再北上，我要回去，我爹死了，爲什麼我不能回去？」

李青花一面說，一面便向門外走去，徐虎子急叫道：「青姑娘，要你北上，雖然是黃老英雄的安排，但却是令尊的遺言！」

李青花陡地在門前站定，她的身形，看來十分僵硬，她轉過了身來，道：「爲……爲什麼？」

徐虎子道：「那我也不知道，青姑娘，你這時如果趕回去，一定更難明眞相，據我所知，黃老英雄一面命各路高手，送你北上，他自己已先一步兼程，趕到關外，你一出關，他便會與你相會，到時你再問他，或者事情可以水落石出！」

李青花又哭了起來，徐虎子忙向前走去，李青花向前撲來，伏在徐虎子的肩上，哭得十分傷心，徐虎子的肩頭上，轉眼之間，就濕了一大片。

李青花哭着，抬起頭來，長長的睫毛上，淚珠兒仍是一顆一顆地流了下來，她抽咽着，道：「徐大哥，你，你是要我繼續北上？」

徐虎子這時，被李青花伏着，眞是意亂情迷，心頭跳得如同打鼓一樣，喉乾舌燥，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是點了點頭。

李青花向後退了一退，徐虎子才鬆了一口氣，道：「青姑娘，令尊是自覺有負於人，才自殺而死的！那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李青花道：「那和我必需到關外去，有什麼相干？」

徐虎子道：「我也不知道，自然要等到了關外，見了黃老英雄，才知分曉。」

李青花道：「那我們怎還不走，在此留着躭擱時間則甚？徐大哥，我們連夜走吧！」

徐虎子這時，別說李青花只是叫他連夜趕路，就算叫他赴油鍋，上刀山，他也一樣答應，是以他立時道：「好，我們連夜趕路。」

他來到了李青花的身邊，李青花漸漸止住了哭聲，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他們兩人，出了店房，到了店堂上。徐虎子在櫃上，放了一錠銀子，吩咐店小二將他們的馬車套好，拉到門口去，他們就在客店門口等着。

這時，店堂之中很熱鬧，李青花站在徐虎子的身邊，低着頭，還在偷偷垂淚，他們兩人這種情形，自然十分礙眼，是以不少人，都不覺向他們望上幾眼。然而，看到徐虎子那種橫眉怒目的樣子，却也沒有什麼人敢多事。徐虎子站在門口，只覺得在店堂的一角中，有人一直在盯着他們，徐虎子轉過去看時，只見潛龍幫幫主霍文淵，一個人坐着，正望着他們。

徐虎子的臉上，立時現出厭惡的神色來，立時轉回頭去，喉頭不由自主，發出了「哼」地一聲。

李青花抬起了頭，那時，店小二已經將馬車，拉到了店門前。徐虎子和李青花兩人，一起走出去，李青花進了車廂，徐虎子上了車座，揮鞭吆喝，車子迅速馳遠了。

霍文淵的視綫，一直望着客店外的街道，直到徐虎子趕的車，駛得看不見了，他才站了起來，慢慢向外走去。

車廂之中，一片漆黑，直到車已出了鎮，李青花才嘆了一聲，取出了火摺子來，幌了一幌，火摺子火光一閃，她點着了一盞油燈。

就在那盞油燈被點着之際，李青花就是一呆，在油燈之旁，只有尺許處，車廂之上，插着一柄尺許來長的鋼梭。那柄鋼梭，李青花看來，自然熟悉得很。而且在鋼梭尾部，還繫着一幅紅綢，綢上有字寫着。

李青花在一面托起那紅綢來，一面就想開口叫徐虎子，但是在剎那之間，她張大了口，却發不出聲來！因爲那紅綢上寫着：「徐虎子靠不住，到了前站，請由魚莊主保護，切切！」

那幾個字，寫得仍然十分潦草，和上次紅綢上，警告他們，二魔已到時一樣。

車身顛簸着，車行極快。李青花在車廂中，幾乎站立不穩，她望着那幅紅綢發呆。

在她知道了她父親已然自戕之後，她的心中，已經够煩的了，但這時，亂上加亂，使她簡直不知該想些什麼才好！徐虎子靠不住，徐虎子怎會靠不住呢？

這幾天來，李青花已知道徐虎子對自己，可能有些異樣，但是有一點，却是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徐虎子肯爲了她做任何事。那麼，徐虎子靠不住，却又是什麼意思？李青花不知道這鋼梭示警的是什麼人，然而那人却曾兩次解了他們的圍！

李青花的心中，亂到了極點，她呆了好一會，才將那柄鋼梭，自車廂的壁上，拔了下來，扯下了那幅紅綢，將之撕成了碎片，團成了一團，自車廂後面的窗口，拋了出去。她雖然拋了那幅紅綢，但是她心中仍然翻來覆去。正想着那句話：徐虎子靠不住！

自從那天，她打獵回家，神刀黃英傑半途攔住她，不讓她回家，硬要她北上起，一切事情，全是不可思議的，無從解釋的。

但是，最難以解釋的，就是這句話了，徐虎子怎會靠不住呢？他是那麼憨直、豪爽的一個人，雖然他動作粗魯，固執己見，但決不是靠不住的人！

李青花坐了下來，怔怔地想着，好一會，仍然

想不出所以然來；她又悄悄地撐開車廂前的窗子，向外看看，她可以看到徐虎子的背影。

在黑暗中看來，徐虎子的背闊肩厚，他正微微向前彎着身，不斷地揮着鞭子，不斷地在吆喝着。

李青花退了回來。又低嘆了一聲。如果像徐虎子那樣的人，也信不過的話，那麼簡直沒有人可以相信了，可是那幅紅綢上，却又寫得明明白白，徐虎子靠不住！

李青花一直在想着，最後，她有了決定，魚莊主是河北第一大俠，也是自己父親的好友，自己見了魚莊主之後，至少可以向魚莊主問問清楚，到時再作決定，也還不算太遲！

李青花有了決定，心中漸漸平靜了下來，她靠在車壁上。車子仍然顛簸得很厲害，李青花漸漸睡着了。

她是在車子突然停止時，驚醒過來的。當她醒過來時，只聽得徐虎子在大聲叫道：「我說不必去見魚莊主，就是不必再去了！」

另外有人道：「閣下此言何意，青姑娘可在此車中麼？」

李青花連忙推開了車門，外面，天色已然微明，車邊正泛起一絲絲的紅霞，車停在岔路口，有四五個壯漢，騎着馬，攔住了去路。

徐虎子仍在車座上滿面怒容道：「自然在！」

李青花下了車，向前走去道：「列位是魚家莊中的？」

那幾個壯漢忙道：「是，這位是青姑娘吧？魚莊主在莊中相候，請即前往。」

徐虎子一聲厲吼道：「我說過，不必去了！」

李青花皺了皺眉，道：「徐大哥，魚莊主是我爹的好友，我想去見見他！」

徐虎子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

徐虎子道：「我們不是要從速趕路的麼？」

如果不是在車廂，李青花又發現了鋼梭示警，她也一定不顧到魚家莊去多躭擱時間，而寧願快馬加鞭，趕到關外去，和黃老英雄見了面，弄明白這謎一樣的懸案的。可是在看了那鋼梭上的示警字句之後，李青花雖然想不通那有什麼道理，但總覺心中，十分不安，她明知道徐虎子處處護着自己，但是心中那種不安的感覺，却也越來越甚。

是以，這時魚莊主派了人來，李青花便立時想到，徐虎子如果真的「不是好人」，自己單獨和他在一起，自然危險得多，有魚莊主在，只怕徐虎子也沒有什麼花樣好出了。然而，李青花在心中所想的這一切，却又無法對徐虎子說明白的。

所以，當徐虎子瞪起眼來那樣一閃之際，李青花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而徐虎子則已呼喝着，道：「快上車。」

他對着李青花呼喝了一聲，又向那四個漢子揮手道：「讓開讓開，告訴魚莊主，我徐虎子自會護着青姑娘北上，不勞他費心了！」

那四個漢子神色猶豫，還不肯就此退去。徐虎子的神色已然怒甚，就在這時，李青花道：「徐大哥，也不爭在這一兩個時辰的躭擱，我在魚家莊經過，不去看看魚莊主，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徐虎子一聽得李青花那樣講，陡地轉過了身來，望定了李青花。像是他不明白李青花說什麼一樣。那時，他的心中，實在是十分惱怒，他一心一意，爲了李青花着想。可是李青花却在推三推四，像是不信他一樣。徐虎子是直性人，竟氣得臉色發青，說不出話來。

李青花也看出他的臉色大是不善。但是她却是裝着未曾看到，轉過頭去，道：「你們可有空馬麼？我和徐大哥要騎馬去！」

徐虎子在一旁，見李青花執意要到魚家莊去，心中雖怒，却也無法可施，只得嘆了一聲，重重地頓了頓足，那四個漢子道：「青姑娘請上馬。」

他們一起躍下馬來，將馬帶到了李青花的身邊，李青花翻身上了一匹馬，徐虎子却趕了過來，一手拉住了馬韁，道：「青花，我們兩人共騎，以防有什麼意外！」

李青花聽得徐虎子這樣講法，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她知道徐虎子是在表示對自己的特別關心，但是無論如何，那却是令她難堪之極的！

李青花的心中，一直十分感激徐虎子，然而她也曾對徐虎子發過脾氣，告訴過徐虎子，她是一個有自己主意的人，而不是一件由得他搬來搬去，刻意保護的物件！

可惜的是，李青花這時看出，徐虎子根本不明白這一點。在那樣的情形下，李青花就算明知徐虎子沒有惡意，也不得不令他傷一次心了，她皺着眉，冷冷地道：「不是還有馬麼，我看不必了！」

她那句話，說得很輕描淡寫，在旁人聽來，也全然不覺得如何嚴重，可是一聽入徐虎子的耳中，却全身一震，拉住了韁繩，也不由自主，鬆了開來。剎那之間，面色青白，而他面上的一條疤，却又漲得發紅。看來變得異常可怖。

李青花早打定了主意，她知道自己的話一說完，徐虎子必然大受震動，可以趁機奪回韁繩來；却不料徐虎子竟震動得自己鬆了手，李青花一掌拍在馬頸上，馬兒撒開四蹄，已向前疾馳而出！

一看到李青花馳了出去，徐虎子大是着急：大叫了一聲，道：「青花！」

他一面叫，一面探向另一匹馬，一伸手，便將馬旁的一個漢子推開，飛身上馬，在馬腹上亂踢。那馬匹吃痛，向前狂跳，馳了出去。

魚家莊出來迎接李青花的那四個漢子，看看情形不對，連忙有兩人上馬，也追了上去，另外兩個，站在路上，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四匹馬，在直路上向前馳着，本來，徐虎子要追上李青花，也不是什麼難事。可是他却太性急了，不斷地踢打着胯下的馬匹，弄得那馬兒連連急嘶。不時人立起來，反倒慢了許多，被魚家莊的兩個漢子，趕向前去，和李青花並轡而馳，他反倒落了後。

好在那條直通魚家莊的大路，不過五七里路程，轉眼之間，便看到了魚家莊氣象宏偉的大門，在大門之前，是一塊老大的漢白玉，足有一丈來高，成天然的山峯形狀，在上面刻着「龍門」兩字，塗上了硃砂，白底紅字，看來更是奪目。

門前，一字排開，有十六名壯漢，全是一色的青色勁裝，腹際跨着利刀，李青花等人一馳到，那十六個壯漢，一齊閃開，讓他們馳進莊去。徐虎子和李青花他們三人，只不過隔三四丈，然而，當徐虎子馳到大門時，那十六個壯漢，却又橫列在門前，阻住了去路，徐虎子不禁大怒，厲聲道：「讓開！」徐虎子一路之上，追不上李青花，心中本來已惱怒不堪，再加此際，忽然又被人阻住了去路，眞如火上加油，心中怒極，那一下厲喝也極其驚人。

可是儘管他聲如霹靂，那十六個大漢，仍然一字排開，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徐虎子的呼喝一樣，一點也沒有讓路的意思。

徐虎子眼看李青花已馳進莊去，莊中林木深深，連她去了何處，也看不見了，心中更是焦急。見那十六人不肯讓，他飛身下馬，手背畧振，「錚」地一聲，刀已半拔出鞘來道：「你們讓不讓開？」

那十六大漢，仍然如同泥塑木雕也似，一動也不動地站着，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

徐虎子究竟是江湖上闖蕩了多時的人物。這時，他突然之間，只感覺到事情有說不出來的詫異！

當他一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心中的怒意，也頓時消了一大半。可是，他只感到事情不對頭。至於究竟是什麼地方有了毛病，他却說不出來。

因爲看來，一切全是正常的，魚莊主是李青花父親的好友，本來，到了魚家莊之後，確然應該由魚莊主接手，送李青花北上。

而此處，也的的確確，是名闖江湖的魚家莊的大門口，這一切，全是沒有問題的了。

然而，徐虎子的確感到了事情的詭異莫名，雖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仍不免感到了一股寒意。他劍半出鞘，又喝道：「讓開，給我進去！」

隨着那一聲斷喝，只見大門口的一個門樓中，轉出一個中年人來，那中年人神定氣閒，滿面笑容，隔着那一排壯漢，道：「閣下何人？」

徐虎子聽得對方那樣問自己，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他忙道：「我是和青姑娘一起來的！」

那中年人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神情來，像是他根本不明白徐虎子是在說些什麼。徐虎子一看到他那種神情，心中又是一涼，果然，那個中年人立時道：「什麼青姑娘？閣下莫非找錯地方了？」徐虎子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大喝道：「讓我進去見魚莊主。」

那中年人却好整以暇，悠悠然道：「閣下高姓大名？」

徐虎子急得幾乎要暴跳如雷，他強抑着怒意，報了姓名，那中年人道：「閣下稍待！」

徐虎子急道：「不行，我得和你一起去！」

虎口餘生

那中年人轉過身來，面色一沉，道：「徐朋友，這裏是魚家莊，豈容你在此撒野？」

徐虎子急得額上的汗，一顆一顆地迸了出來，這時，他倒不是憤怒，而只是驚懼和焦急了，他知道事情已經有了非常的變故，然而，究竟是什麼變故，他却一點也說不上來，他張大了口，喘着氣，道：「我……我知道這裏是魚家莊，青姑娘才和兩位朋友馳了進去，唉，你帶我去見魚莊主，就明白了！」

那中年人笑了笑，面色緩和了許多，道：「朋友，我想你一定弄錯了，我一直就在大門口，那裏有什麼青姑娘跑了進去？」

那中年人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過了門口的那一排壯漢，又回過頭來，問那幾個壯漢，道：「你們可看到有什麼青姑娘跑了進去？」

那幾個人一起搖頭道：「沒有！」

到了這一地步，徐虎子實在忍無可忍，他手背一振，錚地一聲响，刀已出鞘，厲聲道：「你少在此胡謅，速帶我去見魚莊主！」

那人的面色又一沉道：「怎麼，想動手麼？」

徐虎子大喝一聲，一刀向前劈出！

在名馳江湖的魚家莊大門前，如果不是突然之間，有了那樣突如其來的變化，徐虎子又不是不知魚家莊厲害的人，他是萬萬不會出手的。

可是這時，他明明是在岔路口遇到了魚家莊的

四個人，他和兩個魚家莊的人一起到這裏，眼看着李青花和那兩人直跑進魚家莊去了；那人却一口否認；這種事，若非親歷，簡直無法相信！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他驚怒交集，實是沒有辦法不出手了，他那一刀劈出，目的只在將那人逼開去，可去搶進莊內。

當徐虎子發出那一刀之際，那人的手中，還是空的，可是，徐虎子一刀才「颼」地一聲發出，那人手腕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七首。

那柄七首一出，向外一揮，「錚」地一聲，便已將徐虎子的長刀，擋了開去，而徐虎子在一刀刺出之際，人已向前衝去，及至他的長刀擋開，身子和那人已然十分接近，而兵刄是一分短一分險，尤其是近身搏擊，七首是佔了便宜。

徐虎子一擊不中，已經覺出不妙，立時後退，可是那人的七首，已疾削到了他的胸前！

徐虎子身子才一退間，「嗤」地一聲响，他胸前的衣服，已被對方的七首，削出了一道口子，徐虎子又驚又怒，那人却已然喝道：「魚家莊前，豈容你撒野，還不快滾，再要瞎纏下去自討沒趣！」

徐虎子如何肯走，他明明看出對方的武功甚高，自己未必是對方的敵手，可是他虎吼一聲，還是立時挺刀，衝了上去。

這一次，他的去勢更凌厲，人隨劍轉，刹那之間，只見劍光閃動，連發了三劍。可是隨着他那三刀齊發，對方也是身形展動，七首揮動間，將他的三刀，全擋了開去，而且，在徐虎子三劍一過，刀勢畧收之際，七首向前一送，「撲」地一聲，已刺進了徐虎子的右肩。

徐虎子右肩一陣劇痛，右臂也不由自主，垂了下來，五指一鬆，「噹」地一聲，他那柄長刀，已然落到了地上，而那人立時踏前了一步，伸脚踏住了徐虎子的長刀，徐虎子後退了兩步，面色鐵青。

徐虎子失了刀，受了傷，自然無法再打下去了，可是，他却又絕不能退，李青花已進了魚家莊，而魚家莊中的人，神態又那麼曖昧，他怎能後退？

他急速地喘着氣，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看他的樣子，實是準備拚命了！

那人將他那柄七首在手中轉動着，冷冷地道：「怎麼，還不走？」

他一面說着，一面脚用力向下一踏，「拍」地一聲，徐虎子的那柄劍，已被他踏得斷成了兩截，徐虎子肩頭鮮血涔涔，大叫一聲，雙拳揚起，立時向前攻了過去，可是這一次，來得更慘，他身形才一幌，對方也已發動，「刷刷」兩聲過後，七首在徐虎子的小臂之上，又削開了兩道極深的口子！

如果不是徐虎子退得快，只怕他雙臂一起要斷在對方七首之下，而這時，饒他退得快，那人抬腿一脚，還是踢在他的小腹之上，踢得他「砰」地一聲，跌倒在地，徐虎子心中驚怒之極，一倒在地，便厲聲吼叫了起來，那人握着七首，已向前大踏步走了過來，也就在此際，只見莊內，一個人背負雙手，走了出來。

那人一走出來，所有的人，立時齊聲叫道：「魚莊主！」

自莊中走出來的人，雖然是五短身材，但是却神態莊嚴，一望而知，是一個一流高手，徐虎子也認得他，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耀。魚耀一出來，徐虎子忙掙扎着，站了起來。

這時，徐虎子的上半身，幾乎全是鮮血，樣子十分可怕，他站起之後，還未曾開口，就聽得魚莊主問道：「什麼事？」

那和徐虎子動手，使七首的中年人道：「有人在莊前生事，硬要闖進莊來，是他先拔刀，我被逼還手，各人俱皆瞧見的！」

魚莊主的面色，十分嚴肅，立時向站在門口的十餘個壯漢看去，那十餘個壯漢，立時異口同聲，道：「彭副總管說得不錯，是來人先動手！」

魚莊主「嗯」地一聲，道：「我還得查清楚了，若是我們的人先動手，定然嚴懲！」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抬頭向徐虎子望了過來，徐虎子早就聞得魚莊主的爲人，十分嚴正，此際看他出來，講那幾句話，在在都是道理，心中也不禁十分佩服，他一見到魚耀向他望來，忙道：「魚莊主，在下徐虎子！」

魚莊主揚了揚眉，道：「徐朋友何事與敝莊過不去？」

徐虎子聽得魚耀這樣問自己，心頭又不禁陡地生出了一股寒意來！

他以爲自己只要一報出姓名，那麼，李青花既然已到了魚家莊，自然會對魚莊主說出，她是什麼人護送前來的，只要李青花沒有事，那麼，他雖然受了些外傷，也不碍事，調養幾日就可以痊愈了。

可是，如今他報出了姓名，魚莊主却這樣回答他，那分明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徐虎子一急，那樣子就更難看了，他踏前一步，道：「李青花青姑娘，未曾提起我麼？」

魚莊主像是呆了一呆，道：「青姑娘？可是神槍李伯祺的女兒？她已經到了麼，照黃老英雄的安排，要三天之後，她才到達！」

徐虎子幾乎是直着喉嚨，叫了出來的，他道：「她已到了，剛才，她就是跟着魚家莊的兩個人，走進這道大門去的！」

魚耀驚訝地揚起了眉，那使七首的人走了過來，道：「莊主，他剛才也是那麼說，小可力斥其非，他就出刀想傷人，眞是蠻不講理！」

魚莊主一面聽着，一面瞪視着徐虎子，在他的雙眼之中，漸漸現出一種逼人的光采來，只聽得他冷冷地道：「閣下若想就此混進魚莊來，那可大錯特錯了！」

徐虎子一聽得魚耀這樣回答自己，他實是險險乎昏了過去！

李青花和那兩個大漢馳進魚家莊去，是他親眼看到的，非但親眼看到，而且還是他一路追了上來的，魚家莊的底下人不知道這件事，還有話可說，可能是這件事十分秘密，魚莊主未通知底下人。但是，魚莊主自己那麼說，那就嚴重之極了！」

徐虎子不由自主，喘起氣來，道：「魚莊主，李姑娘確然進貴莊去了！」

魚耀的面色一沉，道：「你再要胡言亂語，眞當易佔魚家莊的便宜麼？」

徐虎子是一個十分急躁之人，而且事實上，他所要分辯的話，也完全說完了，再說，也還是那兩句，而那兩句話，他已經說了不知多少遍，這時，他明知站在自己面前，是鼎鼎大名的魚莊主，他也按捺不住，一聲吼叫，道：「不行，讓我進去找李姑娘，你們在搗什麼鬼？」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就衝，可是他才衝出一步，魚莊主一轉身，手臂一橫，便已阻住了他的去路，徐虎子一見魚莊主橫臂阻路，伸手便推。

可是魚莊主雖然只是伸出一臂，阻住了他的去路，那隻手臂，却堅硬得像是一條鐵欄一樣，徐虎子伸手推去，竟是紋風不動！

徐虎子一隻手推不動，連忙左手也加了上去，可是他兩隻手一起推，却只有更糟，只聽得魚莊主一聲冷笑，手背微微向外一揮，他手背向外揮動，不會超過寸許，而徐虎子却是覺得一股大力反震而出，那股大力，直撞到了他的胸前，令得他胸口一陣發痛，人已向後，如同斷綫風箏也似跌了出去！

他身在半空，仍是胸口陣陣發痛，不由自主，「哇」地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緊接着，「叭」地一聲，跌在地上，只是伏在地上喘氣，連翻轉身來的力也沒有！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迅速跑到，有人叫道：「魚莊主手下留情！」

徐虎子伏在地上，很想抬頭看看來的究竟是什麼人，但是他全身軟成一團，一點力道也沒有，只聽得那人下了馬，奔向前去，向魚莊主道：「魚莊主，唉，這是從何說起，我這位朋友，有點失心瘋，時不時會胡言亂語，得罪了魚莊主，莫怪，莫怪！」

魚莊主則道：「哼，這人欺人太甚，若不是我不願隨便傷人，他就不能活着離去！」

那人連連向魚莊主賠着不是，徐虎子又覺得那人，來到了自己的身邊，將自己扶了起來。

直到徐虎子被那人扶了起來，他仍然不知道那人是什麼人，他只聽得那人在他耳際低聲道：「什麼也別說，先離開了這裏再說！」

徐虎子剛才，被魚莊主以內家眞力震出，傷得甚重，再加上他在這之前，受了幾處外傷，流血甚多，這時被人扶了起來，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金星直冒，但是他還是勉力回頭，向旁看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看清了扶住他的那個是什麼人，眞是又驚又怒！

原來扶住他的，不是別人，竟就是他在途中，曾經相遇，被他極度看不起的潛龍幫幫主霍文淵！

雖然徐虎子這時候，極其需要別人的帮助，但是他却是一個性格極其倔强的人，霍文淵雖然是一帮之主，但是潛龍帮幹的是盜挖墳墓的勾當，徐虎子的心中，對霍文淵鄙視之極！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也不會要他心中鄙視的人的帮助，是以他一看到了扶起自己的人竟是霍文淵時，立時厲聲喝道：「你快滾開！」

可是霍文淵却並不走開，只是半扶半拖，將他拖向馬旁，一面轉過頭來，向魚莊主笑道：「你看，他不是有點瘋癲？我好意扶他起身他倒罵我！」

魚莊主「哼」地一聲道：「是有點不對頭！」

徐虎子的心中怒極，他既然認定了霍文淵是下三濫，這時自然也認爲這一切突變，全是他在搗鬼，是以心中更怒大喝道：「你這畜牲，還不——」

他一句話未曾說完，因爲激怒實在太甚，氣血上湧，一口氣緩不過來，霍文淵索性將他抱了起來，放在馬背上，他自己騎了徐虎子的馬，向魚莊主拱了拱手，策馬疾馳而去！

徐虎子一被霍文淵帶走，魚莊主便向那使七首的中年人一使眼色，他根本沒有說什麼，就背負着雙手，轉進了莊中，而那中年人向一個壯漢，招了招手，那壯漢提着一隻籠子，走了過來，籠中是一隻信鴿，那中年人打開籠子，放出信鴿，信鴿立時振翅飛了上天，帶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霍文淵策着馬，向前疾馳着，他聽到了天上傳來的那一陣尖銳的哨子聲，立時抬頭向上看了看，勒住了馬，不再向前馳去而轉進了荒野，在荒野之中，向前疾馳着，一口氣地奔出了五七里。

在霍文淵帶着徐虎子，馳向荒野之際，那隻信鴿，仍然向前飛着，沿着那條筆直的路，直飛到了路口，才投進了路邊的一片林子之中。

在那林子中，有不少人隱藏在樹後，信鴿一飛了下來，其中一人，便立時一伸手，讓信鴿停在他的手上，自信鴿脚下的一個小竹管中，取出了一卷紙書，看了一看，呼喝道：「快去守住大小路口，有兩個人經過時，立時下手，將他們殺死！」

一時之間，林子蹄聲大作，足有三二十人，分批馳了出去。

那三二十人想要截殺的人，自然是霍文淵和徐虎子兩人，然而，霍文淵在一看到頭上有信鴿飛過之際，就落荒而走，根本不理會什麼大路小路，是以他一路之上，一個人也沒有碰到。

而當他馳出了六七里，又轉上了大道時，早已在那一批人的封截圈之外了。

徐虎子傷得十分重，由於他在一發現自己竟是被霍文淵救了出來之後，心中又急又怒，激昏了過去，當他被放在馬背上，在高低不平的荒野中疾馳之際，他曾一度，醒了過來。

可是，他傷得實在太重，剛一醒過來，馬身一顛簸，全身上下的傷口，無一不痛，一下呻吟之後，重又昏了過去。而當他再次醒轉來之際，他只覺出，自己是躺在冰冷堅硬的東西之上。

他一有了知覺，立時記起自己是被霍文淵帶了出來的，他絕不能在霍文淵那樣的人面前示弱，是以他只呻吟得半聲，立時忍住了一聲不出。

他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到處全是火烙一樣地疼痛，他伸手摸了摸，覺出自己是躺在一塊十分平整的大石上，而等到他睜開眼來之後，只是一片黑暗，根本不知身在何處。

這時，他耳際所能聽到的，只是一陣陣的脚步聲，那種脚步聲，聽來就像是在不遠處傳來的，但是聲音傳來，却有一種十分空洞之感。徐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只覺得有一股異樣的腐霉之氣，鑽入了鼻孔之中，他心中疑惑，雙手反撐着，想要坐了起來。

然而他的身子一動，就聽得黑暗之中有人道：

「你別亂動。」

徐虎子一聽便聽出，那正是霍文淵的聲音，他怒道：「這是什麼地方，誰叫你帶我來的？」

霍文淵並沒有回答，但是却見火光一閃，霍文淵的手中，已幌着了一個火摺子，向石壁上的一盞油燈點去，一有了光亮，徐虎子便看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十分特別，頭頂上，是一個圓形的穹頂，全是以一塊塊的大麻石砌成，四面皆是石壁，在正中，有一個很大的石台，他就躺在那個石台之上。

霍文淵點着了燈，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平淡，徐虎子一看到他，便火氣上冒，用力一掙，居然被他坐了起來，喝道：「讓開！」

霍文淵微微一笑道：「徐朋友，我才灌了幾顆丸藥，令你服下，但是你傷得甚重，還宜靜養！」

徐虎子「哼」地一聲，道：「誰要你管我！」

霍文淵雙眉畧畧一揚，道：「你這人，總不成眞是瘋子，如不是我及時趕到，你已命喪在魚家莊前了！」

徐虎子這時，已完全清醒，在魚家莊前發生的事，他自然也都記了起來，霍文淵不提還好，一提之下，他更是又急又怒。要知道當時在那樣的情形下，不論是誰，救了徐虎子，徐虎子的心中，必然只有感激的，但是却唯有霍文淵是例外。

徐虎子極之高傲，他又認定了霍文淵是下三流，覺得自己和霍文淵這樣的人在一起，聲名也受玷污，他惜名甚於惜命，是以聽得霍文淵說，已給他服下了幾顆傷藥，等於他這條命是霍文淵救的了，他心中更是急怒交加，瞪着眼，陡地一聲怪叫，雙掌齊出，已向霍文淵當胸擊出！

霍文淵就在他的身前，而徐虎子會突然之間出手，那是任何人都料不到的事情，霍文淵一見徐虎子身形幌動，還待前去扶他，可是電光火石之間，「叭叭」兩聲響，霍文淵的胸前，已然中了兩掌！

這兩掌，徐虎子是傾全力發出來的，但是他究竟重傷未愈，掌也沒有什麼力道，霍文淵中了兩掌，只不過身形幌了一幌。

而徐虎子自己，却因為前撲之勢太猛，自那石台之上，直跌了下來，「咕咚」一聲，滾跌在地上，他喘着氣，想要站起身來，可是手背連撐了幾下，却是無能為力，只得伏在地上喘氣。

這時，霍文淵也現出震怒的神色來，望定了徐虎子，徐虎子人也眞倔强，他未能撐起身子來，竟連瞧也不向霍文淵瞧上一眼，雙肘支地，向前爬去，霍文淵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嘆了一聲，道：「徐朋友，你要充好漢，就不顧李姑娘了麼？」

徐虎子一聽得霍文淵的那一句話，身子陡地一震，不再向前爬動，他急速地喘了幾口氣，道：「李姑娘……她，她怎麼樣了？」

霍文淵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和魚家莊的人，一起馳進了魚家莊，而當你也要趕進去時，却被人攔阻，最後，魚莊主和彭副總管，還出手傷了你！」

徐虎子又是一震，厲聲道：「原來你一直跟在我們的後面。」

霍文淵點頭道：「不錯！」

徐虎子「呸」地一聲，道：「像你這種卑鄙的人，怎能可以你出正大光明的事來？」

從霍文淵的神色上，可以看得出，他一直在作

極力的忍讓，雖然他也一度有怒容出現，但也立時斂去，可是徐虎子一再稱他為卑鄙小人，霍文淵這時，也不禁面色一沉，冷笑一聲，道：「我是小人，專作暗事，但不知閣下暗中和長、肥二魔商議，是明事還是暗事？不顧李姑娘安危，堅持要獨自送她到關外去，又算是什麼？」

這幾句話，傳入徐虎子的耳中，當眞是字字如同利箭一樣，令得徐虎子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他尖聲叫道：「我和李姑娘的事，不要你來多理！」

霍文淵又冷笑一聲，道：「好，我不理，現在李姑娘分明是在魚家莊出了事，你這個護送她的人，可又有什麼辦法？」

這兩句話，給予徐虎子的刺激更甚，他本來倒在地上，是再也沒有力道站起來的，可是這時，他猛地一掙，竟又搖搖幌幌，站了起來。

霍文淵看到他面變了色，雙眼噴火的那種情形，心頭也不禁駭然，呆了一呆，道：「徐朋友，我不是故意諷刺你！實是你太不近人情了！」

徐虎子一聲怪叫，道：「我不要你可憐！」

霍文淵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徐虎子已經講出那樣的話來，似乎沒有甚麼再可以說得下去的了。徐虎子一說完，轉過身，身子一幌，幾乎跌倒，但是他立即挺直了身子，霍文淵望着他的背影，冷笑道：「你現在離魚家莊，約有七十來里，就算你可以支持得到，那又怎樣？你可知道，在我們一離開之後，魚家莊便放信鴿，叫人截殺我們麼？魚家莊在武林上，聲名何等顯赫，竟會有這樣的變化，只怕你也想不到吧！」

徐虎子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霍文淵的話，可以說是字字都說進了他的心坎之中！

徐虎子心中對霍文淵的觀感，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他却又停了下來，冷冷地道：「為什麼李姑娘會在魚家莊遭了意外？」

霍文淵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有一個大人物到了魚家莊。」

徐虎子道：「什麼人？」

霍文淵道：「不知道，但是前晚，我帶着幫衆，來這裏時，曾見魚莊主率領莊中高手，親迎到路口，將一個人迎了進去，我想事情與此人，一定有關。李姑娘的事，我也畧有所聞，可是她的父親已死了麼？」

徐虎子點了點頭，霍文淵又道：「但是她為什麼要到關外去？可是有什麼人要得到她？在她身上，可以得到些什麼？」

徐虎子冷冷地道：「你打聽得那麼詳細作甚，她不會知道何處有值得一掘的古墳的。」

霍文淵的臉色，變了一變，緩緩地道：「我始終認為，去掘古墳，總比打刼生人來得好些。」

徐虎子沉聲道：「無恥得很！」

霍文淵提高了聲音，道：「不論我是做什麼的，總是我救了你！」

徐虎子冷冷地道：「我不會多謝你的。」

霍文淵道：「若是我從魚家莊中，救出李姑娘來呢？」

却不料徐虎子突然道：「你為什麼要去救李姑娘，你與她非親非故，要你去救她作甚？」

徐虎子傷得很重，勉力站起了身子，要支持站着，已然不是易事，這時他一激動，氣血上湧，剎時之間，又覺得天旋地轉起來，「砰」地一聲，又跌倒在地。

霍文淵冷冷地望了他半晌，也不再說什麼，就大踏步向外走去。

徐虎子伏在地上，聽霍文淵的脚步聲，漸漸遠去，他聽出霍文淵的脚步聲，像是從一個又深又長的甬道中傳出來一樣，那麼，自己所在之處，竟可能是一座古墓的內部了。

霍文淵向外走去，走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又轉了一個彎，順着石級，走了十來級，從一個三尺見方的洞中，鑽了出去，那正是一座古墓，墓外一片林子，那隻大絞盤，仍然還在，霍文淵出了古墓之後，飛身而下，呆呆地站在一個石翁仲之前。

霍文淵一現身，好幾個潛龍幫的幫衆，便自大樹後轉出，向他走來，但是霍文淵却向他們揮了揮手，那幾個幫衆，立時又退到了樹後。

霍文淵只是怔怔地站着，他的心中十分亂，他不斷在心中重複着徐虎子的那句話：「你和李姑娘非親非故，為什麼要去救她？」

徐虎子所講的話，全是極其橫蠻無理的，那一句話，也是如此，但是那一句話，却使得霍文淵大受震動，他不斷那樣問着自己，他更進一步自己問着自己！為什麼在那小鎭的旅店中一見了她，就不由自主，一直跟在她後面？為什麼拚着得罪長、肥兩個大魔頭，幾次飛梭示警？又為什麼在魚家莊外，明知事有蹊蹺，還要將如此瞧不起自己的徐虎子救了出來？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霍文淵知道，那不是為了行俠仗義，而是為了李青花，也不是為了李青花的神秘行動，而是為了……

霍文淵實在不願在心中承認自己眞正管了這件閒事的眞正原因，但是他的耳際，像是一直縈迴着李青花那種動聽的聲音，他的眼前，也似乎是搖幌着李青花那種俏麗的倩影。

當他想到這一點之後，他不禁又嘆了一聲，他曾偷聽到長、肥二魔和徐虎子的談話，知道徐虎子爲了私心，不惜和長、肥二魔妥協，然而，他自己，難道不是爲了私心麼？人總是人，那實在是難免的。

霍文淵本來想救了徐虎子之後，和他商量，知道了李青花的神秘行動，究竟是爲了什麼，在明白了究竟之後，再到魚家莊去探聽動靜。

然而現在，照這樣的情形來看，那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有自己先到魚家莊去看看，李青花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了。

霍文淵想到這裏，揚了揚手，樹後，潛龍幫的兩個頭目，立時走了出來，在霍文淵的身前，垂手而立，十分恭敬，道：「幫主有何吩咐。」

霍文淵道：「那位徐朋友還在墓中，他若是闖了出來，由得他去，不可阻攔！」

那兩個頭目，答應了一聲，霍文淵又道：「撥十六個人，隨我一起到魚家莊去！」

那兩個頭目又答應着，轉過身，一下唿哨，大樹後轉出許多人來，那兩個頭目點撥着，又牽着一匹馬，來到了霍文淵的身前。

暗室怪人

潛龍幫在武林中獨來獨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再加他們幹的，只是盜掘古墓的勾當，與江湖上其他的幫會，河水不犯井水，也不受別人的注意，潛龍幫衆紀律如此嚴明，那是許多人想不到的。

一行人馬，向前疾馳而出，留在古墓前的潛龍幫衆，向古墓的那個入口處望了一眼，一個頭目指揮着幾個人，守在洞口，蹄聲漸遠，霍文淵已馳遠去了。

如今暫且按下徐虎子和霍文淵不表，却說李青花，她跟着那兩人，疾馳進了魚家莊之後，那兩人帶着她，繞過了魚家莊的大堂，直向莊後馳去。

李青花當時，雖然覺得有些意外，但是却也沒有疑惑什麼，及至馳到了一座院子之前，她才暗吃了一驚，只見那院子大門緊閉，在門外，少說也有四五十人，站成了兩排，馬兒就在那兩排人之中馳過，那四五十人，個個手中，都抱着雪亮的鋼刀，神情嚴肅，凝立不動，看這陣仗，像是如臨大敵一樣。

那兩人將李青花帶到了院子的大門前，勒住了馬，道：「李姑娘請下馬！」

李青花翻身下了馬，總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她問了一句，道：「魚莊主呢？」

可是，帶李青花進來的那兩個人，却是答非所問只是道：「李姑娘請進去，已有人在相候了。」

李青花人也十分精細，她聽出有點不對頭，追問了一句，道：「可是魚莊主在裏面麼？」

那兩個人却沒有再說什麼，勒轉馬頭，已然疾馳而出，李青花心中大是疑惑，可是她轉念一想，如今自己身在魚家莊中，魚莊主是父親的好友，總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她畧呆了一呆，便去推那院子的門，門雖然關着，但是却一推就開，李青花也走了進去。

她才走進兩步，便聽得身後，傳來「砰」地一聲响，那門已關上。門關上並不出奇，奇的是在門關上了之後，門外還傳來了落栓之聲，那兩扇門，竟被在外面反拴上了！

李青花呆了一呆，轉過頭去，直到此際，她才發現，那院子的圍墻，高得出奇。

而且，圍墻上下兩截，白堊的顏色，也顯然不同，兩丈來高的圍墻，有一丈多，看來是新建上去的！

李青花吸了一口氣，大聲問道：「你們爲什麼在外面將門反拴了！」

她連問了兩遍，沒有人回答，只好滿懷思疑，轉回身來，她才一轉回身來，又是陡地一驚！

剛才，她一走進了院子，院子的大門便傳來了關上的聲音，她也轉回頭去，並未曾看清院子中的情形，直到此際，她轉回頭來，才發現那院子荒凉無比，有幾座假山，早已傾塌，一隻池子，也乾得沒有了水，長滿了野草，有一條小徑，兩旁的野草，高及人的腰際！

向前望去，前面是四五間房屋，也是東倒西塌，只有最左首的那間，似乎還是完整的！

看這情形，這個院子，荒廢了至少有四五年之久！

那麼，何以這兩個人將自己帶到了這樣的一個院子來，又何以院子外有那麼多人防守，院子的圍墻，又是新近加高的？

李青花這時，自然仍然知道她自己是身在魚家莊之中，可是她的心中，却也感到了一股寒意。

她呆了一呆朗聲道：「魚莊主，你可在麼？」

這時，李青花雖是疑竇叢生，但她還想，可能是因爲自己的行踪，要保持秘密，是以魚莊主才特意作了那樣的安排的！

她連問了兩聲，才聽得前面那一列破屋之中，傳出了一個十分難聽的聲音來，道：「你過來！」

那聲音聽來，就像是發話的人，喉嚨上被人割了一刀一樣！

李青花陡地呆了一呆，那絕不是魚莊主的聲音

，她和魚莊主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但最近一次，就是三年前水陸英雄大會，她的父親曾特地帶她去見識一下，在那裏，她見到了許多武林高手，魚莊主也在其中，這時若叫她說出魚莊主的聲音是什麼樣的，她或者說不上來，但是，那種難聽之極，破鑼也似的聲音，決不是魚莊主所發，她却是可以肯定的！

是以，她在呆了一呆之後便道：「你是誰？」

可是，那難聽之極的聲音，講的却還是這三個字，道：「你過來！」

李青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已然覺得事情有說不出的詭異，這時候，她眞希望徐虎子就在自己的身邊，那麼至少可以有一個人和自己商量一下。

當李青花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回頭望了一下，可是一望之下，她却不禁苦笑起來，那院子的圍墻是如此之高，門又緊閉着，徐虎子不知在什麼地方？

而且，她也想到自己一進了魚家莊，遭遇便如此奇特，徐虎子一定也有不尋常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了！但是李青花却再也料不到，徐虎子已和人動起手來了！

李青花呆了片刻，心忖，若是不見到魚家莊的人，自己一個人，不論怎樣思疑，也是想不出一個究竟來的，不如前去，見了那人再講！是以，她便急步向前走去，來到了門前，只見門虛掩着，她伸手一推，那門「吱呀」一聲，被她推了開來。

門一推開之後，只見屋內，陰暗無比，李青花才呆了一呆，陡然之間，就在門後，倏地伸出了一隻手來，那隻手的來勢，又快又詭異，而且一伸出來之後，五指一緊，便已抓住了李青花的手腕！

李青花家傳武功，也極其可觀，決不是泛泛之輩，可是那隻手一伸出來，便扣住了她的脈門要害，她簡直連一點抵抗的餘地也沒有，因爲那一隻手的動作，實在太快，簡直如鬼似魅！

李青花大吃了一驚，急忙叫道：「你——」

但她只叫出了一個字，只覺得一股大力，向前曳去，她已不由自主，被拉得向前跌出了兩步，緊接着，「砰」地一聲，那門已被關上，屋內立時變得漆一般黑！

當門還沒有關上之際，李青花還可以藉着門外的光芒，清楚地看到那一隻突然自門後伸出來，抓住了她手腕的手，乾枯得如同乾柴一樣，手背之上，三條青筋突出老高，看來實在不像是生人的手！

及至眼前突然變得一片漆黑，李青花的心中，實是駭然之極，她手腕被那隻手抓住，想反抗也無從反抗起，她張大了口想叫，可是那一下變化，實在來得太突然了，以致她根本叫不出來。

而也就在她駭然欲絕之際，只聽得那難聽之極的聲音，就在她身邊响起，道：「你別怕，我只不過想看看你，但却又不想你看到我！」

那人的聲音，雖然一樣難聽，但是他決不會有什麼惡意，那倒是可以肯定的了。

李青花畧定了定神喘着氣道：「你放開我！」

她話才出口，便覺出手腕上一鬆，李青花忙向後退了兩步，這時眼前漆黑一片，她心中慌亂太甚，也不知道門在何處。

只聽得那聲音嘆了一聲道：「你已經那麼大了，唉，眞想不到，眞想不到，你……眞像她。」

李青花雖然已想到，那人對自己未必有惡意，但是她心中仍是駭然之極，道：「你……你看得到我？」

那人發出了一連串苦澀的笑聲來，他聲音本就難聽，這時，更聽得人毛骨悚然！

那人笑了幾聲，才又道：「我在黑暗中住慣了，倒覺得在暗中還好，在暗中，至少有黑暗包着你，總比較安全一些！」

李青花也不知道那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她道：「你……究竟是什麼人？魚莊主在哪裏？」

那人却並不回答，屋子中登時又靜了下來，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連那人的呼吸聲也聽不到，李青花在後退了幾步，反手摸到了墻，打橫輕輕走着，她才走了幾步，就聽得那人道：「李伯祺已經死了，黃英傑想將你送到塞外去，打的不是好主意，你跟我走吧！」

李青花心中忐忑地跳動着，道：「你是什麼人？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到什麼地方去？」

那人又嘆了兩聲，忽然又自言自語地道：「我也實在太不濟事了，殺了李伯祺之後，我就該等她回來，也不會生出那麼多事來了！」

那人雖然是在自言自語，但是他說的話，李青花却句句聽得清清楚楚，當李青花聽到了那人的話後，心中的駭然，實是難以形容！

她那日回家途中，便被黃英傑逼着向北走，一直有人護送着她，若不是徐虎子告訴她，她的父親已死，她還根本不知道家中已生出了那麼大的變故，而徐虎子却告訴她，她父親是自戕的，而如今這個人，却又自己承認殺了她的父親，李青花雖然還不知道事情的內幕，究竟如何，但是那人自認殺了人，總是不會錯的，剎那之間，李青花只覺得氣血上湧，憤怒之極！

剛才她打橫走着，只想走到門口，奪門而走，再也不想和那個詭異之極的人在一起，但這時，她却不想走了，她手一探，已握住了劍柄，沉聲道：

「你說什麼？」

那人道：「我說，那天，我殺了李伯祺，就該等你回來，若是我那天就見到了你，黃英傑就沒有什麼花樣——」

那人的話還未曾講完，李青花只覺得耳際，「嗡」地一聲響，那人已一再如此說，實在再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她手臂一振，已將她那柄短槍，掣在手中，向前循聲，疾刺而出！

這一槍，刺得快絕，一槍刺出，她人也向前疾竄而出，只聽得「撲」地一聲響，槍已刺進了什麼物事，可是自那聲音聽來，實在不像是刺進了一個人的身體之中，而她又絕未聽到任何聲息，表示那人曾避了開去，那情形，就像是在她的前面，根本就沒有人一樣！

李青花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她知道那人如此行動詭異，一定武功極高，是以她那一槍，實是全力以赴，可是一槍刺出，那人却像是無影無踪一樣，李青花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破鑼也似的聲音，陡地變得惱怒之極，喝道：「你作什麼？」

那怒喝聲就在李青花的身後響起，李青花手臂一縮，拔出了刺進墻中的短槍，疾轉過身來，厲聲道：「你殺了我爹，我要報仇！」

那人又怒喝道：「放屁！」

隨着那人的一下怒喝聲，李青花只覺得一股勁風，撲面而來，李青花已經知道不妙，立時想退後時，却已然遲了一步，「叭」地一聲響，面上已重重地中了一掌，那一掌，直摑得李青花眼前金星亂冒！

李青花從懂事起，幾乎連重話也未曾有人對她說過一句，李伯祺對她，更是百依百順，徐虎子一路上，對她只不過是獨斷獨行些，已令得她心中大是不滿，幾時曾被人那樣打過？

剎那之間，她只覺得又驚又怒，尖聲叫了起來，一面叫，一面抖槍向前，亂掤亂刺，接連幾槍，刺在墻上，最後，「撲」地一聲響，一槍刺在門上，她立時又抖臂收回槍，轉過身來。

那屋子中，本來是漆也似黑的，她曾有好幾槍掤在墻上，但是那屋子的墻很厚，未能將之掤穿，這時，刺在門上，就不同了，她一槍將門刺了一個洞，再轉過身來，一股光綫，自那小洞中射了進來，李青花才一轉過身，本來還想發槍亂刺的，可是她陡地看到，那股自門上小洞中射進來的光綫，正照在一個人的臉上，她不禁嚇得呆了，槍已然挺向前，却無法刺得出去！

那是因爲這張臉實在太可怖了！

那簡直不是一個人的臉！

但是，那又實實在在是人的臉，那人站着，他的身子在黑暗中，看不見，他的臉在那股光綫下，蒼白得像是一團灰，他的臉上，佈滿了疤痕，每一道疤痕，都有一種鮮肉的淡紅色，像是隨時可以有血水滲出來一樣，他的雙眼翻着白，像是根本沒有眼珠一樣，更令人噁心的，是那張臉的下巴，被削去了一半，難怪他發出的聲音，是那麼難聽！

李青花站着發呆間，只見那張臉上的口，牽動了起來，接着，便是那難聽之極的聲音，自參差不齊的牙齒中，透了出來。

那張臉在不開口已然可怖，一開口，更是難看到了極點，只聽得他道：「你終於看到我了，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我很可怕，是不是？」

當李青花才一看到那張臉的時候，她只覺得全身發僵，這時，那張臉雖然開了口，李青花也知道了那就是那出聲難聽之極的人，可知那張臉雖然可怖之極，但總是人而不是鬼怪。

然而李青花雖然明白了這一點，她心頭的駭然，仍然難以形容，她又尖叫一聲，手背一振，對準那張臉，疾刺了過去，那一槍，她看得十分清楚，正是對準了那人的面門疾刺而出的，但是，就在她一槍刺出之際，那張臉突然消失了！

李青花的那一槍，仍然向前疾刺而出，身子也跟着衝向前，「撲」地一聲，一槍又刺在牆上，她是筆也似直刺出那一槍的，是以當那一槍，刺到了牆上之後，自門上小洞中射進來的那股光綫，也恰好投在牆上，李青花的那一槍，就刺在那圓形的光環之中。

牆上塗着白堊，顏色和剛才的怪臉臉色一樣，而那一股光綫投在牆上的形狀，也像是一張人臉，那情形，就像是突然之間，那人臉上的耳目口鼻，忽然齊皆消失，變成了一張平平板板什麼也沒有的臉一樣，眞是詭異可怖，到了極點！

李青花實在再也無法忍受得住那樣的恐怖，她又發出了一下尖叫，而隨着那一下尖叫聲，她已然嚇昏了過去，只不過她雖然昏了過去，她的手仍然緊握着那支槍，槍刺在牆上，是以她的人也沒有跌倒。

在她昏了過去之後，屋中又靜得出奇，除了自門上破洞中射進來的那股光綫之外，整間屋子中，仍然是漆也似黑，寂靜維持了約有半盞茶時，只見那股光綫，突然被遮住，遮住了那股光綫的，是一個又高又瘦，顯得十分傴僂的人影。

那人漸漸向前走來，他走得十分慢，而在他移動的時候，也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簡直就如同鬼魅一般。那人來到了李青花的身前，畧停了一停，

然後，才伸出鳥爪也似的手，將李青花的頭，托了起來。

李青花的頭一被托起，那股光綫，便照在她的臉上，只見她雙目緊閉，面色蒼白，雖然昏迷不醒，但是臉上仍帶着駭然欲絕的神情。

那人托着她的頭，口中則不斷在喃喃地道：「眞像她，眞和她當年，完全一樣！」

× × ×

霍文淵率着潛龍帮的帮衆，到了通向魚家莊的直路口，他揚了揚手，一行人進了路邊比人還高的草叢之中，不一會，一行人已離開了草叢，然而，他們自草叢中出來之後，情形多少有點不同了！

本來，是霍文淵文士打扮，騎着駿馬，馳在最前面的，而這時，騎在最前面的，已換成了一個身形魁偉，貌相莊嚴，衣飾華麗的大漢，而霍文淵則換了普通帮衆的衣服，戴着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混在帮衆之中，看來，那鮮衣怒馬的人，才是一帮之主。在那冒充帮主的人身旁，另有一名帮衆，手中執着一面錦旗，那錦旗上，綉着「潛龍」兩字，當一行人向前馳去之際，錦旗招展，「刷刷」有聲，看來十分够氣派。

一行人馬上了直路，才馳出了里許，路邊的林中，一聲梆子聲，兩旁各奔出八個漢子來，十六人一字排開，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那十六個大漢中，有一個向前踏出了一步，大聲喝道：「什麼人？」

持旗的那帮衆朗聲道：「潛龍帮主，久仰魚莊主大名，特來拜謁！」

那持旗的帮衆這兩句話，說得十分得體，魚家莊既然名馳江湖，武林中人，慕名前來的，自然不少，那也不是什麼出奇之事。

當那執旗的帮衆答話之際，冒充帮主的那人，昂着頭，望着前面，看來也確有一帮之主的氣派。

那大漢聽了，畧呆了一呆，冷冷地道：「魚家莊和貴帮素無往來，尊駕還是請回吧！」

那執旗的帮衆，是早經霍文淵敎定了的，是以聞言立時道：「幣帮帮主，有些微薄禮，要進呈魚莊主，也有事要與魚莊主相商，魚莊主名揚四海，武林中人慕名來謁，若拒人於千里之外，未免浪得虛名了！」

那大漢一聽，這幾句話實是不好應付之極，只見他雙眉畧蹙，道：「各位只管前去，但是魚帮主見與不見，我們却作不得主！」

執旗的帮衆笑道：「這個自然，各位辛苦，請去買些酒吃！」

他說着，衣袖一抖，自他的衣袖之中，「颼颼」連聲，抖出了十六個金錠子來，每個約有一兩來重，陽光之下，金光閃閃，好看之極。

那十六個金錠子，一字撒開，「拍拍」連聲，一起落在那十六個大漢的身前！

那執旗的帮衆，一手執着大旗，另一手隨便一抖，便抖出了十六個金錠子來，而且每一個，不偏不倚，恰好落在每一個人的身前，一時之間，魚家莊的那十六個莊丁，不禁呆住了，他們之發呆，倒不是因爲對方出手之豪闊，而是那人的功夫之佳，令人咋舌！

他們自然不知道，那執旗的帮衆，其它一無所能，會的就是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功夫，他畢生精練這一門功夫，一使出來，自然有驚世駭俗之感，潛龍帮中，這一類奇人頗多，表過不提。

當下，那十六人一齊散了開來，潛龍帮一行人，又直馳向前而去。

當他們馳出了兩三丈之後，霍文淵回頭看了看，只見那十六人，已各將地上的金錠子拾了起來，面上仍然充滿了訝異的神色。

霍文淵明知他們，必定信鴿傳訊，通知前面的人，是以也不再多看，一直向前馳去，沒有多久，已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

魚家莊的大門口，和他上次來的時候一樣，守衞森嚴，仍由那執旗的帮衆，上前道了來歷，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居然十分順利，一個莊丁道：「魚莊主有請，各位請進！」

接着，便有人將大門推了開來，一行人又馳了進去，直到了大堂之前，才紛紛下馬。

他們才一下馬，就看到彭副總管，迎了出來，那假充帮主的，向他拱了拱手，道：「冒昧來訪，得罪得很！」

彭副總管也客氣了幾句，讓他們一行人，進了大堂。一進了大堂，霍文淵便陡地一呆，只見大堂之中，坐着兩個人，那兩個人，一個坐着，比人站着還高，另一個，則又肥得出奇，擠在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中，肥肉還擠得那張椅子，格吱格吱響，像是要將椅子的扶手，擠得裂了開來一樣！

這兩人，正是邪道上的一流高手，長肥二魔！

長肥二魔居然也會在魚家莊上，那實是大大出乎霍文淵意料之外的事情！

這時，只聽得彭副總管道：「霍帮主請坐！」

彭副總管認不出那帮主是假冒的，但是潛龍帮帮主姓霍，却是天下皆知，是以他如此稱呼，那帮衆大模大樣，坐了下來，霍文淵等人，侍立在後，一個帮衆，捧出一隻錦盒來，道：「些微薄禮，請魚莊主笑納！」

他一面說，一面打開了那錦盒的盒蓋來。

那錦盒的盒蓋一打開，人人都覺得眼前，陡地一亮，長魔伸長了頸，令他顯得更長，肥魔的雙睛突出，看來樣子，更其古怪，連彭副總管，也不禁大吃了一驚；只見那錦盒之中，用黑色的緞子，襯的是六顆渾圓的珍珠，每一顆，徑足有一寸！

這種徑寸的明珠，出了銀子未必買得到，如今一出手就是六顆之多，怎不令人驚愕？

只聽得長、肥二魔齊齊吸了一口氣，肥魔道：「長子，你看看，死人財發得過啊！」

長魔陰森森地道：「是啊，改天咱們哥兒倆，也去找一座古墓刨刨！」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分明是在陰損潛龍帮，各帮衆立時面有怒容，對兩人怒目而視，彭副總管接過了錦盒來，沉聲道：「各位在魚家莊中，全是貴客，莫傷了和氣，叫主人難爲！」

長肥二魔連聲冷笑，不再言語，彭副總管走了進去，不多久，只聽得沉重的脚步聲，傳了出來，彭副總管首先走出，在他的身後，跟着魚莊主。

魚莊主一出來，長肥二魔居然也站起了身來，向魚莊主拱了拱手。這自然是因爲魚莊主在武林之中，聲名赫赫，非同凡响之故。

幾個人各自客套了幾句，魚耀轉頭向長肥二魔道：「兩位前來，有何指敎？」

肥魔笑道：「我們來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霍文淵聽得肥魔如此說，心中便已經陡地一動，接着，長魔又陰陽怪氣地道：「這人是一個小姑娘，她進了魚家莊，便沒有再出來。」

肥魔又立時接上口去，道：「那小姑娘姓李，名青花，模樣兒可甜得很。」

長魔又道：「請魚莊主叫她出來，讓我們見見她。」

接着，便是他們兩人齊聲道：「不見了她的下落，我們着實不放心得很。」

他們兩人，一個說上幾句，可是所說的話，却又銜接得天衣無縫，就像是一個人用兩種不同的嗓門在說話一樣，眞是怪異莫名。

只見魚耀的面色一沉，道：「兩位在說些什麼，我全然不明，如果沒有別的事，兩位請便吧！」

長肥二魔互望了一眼，一起笑了起來，長魔道：「魚莊主，我們走不打緊，但是我們却是難纏得很，魚家莊以後，只怕難有寧日了！」

長魔竟然講出了這樣的話來，連霍文淵也大覺意外，魚耀一聲冷笑，轉回頭來，向那假充的帮衆道：「霍帮主又有何指敎？」

那假充的帮衆道：「不敢，且等魚莊主發落了這兩個人再說，也不爲遲！」

魚耀點了點頭，緩緩站起身來，面色極其難看，徐徐道：「久聞長肥二魔難纏，但是魚家莊倒也不是什麼好吃的菓子，兩位有什麼本領，只管使出來好了，滾！」

他那一個「滾」字，舌綻春雷，當眞具有非凡的威勢，他才一喝，長肥二魔，身子立時離椅而起，在他們離椅而起之際，「嘩啦」、「嘩啦」兩下响，那兩張紫檀木的椅子，全都碎成了片片。

別看他們兩人，一個長，一個肥，可是身形還眞快得出奇，才一站起，肥魔雙掌一搓，「呼呼」兩掌，便已向魚耀攻出！

肥魔一發掌，長魔身形一幌，已然疾掠向前，竟要硬從大堂的側門，闖進內堂去！

只見魚耀，一聲怪喝，身形畧轉，竟不理會肥魔的那兩掌，手臂一伸，五指如鈎，向着長魔的背後，疾抓了下去！而就在他出手的同時，只見彭副總管身形一幌，緊貼着魚耀，閃了過去，七首已然出手，直刺向肥魔攻向魚耀的手掌！

肥魔怪叫了一聲，立時縮回手掌來，彭副總管已經「刷刷刷刷」，一連進了四招。

那四招，當眞如同狂風掃落葉一樣，勢子之快疾，難以言喻，看得在一旁的霍文淵，雙眉緊鎖，心想魚家莊中，一個副總管，武功已如此之驚人，那麼，莊主和總管，更是可想而知了！

肥魔的功夫也極高，七首攻得雖快，但是他雙掌翻飛，單憑一雙肉掌，還是將那四招的勢子，一一化了開去。那一邊，長魔一覺出背後風生，立時轉過身來，「砰」地一聲，和魚耀對了一掌。

那一掌一對，長魔的身子，陡地一躬，竟就着魚耀的那一掌之力，如箭離弦也似，「颼」地自側門之中，彈了進去！

魚耀一聲怒吼，身子跟着掠了進去，只聽得在門外，傳來了一陣「砰砰」的聲响，顯是兩人正在激鬥，而激鬥聲在漸漸遠去，他們如何動手法，大堂中的人，也瞧不清楚，只不過極短的時間，魚耀忽然又一陣風也似，捲了進來，道：「別打了！」

魔莊奇變

肥魔和彭副總管，正在動手，聽得魚莊主一叫，兩人一齊分了開來，魚耀沉聲道：「彭副總管，你帶他到莊後的那後院去。」

彭副總管答應了一聲，抬眼望着肥魔，這時，肥魔的神情，十分古怪，在一旁觀的霍文淵，心中也疑惑之極，心想魚耀和長魔，明明是一面打着，一面出大廳去的，在大廳後的走廊中，也曾傳來他們劇鬥的聲音，何以突然之間，魚莊主竟退進了

大廳來，還命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後面去？

要知道魚耀的武功雖高，但如果說他，能在幾招之間，便已然將長魔制住，那也是沒有可能之事。而且，肥魔難道那麼聽話，就跟他進去了麼？

果然，肥魔兩道稀稀落落的眉毛，向上一揚，道：「魚莊主，我爲什麼要跟你們進去？」

魚耀冷冷地道：「你還是乖乖進去的好，有人要見你們兩個人！」

肥魔「哈哈」一笑道：「那人好大的面子！」

魚耀的聲音更陰冷，他道：「那人是不是有這個面子，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說，他曾在幾年前，在洛陽白馬觀左的一個林子中，見過你們——」

魚耀的那幾句話，才講到一半時，肥魔的臉色，已經變了，等到魚耀的話講完，肥魔的一身肥肉，竟不由自主，在簌簌發抖，他臉上也顯出誠惶誠恐的神色來，在他滿是肥肉的臉上，一顆顆的汗珠，迫了出來，顯見得他的心中，駭然之極！

而他的樣子，也變得恭謹之極，連聲道：「是！是！是！」一面抹着汗，一面道：「就請彭副總管帶路！」

彭副總管的神情却很冷淡，一個轉身，逕自向外，走了出去，而肥魔就像是一條狗一樣，跟在他的身後，一面走，一面還不斷抹汗！

彭副總管和肥魔兩人，離開了大廳，魚耀才轉過了身來，這時候，霍文淵心中的驚疑，實是到了極點！他也算是個江湖閱歷十分豐富之人，但是這時，在魚家莊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却無法想像得出來！

要知道長、肥二魔，在武林之中，聲名赫赫，黑白兩道的高手，見了他們，無不忌憚三分，觀乎他們敢上魚家莊來生事，便可見一斑了。而且，從來也未曾聽說過他們怕什麼人來！

可是，此際，魚耀只不過輕描淡寫說了幾句話，肥魔便俯首貼耳，那麼，這個想見他們的是什麼人？

霍文淵本來，早已知道，可能有一個大人物到了魚家莊上，這時看來，似乎更可以肯定了，那個大人物只消命魚耀傳一句話出來，就可以令得魚耀制服肥魔，那麼他究竟是什麼人？

武林之中，雖然有好幾個人提起，便自變色的厲害人物在，但是要厲害到這等程度，似乎也是難以想像，那究竟是什麼人？

霍文淵心中，正驚疑不定間，魚耀已向僞冒帮主的那帮衆道：「貴帮送來的厚禮，愧不敢當，不知貴帮有何事要在下効勞？」

那帮衆咳嗽了一聲，照着霍文淵早已敎定了他的話，道：「聞得魚莊主將有關外之行，敝帮有一批珍寶，正想運到關外去——」

那帮衆才講到這裏，魚耀的面色，便自一沉，道：「魚某人何時開設了鏢局，替人運送珍寶？」

那帮衆忙道：「魚莊主，我們不是想請魚莊主送去，只是與魚莊主偕行，有了魚莊主的威名，自然一路之上，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霍文淵人十分聰明，他早已想好了，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要求，於情於理，魚耀都是難以拒絕的。而他只要能和魚耀在一起，那麼，自然也可以見到李青花了，因爲魚耀是要護送李青花北上的。

魚耀聽得那帮衆如此說，臉上的神色，稍爲和緩了一些，淡然一笑，道：「你們的主意倒不錯，若是我要到關外去，同行倒也無妨！」

那帮衆呆了一呆，道：「若是？」

魚耀道：「是的，本來我確然要到關外去，但是現在，關外之行，已然取消了！」

魚耀的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僞充帮主的帮衆，不禁呆住了，他只是發出了「啊」地一聲，却是再難說得下去，因爲霍文淵事先，絕料不到魚耀有那樣的話講出來，自然也未曾敎定那帮衆如何應答，而那帮衆也不敢胡言亂語，自然無話可說。

尙幸那帮衆，也十分機靈，不致於僵在那裏，立時轉過頭來，向霍文淵道：「大頭目，你所說的事，太不確實，魚莊主不去關外了，你何以不對我說。」

霍文淵忙道：「魚莊主，江湖上盡人皆知，神刀黃英傑，安排送一位姑娘到關外去，由各路好漢護送，魚莊主正是其中之一，爲何不去了？」

魚耀却冷笑着，並不回答。

霍文淵的心中更是着急，又道：「魚莊主要是不去了，那位姑娘，由誰護送？」

魚耀雙眼一瞪，道：「你究竟是在問我去不去，還是關心那位姑娘？」

魚耀的詞鋒十分銳利，霍文淵也知道，自己要是再說下去，就可能露出馬脚來，而露出馬脚的話，那却大大地不妙了，但是他着急李青花的遭遇，明知冒險，却也是非說不可？

是以他一面陪着笑，一面道：「魚莊主莫怪，我們只想打聽一下，由那位英雄護送，那麼，我們可以和他一起結伴北行！」

魚耀却只是冷冷地道：「那我不知道，各位請吧！」

魚耀已下了逐客令，不論霍文淵爲人如何機智，在那樣的情形下，也無法再逗留了，是以，他輕輕碰了碰那僞冒的帮衆，那帮衆站了起來，道：「既然如此，我們告辭了，多蒙莊主賜見！」

魚耀道了一聲「不送」，逕自轉身，走了進去，潛龍帮一行人，走出了大堂，霍文淵低聲道：「你們繼續走，別走得太整齊，以免被他們發現少了一人。」

衆帮衆呆道：「少了一人？」

霍文淵點頭道：「是的，我要趁機留在魚家莊，察看動靜，別停，向前走！」

他一面說着，一面漸漸墮後，等到快來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時，他看到，在一列馬廐之前，有七八輛車子停着，有兩三個馬伕，正忙着鋤草刷馬，霍文淵身形一閃，躺到了一輛馬車之後。

他的動作十分快，也沒有人留意他，在他身形閃開去之際，潛龍帮衆連頭也不回一下，仍然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莊門口，魚家莊的莊丁，牽過馬來，他們也不上馬，有的牽了三四匹馬，有的空着手，以免被人看出，他們之間，已少了一個人。

他們一湧出了魚家莊，向前行出了十來丈，才上了馬，向前疾馳地而出，轉眼之間，眼看已將上大路了，突然聽得路邊，「颼」地一聲響，一支利箭，激射而出，正射中在那持旗馳在最前面的人的胸前，那帮衆中了箭，低頭看去，明明看到有一支箭刺進了自己的胸前，可是他還是不能相信，那竟是事實！

然而，就在他一低頭間，只聽得一聲吶喊，兩邊林中，已各竄出了二十多人來，那持旗的帮衆，身形一側，已自馬上直跌了下來。

當那些人自林中竄出來之際，其餘的帮衆，坐騎吃驚，一起人立了起來，當時就有兩人，自馬背上跌下，他們幾乎還未曾落地，自林中湧出來的那些人，刀劍齊下，那兩名帮衆，立時死去！

這時，只聽得那偽充帮主的帮衆大叫道：「住手，你們一定弄錯了，我們是來拜謁魚莊主的！」

那些人之中，有人厲聲叫道：「正是奉魚莊主令，將你們盡皆留下！」

變生倉猝，潛龍帮的帮衆，在亂成一團之間，已然死傷了好幾個，這時，對方一叫出了這樣的話來，他們才明白事情凶險到了極點！

可是，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又有兩人喪了生，餘下的人，衆寡懸殊，兀自苦鬥。那持旗的帮衆，中了一箭，跌下馬來，倒也沒有人再來理他，他還未曾就死，掙扎着站起身來，大叫一聲，手背向上一揚，在他的袖中，射出了十三枚寸許長短的小鋼鏢來。

那人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手法，可稱江湖獨步，十三枚小鋼鏢勁射而出，魚家莊中的人，登時倒了七八個，而且每一個人，皆是面門中鏢，就算不死，也只剩下半口氣了！

可是，那帮衆鏢才撤出，三四個人一起轉過身，向他撲了過來，「嗤嗤」兩柄長劍，已在他左脅下，一起刺了進去。

那帮衆口中鮮血狂噴，身子幌了幌，立時死去，那時，只有三名帮衆，還在苦鬥，其中有偽充帮主的那一個在內。可是對方的人，實在太多，他們身上，已帶了好幾處傷，眼看是支持不下的了。

果然，一下慘叫聲，又有一名帮衆，被一柄刀，將頭顱削去了半邊，另外一個，呆了一呆，幾柄刀一起砍了下來，連聲也未出，便自死去！

那偽充帮主的帮衆大聲厲呼，想衝開一條血路逃生，他一輪急攻，倒也被他逼退了七八個人，可是對方的人多，像潮水一般地湧了上來，他背後一連中了七八刀，血如泉湧，大聲叫道：「魚家莊竟是——」

他一聲呼叫未畢，「撲」地一聲，又是一刀，砍中了他的肩頭，他手中刀向前直擲而出，擲進了那人的腹際，兩人一起大叫着，叫到了一半，便齊齊慘死！

那些人中，有的叫道：「快收拾了死屍，去稟告莊主，一個也未曾活着，全死了！」

他們以爲潛龍帮的人全死了，但其實却不然！

可以說，離開了魚家莊的潛龍帮衆，全在那一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襲之中喪生了，他們的屍體，被拖進了林子，也立時有人向地上洒着泥土，將路面上的血漬，一起蓋了過去。

可是，魚家莊中的人，却不知道有一個人，根本沒有離開魚家莊，是以也未曾中了埋伏！

那個人，就是閃身在馬車後的霍文淵。

如果霍文淵不是未曾離開魚家莊，那麼半途中伏，對方的高手如此之多，他是不是可以倖免，眞個難說得很。然而此際，他躲在馬車後，却是很平靜。

他自然無法知道魚家莊外所發生的事，也絕料不到，他帶來的那一批帮衆，都已罹難，他只覺得魚家莊中，有說不出的古怪，從李青花被接進魚家莊起，一直到長肥二魔出現在魚家莊，這其中的一切，一定是早經安排好的，他一定要探出究竟來！

他在馬車後躲了片刻，便直起身，打開了車廂，躲進了車廂。

在車廂中，他可以更不必怕有人發覺他了，他舒服地坐了下來，伸着脚，他不時聽到有脚步聲來來去去，顯是魚家莊的莊丁在來回走動。

他準備等着天黑，才開始行事，魚家莊也可以說是龍潭虎穴，他是絕對馬虎不得的。

霍文淵不時從車廂的門縫中，向外張望着，他等了一個多時辰，只見彭副總管帶着一隊莊丁，馳到了馬廐之旁吩咐道：「快套一輛車，有急用！」

那幾個馬伕答應着，牽了兩匹馬出來，竟牽到了霍文淵藏身的那輛車前！

霍文淵不禁暗暗叫苦，他在車廂中，一聲也不敢出，只聽得彭副總管，在不斷催促，他這時如果突然自車廂中衝了出去，自然可以逃走，但是逃走之後，再要混進魚家莊來，却是極難了！

霍文淵還未曾決定自己應該怎麼做間，只覺得車身震動，車子已被趕得向前，疾駛而去，轉眼之間，便出了魚家莊的大門！

霍文淵心中更是叫苦不迭，他忙自車後的窗縫中向外張望，只見彭副總管，仍然領着那一隊人，跟在車後面，看情形，像是去接什麼人的。

霍文淵心想，反正事情已到了這地步，急也沒有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車子一直向前駛着，約有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車子才一停下，霍文淵又向外張望，只見車停在一所宏偉的大宅之前，彭副總管帶的人，一起下了馬，一行人推開門就走了進去，不一會四個人，用一張竹床，抬着一個人走了出來，彭副總管跟在後面道：「小心些，將他弄進車廂，送回家去！」

霍文淵身在車廂之中，在車子一停下來之際，他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他只當自己已沒有希望回到魚家莊去了，是以已準備奪門而逃，他準備一推開車門，先發上幾枚鋼梭，車外的人，必然張惶失措，那麼，對方的人雖然多，他求個全身而退，還是不成問題的！

他已經連鋼梭都抓在手中，一隻手，也已經要去推門了，這時，他一面仍然向外張望着，一面却聽得彭副總管那樣吩咐。

也就在那剎那間，他的心中，陡地一動，心想那受傷的不知是什麼人，車廂不大，他們抬上了傷者之後，一定不會再有什麼人留在車廂中，而車子又是要回魚家莊去的？自己可莫失了這個機會！

他在剎那之間，改變了主意，回頭一看，伸手揭起了車座板，在車座板下，有一個空位，勉强可以藏下一個人，霍文淵忙鑽了進去。」

他才一鑽進，剛將車座板放了下來，只聽得車廂的門，已被人打開，接着，便是一陣聲響，想是那張竹床，連着傷者，一起被抬進了車子來。

只聽得有人道：「妥了！」

而彭副總管叫道：「我們回莊去，你們各人記得，這件事，你們只當沒有參加，只當什麼人也未曾見過，就算相互之間，也不准談起，回到莊中各賞黃金十兩，如有洩漏，定殺無赦！」

他的話一講完，他帶來的那些人，一起轟雷也似答應着，霍文淵聽了，心中暗暗叫奇，心想那傷者是什麼人？何以行事竟如此秘密？

他聽到了車廂門被關上的聲音，車身又震動了起來，接着，蹄聲得得，車聲轔轔，車子又向前駛了出去。

這時候，霍文淵最安全，自然是仍舊躲在車座板的下面不出來，可是他這時，心中的好奇，也到了極點，心知這件事，其中一定大有蹺蹊，他實在想看一看，那被魚家莊中人，由這巨宅中抬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人。

他先屏住了氣息，用心聽着，可是車廂之中，就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別說聽不到傷者的呻吟，簡直連傷者的呼吸聲也聽不到！

霍文淵聽了片刻，心想，那傷者一定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既然傷者傷得極重，那麼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傷者發現了自己，諒他也不能大聲呼喚！

霍文淵想到這裏，便慢慢地頂開了車座板來，他將車座板頂高了寸許，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那張竹榻，斜放在車廂之中。

這時，車行甚速，車廂也震得厲害，可是竹榻上的那傷者，却還穩穩地躺着。乍一看到這種情形，霍文淵的心中，也不免奇怪，但是他立時看到，那傷者的身上，覆着棉被，然而在棉被之下，却有一道一道的蔴繩綁着，敢情那傷者是被綁在竹床上的！

一看到了這等情形，霍文淵的心中，更是訝異莫名，他將車座板頂高了些，整個頭都探了出來，這時，他自然也可以看清那傷者的臉面了！

而當他看清了那傷者的臉容時，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他親眼看到的話，他實在是無法相信的，可是實實在在，被綁在竹床上的那傷者，不是別人，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耀！

霍文淵的心中，這時眞是亂到了極點，他才和他在魚家莊的大堂上見過面，接着，他就躲在馬車之中，而過了不多久，也到了這裏，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於發生的事，實在太意外了，是以霍文淵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自然，他那一下驚呼聲，十分低微，但是，在車廂之中，却也可以聽得到。

竹床上的傷者，本來是閉着眼躺着，如同死人一樣的，及至霍文淵發出了那一下輕微的「啊」地

一聲，傷者才睜開了眼來。

霍文淵想縮回頭去，已然來不及了，他只好僵着不動，望着那傷者，那傷者也望定了霍文淵，在傷者的臉上，現出十分難以形容的神色來，只見他的面肉，在不斷跳動，可見他心中，十分激動，而他的嘴唇，也在不斷掀動，看來像是想說些什麼，可是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霍文淵一看到這等情形，分明是傷者，要對自已說些什麼，他畧爲猶豫了一下，便自車座板下，鑽了出來，來到了竹床之旁，那傷者一看到他前來嘴唇動得更是劇烈，終於發出了一下聲響來。

那傷者先發出了一下呻吟聲，接着，以極其微弱，而且不斷發顫的聲音道：「你……你不是他們一伙吧！」

霍文淵忙點了點頭，傷者又道：「那你……你是什麼人，快告訴我！」

霍文淵道：「在下是潛龍帮帮主霍文淵。」

那傷者一聽得霍文淵那樣說，立時現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來，低聲道：「潛……龍……帮！」

他講了三個字，便閉上了眼睛，神情更加痛苦，而且不再言語。

霍文淵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便不由自主，他知道那傷者本來看來分明是十分懇切地求助，但忽然之間，變成了那樣，自然是和徐虎子一樣，心中十分看不起潛龍帮之故了。霍文淵冷笑了一聲，道：「朋友，潛龍帮從來不作傷天害理之事，不殺人越貨，不與人拚鬥，只是取埋藏地下無用之物，難道你們這些正人君子，就是看不過眼？」

那傷者又睜開眼來，道：「你知道我是誰？」

霍文淵道：「我不知你是誰，但是我看你面貌，酷肖魚莊主？」

那傷者望着霍文淵，又不出聲，霍文淵沉聲道：「你若有什麼事，要霍某人帮忙的，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快到魚家莊了，你要是還不肯說，就沒有機會了！」

那人又呻吟一聲才道：「我……就是魚耀！」

霍文淵心中大奇，本來，他還想問，他若就是魚耀，那麼，在魚家莊中的那個，又是什麼人？可是他看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情形，分明多講一句話，就會早一刻嚥氣，是以他並沒有將心中的問題問出來，只是道：「你有什麼吩咐？」

那傷者一面喘着氣，一面急急地道：「你……請設法離去，沿魚家莊向南走，是走官道便可，去迎一位李……李青花李姑娘！」

霍文淵一聽事情和李青花有關，心中一凛，忙又道：「見到她便如何。」

那傷者道：「你見了她之後，就告訴她，魚家莊之內，有了極大的變故，着她千萬不能到魚家莊去，千萬不可，快快到……關外去見黃老英雄！」

那傷者講完，又不住地喘着氣，可是看他的神情，不再那麼焦急，想是他以爲已然將話吩咐完畢，自然可以安慰自己一下了！

然而，霍文淵聽了對方的話，却不禁啼笑皆非，因爲，李青花已經進了魚家莊，那傷者的話說遲了！

看那傷者的傷勢如此重，霍文淵實在不忍心將李青花已然進了魚家莊一事告訴他。可是，那傷者自稱是魚家莊莊主魚耀，而且又說魚家莊內有了大變故，那麼，李青花進了魚家莊之後，會遇到些什麼事，他一定是十分清楚的，而霍文淵又正需要知道這些，是以他實在是非對對方說明不可的！

他嘆了一聲，道：「閣下的話，已太遲了！」

那傷者倏地將眼睜了開來，道：「這……這是什麼意思？你這……」

他激動之極，是以話說了一半，便難以爲繼，而且那一句話的聲音，也提高了不少，霍文淵忙道：「你鎭定些，說話的聲音別太高，彭副總管，就在車外！」

那傷者又掙扎着道：「究竟怎麼了？」

霍文淵道：「李姑娘已進了魚家莊，她進了魚家莊，便不知下落，我正是爲了這事，混進魚家莊中，希望查出眞相來的。」

那傷者望定了霍文淵，雙眼向上翻，看來像是立時就要昏了過去。霍文淵忙道：「她進了魚家莊，會發生什麼事，你告訴我！」

那傷者道：「莊後廢院子……那廢院子——」

他才說了兩聲「那廢院子」，便聽得趕車的一聲吆喝，人聲嘈雜，竟是已進了魚家莊，車子也停了下來，霍文淵還想再問下去，可是車子已停，却叫他如何問得下去？他只好連忙縮回了車坐板下。

只聽得彭副總管在對人道：「去報告莊主，我回來了！」

有一個人答應着，彭副總管又道：「趕到莊後去，別停在這裏。」

那趕車的一聲吆喝，車又向前駛去，霍文淵忙又探出頭來，只見那傷者雙目緊閉，面白如紙，分明是已經昏死了過去！

霍文淵的心頭，「怦怦」亂跳，直到現在爲止，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可以說，還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魚家莊主，身受重傷，另外有人冒充了魚莊主，就這件事，已然駭人聽聞了，與這件事有什麼關連的，一定是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

霍文淵又探出頭來沒有多久，車又停了下來，霍文淵忙又躲了起來，只聽得車廂門，隨即被人打開，那傷者連竹床，都被拉下了車去，等到他聽到又被關上的聲音，便連忙鑽出，在車廂的窗縫之中，探頭向外，張望出去。

霍文淵向外張望着，只見馬車是停在一幅圍牆之前，離兩扇門不遠，這時，四個人抬着那傷者，傷者的臉也被被子蓋住，進了那門，那四個人立時退出來，看來是一進去，立時將傷者放下的。

那四人退出之後，門也立時關上，在外面加上了鎖，從門關上的聲音聽來，那兩扇門，竟是鐵鑄的。霍文淵在門被打開的一刹間，一瞥間看到了門內的情形，是一個十分荒凉的廢院子！

霍文淵的心中，陡地一動，莊後的廢院子，他一共聽人兩次提到的廢院子，一次是在魚家莊的大堂之中，那個魚莊主，吩咐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後的廢院子去，再一次就是那傷者——他也自稱是魚莊主——兩次說了莊後的廢院！

由此可知，魚家莊後的廢院子，一定和這一連串神秘莫測的事，有着極大的關連！

是以霍文淵格外留意打量，只見那院子的門前，足有二十來人守着，而那院子的圍墻，看來像是特別高，絕不易攀越而進！

霍文淵並未能打量多久，那四個人退了出來之後，馬車立時又駛了開去。霍文淵深深吸了一口氣，仍然躲在車廂之中，不一會，馬車駛到了馬廐之旁停下，有人卸下了馬，却並沒有什麼人到車廂中來看一下，霍文淵躲在車廂中，一直未被人發現。

他不時向外張望着，準備到了天黑才行動，可是等至天色黑了下來，他不禁叫了一聲苦！

只見整個魚家莊中，像是不知有多少敵人要打進來一樣，放眼望去，全是一隊一隊，高舉着火把，在來回巡邏的人！霍文淵看了半晌，心想事到如此，不出去探聽一下，也是不行的了！

他輕輕地推開了車廂的門，好在馬廐中黑沉沉地，並沒有什麼人，他身形一閃，跳了出來，向前急奔了幾步，來到了馬廐的一端。

這時，有一隊人，舉着火把走來，霍文淵閃身在墻下的陰影之中，那一隊人走了過去，並沒有發現他，霍文淵的身手本高，一路閃向前去，居然未被人發現，不多久，他就看到那院子的高墻了！

在院子的門前，地上插着十來支火把，似有二十個壯漢守着，但是圍墻之旁却未見有人，霍文淵繞到了院子之後，向前疾奔了幾步，便已然背靠着圍墻站定，仰頭向上望去！

絕筆留書

那圍牆足有兩丈來高，霍文淵看了一看，便握了兩支鋼梭在手，身形拔起，向牆上插去。霍文淵所用的鋼梭，乃是他在滇南時，挖掘一座古墳，所得的一百七十年玄鐵鑄成，鋒利無比，是以當他向李青花，徐虎子飛梭示警之際，長魔伸手抓梭，也着了道兒。這時，他將一枝鋼梭用力一插，梭尖便陷在牆上穩住了身子，再插第二枝梭，就那樣，一級一級，向上攀去。

不多久，他已上了牆頭，伏了下來，在牆上向下看去，只見魚家莊中，燈火閃耀，到處全是舉着火把，來回巡戈的人，霍文淵心中，暗自慶幸自己未曾被人發現，他又轉向牆內看去，就着星月微光，可以看到圍牆之內，是一個院子，可是已然破敗不堪，連幾間房屋也是東倒西塌，說不出的荒凉。

如果不是霍文淵早已看到那院子的大門外，有着極嚴密的防守，而且，也已看到彭副總管將受了傷的魚莊主，送到這裏來的話，他一定以爲那是一個廢院，心中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麼出奇之處。

但是，在經歷過那些事之後，再看到眼前的一片荒凉景像，眞使人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詫異之感。

霍文淵不由自主，屏住了氣息傾聽着，可是他却什麼聲響也聽不到。

足足過了半盞茶時，看看院子中已沒有什麼動靜了，霍文淵才湧身一躍，輕輕自牆頭之上，躍了下來，他落地之後，身形立時着地一翻，腰肢一挺，便自站直，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

當他站定之後，他才聽到，在前面那一列房屋之中，傳來了一下凄厲之極的慘叫聲。

那一下慘叫聲的聲音，並不太高，可是却像針一樣，直刺入人的耳鼓之中，使得聽到的人，要不由自主，打上一個寒戰！

霍文淵本來已經一步向前跨出，那一下慘叫聲突如其來，使他身上一陣發麻，立時又站定了腳步。院子中十分靜寂，是以那一下慘叫聲，似乎也一直在寂靜之中，蕩漾不絕，霍文淵定了定神，才依稀聽出，那一下慘叫聲，是從前面一間看來還完整的屋子中所傳出來的，而且，那聲音，聽來有點像是長魔所發出來的。

長魔乃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魔頭，他平時現身之前，總要撮聲長嘯，聲音也自駭人，但是若和這時他的慘叫聲比起來，却不知要差了多少，霍文淵心頭，忐忑不定，一時之間，決不定是不是要向前去！

霍文淵站了片刻，那一下慘叫聲已完全靜了下來，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氣，提着氣，一步一步向前

走去。霍文淵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尤其他潛龍幫，幹的是盜掘古墓的買賣，弄開古墓之後，照例先由他進入，千年古墓，陰森無比，霍文淵的心中，也從未曾有過恐怖之感，但這時，他每向前踏出一步，心內的恐懼之感，便自增加一分，當他來到了離那間屋子，還有丈許遠近之際，他感到自己整個人，就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如果不是爲了他對李青花的印象如此深刻，那樣急於想知道李青花的安危，那麼，就算他知道，江湖馳名的魚家莊，已發生了重大的變故，他也一定不會再向前去，而立時後退的了！

他略停了一停，矮着身，繼續向前接近，連他自己，也有點奇怪，他居然來到了那屋子的近前，到了窗前，他身形再矮，蹲在窗下，屋中是一片漆黑，他自然什麼也看不到。

但是，當他緊沿着窗口，蹲下身子來之後，他却可以聽到，在屋子中，一陣接着一陣的喘息聲，傳了出來，那種喘息聲，好像是由於一個肥胖之極的人，不勝負何而發出來的。

霍文淵聽了沒有多久，就聽出那是肥魔發出來的聲音，從那種聲音聽來，肥魔分明是在經歷着十分的痛苦，他不但是在喘息，而且是在呻吟！

霍文淵自然不會去關心長、肥二魔在身受什麼痛苦，但是這兩個邪道上的高手，竟會在這個廢院之中受苦，那也是他感到極度奇怪的事，他慢慢地直起身子來，手指在窗紙上輕輕一點。

隨着他手指的點出，窗紙上就出現了一個洞，他立時湊眼上去，向裏面張望着。

屋中一片漆黑，開始的時候，他什麼也看不見，只不過肥魔所發出的喘息聲和呻吟聲，聽來更加眞切，漸漸地，他看到黑暗之中，有一點黝綠色的物事，正迅速地在向窗前移動着，霍文淵還未曾想到那是什麼東西間，那一點黝綠色的光芒，已來到了窗前，也對準了窗紙上的破洞，和霍文淵的眼睛，相隔不到兩寸！

也就在那一刹間，霍文淵陡地明白了，那是一個人的眼睛，他在向內張望，那個人在向外張望！當霍文淵明白了這一點之際，他心頭的駭然，簡直是難以形容，他想立時向後退去，可是在那刹間，他只覺得頭皮發麻，身子發僵，一步也挪動不了！

霍文淵僵立着，只見他面前的窗紙，突然無聲，碎裂了開來，成了無數碎片，那些紙片，向外飄舞而出，有幾片，拂在霍文淵的臉上，竟使霍文淵感到了一陣劇痛，就像是拂上臉來的不是紙片，而是鐵片一樣。

霍文淵的心中，雖然驚駭之極，可是紙窗破碎，紙片飄拂，拂上面來，又使他感到了疼痛，這一切，霍文淵也可以想到，那紙窗是被一個內功極高的高手，以絕頂內家罡氣震碎的！

可是，他却根本沒有機會再往下想，因爲紙窗一破，他就看到了那張和他隔得極近，相距只不過幾寸的臉，那是一種白滲滲，陰森森，可怖之極，鬼怪一樣的臉，霍文淵見過各種各樣的死人，甚至見過數百年不腐的死屍，但是，只怕天底下，沒有一張臉，比眼前這張更可怕的了，更而且，那張臉是離得他如此之近！

霍文淵鼓起最大的勇氣，身形一閃，想向後退去，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一隻鳥爪也似的怪手，自窗中伸了出來。

那隻怪手的來勢，快絕無倫，自窗中一伸了出來，手指一緊，便已揑住霍文淵的咽喉。

霍文淵的武功頗高，絕不是泛泛之輩，可是他眼看那隻枯枝也似的手，自窗中伸了出來，他也從那隻手的來勢看出，是抓向他的咽喉的，可是他竟然避不開去！

他並不是沒有躲避，當那隻手，向他的咽喉抓來之際，他的身子向後一仰，眼看已經可以避開那一抓的了，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格格」一下響，那自窗口伸出來的手臂，竟突然之間，長了半尺，手指仍然像是鐵鉗一樣，鉗住了他的咽喉！

霍文淵的咽喉一被揑住，急切之間，他右手揚起，手中的那柄鋼梭，向前疾刺而出，刺的就是那怪人的面門，那一刺的去勢，也凌厲非凡，可是那怪人一張口，口中參差不齊，白森森的牙齒，用力一咬，已然將鋼梭的梭尖咬住，緊接着，霍文淵只覺得喉頭一緊，整個人已被提起來，拖進了窗子。

在那一刹間，霍文淵只想到了一點，他在想：自己遇到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什麼鬼怪，人那有那麼高的本領？然而，霍文淵也沒有機會去證實那個怪人究竟是不是人，因爲他在被提進屋子之際，只聽得他自己的身子，擠破窗框所發出來的聲音和一陣令人身心俱涼的怪笑聲，接着，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像是四肢百骸，一起散了開來一樣，昏死了過去。

×　×　×

徐虎子的臉，貼在冰涼的石台之上，他在清醒過來之後，最先的感覺，就是那一片冰涼，然後，他撐着身子，慢慢站了起來。

他扶住了石壁，喘了一口氣，古墓之中，清涼而陰森，他立時記起了所有發生過的事，他的心中，也立時只想到了一點：到魚家莊去，李青花在魚家莊出了事，自己一定要到魚家莊去！

他扶着石壁，向前走着，走出了十來步：他發

現自己已比和霍文淵發生爭執的時候，那種站都站不穩的情形，好了許多，看來霍文淵給自己服下的傷藥，十分靈效。徐虎子自然不知道，霍文淵離去，他昏了過去，躺在古墓之中，至少已有一個對時了！他不再扶着石壁，加快脚步，自甬道之中，走了出去，不多久，一股風撲面而來，他身形一矮，已出了古墓，只見星稀雲淡，是深夜時分，古墓之外，插着許多火把，有很多潛龍幫衆在，有的正在睡覺，有的則在輪值。

徐虎子到了外面，站了一站，立時有兩個幫衆，向前走來，躬身道：「徐鏢頭有何吩咐？」

徐虎子「哼」地一聲，道：「你們幫主呢？」

那兩個幫衆，面有憂色，一個道：「幫主帶着十來個本幫弟兄，到魚家莊去了，至今未回！」

徐虎子怔了一怔，道：「他去了多久？」

那幫衆又道：「足有一日夜了！」

徐虎子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心中仍然十分瞧不起霍文淵，這時他所關心的，也不是霍文淵如何，而是担心讓霍文淵解了李青花的圍，那麼，他就少了一個親近李青花的機會了！任何人到了極想得到某一樣東西時，總會變得極其自私，徐虎子也不能例外！

是以他立時道：「有健馬麼，給我一匹！」

那兩個幫衆忙道：「有！請稍待！」

他們兩人走了開去，不一會，就牽了一匹馬過來，徐虎子也不說話，自一個幫衆的手中，奪過了韁繩，翻身上馬，向前馳出。

蹄聲不絕，便馳上了官道，徐虎子想起自己和李青花一起經過這裏，李青花下車，看到潛龍幫的令牌，和他相對時的情景，心中更起了一片莫名的悵惘，他略停了一停，一直向前，疾馳了出去，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才慢了下來。

因爲他看到前面路上，有三點火光，正在迅速地向前移動着，分明是有三個人在趕夜路！

徐虎子勒定了馬，那三騎來得好快，才聽到蹄聲，人馬已然到了近前，馬上的三人，顯然也看到徐虎子，也一起勒定了馬，那三騎才一停下，徐虎子一眼便望見，三騎之中，正中的一匹馬上，騎的是一個神威凜凜的老者，那老者身形高大，比旁邊兩個中年人，足足要高出一個半頭，在他的背上，掛着一柄單刀，連鞘足有半尺來寬，七枚金光閃閃的金環，露在鞘外，徐虎子認出，那老者不是別人，正是神刀黃英傑，魯東雙雄的另一雄，就是李青花的父親李伯祺！

徐虎子一看到了黃英傑，心中不禁大喜，忙叫道：「黃老英雄！」

他一面叫着，一面便策馬迎了上去，待他馳到了近前，只見黃英傑的面色鐵青，喝道：「徐鏢頭，李姑娘呢？」

徐虎子看到黃英傑的面色如此難看，而且對他疾言厲色，他也不禁一怔。

但是他立時道：「李姑娘到了魚家莊──」

他下面的話，還未曾說出口，黃英傑便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徐虎子究竟傷勢未曾痊癒，他和黃英傑又隔得近，那一下大喝，直震得他的耳際「嗡嗡」响個不停，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而黃英傑則就在那一下大喝之際，手向背後一探，「錚」地一聲响，刀已出鞘，刀上的七枚金環，抖在手中，發出了驚心動魄地「嗆嗆」聲來，他一面抖着刀，一面又喝道：「我安排得再妥當也沒有，是你硬要保護李姑娘，如今李姑娘何在？」

徐虎子心中又急又怒，道：「李姑娘確然是進了魚家莊之中！」

黃英傑厲聲道：「我說明白了，也好叫你死了這條心，我才從魚家莊來，魚莊主說他等了一天，也未見李姑娘的踪影，你將李姑娘怎麼了，說！」

徐虎子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和江湖馳名的魚家莊莊主比，他徐虎子算是那一號的人物？神刀黃英傑自然相信魚耀的話，而不會相信他徐虎子的話的！

當徐虎子想到了這一點之際，他的心中，一陣冰涼，簡直無法再向下想去，他只得怔怔地道：「你以爲我將李姑娘怎麼了？」

黃英傑又是一聲虎吼，道：「是你見色起意，害了李姑娘！」他一言甫畢，手中的大環金刀，已然挾着勁疾的破空之聲，向徐虎子迎面砍下！

徐虎子在那刹間，別說他心中焦急驚怒紛集，根本無法還手，事實上，就算他完全未曾受傷，小心預防的話，只怕也架不住黃英傑那力可千鈞的一刀！

刹那之間，只見刀向下沉，徐虎子突然之間，只覺得眼前一黑，「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疾噴而出，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見在黃英傑兩旁的那兩個中年人，各自一聲吆喝，長劍倏出，劍成交叉，架住了黃英傑的那一刀，齊聲道：「黃老英雄且慢，徐鏢頭不是這樣的人！」

當那兩個中年人架住了黃英傑的這一刀時，刀離徐虎子的頭頂，不過寸許！

徐虎子噴出了一口鮮血之後，在馬上坐不穩，也倒栽了下來。

那兩個中年人一架住了黃英傑的大環金刀，徐虎子便自馬上跌了下來，倒令得黃英傑等三人怔了

一怔，那兩個中年人失聲道：「他已受了傷！」

黃英傑「哼」地一聲道：「李青花的武功，本就不弱，他原也沒有那麼容易，就佔了便宜去！」

聽黃英傑的說法，竟還是一口咬定，李青花不知所踪，是徐虎子玩的花樣。那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道：「黃老英雄，徐鏢頭爲人本能爽直，我看這其中，一定另有曲折，還是問清楚了的好！」

黃英傑性烈如火，一路前來，突然不見了李青花的踪跡，又打聽出徐虎子在到了地頭之後，不肯將李青花交與別人保護，仍由他護送往交前，早已認定了他不是好人，此際仍是憤然。

而那兩個中年人，爲人却十分細心，他們剛才，雙雙出劍，能架住了黃英傑的一刀，兩人的功力深厚，也由此可見，這兩人，乃是中州的大俠，合稱中州雙劍，長名柏長青，年輕的那個，叫作水澎。這兩人是師兄弟，劍術超羣，聲名顯赫，是黃英傑特地請來相助的。

這時，中州雙劍說着，便一起翻身下馬，來到了徐虎子的身邊，將徐虎子扶了起來，黃英傑仍然在馬上，氣呼呼地抖着大環金刀。

徐虎子雖然倒栽下馬來，但是並未曾昏過去，中州雙劍一將他扶了起來，他一面喘着氣，一面便道：「黃老英雄，你不能含血噴人！」

黃英傑冷笑一聲，道：「倒變成我含血噴人了，我問你，李青花呢？」

徐虎子又急速地喘了口氣，道：「我和李姑娘行到魚家莊前，魚家莊中人，便將她接了進去！」

黃英傑冷笑連聲，道：「說得倒好聽！」

徐虎子一口氣憋不過來，幾乎又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但是他却也知道，現在決不是生氣的時候，如果不將事情說明白，自己這一輩子，如何再在江湖上行走？是以他連連喘着氣，將發生的事，大畧說了一遍。

等到徐虎子說完，黃英傑仍然瞪大了眼睛，徐虎子所說的一切，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是看得徐虎子身受重傷，却又不是假的，中州雙劍沉吟片刻，道：「徐朋友，你這番話，頗難令人入信，不知有誰可以作證？」

徐虎子本來是極不願意提起霍文淵的名字來的，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却也無可奈何，是以他只得道：「潛龍幫主霍文淵，對這件事的始末，知之甚詳。」

中州雙劍一聽得「潛龍幫」三字，便已然皺起了眉頭，他們自然是和徐虎子一樣的心理，心中根本瞧不起潛龍幫，是以他們的聲音，也顯得十分勉強，道：「那麼霍文淵在何處？」

徐虎子道：「我在魚家莊前，受了傷，被他……帶了出來，據他手下說，他昨日帶着人到魚家莊去，但是至今未回！」

中州雙劍轉過頭來，道：「黃老英雄，照看，這件事，還是要到魚家莊去，才能弄得明白！」

黃英傑憤然道：「魚莊主是我數十年相知的好友，他如何會騙我！」

徐虎子氣憤難平，厲聲道：「我所說的話，若有一句是假，叫我天打雷殛，五馬分屍，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黃英傑對徐虎子所說的一切，本來是絕不相信的，但是當徐虎子罰下了如此的毒誓之後，他也不禁聳然動容，說不出話來。

中州雙劍道：「徐鏢頭，你可敢跟我們一起到魚家莊去對質麼？」

徐虎子立時道：「有什麼不敢？我本來就要到魚家莊去，去找李姑娘！」

中州雙劍不再說什麼，只是望定了黃英傑，黃英傑沉聲道：「走，再到魚家莊去！」

他是個性急之人，話一說完，一提韁繩，已然掉轉馬頭，向前馳出，中州雙劍將徐虎子扶上了馬，三馬並轡，也一起向前馳去，他們一路急馳，在路上誰也不說話，到了天色將明時分，已然來到了直通魚家莊的那一條直路口子上，只見火把閃耀，在兩旁的林子中，湧出了不少人來，爲首一個，正是彭副總管。

彭副總管領着魚家莊的莊丁，迎了上來，看到了黃英傑，像是不勝訝異，道：「黃老英雄，何以去而復返？」

黃英傑冷哼了一聲，實在，連他也說不上爲什麼去而復返的道理來，中州雙劍策馬上來，道：「彭副總管，認得這位朋友麼？」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向徐虎子一指，徐虎子看到了彭副總管，早已怒目圓睜，面色鐵青。可是彭副總管却若無其事，道：「這位朋友，可面生得很。」

徐虎子一聲怪叫，雙手緊握着拳，揑得指節骨格格亂响，若不是他重傷未愈，只怕就撲了過去！柏長青向徐虎子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別出聲，仍是面帶笑容，道：「彭總管來魚家莊多久了？我們兩人，以前曾來過幾次，却未見到閣下！」

柏長青這句話一出口，黃英傑也不禁「啊」地一聲，他來魚家莊的次數更多，最近一次，還是不過是去年的事，他以前却未曾見過這個彭副總管！

彭副總管見問，淡然一笑，道：「在下一向在關外養馬爲業，魚家莊主青睞，是以才進關來的，只不過是三個月之前的事！」

黃英傑等人，都「哦」地一聲，一時之間，也找不出什麼破綻來，可是心中的疑惑，却也不免增多了幾分，因爲像魚莊主那樣聲名顯赫的大俠，請了一個副總管，決不可能是來歷不明，絕無所聞的人！

黃英傑沉聲道：「我們要見莊主，請帶路！」

黃英傑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他這時說話，簡直已然在吩咐彭副總管了，彭副總管答應了一聲，早有莊丁自林中牽出馬來，他上了馬，帶着四人，直向魚家莊馳去，到了莊中，東方正現出了一綫曙光，一行人到了大堂中坐定，不一會，魚耀走了出來，神情訝異，一進來就道：「黃神刀，有什麼急事？」

黃英傑皺着眉，道：「魚莊主，李青花究竟是不是在你莊中，你却照實說！」

魚耀怔了一怔，道：「這是什麼話？要是李姑娘在我處，我將她吃了不成？」

中州雙劍道：「徐鏢頭說李姑娘已在貴莊！」

魚耀却像是根本不認得徐虎子一樣道：「哪一位徐鏢頭？」

徐虎子厲聲道：「不認得我了麼？」

魚耀這才轉過頭來，冷冷地向徐虎子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分明表示不認得徐虎子了！

徐虎子急怒交加，一時之間，面色變白，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黃英傑沉聲道：「魚莊主，我們和李神槍，全是多年至交，你也該知道青花的來歷，這事非同小可，絕不是隨便鬧着玩的，青花若在你莊上，快請她出來，由我送她出關去，莫躭擱了！」

魚耀攤着雙手，道：「老黃，你究竟是聽了誰的挑撥，竟這樣來責難我？」

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雖然心中有點思疑，但是也覺得單憑徐虎子的一面之詞，實在很難追究下去，是以他們也實在無話可說，就在他們悶住了無聲可出之際，突然有一個莊丁，慌慌張張，走了出來，道：「莊主，夫人自盡了，內宅亂成了一團，快請進去！」

那莊丁慌忙闖進，也未曾發現有外人，及至話說出了口，才呆了一呆。

這時，黃英傑、中州雙劍，一聽得那莊丁如此說，也大是驚訝，魚夫人也是武林世家之女，早年聲名頗著，嫁人之後，便不離魚家莊半步，是個十分賢淑的女子，忽然之間尋了短見，如何不令人驚訝？黃英傑失聲道：「嫂子何以尋了短見？」

魚耀在一呆之後，頓足道：「這，這是從何說起？各位稍待，我進去看看！」

黃英傑忙道：「我們一起去！」

魚耀道：「內外有別，各位還是留步。」

黃英傑怒道：「放屁，嫂子人也死了，還有什麼別，我又不是第一次進內宅，你是急胡塗了？」

魚耀一呆，才道：「好，大家一起去瞧瞧！」

一行人，連徐虎子在內，急急向內宅走去，不一會，到了內堂，只見僕人丫環，亂成了一團，魚耀才一走進，就有好幾個人叫道：「夫人懸了樑，還沒有解下來，唉，只怕氣絕多時了！」

假魚耀雙手一，四枚翻金錢鏢分射中州雙劍。

魚耀推開衆人，直來到臥室之中，衆人跟在後面，其時，天色已然大明，魚耀等人一走進，就看到魚夫人懸在樑上，面皮也轉黃了。

黃英傑大叫，道：「嫂子，你何事看不開？」

中州雙劍在一轉臉間，只見牆上留着八行字，寫的乃是「速葬我於莊後，我既已死，望勿再加害我夫，爾等陰謀，天衣無縫，奪利可恕，假冒我夫，壞我名譽，必遭天譴！」那幾行字，正是魚夫人的絕筆。中州雙劍看了，立時互望了一眼！

這時，魚耀已走向前去，將魚夫人自樑上抱了下來，並未看到牆上的題字，柏長青伸手在黃英傑的肩頭之上，輕輕一拍，黃英傑轉過頭來，也看到了牆上的題字，他心中陡地一動，立時道：「魚兄，你看！」

魚耀抬起頭來，當他也看到牆上的題字時，他的面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柏長青和水澎兩人，已各自散了開來，連黃英傑在內，三人已成鼎足之勢，將魚耀圍在中心。

魚耀面色青白不定，勉強乾笑着，道：「這是何意？」

柏長青一聲冷笑，道：「那還不明白麼？你不是魚耀，你是什麼人？」

魚耀苦笑着，道：「這種時候，你開什麼玩笑，我不是魚耀，却是什麼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攤開了手，作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來，可是在突然之間，只見他雙手一翻，陡然之間，金光閃耀，「嗤嗤」一連串，四枚金錢鏢，分兩邊射出，直射向中州雙劍的面門！

魚耀的這一下出手，不但快到了極點，而且，動作突兀，出人意料，中州雙劍離得他又近，實在是萬萬難以躲得過去的！

但是，中州雙劍畢竟武功極高，再加上他們在看到了牆上魚夫人的絕筆之後，心中已知道，事情蹊蹺到了極點，早已有了戒備，是以四枚金錢鏢電射而至，柏長青身形陡地一矮，兩枚金錢鏢，在他頭頂寸許處掠過，「拍拍」兩聲，釘在壁上。

而水澎手一揚，便去接鏢，柏長青叫道：「師弟小心，鏢上有毒！」

那四枚金錢鏢飛出之際，雖是金光閃耀，但是在金光之中，夾雜着一種青森森的光芒，會家眼中，一望便知，鏢上含有劇毒，是以柏長青才出聲警告，水澎立時道：「不怕！」

他那兩字才一出口，「叮」地一聲响，兩枚金錢鏢，已被水澎伸手捏住，他手指捏在金錢鏢的中心，可以看到，金錢鏢鋒銳的邊緣上，有着一重青色，正是曾淬過劇毒！

水澎一接鏢在手，立時道：「看！這是什麼人使的毒藥暗器？」

黃英傑一面抖刀出鞘，一面厲聲道：「長白飛屍！」

黃英傑是何等樣人物，可是這「長白飛屍」四字一出口，連他的聲音也不免有點異樣，他刀尖向前，指定了魚耀，魚耀的神情，反倒十分鎮定。

這魚耀一出手，發出了四枚淬毒的金錢鏢，那自然已經證明他決不是魚家莊莊主，而是假冒的了。事情在突然之間，急轉直下，發展到這一地步，在一旁的徐虎子，也不禁目瞪口呆！

黃英傑刀尖一指向前，中州雙劍的劍也已出鞘，三大高手，圍住了魚耀，衆僕人丫環，更是呆若木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那假魚耀却神色鎮定，冷冷地道：「三位既知是他老人家，他老人家正在莊上，你們還不走，莫非還要等他現身麼？」

魚耀這一句話出口，那些僕人丫環，自然不知究裏，但是闖進魚家莊來的四個人，却只有徐虎子一人，在驚恐之中，仍然面有怒容，神刀黃英傑，中州雙劍，乃是何等樣的高手，一聽之下，竟是面色煞白，驚駭之極，黃英傑的刀向前指，本來已要出招，可是在那魚耀的一喝之下，黃英傑已然伸出去的手，又緩緩縮了回來，刀尖向地，神色不定，竟像不知如何才好，中州雙劍，也是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徐虎子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怒，厲聲道：「三位，他們已經害了魚莊主，怎麼還不出手？」

他重傷未愈，氣血上湧，這時厲聲一喝，口角和鼻孔之中，都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以致他的神情，看來更是獰厲之極！

照說，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黃英傑和中州雙劍，無論如何都應該出手的了！

而事實上，他們三人，也決不是不想出手，他們已經明白了在魚家莊發生的是什麼事，在魚家莊發生的，可以說是武林之中，震天動地，駭人聽聞的千古奇案，有人假冒了魚莊主，眞的魚莊主顯已被囚，而魚夫人羞憤自盡，出了那樣的大事，像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那樣的大俠，焉有置之不理，袖手旁觀的道理？

可是，他們這時，却仍然木立不動！那是因爲「長白飛屍」這四個字，實在太駭人了！尤其當他們聽出，長白飛屍竟就在魚家莊上的時候，他們只感到背脊之上，陣陣發凉！

普天之下，能令得這三大高手，有那樣恐懼感覺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人了，而這個人，恰好是長白飛屍，那近數十年來，行踪詭秘，武功絕頂，

所向無敵的邪道之中，第一高手！一想到了長白飛屍，三位大俠的豪氣，登時挫了大半截！

黃英傑等三人呆住了不出聲，徐虎子看看情形不對，又想大聲的叫喚時，一股氣湧上來，塞住了心口，雖然張大了口，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那假冒魚耀的則冷笑着，道：「黃老英雄，這本是你們多事，要是早相信了我的話，不再回來，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麼？」

黃英傑像是想笑上幾聲，可是自他喉間發出來的那種苦澀之極的聲音，却更像是哭聲，他道：「原來……原來他……他離開了長白山，那麼，李神槍，——」

黃英傑的話還未曾講完，那魚耀已冷笑着，道：「你明白就好，你想想，神槍李英祺是何等人物，不是他老人家親臨，如何會自戕？你也不是不知道李青花的來歷，還嚕囌什麼？」

神刀黃英傑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他剛才進來的時候，對彭副總管大聲叱喝，氣勢非凡，也不失爲一代大豪的氣度。可是此際，那魚耀對他疾言厲色地申斥着，就將他當作後生小子一樣，黃英傑除了諾諾連聲之外，竟然一點反抗也沒有！

那魚耀搶白了他的話，他也不接下去說，等對方一講完，他便拱了拱手道：「他既然離開長白山，必有妥善安排，原不必我們再多事，就此告辭！」

黃英傑「就此告辭」四字一出口，中州雙劍也忙道：「後會有期！」

看來，他們三人，唯恐走慢了一步，就會遭到什麼大災禍一般！徐虎子本來就險險乎昏了過去，一看到這等情形，更是眼前陣陣發黑！

這時，黃英傑和中州雙劍三人，一面說着「就此告辭」，「後會有期」，一面身子已在向後退去，只有徐虎子仍然倚牆而立，一動不動。徐虎子自然不想退，他是想向前撲出去，只不過他身受重傷，退也沒有力道，向前撲去，更是在所不能！

黃英傑等三人，退了幾步，已到了門口，那魚耀才道：「三位現在要走？難道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麼？」

黃英傑等三人，神色本就難看，這時，更是泛上了一層死灰色。柏長青清了清喉嚨，才道：「相煩上覆，我們決不洩漏他的行踪！」

原來長白飛屍許多怪行之中，有一項極奇特別，就是最不喜歡人家知道他的行踪，除了他的幾個親信之外，若有他人知道了他的行踪，必定殺以滅口。黃英傑等三人，自然是知道這一點的！

那魚耀一聽得柏長青如此說法，便「呵呵」笑了起來，道：「要相信他人的話，實在太難了，這樣，三位也是在武林中大有來歷的人物，我也不敢自行決斷，還是請三位去見見他老人家吧！」

黃英傑等三人，本來心中極其驚駭，但是也總當自己若是什麼都不管，總還可以得個全身而退。他們的心中，也都知道，自己這一次，就算能够安然退出魚家莊去，也必然要找個人跡無法找到的去處，去避上三年五載，以免被長白飛屍忽然找上門來！可是此際，那魚耀的每一句話，都是咄咄逼人，他們是走不掉了！

一想到了這一點，他們三人，全是一般心思，刹那之間，他們都想到，那魚耀雖說長白飛屍在，但是長白飛屍却迄未現身，而那魚耀看來武功雖高，但是若是三人合力，那麼，一出手就可將之擊退，若不趁機進招，立時後退，此機一失，只怕再難出魚家莊了！

三人心思相同，互望了一眼，只不過在電光石火之間，黃英傑首先發動，一聲悶哼，大環金刀，帶起「呼」地一股勁風，迎頭劈下！

黃英傑刀一挺出，柏長青和水澎兩人，兩柄長劍，也各自帶着勁風，一左一右，疾刺而出！

他們三人，心中雖然驚駭莫名，但是他們都知道，此際出手一擊的結果，將影响他們自己的生死，是以那突如其來的一招，可以說是他們三人，畢生功力之所聚，他們本是一等一的高手，出手之迅疾，狠猛，自是不言可喻。那魚耀也是自信太過，以爲借着長白飛屍的名頭，可以令得任何人爲之懾伏，他却不知道，在一流高手之前，長白飛屍親臨，和只提及長白飛屍的名頭，其間有極大的不同之處！

他用言語，將三人逼急了，只有逼得三人急欲逃生，反向他出手！

這兩劍一刀，疾攻而到，刹那之間，那魚耀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中州雙劍的兩柄劍，劍走輕靈，後發先至，「撲撲」兩聲响，已刺進了他的雙脅，那魚耀發出了一下駭人之極的厲叫聲來，雙臂一振之下，已然將中州雙劍，各自逼開了一步！

然而，也就在那一刹那間，黃英傑的大環金刀，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劈了下來，正劈在他的前額中心，將他的頭顱，劈成了兩半！

那魚耀的頭顱一被劈開，他的面皮，便向兩旁，捲了開來，原來的臉上，戴着一個人皮面具，這時頭被劈成兩半，那面具也跟着被割開！

然而，那魚耀面上的人皮面具，雖然脫落，他的本來面目，也無法認得清了，人頭被齊中劈開，那種血肉模糊的慘狀，自不待言。

而黃英傑，中州雙劍三人的動作也眞快，他們一招得手，那魚耀臨死前的一下慘叫，似乎還在半

空之中蕩漾，他們三人，已然各自帶起一陣烈風，疾退出了門口，他們三人的退勢實在太急，撞得在門口的幾個僕人，一起向外跌了開去。

而直到他們三人退出了房門，那魚耀的身子，才幌動了一下，跌倒在地！

徐虎子勉力定了定神，在這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事，來得實在太突兀，太意外了，以致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噩夢中，他簡直無法接受，那是事實！

然而，他立即就知道，黃英傑和中州雙劍走了，他們再不會管李青花的事了，不但他們不會管，只怕普天之下，也不會再有什麼別人出頭來管李青花的事了，但是他不同，他要管，因爲他是那麼深切地愛着李青花！

徐虎子一想到這一點，只覺得熱血上湧，他陡地叫了起來，道：「長白飛屍，你在那裏，你將李青花怎麼樣了，快讓她走！」

徐虎子一面叫着，一面口中，不住地噴着鮮血，眞是慘烈之極！

而就在他叫了幾聲之際，只聽得他的身後，有人冷冷地道：「你叫什麼，我就在你的後面！」

徐虎子雖然已奔了出去，只求一死，也要使李青花得以安然，可是猝然之間，聲音起自他的背後，他也不禁全身一陣發涼！

他本是靠牆而立的，在他的背後，絕不可能有人，而他在大聲叫喚時，曾向前踏了半步，背後有了一點空隙，但就算背後有了一點空隙，要說是有什麼人，就在那一剎間，到了他的背後，那也是絕無可能的事！

然而，那陰冷的話聲，却又在他的背後傳出！

徐虎子立時轉過身去，可是當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他却並沒有看到什麼人，他只看到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如鬼似魅，一閃即逝，向門外掠了出去，去勢之快，簡直難以形容，那人影才一掠出，便聽到了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齊齊的驚呼聲！

徐虎子跌跌撞撞，向外奔了出去，門外是走廊，走廊之外是後園，黃英傑及中州雙劍三人，已然掠到了假山之前，只消身形拔起，就可以躍出圍牆了，而這其間，徐虎子只不過叫了兩句話而已，三人的身法之快，於此也可見一斑。

但是這時，他們三人却停在假山石前，並未曾再向前去，他們三人却抬着頭，望着站在假山石上的一個人，那人，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衣服。

徐虎子在乍一見到那人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離得遠，還看不淸那人的臉面，可是那人的身形，他却是記得的，那就是剛才他一轉身間，向外疾掠而出的那條灰白色的人影！

然而，那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那人竟能在如此快的時間內，趕過了黃英傑等三人，掠上了假山石！

徐虎子喘着氣，在走廊中倚柱站着，只見彭副總管也已掠到了後園之中站定，黃英傑，中州雙劍三人，各以兵刄指住了假山石上的那人，而假石上的那人，發出了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道：「怎麼，你們三人，難道還想和我動手麼？」

一聽得那人口出狂言，徐虎子的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不問可知，敢向黃英傑如此說話的，那一定是第一魔頭，長白飛屍無疑了！

只見黃英傑等三人，後退了一步，身形微矮，全神貫注，分明精神緊張到了極點，只聽得黃英傑道：「我本來就準備將青花送到關外去，你來了，那就更好了！」

徐虎子這時，心中已隱隱想到，李青花和長白飛屍這個大魔頭，好像有着什麼特別的關係，但那一定是一個極大的秘密，連黃英傑這時，也是語焉不詳！

長白飛屍仍然冷笑着，道：「你別來賣乖了，誰不知道你是怎樣的貨色！」

他一面說着，一面身形一飄，從丈許高下的假山石上，飄了下來。他向下飄來的勢子，奇特之極，就像是他整個人，只是一片枯葉，身在半空中的時候，竟像是要被風吹了開去一樣！

他一落地，中州雙劍突然怪叫了一聲，兩柄長劍，一左一右，又疾攻而出！這一招，乃是他們兩人的絕招，喚着「左右逢源」，剛才那魚耀，就是傷在這一招之下的，這時他們猝然發動，也可以說是突兀之極，可是，長白飛屍豈同等閒，他雙手一張，明明他是一雙空手，但是手伸處，已將兩柄長劍抓住！

長白飛屍一抓住了長劍，順手一抖，「拍拍」兩聲響，中州雙劍的兩柄長劍，已齊中斷折，中州雙劍兩人，身子向後疾退了開去，長白飛屍手再一揚，抓在他手中的兩柄斷劍，飛射而出，「撲撲」兩聲，刺進了中州雙劍的面門，劍光竟從腦後，直透了出來！

中州雙劍兩人後退之勢極快，而他們又是一被斷劍刺中，便立時死去的，是以兩人雖死，但是後退的勢子，仍然未止，竟又退出了七八步，方始倒地。這最後的七八步，分明是他們已然死了，再向後退出的，那情景眞是詭異可怖，到了極點，徐虎子站得雖遠，但是也覺得一股涼意，自頂至踵而生，不由自主，打了幾個寒戰！

只見神刀黃英傑，站在假山石前，一動也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樣！

要知道黃英傑絕不是等閒人物，他一柄大環金刀，出神入化，少遇敵手，他在武林中的地位也極高，這只要觀乎他能調動各路英雄，依他之命，護送李青花北上，也可見一斑了！

然而這時，徐虎子雖然看不到他的身子發抖，却聽得他手中的大環金刀上面的金環，在不住相碰，發出一連串密集的「錚錚」聲來，若不是他的手正在發抖，何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只見長白飛屍微微抬起了頭，望定了黃英傑，陰惻惻地道：「輪到你了！」

黃英傑突然大聲喘息了起來，他的透氣聲，遠在十來丈開外的徐虎子，也可以聽得到。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道：「當年的事，實實在在，與我是無干！」

長白飛屍「桀桀」冷笑了起來，他的聲音，難聽之極，他一面笑着，一面向黃英傑漸漸逼近，當他來到了離黃英傑只有五六尺之際，黃英傑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形閃動，向後疾退了開去！

黃英傑向後退出的勢子，可以稱得上快絕，一閃之下，已然退出了五六丈，可是他快，長白飛屍却比他更快！長白飛屍簡直就像是黃英傑的影子一樣，黃英傑疾退出了五六丈，還未站定，長白飛屍已在他的身前站定！

黃英傑和長白飛屍兩人，一個後退，一個逼近，等到他們的身形略凝之後，離得徐虎子也近得多了！徐虎子也直到此際，方始看淸長白飛屍那張可怖之極的臉面，那是一張看了一眼之後，令人再也不想看第二眼的臉，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却又令得徐虎子不能不圓睜雙目，向下繼續看下去！

長白飛屍一逼到了黃英傑的身前，黃英傑又發出了一聲大叫，他那一聲大叫，像是他在驚駭欲絕之下絕望的呼叫聲，又像是他已豁了出去。隨着他那一怪叫聲，刀光一閃，他手中的大環金刀，已然劈頭劈腦，向着就在他身前的長白飛屍，硬砍了出去！

那一刀，眞是又快又準，徐虎子在那刹間，心想長白飛屍避開這一刀，倒也不是易事！

可是，就在徐虎子意念未絕之際，只見刀光一閃間，人影跟着一閃，長白飛屍人已不見，由於長白飛屍的身形，實在閃動得太快，以至在一旁觀看的徐虎子，也未曾看到長白飛屍究竟閃到了何處，遑論正在動手的黃英傑了！

黃英傑一刀砍空，立時收住了刀勢，這時候，徐虎子已然看到，長白飛屍的身形一轉，已轉到了黃英傑的背後，手伸處，已向黃英傑背後抓去，黃英傑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上一挺，長白飛屍鳥爪也似的五指，已經深深陷入黃英傑的臂肉之中，緊接着，手臂向上一提，竟將黃英傑硬生生提了起來！

黃英傑人在半空之中，手脚軟垂，手中的大環金刀，也「嗆啷」一聲，跌到了地上。

長白飛屍提着黃英傑，自黃英傑的喉間，發出一陣可怕的呻吟聲來，長白飛屍冷冷地道：「你去對她將早年的事說一說！」

黃英傑額上的汗，一顆顆沁出來，汗珠不住向下滴着，甚至於可以聽到他汗珠滴在地上的聲響，他喘着氣，道：「好，我說，我去說！」

長白飛屍轉身便走，徐虎子看到這裏，實在可以說是心胆俱裂，連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那樣的高手，長白飛屍一出手，只是一招，便非死即傷，他徐虎子是什麼東西，只怕長白飛屍對着他吹一口氣，他便自了賬！

若是換了旁人，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會噤若寒蟬了，然而徐虎子的性子，却極其倔强，這時，他已然可以肯定，李青花是在魚家莊，是以他一看到長白飛屍待轉身向前掠去，立時叫道：「慢走，李青花呢？」

英雄氣短

長白飛屍的動作，何等之快，雖然只是一句話間，他已向前掠出了一丈五六，手中提着黃英傑那樣的一個大漢，速度絲毫不慢，而更驚人的是，徐虎子才一出聲，他分明是在向前掠出的，陡然之間，已經向後退來，徐虎子話才一出口，他已退到了徐虎子的身前，翻起一雙白多黑少的怪眼，望着徐虎子，徐虎子僅被他望了一眼，已然險險乎昏了過去！徐虎子幸而是靠着走廊上的柱子而立的，是以身子擺了幾擺，並未曾跌倒。

他在那刹間，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遍體冷汗直流，而在這時，彭副總管也已到了近前，只見長白飛屍臉一轉頭，向彭副總管道：「這人是誰？」

彭副總管道：「這人叫徐虎子，是他陪着李姑娘到魚家莊來的，一直在死纏不休，如今又來送死了！」長白飛屍又打量着徐虎子，像是在自言自語，道：「看來他倒對她不錯！」

他沒頭沒腦講了一句這樣的話，徐虎子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而這時，徐虎子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道：「李姑娘怎麼了？要是你已經害了她，我一定與你拚命！」

當他這幾句話出口之後，連他自己，也不禁有點疑惑自己竟有勇氣，講出那樣的話來。他話才一出口，就聽得長白飛屍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

來，道：「又是一個，倒也不錯！」

徐虎子仍然不明白長白飛屍那樣說是什麼意思，而他的心中，緊張之極，臉色煞白，口中發甜，又隱隱有血絲自他的口角流了出來。

徐虎子已準備長白飛屍向他出手，他也準備去死了，可是長白飛屍却未曾出手，仍然望着他，出乎徐虎子的意料之外，長白飛屍的聲音，竟變得和緩得多，道：「你還走得動麼？跟我來！」

徐虎子一楞，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間，長白飛屍又抓着黃英傑，向前掠了出去！

徐虎子連忙提脚向前縱去，可是他傷得重，他本意是向前縱去的，結果却是向前直仆跌了出去，若不是彭副總管及時出手，將他扶住的話，他一定要撞在欄杆之上了，彭副總管扶住了徐虎子，道：「我帶你去！」

徐虎子身受重傷，就是吃的彭副總管的虧，他本來是不要彭副總管扶的，可是，他傷得實在太重，若不是有人扶着他，只怕就要跌倒在地，是以，也無可奈何的，只是問道：「可是帶我去見李姑娘的麼？」

彭副總管只是笑了一笑，並不言語，扶着徐虎子，便向前奔了出去，奔出了幾步之後，他簡直是托着徐虎子在向前掠出的。

轉眼之間，已經來到了魚家莊的莊後，只見一道極高的圍墻，圍住了院子，正趕上看到長白飛屍，提着黃英傑，自墻上一躍而過！

那圍墻足有兩丈四五高，長白飛屍手中還提着一個人，竟一掠而過，輕功之高，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彭副總管將徐虎子帶到了門前，停了下來，道：「你自己進去吧！」

徐虎子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所在，但是他既然什麼都豁了出去，但求還能再見到李青花，倒也沒有什麼再可以害怕忌憚的了，彭副總管話一說完，就向後退了開去，徐虎子扶住了門，守在門前的大漢，替他拉了門栓，門一打開，他是整個人向前，跌了進去的。

他還未爬起身來，門已在他的身後關上，徐虎子撐起身來，向前望着，當他看到，自己是身在一個廢院中的時候，他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勉力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向前走着，走出了十來步，忽然看到長魔，迎着他走了過來，長魔看到了徐虎子，神情十分古怪，道：「徐朋友，他老人家有請！」

他一面過來，扶住了徐虎子，向前走去，不一會，進了一間屋子，那屋中一無所有，只有一張椅子，椅子上就坐着長白飛屍，而黃英傑伏在椅前，長白飛屍的一隻脚，踏在他的背上。

黃英傑還沒有死，只是他面色蠟黃，樣子極其可怕，徐虎子和長魔走了進來，長白飛屍只是冷冷地望了他們一眼，並不出聲，徐虎子也不知是吉是凶，伸手扶住了墻，也不說話。

過了片刻，只聽得又有脚步聲傳了過來，隨着脚步聲，徐虎子立時聽到了李青花的聲音，只聽得李青花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怒意，道：「說什麼我也不會相信，再對我說，也是白費氣力。」

另一個聲音却是肥魔的，他道：「好姑娘，你相信了又有什麼不好，他老人家，是當世的第一高手！」

肥魔的話說完，他和李青花兩人，已進了屋子。徐虎子在一聽到李青花聲音之際，已是高興莫名，張大了口，但是却高興得過了頭，叫不出聲音來，直到李青花進了屋，他才叫道：「青花！」

李青花一抬頭，看到了徐虎子，也極其高興，叫道：「徐大哥，是你！」

她一面叫，一面向徐虎子走來，但是她才走了一步，長白飛屍衣袖一揚，一股勁風，便將她的去路擋住，道：「你看看，這是誰！」

李青花低頭一看，當她看清了伏在地上的竟是黃英傑時，駭然之極，叫道：「黃伯伯！」

黃英傑伏在地上，本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等到李青花一叫，他才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李青花連忙俯身下去，看了黃英傑一眼，抬起頭來，滿面怒容，對長白飛屍道：「放開他！」

李青花竟用那樣的語氣和長白飛屍說話，倒令得徐虎子代她揑了一把冷汗，但是長白飛屍却並不發怒，只是怪聲怪氣，笑了一下，居然抬起了脚來，可是他雖然抬起了脚，黃英傑却仍然伏在地上，李青花忙將黃英傑扶了起來，黃英傑仍只是坐在地上，喘着氣，道：「青花！」

李青花又急又驚，道：「黃伯伯，這怪人是什麼人？怎麼你不和他動手？」

長白飛屍聽得李青花那樣說，「哈哈」笑了起來，黃英傑長嘆了一聲，道：「青花，我不是他的敵手，他是天下第一高手，長白飛屍。」

李青花雖然沒有什麼武林閱歷，但是只要是學武之人，長白飛屍的名字，是一定聽說過的，李青花一聽之下，不禁全身發涼！

黃英傑又喘着氣，道：「青花，你不必害怕，他，他不會傷害你的。」

李青花又向長白飛屍看了一眼，每一次看到他的那張怪臉，李青花總禁不住要打一個寒戰，這時，她聽得黃英傑那樣講，不禁一呆，說道：「爲什

麼？」

黃英傑的聲音更苦澀，道：「青花，他……他是你的父親！」

這句話一出口，長白飛屍面有得色，望定了李青花，而李青花則如同頭頂之上，忽然响起了一個霹靂一樣，一時之間，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徐虎子也是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只不過徐虎子心中的驚訝，無論如何，不如李青花之甚，因爲他早已知道了一些蛛絲馬跡，知道李青花和長白飛屍之間，一定有着極其神秘的關係，但是他也無論如何想不到，李青花竟會是長白飛屍的女兒，這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但是，黃英傑又的的確確，如此說法！

長白飛屍道：「你詳細說給他聽！」

李青花在這時，仍然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定定地望着黃英傑。黃英傑嘆了一聲，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我和你爹——」

他才講到這裏，長白飛屍便厲聲道：「你說話可得小心一些！」

黃英傑忙改口道：「我和李伯祺——」

黃英傑才講了一句，李青花便尖叫了起來，道：「那就是我爹！」

黃英傑的處境，十分爲難，長白飛屍又道：「你說下去，我再說一次，你講話可得小心些！」

黃英傑額上汗珠滾滾而下，他喘了幾口氣，道：「青花，那時，他……」

黃英傑向長白飛屍望了一眼，顯然他講的就是長白飛屍了，他略頓了一頓，又道：「那時，他正在練一門奇功，自己將自己禁閉在長白山天池附近的一個山洞之中，我們想趁機將他除去，揚名天下！」長白飛屍一聲冷笑，道：「趁人於危，這就該死了，再說下去！」

黃英傑嘆了一聲，道：「可是我們到了那山洞之前，他早有佈置，門下五大弟子，齊在洞口守衞，我們兩人力戰之下，雖然將對方五人打敗，殺了其中四個，但是我們已身受重傷！」

黃英傑在說的時候，語氣十分沉緩，而李青花的神色，一直像是不願聽黃英傑的話，她一直在搖着頭，而且口唇挪動着，像想要否定黃英傑的話。

但是，黃英傑却是她從小就極其敬仰的人，黃英傑所講的話，是她萬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但是要她全盤否認，她却也難以做得到！

長白飛屍又催道：「再向下說啊！」

黃英傑也不抹汗，任由汗珠順着他的臉頰，大顆大顆地落在地上，他又道：「剩下的一個，青花，就是你的母親，她也受了傷，但是傷勢却比我們輕，我們眼看事情難成，已然準備逃下山去，但我們一走，她却追了上來，一直追近到山脚下，我們兩人，合力將她制住，你爹……不，李伯祺忽然不許我殺她，竟將她帶到了家中，一個月後，就娶她爲妻。」

李青花尖聲道：「我爹怎會做那樣荒唐事？」

黃英傑嘆了一聲，道：「青花，你媽當年，和你一模一樣，更有一份你沒有的艷采，足以令得任何男人動心，你自己也足以使得人爲你不顧一切，只不過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黃英傑這幾句話一出口，徐虎子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定了李青花。黃英傑的那幾句話，可以說是直說進了他的心頭之中！

可是，李青花却全然未曾注意到徐虎子望着她的眼神，因爲她的心中，亂到了極點！

李青花胸脯起伏着，道：「那也不算什麼，怎會我變成是這個……這個……」

她本來是想說「這個怪物」的，但這時她心情之激動，竟將「怪物」兩字，實在難以形容她心中對長白飛屍的憎恨，是以講到了一半，便未曾再向下講去。

但是黃英傑却已知道她的話是什麼意思，李青花是在說，她和長白飛屍沒有什麼關係。黃英傑長嘆了一聲，道：「半年之後，你便出世，當時我心中便有些疑惑，有一次，在酒後，我以此相詢，李伯祺才道出了其中的大秘密，他說，你媽名是……他的女徒，實則是他的寵姬，在被我們擄下山時，早已有孕了！」

黃英傑講到這裏，李青花只覺得一陣頭眩，險險乎昏了過去，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這一切，若是經由另一個人的口中說來，她根本連考慮也不考慮，只當那人是在胡言亂語，但是這樣的話：偏偏出自神刀黃英傑之口！

這時長白飛屍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道：「你們將她的母親怎麼了？」

黃英傑搖着頭，道：「李伯祺對她，一直呵護備至，但是在青花兩歲那年，她已死了！」

長白飛屍厲聲道：「她一定是離開了我，鬱鬱不歡而死，她是被你們殺死的！」

長白飛屍說到最後一句時，聲如雷霆，震得人耳際嗡嗡直响，而他的臉色，也變得難看之極。

長白飛屍那樣說，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他臉容如此可怖，若說有什麼女子，因爲離開了他，而鬱鬱不歡致死，的確難以使人相信。

但是，從黃英傑口中的敘述來看，當時他和李伯祺已受了傷，仍被追下山來，可知那女子對長白飛屍，的確是十分忠心的了。

在長白飛屍的厲喝聲，漸漸消失之後，屋子中登時靜了下來，只有黃英傑的喘息聲。李青花在突然之間，尖聲笑了起來，道：「黃伯伯，你講得雖然精采，但却有一個極大的破綻！」

黃英傑苦澀地笑着，道：「我只是照事實來說，何破綻之有？」

李青花尖聲地笑着，從她的笑聲聽來，她顯然有點反常，她道：「長白飛屍難道練那門功夫，足足練了二十年，所以到今天才來找你們算賬？你究竟有何用意，不妨直說！」

黃英傑聽得李青花那樣責問自己，他只是長嘆一聲，並不出聲，因爲關於這一點，黃英傑自己也不明白。當年，他們帶了長白飛屍的女弟子下山，李伯祺又惑於美色，不顧一切，娶之爲妻，黃英傑早就知道，這件事一旦洩漏出去，他們兩人都不得了，一直在提心吊胆，可是担心了幾年之後，人也死了，長白飛屍也早已下山，一點也沒有什麼異樣，他才漸漸放下心來。

而李伯祺在妻子死後，明知李青花不是自己的女兒，但是他對李青花，却也鍾愛備至，黃英傑也一直不明白，何以事情竟平靜地過了二十年之久！

而當事情發生之前兩天，黃英傑就曾聽人說起，長白飛屍在這條道上出現，當時，黃英傑的心中，便打了一個突，連夜去見李伯祺，李伯祺的態度，却十分淡然，他表示自已早已在準備長白飛屍來到，長白飛屍一到，他必然自盡謝世。

到了第三天，李青花一早出去打獵，黃英傑和李伯祺在堂中閒談，遠遠聽到了長白飛屍的尖嘯聲，傳了過來，李伯祺便立時叫黃英傑離去，是以長白飛屍找到了李伯祺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也不知道，他只是立時離開，在半路上截住了李青花。

黃英傑不知道長白飛屍和李伯祺見面之後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兩點，他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李伯祺必然對李青花的身世，告知長白飛屍，也知道李伯祺必然難逃一死！

所以黃英傑也知道，長白飛屍一定會找尋李青花，他待李青花，也如同女兒一樣，實在不願李青花和長白飛屍這種窮兇極惡的怪物在一起，是以他才安排李青花到關外去，他當時所想的是，長白飛屍自關外來，必然想不到李青花會在關外，那就可以避免李青花被他找到了！

却不料長白飛屍的行動極快，黃英傑却要別人代送李青花，事情勢難保密，長白飛屍先一步佔據了魚家莊，着人假扮了魚莊主，將魚莊主打成了重傷，等着徐虎子和李青花來到魚家莊時，不費吹灰之力，將李青花騙到了莊中，與她見了面。

長白飛屍一和李青花見了面，就對李青花說自己是她的父親，但是李青花說什麼也不信，直到此際，黃英傑講出了往事，李青花仍然不信！

當時，黃英傑對李青花的責問，一聲不出，長白飛屍却道：「孩子，這其中的曲折，你自然不知！」李青花面色煞白，仍在不斷搖頭。

長白飛屍又道：「我在半年之後，便練成了那門奇功，可是守關的五個人，四死一失踪，我只當你媽也死了，好不傷心，也一直不知來犯的是什麼人，因爲我當時根本未曾見過他們，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明查暗訪，但是直到最近，才聽得人說，李伯祺早死的妻子，是從關外來的，再經我派人嚴查，方知究裏，但已然過了二十年光陰，你也長大成人了！」

李青花不信地喘着氣，不論她心中如何不願意承認眼前的一切是事實，但是她心底深處，却也知道，事情眞是那樣的！

她心中一陣劇痛，陡然之間，轉身向外而奔，長白飛屍叫道：「孩子！」

可是長白飛屍只是叫了一聲，並沒有阻攔她，李青花疾奔出了房間，她已經知道，她是無力逃出這個院子去的，她只是想找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躲起來，好好靜靜地想一想！

她一直向前奔着，奔到了一座圯起了一大串的假山石前，她才停了下來，雙手抱住了頭，她實在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可是她却睜着眼，一點眼淚也沒有。

她對自己的母親，根本一點印象也沒有，但是她却一直記得李伯祺對她的鍾愛，忽然之間，事情有了那樣的變化，對她而言，無異是晴天霹靂！

在李青花走了之後，徐虎子扶着墻，向門口走了幾步，他看到李青花向前奔去，但是他却沒有追出去的氣力。只聽得長白飛屍道：「黃英傑，你還想活下去麼？」

黃英傑喘着氣，道：「青花不肯認你爲父，你若殺了我，她更恨你了！」

徐虎子聽得黃英傑那樣說法，倏地轉過身來，剎那之間，他心中對黃英傑生出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卑視，忍不住冷笑一聲，道：「死就死了，哀求有什麼用？」

黃英傑神色愁苦，汗水仍在不斷沁出來，長白飛屍一抬頭，道：「好，說得痛快！」

黃英傑像是知道自己已萬無倖理了，是以他長嘆一聲，閉上了眼睛，而就在他閉上眼睛的那一剎那，長白飛屍手起掌落，一掌已向黃英傑的頭頂拍落！

黃英傑站着，身形又高，長白飛屍坐着，本來一掌是絕拍不到黃英傑的頭頂的，但是長白飛屍手才一揚起，就帶起一股勁風，將黃英傑的身子，扯得向前一跌，長白飛屍一掌落下，恰好擊在他的頂門之上，「撲」地一聲，黃英傑已軟癱在地！

徐虎子曾親見長白飛屍以絕頂武功殺中州雙劍，此時再看到黃英傑死在長白飛屍的手下，反倒不覺得奇怪了，只見黃英傑軟癱在地，面皮漸漸轉變，分明是一中掌便已死去，徐虎子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望定了長白飛屍，長白飛屍居然向他笑了一笑道：「現在你已知道，青花是我的女兒了！」

徐虎子冷冷道：「我相信黃老英雄的話，但是你對她無一日養育之恩，她必然不會認你爲父！」

長白飛屍的面色，陡地一沉，徐虎子不由自主，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長白飛屍怒道：「她是我的女兒，怎容她不認？」

徐虎子性格也是眞倔强，他仍然冷笑着，道：「那麼，她何以奔了出去？」

長白飛屍道：「事情突如其來，她自然要好好想一想，一想通之後，我們自然父女重聚了！」

徐虎子望定了長白飛屍，他和李青花在一起已非一日，自然知道李青花是怎樣的人，他知道長白飛屍一廂情願的想法，必難實現。

但是，他却並沒有多想下去，他只是在想自己，李青花的身世已明白了，秘密已然揭開，那麼，自己怎麼辦呢？自己對李青花有着如此深切的摯情，但現在看來，這個摯情，必然沒有着落了！

他想到這裏，不禁嘆了一聲，長白飛屍忽然又道：「我女兒倒不錯，除了你之外，還有一個小伙子，爲她不辭生死，前來窺秘！」

徐虎子心中陡地一動，他知道，長白飛屍所說的那個小伙子，一定是霍文淵！

他剛想問霍文淵怎麼了，可是長白飛屍立時又道：「這小伙子，也和你一樣，倔强得很，說什麼也不肯道出他是什麼人來！」

徐虎子本來已想說出霍文淵的名字來了，但是接着，他心中一動，却未曾講出來，只是道：「他怎麼了？」

長白飛屍「呵呵」笑了起來，道：「我女兒有人喜歡，我自然高興，反正他逃不了，我由得他在這院子中，自由來去，我們父女重會，她年紀也不輕，在你們兩人之中，我擇一個女婿倒也不錯！」

徐虎子聽到這裏，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和長白飛屍能攀上這重關係，那倒還不放在徐虎子的心上，但如果能娶得李青花爲妻，那却是他蘊藏在心中的，最最强烈的願望！

長白飛屍瞪定了徐虎子，道：「那倒要看看你們兩人，誰能令她心誠悅服，認我是她的生身之父了！」

徐虎子心向下一沉。在他眼前的，是武林中最大的怪物，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武功高絕的怪物，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現在在他的心中，是不是能得到自己女兒的承認，分明比他是不是能稱霸武林，更來得重要！

長白飛屍講完了那句話，盯住了徐虎子，顯然是在等着徐虎子的回答，徐虎子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我……我……」

他一連講了三個「我」字，却未曾再向下講去，徐虎子自從和李青花在一起之後，對李青花的感情，可以稱得上是刻骨銘心，這一點，觀乎他不避生死，幾番闖進魚家莊來，便可知究竟了，而且，他爲了要能和李青花長相厮守，竟曾在半途中，不惜與長魔，肥魔這兩個邪道高手妥協，可知他情感深切，已有點不擇手段了！

但是這時，他對於長白飛屍的要求，仍然覺得難以答應下來。

那是因爲他看出，李青花實在不會願意認長白飛屍爲父，自己若是以此相勸，只怕弄巧反拙，令得李青花從此再也不理睬自己！

徐虎子這時，所考慮，所猶豫的，還不是因爲長白飛屍是一個老怪物，大魔頭，李青花和他在一起，決不會有什麼好處，而想的是他只要一開口，李青花可能根本就此不理睬他！

長白飛屍看到徐虎子猶豫不決，冷笑一聲道：「你要定主意，可得快些，別再三心兩意，那另一個小伙子，看來人才比你好，也比你靈活得多！」

徐虎子一聽得長白飛屍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來，不禁心中大是焦急，手心之中，也在隱隱冒汗，不由自主，喘起氣來。

長白飛屍不知道那「另一個小伙子」是什麼人，但是他却是知道的，他知道，那一個，是潛龍帮主霍文淵，不論徐虎子的心中，多麼瞧不起這個「盜掘墳墓的沒出息小子」，但是他却也無法不承認，霍文淵手度翩翩，遠在他自己之上，而且，李青花對他的印象不惡，他對李青花也像是大有意思，如果自己不開口，讓霍文淵說服了李青花的話，豈不是糟糕？

他一想到了這裏，立時鼓起了勇氣，道：「我……我去試試！」

長白飛屍一聽，得意地笑了起來。

長白飛屍一面笑，一面伸手一彈，「拍」地一聲，彈出了一粒米紅色的丸藥，直奔徐虎子的口中，徐虎子講到「試試」的「試」字，本來是一個閉

口音，可是那顆丸藥彈到，帶起一股勁風，令得他不由自主，張開口來，那顆丸藥，也就到了他的口中。

從那顆丸藥飛來的勁疾勢子看來，一到了他的口中，怕不要自他的喉嚨之中，直穿了出去，徐虎子心中，也不免一驚，但是，長白飛屍的功力之高，的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隨便一彈，內力便拿揑得恰到好處，那顆丸藥所帶的勁力，足以令得徐虎子張大了口，然而丸藥一到了徐虎子的口中，力道立時消失，徐虎子只覺得那顆丸藥溶了開來，其味辛辣無比，令得他在刹那之間，把不住劇烈發起抖來。

他一面發抖，一面顫聲問道：「你……你給我服了些什麼……那麼……難吃？」

長白飛屍冷笑道：「不知好歹的東西，這是一顆紅龍丸，服了可以令你在一個對時之內，傷勢痊愈，强筋壯骨，多少人求還求不到哩！」

徐虎子一聽，心中也不禁又驚又喜，長白飛屍的「紅龍丸」，乃是將長白山絕頂，一股飛瀑之下，所產的一本七色靈芝製成，那是武林中人，盡人皆知的事。而且，武林中人還傳說，長白飛屍在發現那本七色靈芝之後，因爲覺得它還幼嫩，未曾立時採擷，日日以熊血灌溉，成熟之後，又以百副熊胆揉合，總共才製了二十七顆紅龍丸，自己竟服了一顆，那實是天大的喜事了！

他呆了一呆，道：「多謝厚賜！」

長白飛屍道：「不必客氣了，你試運一遍眞氣，就可以行走，還不快到院子中去找青花？」

徐虎子立時盤腿而坐，運轉眞氣，約莫過了兩盞茶時，他面色已漸漸紅潤，眞氣運轉一個大週天之後，他一挺身，站了起來，向外便走。

當他離開那間屋子的時候，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在想，如何才能對李青花啓口，叫她承認自己的身世，那麼，自己也可以和她長在一起了！

徐虎子低着頭，向前走出了兩三丈，才抬起頭來，那院子之中，仍是一片荒蕪的景像，看了使人的心頭，有一種異樣的不舒服之感。

徐虎子呆了片刻，見四周圍並無人影，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叫道：「青花！青花！」

可是他的叫聲，只引起高牆上的陣陣回聲！

李青花在飛身奔出之後，直來到了一座傾圮了大半的假山之前，淚水已如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她要逃走，她決不能再留在院子之中，她親眼看到了黃英傑的死，親耳聽到了黃英傑對她講的話，那刺激實在太大了，她要離開這裏，離得長白飛屍越遠越好！

她抬起頭來，高聳的圍牆，就在她的眼前，那圍牆若是未曾加高過，李青花要越出去，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是這時，牆高兩丈以上，李青花要是能越出去的話，她早已經走了！

在淚眼中看來，圍牆似乎更高，高得直上天際，老高的圍牆，又像是要向着她壓下來一樣，令得她連氣都喘不過來——事實上，當她一想到自己竟會是長白飛屍的女兒時，她就有連氣也喘不過來的感覺！

她也明知黃英傑所講的，一定是事實，而這時，她並不是不承認這是事實，而是她一定要逃避這個事實！

她的淚水，下得更急，怔怔地站在假山石前，對着圍牆，她一動也不想動，過了好久，才聽得有人在叫道：「青姑娘！青姑娘！」

那聲音十分低，但是這聲音却也十分熟，那是霍文淵的聲音！

霍文淵那天，千方百計，混進魚家莊，進了這院子，結果，才一在屋外窺伺，便爲長白飛屍發覺，自然手到擒來，霍文淵不論長白飛屍如何逼問，都不肯說出自己是什麼人，只說自己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但是爲了救李青花，是以冒險前來的。

霍文淵以爲，自己一定要遭長白飛屍毒手的了，却不料長白飛屍並不殺他，也不禁錮他，這倒令得霍文淵不明白長白飛屍，是什麼意思。

他哪裏知道長白飛屍認定了李青花是他的女兒，看到有小伙子對李青花如此盡心，心中非但不怒，反倒十分高興，他肯將珍若性命的「紅龍丸」，給徐虎子服食，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在這個院子中，霍文淵和李青花，也曾見過幾次，霍文淵約畧將自己如何混進來的情形，對李青花說過，兩人也曾提及，一路之上，霍文淵鋼梭示警的事，但是他們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因爲長肥二魔，終日陪着李青花，這時，李青花聽得霍文淵在叫她，她轉過身來，看到霍文淵就站在他的身後，她本來還只是在飲泣，但是一看到了霍文淵，不禁悲從心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便伏在霍文淵的肩頭之上。

霍文淵忙道：「青姑娘，剛才好像又有人來過了！」

李青花抽噎着，道：「是，是神刀黃伯伯！」

霍文淵吃了一驚，忙道：「他來了，只怕他也不是長白飛屍的敵手！」

李青花低着頭，道：「他……死了，他臨死之前，說我的確是長白飛屍的女兒！」

霍文淵的神色，在那一刹間，變得難看到了極點，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李青花仍在哭着，過了半晌，霍文淵才低聲道：「那……你準備怎樣？」

李青花深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她的神情異常堅決，道：「我知道黃伯伯所說的事是眞的，但是我如果不能逃走，我就寧願死去！」

李青花的話，令得霍文淵的心頭，突突跳了起來，他一伸手，握住了李青花的手，他的動作，雖然來得突兀，可是李青花從他的神情上，看出他一定有十分重要的事告訴自己，是以她也不掙扎。

霍文淵低聲道：「青姑娘，我趁人不覺，已掘了一道地道，我本是掘墳墓的人，這條地道，可以通出圍牆之外，你可能跟我一起逃走麼？」

李青花的心頭，也突突地跳了起來，她少女的敏銳的感覺，自然可以明白，霍文淵所說的「可以跟我一起逃走麼」這句話，還有別的意義，決不是眞的和他一起逃走，那麼簡單！

她覺得臉上很熱，她的聲音，也低得幾乎聽不見地道：「你和我一起逃走，長白飛屍必然普天下找我，連累了你也不能安樂。」

霍文淵將李青花的手，握得更緊，也低聲道：「可是，我却能與你在一起！」

李青花抬起頭來，和霍文淵四目交投，凝望了片刻，點了點頭。

這時候，他們兩人，心神交馳，全然未曾留意身邊的事，也未曾發現徐虎子就在他們兩丈開外的一株樹後，站了很久，看了他們很久！

等到霍文淵和李青花兩人，繞過假山，向前走去的時候，徐虎子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他不但看到，而且，聽到了霍文淵和李青花的交談，他知道，李青花是不屬於他的了，他完全沒有希望了！這個打擊，令得他眼前陣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他知道，霍文淵是帶着李青花，從地道逃走了，他只要開口一叫，便立時可以阻止他們！

徐虎子也已經張大了口，可是他却沒有發出聲音來，李青花既然心不屬他，那麼，他就算將李青花留在院子中，又有什麼用處，而且，李青花剛才的話是說得那樣堅決，她要是不能離去，就是死！

徐虎子深愛着李青花，他知道自己不論怎樣，都將痛苦一生，那絕不能再去害李青花了！

徐虎子也知道，長白飛屍全然不提防他們會逃走，他們的逃亡，一定可以成功，從此之後，他們兩人，一定隱名埋姓，長相厮守了，徐虎子抬起眼來，還可以看到李青花和霍文淵兩人的背影，但是迅速地，兩人便已轉過了屋角，看不見了！

這時，饒是徐虎子是一等一的倔强漢子，他的心中，也不禁一陣心酸，眼角中滾下了淚來，正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 × ×

霍文淵和李青花逃走了，當長白飛屍知道了這一點時，怒發如狂，幾乎將魚家莊拆成平地，長肥二魔，全部在他怒氣勃發時，死在他的掌下，他又逼着徐虎子，去召集天下武林人物，在魚家莊大會，聽他號令，一定要將李青花和霍文淵找出來。

徐虎子像是他整個人都不屬於他自己一樣，長白飛屍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倒成了最聽長白飛屍的話的人，長白飛屍召集了武林正邪各派高手近千人，他只是咆哮了幾天，許下了許多諾言，務求能找到李青花和霍文淵兩個人。

可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却是音訊全無，天下之大，要找兩個存心隱匿起來的人，那眞是談何容易之事？長白飛屍在魚家莊，足足住了兩年，鬧得天翻地覆，但是仍然沒有一點結果。

那一天黃昏時分，他對着夕陽，徐虎子立在他的身邊，長白飛屍忽然長嘆了一聲，道：「青花走了，他不要你，也不要我，可恨我竟一直不知道她是跟誰走的！」

徐虎子只是木然道：「我也不知道！」

長白飛屍道：「我要回去長白山去了，你跟我去不？」

徐虎子仍是木然道：「我根本無處可去！」

長白飛屍迎着夕陽，大踏步向前走去，徐虎子便跟在他的身後；霍文淵和李青花兩人，隱名埋姓，自然過得很好，但是他們兩人，却也不會想得到，他們能够逃出那院子，全是因爲徐虎子深愛着李青花，所以當時，眼看他們離去，而未曾叫出聲來的原故！

（全文完）

下期預告

路見不平故事集之二：

「絕處逢生」

浪客·著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匹夫之勇也。路見不平，視若無睹，非眞君子也。路見不平，袖手旁觀，必遭天遣也。路見不平，趁火打刦，死有餘辜也。朋友：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你將採取什麼態度呢？請參閱本刊下期發表之「絕處逢生」，便能令你有所適從。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蝶對孟星魂還不完全瞭解，却已愛上了他。這種情感來得實在太快，太猛烈，連她自已都幾乎不能相信。但這感情却又如此眞實，令她不能不信。於是她給了他。他也給了她。孟星魂雖然瞭解小蝶的處境，但却無法不嫉妒。只要有愛，就有嫉妒，是以孟星魂在小蝶要離開他的時候，嫉妒使他身子發抖，摑了她，而也爲她流淚！這就是愛情。有痛苦，也有甜蜜，是有種無法解釋，莫名其妙的黏力。本來是天南地北毫無關係的人，但一見了面就忽然黏在一起，分也分不開。孟星魂和小蝶正是如此——

第二章

得償心願死也甜

（一）

凌晨。

孟星魂站在小路旁，從薄霧中看過去，依稀可以看到一棟小小的屋子，褚紅色的牆，暗灰色的屋頂，建造得很精緻。

屋子外有個小小的花圃，有幾簇花正盛開，却看不出是茶花？還是秋菊。

聽不見聲音，也看不見人，窗子裏彷彿有盞孤燈還未熄滅。

昨天晚上一定有人在屋子等，等得很遲。

小蝶痴痴的看着這窗子，良久良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現在的家。」

孟星魂道：「現在的家？你以前，還有過別的家！」

小蝶道：「嗯。」

孟星魂也嘆了口氣道：「你的家倒眞不少。」

小蝶笑了笑，道：「其實只有一個，現在這地方根本不能算做家。」

孟星魂道：「你爲什麼不要以前那個家了？」

小蝶笑得很凄凉，道：「不是我不要它，是它不要我。」

她似乎不願再提以前的事，立刻改變話題，道：「就因爲這地方根本不能算是家，所以我才一直不願你送我回來。」

孟星魂道：「現在你爲什又要我送你回來。」

小蝶道：「現在我反正什麼都不在乎了，而且

，我也想要你看看……」

孟星魂道：「看什麼？」

小蝶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溫柔，緩緩道：「看一個人，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喜歡他。」

孟星魂的臉色變了，咬着嘴唇，道：「我想……還是不要看的好。」

小蝶瞟了他一眼，笑道：「你以爲我要你來見那個人？」

孟星魂道：「不是？」

小蝶道：「當然不是，非但你不願看他，我以後也永遠不想再見到他。」

孟星魂道：「他現在……」

小蝶道：「他現在絕不會在這裏。」

孟星魂道：「那麼你帶我來看誰？」

小蝶沒有回答，拉起他的手，和他並肩走上了花圃間的小路。

很靜，靜得幾乎能聽得見花瓣開放的聲音。

他們慢慢的走在鋪滿了細碎石子的路上，屋子裏竟立刻有人聽到了他們的腳步聲。

一個孩子的聲音叫着道：「是不是娘娘回來了，寶寶要出去看看……寶寶要出去看看……」

門開了，一個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拉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走了出來。

這孩子圓圓的臉上也滿是睡意，用一雙又白又胖的小手揉着眼睛，一看到小蝶，立刻笑着，跳着，掙脫了那小姑娘，張開雙手奔過來，叫着道：「娘娘回來了，寶寶想死你了，娘娘抱抱寶寶。」

小蝶也甩開孟星魂的手迎上去，道：「寶寶乖，乖，快來給娘娘香香臉。」

她緊緊抱起了孩子，像是再也捨不得放開。

那小姑娘的眼睛裏已無睡意，正吃驚的瞪着孟星魂。

孟星魂扭過頭，心裏亂糟糟的，也不知是甜？是苦？是酸？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發現小蝶抱着孩子站在他面前，用一雙充滿了柔情的目光凝視着他，道：「寶寶叫聲叔叔。」

孩子笑得像天使，立刻叫道：「叔叔……這個叔叔乖不乖。」

小蝶柔聲道：「當然也乖，跟寶寶一樣乖。」

孩子道：「叔叔乖乖，寶寶香香臉。」

他張開一雙小手，撲過去抱住孟星魂。

孟星魂忽然覺得胸中一陣熱血上湧，熱淚幾乎已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他伸手接過孩子，抱在懷裏。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孩子。他忽然希望抱的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又開始在痛。

小蝶看着他們，目光更溫柔，又不知過了多久，一粒晶瑩的淚珠慢慢自眼角流落，滾下面頰。

她悄悄拭乾淚珠，柔聲道：「外面好冷，寶寶先跟姐姐過去好不好。」

孩子的笑臉立刻不見了，幾乎快哭了出來，道：「娘娘又要出去嗎？」

小蝶道：「娘娘不出去——娘娘陪叔叔說幾句話，就進去陪寶寶。」

孩子道：「娘娘不騙寶寶。」

小蝶道：「寶寶乖，娘娘怎麼捨得騙寶寶。」

孩子立刻又笑了，從孟星魂身上溜下來，笑道：「寶寶乖，寶寶先進去，娘娘就喜歡……」

他雀躍着奔進去，又往門外面探出頭，向孟星魂搖了搖手。

孟星魂也搖了搖手，也想笑笑，但一張臉却似已痲木僵硬。

等孩子走進去，小蝶才轉過臉來望着他。

孟星魂勉强笑了笑，道：「這孩子的確很乖，很可愛。」

小蝶慢慢的點了點頭，悽然道：「很乖，很可愛，……也很可憐。」

孟星魂長長嘆息一聲道：「的確也很可憐。」

小蝶垂下頭，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回來了吧。」

孟星魂點點頭。

小蝶的聲音哽咽，嗄聲道：「他已經沒有父親，我不能讓他再沒有母親。」

孟星魂道：「我明白。」

他當然明白，世上也許再不會有別的人比他更明白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是多麼可憐，多麼痛苦。

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少次在半夜中被噩夢驚醒，醒來時已滿面淚痕。

小蝶黯然道：「無論父母做錯了什麼，孩子總是無辜的，我實在不忍讓他痛苦終生。」

孟星魂雙手緊握，痴痴的怔了半晌，忽然道：「我該走了，你……你也不必送我。」

小蝶幽幽道：「你就這麼樣走？」

孟星魂道：「你不忍，我……我也不忍……你留在這裏雖痛苦，但走了一定會更痛苦。」

他轉過身，小蝶却又將他拉回，凝注着他，道：「你不能走，我還有話說。」

孟星魂道：「你說，我聽。」

小蝶目光移向遠方，道：「你當然知道這孩子就是那個人的。」

孟星魂道：「嗯。」

小蝶道：「我發現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我眞恨，不但恨那個不是人的人，也恨自己，恨這孩子，我甚至下了決心，一等他生出來就把他淹死。」

孟星魂在聽着。

小蝶道：「但等他生下來後，我第一眼看到他，看到他那張紅紅的，醜醜的小臉，我心裏的恨就變了愛。」她聲音如在夢中，慢慢的接着道：「我看着他一天天長大，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可愛，我抱着他餵奶的時候，也會感覺出他吸得一天比一天更有力，我忽然發覺只有在這時候，我才會暫時忘記自己的煩惱和痛苦。」

孟星魂低低咳嗽了幾聲，若不咳嗽，他熱淚又將奪眶而出。

小蝶道：「那時候我才知道我這一輩子是絕不能離開他的了，他雖然需要我，我更需要他，爲了他，我什麼痛苦委屈都可以忍受，我已決心忍受一生。」她黯然長嘆，接着道：「因爲我既然捨不得孩子，就不會有勇氣離開那個人，那個人自己當然也知道，所以他從未想到我會反抗，會改變。」

孟星魂道：「你……你變了？」

小蝶道：「我的確變了——若沒有你，我也許永遠不敢，可是你給了我勇氣，我才敢下決心——下決心離開他！」

孟星魂的眼睛忽然明亮，道：「你……你眞有這決心？」

小蝶面對着他，道：「我只問你，你要不要我？要不要我的孩子？」

孟星魂忍不住擁抱起她，柔聲道：「你說過，孩子是無辜的……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小蝶道：「眞的？」

孟星魂道：「當然是眞的。」

小蝶道：「我們以後也許會遇到很多困難，很多痲煩，你會不會後悔？」

孟星魂道：「絕不後悔！死也不後悔。」

小蝶道：「死也不後悔？」

孟星魂道：「只要已活過，死又何妨？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算活着。」

小蝶「嚶嚀」一聲，撲入他懷裏。

兩個人緊緊擁抱，整個世界彷彿都已被他們抱在懷裏。

風輕輕的吹，霧輕輕的散，花輕輕的散發着芬芳。

小蝶忽然道：「你喜不喜歡蝴蝶。」

孟星魂道：「蝴蝶？」

小蝶道：「嗯，蝴蝶，我喜歡蝴蝶，因爲我覺得有些人的命運就跟蝴蝶一樣，尤其是我。」

孟星魂道：「你？」

小蝶道：「有一天我發現我的丫頭將一隻蝴蝶捉來夾在書裏，心裏本來很生氣，我想不出那小丫頭竟說出了一篇很令我感動的道理。」

孟星魂道：「她說什麼？」

小蝶道：「她說這蝴蝶雖因她而死，却也因此而保存了牠的美麗，牠活得已有價值，就算她不去抓這隻蝴蝶，蝴蝶也遲早會死的，而且可能死得更悲慘……」她悽然一笑，接着道：「所以我假如忽然死了，你也用不着傷心，因爲我活得總算也已有了價值，我知道你一定會永遠記得我的。」

孟星魂抱得更緊，道：「你怎麼能說這種話？你怎麼會死？」

小蝶不再說話，靜靜的依偎在他懷裏，過了很久，才輕輕道：「你先回去等我好不好？」

孟星魂道：「你呢？」

小蝶道：「我這裏還有些東西要收拾，然後我就立刻帶着孩子去找你。」

孟星魂沉吟着，忽然搖頭，道：「我還是在這裏等你的好。」

小蝶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我不放心。」

小蝶嫣然道：「傻孩子，有什麼不放心的，難道你還認爲我會騙你。」

孟星魂道：「你當然不會騙我，可是，萬一有了什麼意外……」

小蝶道：「絕不會有意外，那個人暫時絕不會來，所以我要把這裏的一切收拾妥當，要他以後永遠找不到我。」

她輕撫着孟星魂瘦削的臉，柔聲道：「所以你儘可放心，我很快就會去找你，無論如何都一定會去找你，我已決心要跟你快樂的活在一起，就算只活一天，我也願意！」

× × ×

你若愛過，你就會懂得她的話。那麼你也會同意，只要能跟你眞心相愛的活一天，也是幸福的。那已比跟一個你所憎惡的人活一輩子好得多。

（二）

孟星魂沿着這條小路慢慢的走回去。

路窄而崎嶇，可是他却非走不可。

「每個人都得走完他自己的路。」

他本已習慣孤獨，但現在有忽然覺得孤獨竟是如此難以忍受。

他相信她一定會來，但也不知爲了什麼，心裏總彷彿覺得有種不祥的預兆，這種感覺非但使他精神恍惚，簡直已使他有點失魂落魄。

就算是條久經訓練的獵犬，在懷春的時候也會變得反應遲疑的。

他竟完全沒有發覺暗中有個人一直在跟着他。

這人的眼睛充滿了怨毒和嫉妒，若是目光能殺人，孟星魂早已死在路旁。

直等孟星魂走遠，這人才慢慢走出來，咬着牙，喃喃道：「你們一定要後悔的，我雖不殺你們，但總有一天，要叫你們後悔，爲什麼不早點死掉，我要叫你們活得比死還痛苦十倍。」

他語氣中雖充滿怨毒，但却還是很平靜。

在這種時候，還能保持平靜的人，就表示只要他說出的話就一定能做得到。

（三）

孟星魂推開門，才發覺高大姐已在屋子裏。

她就坐在床上，在小屋裏黯淡的光綫中，她看來還是那麼年青，那麼美，美得足以令大多數男人的呼吸停頓。孟星魂的呼吸似已停頓。

高老大望着他吃驚的面色，嫣然道：「你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你嚇了一跳？」

孟星魂只能點點頭。

高老大沉下了臉道：「以前你就算站在十丈外，也會感覺到這屋子裏已有人的，現在怎麼忽然變得遲頓了？是什麼事令你改變的？」

孟星魂低下頭。他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

高老大冷冷道：「狐狸只有在懷春的時候才會落入獵人的陷阱，你呢？」

孟星魂道：「我不是狐狸，我是人。」

高老大道：「人也有懷春的時候。」

孟星魂道：「這裏沒有陷阱你也不是獵人。」

高老大道：「我若是呢？」

孟星魂道：「你現在已死了。」

高老大瞪着他，良久良久，終於展顏而笑，道：「你果然是跟以前一樣，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她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在背後叫你做什麼？」

孟星魂道：「隨便他們叫我什麼都沒關係。」

高老大笑了笑道：「他們叫你『釘子』，無論誰撞上你，頭上都會撞出個洞，連我都不例外。」

孟星魂道：「那麼你就不該來，你要我做的事，我並未忘記。」

高老大道：「我來看看你都不行嗎？莫要忘記，你小時候連一天都離不開我的。」

孟星魂又垂下頭，垂得更低，過了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不會忘記的——永遠都不會忘記。」

高老大柔聲道：「葉翔已來對我說過你的事，我既然知道你受了傷，怎麼能不來看你？就算有天大的事，我也會抽空來看看你的。」

她笑了笑，接着又道：「我還記得有次你去偷人家田裏的芋頭，被那家人養的狗在你腿上咬了兩口，咬得你好幾天都躺着不能動。」

孟星魂道：「我……我也記得，那次你一直在旁邊守護着我。」

他並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但每次憶及往事時，心裏都會發疼。

高老大道：「看來你的傷已好了些。」

孟星魂道：「好得多了。」

高老大道：「那麼，你想在什麼時候動手？」

她笑了笑，接着道：「我並不是在催你，只不過，現在的確有個很好的機會。」

孟星魂道：「什麼機會？」

高老大道：「現在老伯又在暗中招兵買馬，準備跟萬鵬王最後一戰，像你這樣的人若去投靠他，他一定會重用你。」

孟星魂道：「他也定會仔細調查我的來歷。」

高老大道：「不錯。」

孟星魂道：「他若發現我根本沒有來歷時，你想他會對我怎麼樣？」

他的確沒有來歷。

江湖中根本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

沒有來歷比無論任何一種來歷都令人懷疑，因爲像他這麼樣一個人，是絕不可能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

高老大道：「他若查不出你的來歷，說不定就會殺了你。」

孟星魂道：「你是要我殺他還是要他殺我？」

高老大笑道：「但你並不是沒有來歷的人，我已替你安排了個來歷。」

孟星魂道：「什麼來歷？」

高老大道：「你姓秦，叫秦中亭，是魯東秦家的人，秦護花秦二爺的遠房姪子，因爲從小就跟着秦二爺手下的海客出海去做生意了，似乎從未在中原露過面，所以也就沒有人認得你。」

她又笑笑，接着道：「你總該知道，秦護花不但欠我的情，而且一直想討好我，我就算說你是他叔叔，他也不會否認的。」

孟星魂道：「秦家的子弟，爲什麼要來投靠老伯？」

高老大道：「因爲你想出人頭地，老伯和『十二飛鵬帮』之間的爭戰，早已轟動武林，年青人若想揚名立萬，這正是最好的機會。」

孟星魂看着她，心裏不禁湧起欽佩之意。

她雖然是個女人，雖然還是很年青，但做事計劃之周密，十個老江湖加起來也萬萬比不上。

高老大也正在看着他，目光尖銳而冷靜。

孟星魂接觸到她目光的時候，心裏常會懷疑：現在坐在他面前的這冷酷而現實的女人，是否眞的還是那將他們從泥沼中救出來，不惜犧牲一切將他們養大，使他們免於寒冷飢餓的那女孩子。

有時他甚至會懷疑，那時她是爲了什麼而救他們的？是眞的出於憐憫和同情？還是有了利用他們的打算？她對他們的照顧和愛只不過是種有計劃的投資？他懷疑，却從來不願想得太多，太深。

他不願做個忘恩負義的人。

高老大從懷中取出兩本裝釘得很好的紙簿，道：「這一本是秦家的家譜，魯東的秦家是大族，人很多，你最好全都記下來，其中有個叫秦雄的，就是你的父親，你十歲的時候他已死了。」

孟星魂道：「怎麼死的？」

高老大道：「病死的。」

她考慮了一下，又道：「據說是種很不體面的病，所以別人問起時，你可以拒絕答覆。」

孟星魂道：「另外這本呢？」

高老大道：「這本是秦中亭自己在船上寫的私記，記載着這些年來他的生活，認得了些什麼人，到過些什麼地方，所以你更要記得很熟。」

孟星魂道：「那些人……」

高老大打斷了他的話，道：「那些人都已出海，兩三年內絕不會回來，所以你不必担心他們會揭穿這秘密。」

孟星魂道：「我只担心一件事。」

高老大道：「你是不是担心老伯會找到眞的那個秦中亭？」

孟星魂道：「是。」

高老大笑笑說道：「你放心，他找不到的。」

孟星魂沒有問：爲什麼？

他知道高老大若想要一個人失踪，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高老大凝注着他，道：「你還有什麼問題？」

孟星魂道：「沒有了。」

高老大道：「那就該我問你了，你去不去？」

孟星魂轉過身，面對着窗子。

風從遠方吹過來，落葉在風中飄舞，遠方的山色凄清。

孟星魂緩緩道：「若不是你，我根本活不到現在，你知道我隨時都準備爲你死的。」

高老大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柔和，道：「但我却並不希望你爲我而死，我只希望你爲我活着。」

孟星魂道：「我沒有父母，沒有親人，甚至連朋友都沒有，我可以爲你死，也可以爲你活，可是現在……」

高老大道：「現在怎麼樣？」

孟星魂的手中緊緊抓着窗門，緩緩道：「現在我希望能爲自己活一段時候。」

高老大目中的温柔之意突然凝結成冰，道：「你是不是想離開我？」

孟星魂道：「我並不是這意思，只不過……」

高老大又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的意思我想我已經明白。」

她的目光更冷，但聲音却更温柔，柔聲道：「你是不是已經有了意中人？」

孟星魂沉默着，沉默的意思通常就是默認。

高老大道：「你用不着瞞我，這本是件喜事，我也爲你高興，只不過……那女孩子是不是值得你這樣做呢？」

孟星魂道：「她很好。」

高老大笑了笑，笑的時候目中還是沒有絲毫温曖之意。她笑着道：「我倒眞想看看她，能令你如此傾倒的女孩子，一定非常出色。」

孟星魂道：「你不反對？」

高老大笑道：「我爲什麼要反對，你本已到了應該成家的時候，只要是你喜歡的女孩子，我一定也會喜歡的。」

孟星魂回過頭，目中充滿感激，感激得連喉頭都似已被塞住。

高老大却轉過頭，道：「你們準備到什麼地方去？」

孟星魂沉吟着，道：「現在還不知道，我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

高老大道：「你們準備什麼時候走？」

孟星魂拿起放在桌上的那兩本簿子，道：「那就要看這件事什麼時候才能做好。」

這已是他報答高老大恩情的最後一次機會，他不能不去。

高老大轉過頭來望着他，連目光都已變得非常温柔，道：「這次的任務很危險，你就算不去，我也不會怪你。」

孟星魂道：「我去，我已經答應過你。」

高老大道：「你有沒有把握？」

孟星魂面上露出微笑，道：「你用不着爲我担心，應該担心的人是孫玉伯。」

他從未對自己如此自信，這任務無論多麼困難危險，他也有信心完成，他忽然覺得自己比以前更成熟，更聰明。

這也就是愛情。

愛情可以令人變得堅强、勇敢、自信。

愛情幾乎可以做任何事，只除了一樣——愛情改變的只是你自己，並不能改變別人。（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與劉婉蓉、關中岳，輕身犯險，往應葛玉郎之約，險爲常顯所困，終得鐵夢秋偕已改邪歸正的八卦敎主藍小月趕至，一行安然返回督帥府，藍小月對劉婉蓉說出現目雲集開封的一羣武林豪雄，全爲紫天君所控制，建議打蛇打頭，想辦法擊倒紫天君，使他們羣龍無首，劉婉蓉乃決定親往窺探紫天君動靜，藍小月自願追隨前往，這晚，劉婉蓉安排好督帥府的保衞工作後，與藍小月馳往一處農莊，抵農莊前，藍小月取出兩副人皮面具，兩人戴好人皮面具，藍小月當先而行，一提氣躍入莊院——

正邪不兩立　刀劍見高低

這座莊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前後有三進院子。

但整個莊院中一片黑暗，前後三進院落中不見一點燈光。

劉婉蓉心中暗道：這座莊院中，如若是住有很多江湖高手，何以不見防守之人，不見一點燈光。

她雖是聰慧絕倫的人，但對江湖中的險詐，仍是瞭解不多。

但藍小月却是歷盡滄桑，見識豐富的人物，一看那院落中的形勢，立刻一拉劉婉蓉，低聲說道：「姊姊小心，他們已經有了戒備。」

劉婉蓉奇道：「有了戒備？一點也不像啊。」

藍小月道：「愈是厲害的防守，愈是不着痕跡，整個三進宅院中，不見一點燈光，難道姊姊還不懷疑麼？」

劉婉蓉略一沉吟，道：「姊姊說的有理，咱們此刻，應該如何？」

藍小月道：「兩種辦法！一種是以暗對暗，咱們憑仗着聰慧的耳目進去，暗中下手，對付守衞的人，但這很危險，敵人埋伏在暗影中，我們很可能先被人家發覺！」

劉婉蓉道：「除此之外呢？」

藍小月道：「咱們依照一般的江湖人物手法，投石問路，先來一點小機巧，引誘他們現身，然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旗鏢



，設法再行混入。」

劉婉蓉沉吟了片刻，道：「姊姊覺着，那一種好呢？」

藍小月道：「兩個辦法，利弊互見，姊姊隨便選一個吧！」

劉婉蓉道：「好！咱們就暗裏進去吧，反正，此來用心，只在會會那位紫天君，並非要和他們決戰，咱們見機就是。」

話落口，一提眞氣，人已躍上門樓屋面。

藍小月緊隨着騰身而上。

劉婉蓉回頭一笑，縱身飄落實地，輕的像一片落葉，未發出一點聲息。

藍小月如影隨形，疾落而下。

劉婉蓉用極低微的聲音，說道：「咱們分開，左右並進……」

話剛說完，突聞金風破空，兩點寒芒，疾飛而至，分襲兩人。

劉婉蓉正想伸手去接，藍小月已搶先而至，道：「不可觸接。」

右手一揮，一團黑影，迎着兩道寒芒飛去。

飛來暗器，有如泥牛投海，無聲無息的消失於夜色中。

劉婉蓉道：「好手法……」

藍小月心中暗道：你這言笑不忌，簡直是明火執杖而來，那裏算得暗探。

想到身形已然暴露，也不用再加隱藏，揚手一笑，道：「小玩藝兒。」

劉婉蓉運足目力望去，只見藍小月手中拏着一個黑色小網，合則可握於手中，張開一尺大小，不知是用何物編成，堅靭異常，兩把柳葉飛刀，並放在網中。

藍小月一抖手，倒出兩枚飛刀，笑道：「集聚於此，大都是江湖兇人，防他們暗器上面有毒。」

就在兩人說幾句話的工夫，夜色中，突然間閃起了幾道火光。

一眨眼間，四周亮起了十幾道火把。

火光耀照之下，方圓十丈內光如白晝。

劉婉蓉凝目望去，只見那手執火把的大漢，都穿着黑色的勁服，左手舉着火把，右手握着一個長約兩尺，粗如兒臂之物。

藍小月低聲說道：「姊姊，你瞧到他手中的黑色鐵筒麼？」

劉婉蓉道：「瞧到了，那是什麼兵刄。」

藍小月道：「這些紫天君手下的十二毒人，人人都善用毒，那黑色鐵筒中，有着力道十分強大的機簧，可以射出毒針，亦可以射出毒水，是一種十分惡毒的暗器。」

劉婉蓉道：「我瞧出了他們站的方位，隱隱含八卦變化，分明是訓練有素。」

藍小月道：「不要低估他們，他們都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但最可怕的，還是他們手中的暗器，一般武林高手，陷入十二毒人合圍之中，生存的機會很小。」

劉婉蓉心中暗道：「如若他們手中的兵刄，果如藍小月說的一樣，倒是一件大爲麻煩的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他們手中兵刄，如此歹毒，咱們得早些下手，不要陷入了他們的圍困之中。」

藍小月笑一笑，道：「對付十二毒人的辦法，只有一策！」

劉婉蓉道：「請教高見！」

藍小月道：「以毒攻毒。」

劉婉蓉道：「這個，我……」

藍小月接道：「不用姊姊出手，小妹表演兩手八卦教中的花招給姊姊瞧瞧，妳要留着精神對付紫天君，他才是最難對付的人。」

說話之間十二毒人已然緩緩向中間逼迫過來。

藍小月微微一笑，左手伸入左面革囊之中。

劉婉蓉未瞧出她取出的什麼東西，藍小月的右手已遞過來一顆丹丸，道：「姊姊，含在口中，可避桃花瘴毒。」

劉婉蓉吃了一驚，道：「你施用桃花瘴毒？」

藍小月道：「十二毒人，個個都是用毒高手，如不用最厲害的毒瘴對付他們，他們不會害怕，不過，姊姊請放心，小妹自有分寸。」

十二毒人對藍小月似乎是早存有畏懼之心，逼近兩人三丈左右時，就停了下來。

藍小月高聲說道：「我知你們都是用毒能手，但希望你們在施用毒器之前，多用心想想。」

語聲甫落，暗影中響起了一聲冷笑，道：「吃裏扒外的丫頭。」

那人的聲音傳來之後，場中情勢，立時起了極大的變化。

十二毒人忽然間一齊棄去了手中的火把。

天色突然間恢復了黑暗。

這等明暗之間，自然造成了一種恐怖的氣氛。

劉婉蓉冷冷喝道：「你是紫天君？」

另一個威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夫在此。」

話聲似是由很遠的地方，由內功送了過來，但和那第一個發話人，却有着顯殊的不同。

藍小月低聲說道：「這才是紫天君，剛才那說話的人，是四大天王中的一個。」

其實，不用藍小月解說，劉婉蓉也料出了那是兩個人。

但聞那遙遠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藍小月，你胆子不小。」

藍小月低聲說道：「這人不但武功已入化境，而且鬼計多端，咱們不能不妨他一招。」

口中說話，右手探入革囊，揮洒出去。

但聞一陣波波輕响，三丈外地面上，突然爆現出十餘點藍色的火燄。

十餘點火燄，分配的十分平均，圍繞着兩人存身之地，劃了一個圓週。

那藍色火燄，在寒風中搖顫了一陣，光燄突然高昇許多，照亮了四週的景物。

這時，十二毒人已不知何時，退的蹤影全無。

顯然藍小月以毒攻毒之法，嚇退了十二毒人。

藍小月投出了燐火彈之後，高聲說道：「紫天君，我們今宵來此，就是希望能和你會面一談，你不用移恨於我，也不用故弄玄虛，如是咱們談的好，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如是咱們談不好，免不了一戰……」

紫天君冷冷說道：「咱們動手相搏，不一定非要見面不可。」

這些地方，就瞧出藍小月比那劉婉蓉的老練了，劉婉蓉還不知該如何處此等局勢，藍小月已搶先應道：「你手下四大天王，武功都不相上下，但你已有一王被傷……」

語聲一頓，接道：「對付我藍小月，也許不用你天君出手，這位劉姑娘……」

紫天君接道：「她叫劉什麼？」

劉婉蓉道：「劉婉蓉。」

紫天君道：「劉婉蓉……劉婉蓉……」

劉婉蓉接道：「你不用想了，想破了腦袋，你也想不出我的來歷。」

紫天君道：「妳能傷了我屬下一王，足見高明，不知令師是誰？」

劉婉蓉道：「我不會告訴你，咱們今宵談的是公事……」

紫天君朗朗一笑接道：「公事？什麼公事？」

劉婉蓉道：「我代表徐督帥而來。」

紫天君道：「那很好，徐繼宗如若是聰明人物，就該心中明白，送上牧羊圖，我們便立時離開開封。」

劉婉蓉冷笑一聲，道：「可惜徐督帥沒有這個意思，再說，就算他有此用心，我也會勸他打銷此念。」

紫天君道：「這些事情發展，都是你姑娘在中間搗亂了。」

劉婉蓉道：「閣下錯了，搗亂的不是我，而是你紫天君，堂堂督帥，布政四省，國之棟樑，民間青天，滔滔人間，浮沉宦海，那裏去找這等好官，但你們却憑仗一身武功處處和他作對，這對一個好官，故是一大傷害，對天下蒼生又有何益？……」

紫天君冷冷喝道：「住口，臭丫頭，老夫何許人物！難道還要聽你們小丫頭教訓麼？」

劉婉蓉道：「你可不聽，但我一定要說……」

回顧了藍小月一眼，接道：「拏這位藍姑娘說吧！她亦是一教之主，何以會解散了八卦教呢！」

紫天君冷哼道：「藍小月吃裏扒外，甘願放棄了一教之主的高位，成爲公門鷹犬，那是自甘下賤的人。」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你又錯了，藍姑娘憑仗着易容之術，混入督帥府中甚久，她應該有很多殺死徐督帥的機會，但她却沒有下手，你們知道這原因何在麼？」

她說話的聲音很高，似是有意讓全場人聽到。

紫天君道：「不錯，老夫倒要問問這個丫頭，爲什麼不下毒手？」

劉婉蓉道：「我可以代她奉告，因爲她被徐督帥偉大的人格所感召，不忍施下毒手，數年以來，她對徐督帥，早已有了敬慕之心，所以，才棄暗投明……」

紫天君冷笑一聲，接道：「徐繼宗敢這般胆大妄爲，大約就是你這夥人慫恿，正因爲他是難得的好官，老夫並未存傷害他的用心，但此刻情形不同了。……」

劉婉蓉道：「你要怎麼樣？」

紫天君道：「殺了他，老夫倒要見識一下，你們有什麼能力，保護他的安全。」

劉婉蓉道：「竟敢存心殺害朝廷的命官，實是胆大妄爲，你們這些烏合之衆，當眞敢和國家大軍對抗。」

紫天君哈哈一笑，道：「姑娘可是覺着千軍萬馬，就能够困住老夫麼？」

劉婉蓉道：「困不困得住你，那並非重要，但你們又能成得什麼氣候，殺害好官，殘暴良民，千萬以上之人，都要被你們一己私慾所害，單就江湖正義而言，武林中義俠之士，也容不得你們。」

紫天君冷然一笑，道：「好狂的口氣，放眼當今武林，敢對老夫如此說話的，迄今還找不出第二個人？」

劉婉蓉道：「大仁無畏，大勇無懼，那些怕你的人是因爲他們個個存有私心，所以才怕你，如是他們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他們就不怕你了。」

紫天君冷冷說道：「這樣說來，妳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了。」

劉婉蓉道：「至少，我不怕你。」

紫天君陰森一笑道：「老夫要奉勸妳姑娘一句話。」

劉婉蓉道：「什麼話？」

紫天君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劉婉蓉道：「這個，就算三尺童子，也明白其中之理，用不着閣下說了。」

紫天君道：「老夫倒要伸量一下，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道行？」

劉婉蓉道：「我既然敢來，早已把生死置於度外，不過，我也要奉勸你閣下一句話。」

紫天君道：「好！妳說。」

劉婉蓉道：「咱們動手相搏，你如是一劍把我殺死，或是一掌把我劈了，世間少了我一個劉婉蓉，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是算不了什麼？但如不幸，你殺不了我，對你紫天君一世的英名，却影响不小。」

紫天君微微一怔，冷笑道：「老夫不相信，殺不了妳。」

劉婉蓉道：「那你就只好試試了。」

紫天君緩步而出，向劉婉蓉身前逼來。

他每向前行走一步，就帶起來了一些濃重的殺氣。

藍小月那等人物，也不自覺的向後退了兩步。

劉婉蓉神色凝重，翻腕抽出了背上的長劍。

紫天君逼近劉婉蓉身前五步左右時，突然停了下來，兩道森寒的目光，盯注在劉婉蓉的臉上，陣陣殺氣，由紫天君身上散落出來。

劉婉蓉心中暗道：這人的武功，果然已到了不可思議之境，不見刀不作勢，已然殺氣逼人。

原來，那紫天君右肋之間，掛了一把不足兩尺的寬刀，金色的刀柄，金色的刀鞘，在藍色的燐火照耀之下，閃動金色的光芒。

紫天君雙目在劉婉蓉臉上瞧了一陣，突然說道：「老夫見過了世間無數的美女，但妳確是韻緻最好的一個，妳不太美，但却有着一種莫可言喻的動人風韻。」

在殺機籠罩之下，他竟忽然談論起女人的風韻來。

劉婉蓉被他說的微微一怔，不知如何答覆。

以紫天君的身份，說出每一句話，都有着極高的比重，自非信口開河。

劉婉蓉深處閨閣，有生以來，第一次聽人這麼面對面的誇讚她。

但她是鏢旗主人，苦心尋得，全力培育的弟子，她是有着極佳而又不爲常人容易瞧出的天賦，和過人的才慧，她從未在江湖上歷練過，但在恩師傳授武功時，詳爲解說江湖中事，所以，對江湖中事，並非陌生。

但聞紫天君冷笑的接道：「人性中有一個最可怕的缺點，那就是愛美，因此，老夫改變了殺妳的心意。」

劉婉蓉恢復了常態，淡淡一笑，道：「你未必能殺得了我——」

四顧了一眼，接道：「四週的光亮太淡了，如想好好打的一塲，最好要他們燃起一些火把。」

語氣中，充滿着强烈的挑戰意味，而且光明正大，不容人反駁。

紫天君冷笑一聲道：「你的豪勇胆氣，老夫很佩服……」

提高了聲音，道：「燃起火把。」

但見火光閃動，片刻間，四週亮起了十餘支火把。

紫天君目光移注藍小月的身上，接道：「妳背叛了老夫，當知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藍小月道：「天君技冠羣倫，已達超凡入聖之境，何苦爲一些金銀珠寶，正式和官府爲敵，徐督帥是一位淸正的好官，你爲什麼一定要和他苦苦爲敵……」

紫天君冷笑一聲，接道：「住口，老夫不容人背叛，也最恨人背叛，不論你口才如何，也難說服老夫，不取你的性命。」

劉婉蓉道：「有件事，我想和天君賭一賭！」

紫天君微微一怔，道：「賭什麼？」

劉婉蓉道：「賭賭藍姑娘的運氣，你如能先取了我的性命，再想法子對付藍姑娘。」

紫天君道：「妳不知天高地厚——」

劉婉蓉接道：「我如是心有畏懼，也不來這裏了，不過，我們這次來這裏的用心，並未準備和你動手。」

紫天君道：「那麼你們來此的用心何在呢？」

劉婉蓉道：「要來說服你，放棄取得牧羊圖的用心！」

紫天君仰天大笑一陣，道：「你們想的太如意了。」

劉婉蓉道：「我們並不是全打的如意算盤，我們來此之時，已經想到了，你紫天君未必會聽從我的勸告，所以我們亦準備和你紫天君動手一戰。」

紫天君冷冷說道：「妳是否聽說了老夫不會殺妳！」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是，我們動手之時，

閣下自然是可以殺我。」

紫天君冷冷說道：「老夫不殺你，但我們有一個動手的條件，不知是否答允？」

劉婉蓉道：「說說看吧！」

紫天君道：「我們動手十招，你只要能接得下我三招，我就放你離開。」

劉婉蓉說道：「好！如是我接得下來，你要如何？」

紫天君道：「放妳離此，而且連藍小月也一齊放走。」

劉婉蓉道：「如是我敗了？」

紫天君道：「如是妳敗了，妳就留在我的身側，不許離開。」

劉婉蓉怔一怔，道：「留在你身側幹什麼？」

紫天君道：「幹什麼你就不用管了，一切聽老夫之命行事。」

劉婉蓉道：「這個，這個——」

紫天君接道：「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妳如是敗在老夫手中，你就沒有抗拒老夫之命，老夫可把你作爲侍妾，也可以作爲侍婢。」

劉婉蓉道：「那還不如你把我殺了的好。」

紫天君冷冷說道：「如你是自信有能力和我一戰，爲什麼不敢和我賭上一賭？」

劉婉蓉沉吟一陣，道：「好吧！你出手吧！」

這時，劉婉蓉也感受到了那紫天君神色上湧出的殺氣，覺出了那紫天君確有着過人的武功。

只聽紫天君冷冷說道：「你準備好了，老夫要出手了。」

劉婉蓉突然間感覺到一種莫名的緊張，暗暗提一口氣，凝神待敵。

紫天君道：「小心了。」右手搭在腰中的金刀刀柄之上。

頓然間，一陣强烈的殺氣，似乎從金刀上湧了出來。

他刀還沒有出鞘，陣陣殺氣，就湧了過來。

劉婉蓉感覺到那迫人的氣勢，直逼過來，不覺間一揮手中長劍。

劍上散發朶朶劍花，阻止了那逼迫過來的無形殺氣。

紫天君緩緩抽出金刀。

金刀出鞘，殺氣更見凛烈。

劉婉蓉長劍橫胸，輕輕揮展，搖蕩出一股濃重的劍氣。

紫天君冷笑一聲，金刀斜斜指出。

劉婉蓉神情嚴肅，長劍突然舉起，竪立胸前。

雙方形成了一個對峙的形勢。

旁觀的人，都感覺到，那金刀上散發出的刀氣，逼人生寒。

劉婉蓉手中的長劍，也似乎發出一股强大的劍氣，和那逼人的刀氣對抗。

雙方刀劍未觸，似乎是還未正式和人對抗，但刀氣，劍炁，已使週圍觀戰之人，感覺到那股强烈的氣勢，這一番動手相搏必將是驚天動地的惡鬥。

忽然間，紫天君大喝一聲，金刀迅快的劈出一刀。

那是一道金芒，火把照耀之下，有如夜空中劃起一道金色的閃電。

劉婉蓉長劍迅速揮出，迎向金刀。

蓬然一聲，金鐵交觸，劉婉蓉吃那紫天君的刀勢，震的向後連退三步。

紫天君冷然一聲，道：「小丫頭勿怪有些狂傲，能接老夫這一刀的人，放眼當今武林，也找不出幾個？」

劉婉蓉有苦難言，她早已知曉了紫天君的武功高强，但却沒有想到他的功力深厚到如此的境界。

那一刀之力，有如泰山壓頂一般。

劉婉蓉雖然勉强承受了一刀之力，但却震的虎口發麻，手中之劍，幾乎要脫手而出。

她心中已然明白，只要那紫天君第二刀再加上幾成勁力，自己就無能再承受他的一擊。

但要强的劉姑娘，盡力保持着表面的鎭靜，運集了全身的功力準備再接下紫天君第二刀的攻勢。

紫天君神情肅然，緩緩揚起了手中金刀，道：「小心了。」

劉婉蓉微微一笑，手中劍平胸向外推去。

刀和劍第二次觸及在一起，又響起一聲金鐵交鳴。

劉婉蓉身不由主向後退了四五步。

身體搖搖欲倒，借用右手的長劍支地，勉强維持着身子。

紫天君仰天打個哈哈，道：「小丫頭，還有能力接下老夫的第三招麼？」

劉婉蓉大大喘了兩口氣，握劍的右手，緩緩流下鮮血，但仍然倔强的說道：「試試看吧！我已經接下了兩劍，這一劍我要全力一賭。」

紫天君道：「你可以棄劍認輸了。」

劉婉蓉搖搖頭，倔强的說道：「我不要。」

紫天君哈哈一笑，道：「可悲的是，你已經接下了兩劍……」

劉婉蓉接道：「所以，我要再接下你一劍。」

紫天君道：「這一劍，關係着老夫的盛名，所以，我要全力施展，如此一來，老夫就無法控制我擊出力道了，也許我會失手把你殺死。」（未完）

俠盜燕子飛故事

獅子山奪寶記（上）

文·圖
奇新
喬培



海上信瓶　帶來風波

貝爾心是波利維羣島系列中的一個小島，位於菲律賓東沿岸，島上林木葱鬱，沙灘綿綿，遠望就像浮昇於太平洋碧波千頃中的一帶碧玉，令人爲之神往。

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金黃色的朝陽還剛剛從東方天際露出來半個頭尖兒，一艘流綫型小汽艇突由南邊沙灘衝出，像脫弓之箭，迎着朝陽在銀波粼粼的海面上向前飛馳。

駕駛這艘小汽艇的是一位雙十年華的女郎，她有一張瓜子型的臉，端正的鼻子，菱形的嘴唇，更配上一雙漆黑而又晶亮的眸子，靈活，深邃，又好像深深藏着一片雲霧，使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位十分聰明的姑娘。

這位女郎不僅臉龐姣美，且更有一副上帝賜予的健美胴體，好像混身都在散發着令人羨慕的青春氣息。

像這樣美麗的女郎，身旁應該陪伴着一位英俊瀟洒的男士比較相襯，但眼前不對，坐在她身旁的竟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嫗，而且左眼已瞎，眶內配上一顆直瞪瞪的假眼球，使人見了很感蹩扭。

兩人坐在一處實在不太相襯，但如果有人知道她倆底細的話，準會大吃一驚，原來這兩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俠盜燕子飛及她的乳娘。

燕子飛的身世很凄涼，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獨眼老嫗，她已沒有另外的親人，但她有數不清的朋友，其實這些朋友根本沒有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而她本人也說不上來那批朋友竟是誰，所以最多能稱之爲神交，而且那些朋友都是平空受過她很大恩惠的貧苦人民，範圍遍及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貝爾心小島不爲世人注意，雖然燕子飛前些時在紐約做了一椿大案子，她將賽爾珠寶公司的一顆世界最大鑽石「和平之光」做了順水人情，捐出由聯合國落後地區救濟總署去派用場，因而被紐約警方追緝甚緊，但她却並不將警方的追緝行動放在心上，尚談不到來此避風頭，只是暫時在此修心養性，過一段短時間的清靜生活。

小汽艇尾部拖着匹練似的浪花在海面上電掣風馳，由匹練劃出來的美麗弧綫正和燕子飛滿頭烏溜溜的長髮隨風飄舞互相映趣，而替遼闊的海面更襯托出一種豪邁的格調。

排濤破浪，迅疾如飛！

小汽艇就這樣來回兜了好幾個大圈子，清晨時

海洋景色是十分迷人的，燕子飛任由海風吹亂了她的雲鬢，也任由珠璣般浪花濺濕了她的衣衫，而她的笑意始終都沒有在臉龐上消失過，就像是一朵盛開中的百合。

老嫗在海洋薰冶下也感心曠神怡，或許歲月不饒人，在經過一小時的兜風後，她便有點感到頭暈。「燕丫頭，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再兜下去會將全身老骨頭兜散！」

燕子飛噗哧一笑，遂將速度降低，終於緩緩朝岸邊滑去。

現在還不到七點鐘，海灘前冷冷清清，當兩人一先一後跳下汽艇時，一隻瓶子頓時引起老嫗的注意，那隻瓶子是跟着海潮冲上海灘的，而且剛好冲到老嫗的腳前。

老嫗愕然的望了燕子飛一眼，而燕子飛也微微有點驚奇，老嫗遂即蹲下身子將它檢起。

那隻瓶子跟一般酒瓶並無太大區別，只是封口異常牢固，裏面裝了一個折叠着的信封，看光景這隻瓶子浮在海上跟着潮汐起落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但却絕對沒有被海水浸濕的痕跡。

老嫗雙手捧着瓶子看過來看過去，又將它搖了一陣，最後還是迷茫的將那隻獨眼投在燕子飛臉上。「燕丫頭，這是個什麼玩意兒？」

燕子飛又朝她手上掃了兩眼：「可能是一隻投郵的瓶子，名稱被人喚着『信瓶』。」

「信瓶？」老嫗似乎更感迷茫。

燕子飛點了一下頭：「這是西洋喜愛的玩意，我曾在一本雜誌上看過有關它的傳奇性記載，所以對它還不太感到陌生。」

老嫗臉上的詫容仍未褪盡：「那就說給乳娘聽聽，也好讓我這跟不上時代的老婆子多增加一點見識。」

燕子飛挽着老嫗一面散步一面談：「關於它的故事千奇百怪，煞是有趣：在漢堡，一名德國女郎拾得瓶子後，贏得大育牟夫酒店主人五分之一的遺產承受權；另一哥本哈根船上水手，撈得一隻信瓶，裏面的粉紅信箋告訴他：『千里姻緣一綫牽』，要他寫信到墨爾鉢一個女子處，通信以後，果然佳偶天成，那位女子竟是一間糖廠的主人。」

「有這種便宜事？」老嫗驚呼着。

「乳娘，」燕子飛含笑說道：「如果妳老人家能夠碰上這兩件便宜事情，妳要選擇的會是哪一種呢？」

「當然是前者，老婆子那麼大把年紀，難道還希望有人求愛不成！」

燕子飛一笑，這一下將老嫗面孔笑得通紅，閃動獨眼狠狠的瞅着她：「死丫頭，存心逗我！」

「還有，」燕子飛停住笑聲，「薛德里教區一位牧師利用這方法傳道，結果得到一千兩百個虔誠信徒，他們遠來自阿拉斯加，夏威夷，新幾內亞，澳洲和墨西哥；當初，格利士多菲哥倫布遠航美洲時，第一次將信函密封，投下海洋，作爲對一四九三年西班牙皇后愛薩比拉第一的報告，可是這海上的信瓶直到三百五十九年後才到達歐洲，那時接函者已西班牙皇后愛薩比拉第二了。」

「我的天！」老嫗震驚的張着嘴巴：「要是碰到要緊事情，豈不急死人了！」

「有些信瓶却走得很快，由澳洲在蘭明圖到英國修倫，中經六千哩，有一個瓶子只走了兩年；另一紀錄是由印度的喀拉嗤到干維爾，中間要經阿拉伯海，印度洋，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的一部份，浮了四年半，航程是一萬一千哩。」

話完，人也到了一幢精緻小洋房跟前。

那是燕子飛臨時租來做短時期居住的，這裏面對浩瀚無邊的海洋，並附有一座十分講究的花園，庭院夾道，棕櫚成行，是一處十分適合人修心養性的地方。

老嫗急着打開信瓶裏的悶葫蘆，進入客廳便將蓋子拔去，拿出信封拆開。

信箋中還包了個小玩意，是一尊用檀木彫刻的神像，全長只有一寸，談不上精細，但從外表的陳舊上看，可以斷定乃是很久以前的產品，許多地方，已因長期磨損，而光溜溜的，看不清楚上面的紋路了。

兩人輪流畧予把玩，便將目光全投向那張短信箋上：

「最多還有五分鐘，我們的船將要爆炸後沉入海底，我不能令『太陽神』陪我殉葬，特以信瓶寄贈有緣人，朋友，如果見信後你願意趕往巴黎找到芬士先生的話，你將獲得一筆驚人的財富，他的住址是香樹麗舍大道喬治第五街四六號，祝你幸運！

一個即將投入死神懷抱的水手絕筆。」

投寄日期寫在信封上，距今已有一年另二十六天。

燕子飛和老嫗看完信箋後相視而愕，同時腦海中也掠過一連串的疑問：

芬士先生是何許人也？

這尊小小的檀木雕像是什麼信物，竟能替人帶來一筆驚人的財富？

投擲信瓶已是一年前的事情，芬士先生現在會不會仍住原址？

這些疑問眼前是不可能獲得答案的，從信箋的表面上看，只能曉得一名水手在航海遇事時，利用信瓶留下了這份遺囑和木像，眼前甚至連那名水手的姓名也無從獲悉。

燕子飛又畧爲把玩了一下那尊檀木神像，覺得毫無奇異之處，遂即一笑了之，而老嫗却愼重其事的將信箋及神像一併妥善保藏。

這幢洋房內只有燕子飛和老嫗，飲食瑣碎全由老嫗動手，用畢早餐後，老嫗一直呆坐在沙發上怔怔出神。

「乳娘，」燕子飛緩緩的在她身旁坐下說：「看光景，那隻信瓶，替妳帶來了一個美夢，我猜對了嗎？」

老嫗笑了笑：「完全正確，俗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既然有一筆驚人的財富在等待着我，妳想我會不動心嗎？」

「我看見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想像中那樣簡單的。」

老嫗臉色一正：「燕丫頭，據妳推想這封短箋不會是一場玩笑？」

「不會，臨死的人是不會有心情來安排一場惡作劇的。」

「那我就一定要去巴黎一趟，老婆子已是風燭殘年，臨死之前總要籌一筆棺材本呀！」

「看妳！」燕子飛含嗔說：「又說這些喪氣話，難道連妳老人家百年之後的殯殮費用我都籌不出來嘛！」

老嫗將頭搖的像博浪鼓：「靠不住，就拿上次賽爾公司的『和平之光』來說罷，我的天老爺，整整五百萬美金被妳一下捐光，連一個子的手續費也沒留，這樣的作風妳想我敢指望妳呀？」

燕子飛被她說的一陣嬌笑，但聽老嫗接着又說：「只要信瓶不是一場玩笑，我就決定要去一趟巴黎，老婆子的脾氣妳又不是不知道，只要曉得人家身上裝一百美金就會紅眼，怎肯坐視一筆驚人財富而不動心呢！」

燕子飛怔了一會：「信瓶是一年前投在海上的，乳娘也不考慮一年來的人事變遷，或許信中所提及的芬士早就不在巴黎了呢。」

「考慮到了，但我不能顧慮這些，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親眼得到證實是不會甘心的。」

「好罷，既然乳娘決定如此，我就陪妳老人家去一趟巴黎，免得妳說我不懂孝順。」

老嫗那隻獨眼中流露出欣慰的光輝，含笑搖着頭說：「妳的好意我知道，但不必了，此去只是尋訪芬士先生，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凶險事情發生的，順利的話也許兩、三天就會返回。」

「可是……」

老嫗伸手撫了一下燕子飛頭上的秀髮：「用不着担心，萬一有什麼不對，我會用無綫電通話器隨時跟妳連絡的，還是讓我獨來獨往的好，不過妳記住一點，無論結果如何，回來時兩套最流行的巴黎時裝是少不了妳的。」

「那當然囉，做長輩的連這一點都辦不到，豈不令人寒心！」燕子飛笑的很甜，在老嫗面前，她還脫不了女兒嬌態。

老嫗是個急性子，立刻回房收拾行囊。

由貝爾心島乘班機至馬尼拉只須半個小時，然後再由馬尼拉轉乘國際班機飛往巴黎，一切準備妥後，老嫗連午飯都來不及在家吃，便匆匆忙忙的動身了。

× × ×

香樹麗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大道，凱旋門和著名的康考德廣場都座落在這條大道上，尤其當夜幕籠罩宇宙，在各式各樣霓虹燈的映耀下，晶瑩燦耀，美麗的就像陸地上興建起來的一座水晶宮。

香樹麗舍右轉第一條馬路，就是喬治第五街，四十六號是一家小型酒吧，晚上八點半鐘，酒吧門口出現了一位白髮蒼蒼的獨眼婆子。

她就是俠盜燕子飛的乳娘，剛下飛機連旅館都沒有開，就急匆匆的趕到這裏來尋訪芬士先生。

她是在江湖上打過二、三十年滾的人物，大風大浪也經歷過不少，乍來一個陌生地方，應有警惕還是忘不了的，她在四十六號門口徜徉了好一會工夫，認淸附近形勢後，才推門走了進去。

酒吧內光綫昏黯，生意還不錯呢，老嫗進入時引來不少顧客投以驚詫眼神，致情，老嫗的外型實在不像常進酒吧的客人。老嫗極力保持鎭定，坐上櫃枱前面的高脚凳後，向酒保要了一杯白蘭地，趁着酒保有空的時候開了口：「假如我向你打聽一件事情，你會感到麻煩嗎！」

「那裏，」酒保露着笑容說：「我很樂於効勞，尤其是像妳這樣法語發音正確的中國老太太。」

老嫗取出檀木神像朝他幌了幌。「你認識這件東西嗎？」

「……」酒保用眼盯了神像一會，臉上現出一片迷茫。

「看光景你是不認得了，只要你請出芬士先生，他便會一眼認出這尊神像的來歷。」

「芬士先生？」酒保睜大了驚愕的眼神。

「不錯，」老嫗取出五元美金朝他面前一放，「只要你請他出來和我見面，這五元美金就是你的小費。」

酒保溜了桌上的五元美金一眼，繼又將眼神移到老嫗臉上，苦笑着搖頭說：「可惜我賺不成妳這

筆小費，妳來晚了——」

「你是說他又遷移地方？」

「不，芬士先生已於半年前意外死亡。」

「那麼他的家屬？……」

「很抱歉，我所知道的僅僅如此而已，恕我不能給妳滿意的答覆，請妳原諒。」酒保歉然一笑後，遂又去招呼別的客人。

老嫗猶如挨了一記悶棍，又像被潑了一頭冷水，楞坐在高腳櫈上半晌沒有動彈。

她現在不僅感到掃興，而且覺得倒霉，不遠千里而來，所要尋找的竟是一個死人！

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桌上的五元美金也忘記收回了，踏出白雪酒店大門時的腳步好像墜了兩塊沉鉛，心裏實有說不出的喪氣，和窩囊！

喬治第五街十分繁華，車水馬龍，行人如鯽，但老嫗却無心情瀏覽街景，只顧垂首踽踽而行。

或許混跡江湖多年磨練所得，任何情況下老嫗還不致於失去警覺，僅僅離開白雪酒吧十數公尺，她便發覺有人隨後釘踪。

老嫗倏然而驚，但見她那隻獨眼在眶內畧一輪動，遂即停立街旁，伸手攔了一輛計程汽車，車門剛一拉開，便覺後腰被人猛力推了一把，回臉看見一名彪形大漢跟着攢進車廂，同時也感到一個硬綳綳的東西已經抵上她的右腰。

計程汽車在大漢手下已經馳向快車道，老嫗憑感覺判斷，抵在她右腰上的硬綳綳物件，毫無疑問是一柄要命的手槍。

老嫗還算沉着，用右邊獨眼瞟了彪形大漢一下，苦笑着說：「朋友，恐怕你找錯對象了，老婆子身上除了一張馬尼拉的回程機票外，僅有少數零用錢而已，似乎不配被你當作很肥的肉票，繼續下去你會賠本的。」

那大漢朝她投了冷漠的一瞥：「認錯對象的是妳，我已在白雪酒吧整整等候了半年。」

「等我？」老嫗畧一凝神，「這樣看來定然跟我造訪芬士先生有直接關係囉？」

「不錯，妳很聰明。」

「我還希望閣下作進一步的說明，我國有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爲着死人傷了活人之間的和氣，似乎太不值得。」

「那要看妳的態度而定，如果妳願將那尊檀木神像交出來的話，我會很客氣的送妳下車。」

老嫗眼神一動：「那很容易，你不妨現在就命司機停車，在我下車前定會讓你如願的。」

大漢看了老嫗一眼，揮手司機將車停在路旁。

老嫗神色十分從容，取出檀木神像來故意在他面前幌了幌，但當大漢伸手來接時，她又猛的一下縮了回去。

「妳這是什麼意思？」大漢臉上已現怒容。

老嫗笑了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交出神像後如果你不放我下車呢？」

大漢用冷眼望着她：「說罷，我願給妳一個互相牽制的辦法。」

老嫗將握住神像的手朝他面前一伸：「你可以扣住我的手腕讓我下車，一面交神像一面鬆手，誰也動不了誰的歪腦筋。」

大漢畧一凝思，認爲可行，遂即照做。

神像過手乃是一刹那間的事情，大漢立刻發覺上當，而老嫗已朝人多的地方逃走。

神像變了，放在大漢掌心的竟是一隻塑膠質的不倒翁鑰匙墜，體積大小和神像相差無幾。

大漢從沒料到有此一着，他明明看見那尊神像一直握在老嫗掌心，何以無緣無故的變成另外物件，竟變的那樣乾凈，那樣俐落！

這在大漢目中認爲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他事先曉得老嫗三十年前浪跡江湖的綽號——妙手空空兒，他便不會產生不可能的想法了，在緊要關頭上來個移花接木，或者偸天換日，在妙手空空兒來講簡直易如反掌。

同時，他也深深佩服老嫗的善於利用錯覺，如果不是故意讓大漢看到神像一直握在她的掌心，而疏忽應有的戒備，也許大漢便不會這樣容易上當。

現在大漢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下車緊追。

他很氣憤受人戲弄，如果不是行人擁擠，他就很可能掏出槍來射她一下。

別看老嫗白髮蒼蒼，她奔跑的速度還不算慢，被她在人羣中三擠兩擠，便擠進了一間女子美容院的洗手間，而令大漢站在外面乾瞪眼。

但是他決定等老嫗出來，這間女子美容院只有臨街的一面正門，老嫗不可能在他面前溜掉而不被發現。

老嫗也深深明瞭自身處境，她立刻在盥洗室裏取出無綫電向燕子飛發出緊急呼援。

那是一枝鋼筆型的，携帶方便，而且性能極其優良，越洋通話雙方都能聽的十分清楚。

老嫗像連珠炮似的先將今晚詳細經過說明，緊接着急促的說道：「他一定會殺掉我的，燕丫頭，我現在躲在一間美容院的盥洗室，妳一定要趕來救我的！」

「乳娘老糊塗了，我們相隔這麼遠哩，遠水難救近火，敎我怎麼救法？」

「糟了，老婆子底細妳是曉得的，除了那手絕技外，憑一點三腳貓功夫根本不是那人對手，燕丫

頭，妳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燕子飛的聲音畧爲停了一下：「現在我想知道那間美容院是不是設在繁華地區？」

「是，熱鬧的很，街上行人多如過江之鯽。」

「那妳就只管朝外闖好了，據我推測他還不致於敢在鬧區下毒手，他的目的只是那尊神像。」

「不錯，但衝出美容院以後呢？可能他還有另外伙件，老婆子有妳十分之一本領便不會將他們放在心上，可是……」

「先不用想的那樣壞，衝出美容院再施『金蟬脫殼』之法，也許可以解妳眼前之危。」

「燕丫頭，」老嫗聲調帶着顫抖：「妳敎我的『金蟬脫殼』共有十八種，現在我已亂了主張，究竟用哪一種比較合適呢？」

「用第四種，乳娘，妳必須儘量冷靜的應付眼前危局，誰敎妳財迷心竅呢！」

「死丫頭，這個節骨眼上妳還敢怨我？糟了！有人想衝進來，我不能跟妳多談！」隨着話聲將機鈕切斷。

老嫗伸手從懷裏抽出一把刀子，那隻獨眼骨碌一陣亂轉……

她已暗中決定好了，不管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只要敢闖進盥洗室來，她就準備拚命。

或許是老嫗心裏緊張，推門而入者只是一位美容院的女賓。

老嫗吁出一口長氣，但是仍感草木皆兵，她畧一定神，便以最謹愼態度閃出盥洗室大門。

外面就是美容室，透過美容室的巨扇玻璃窗，便可看到有三，四名彪形大名在門口一帶巡梭，原先那名大漢也在其中。

街道上行人擠擁，不遠處還站着一名警察，燕子飛所料不差，歹徒們雖然也從玻璃窗看到了老嫗，却還不敢肆無忌憚的硬衝進來綁人，只是一個個俱以兇狠眼神盯住她的行動。

這樣一來，老嫗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但她深知要想安安穩穩的離開這間美容院，確實也很不簡單。

現在她不願多作猶豫了，決定施展燕子飛指點的第四種「金蟬脫殼」，以渡過今晚的難關。

歹徒在外面的佈署十分嚴密，兩個緊守大門，一名站在附近準備應變，以這種陣容對付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嚴密」二字並不過份。

他們都有自信，老嫗在美容院裏最多只能躲避到打烊以前，打烊後將不可能逃出他們的掌心。

現在他們發覺老嫗在美容院裏急的團團亂轉，一晃眼，竟又鑽進盥洗室旁邊的小間。

這徒自招引門外歹徒暗的訕笑，美容院沒有後門，不管老嫗要什麼花樣都不會招致他們的重視。

但就在這個時候，美容院裏突然發生一記輕微爆炸，全院燈光也隨着爆炸聲突然熄滅。

美容院內頓時掀起一片歇斯底里的駭人驚叫，二，三十個女賓同時發出來的叫聲，幾乎比火車汽笛還要驚人！

更嚴重的是陷入極度混亂，但聽唏哩嘩啦一陣亂响，那是美容院裏設備器具破碎時的聲音，女賓們沒有不想衝出大門逃命，無奈全室已被濃烟整個瀰漫，並散發一種怪異氣味，薰人欲嘔，很多女賓都在連驚帶嚇的情況下，糊塗失去知覺。

這次意外變卦，也引得門外歹徒極度震驚。

他們立刻看透定是老嫗搗鬼，在混亂局面中決定以不變應萬變，認定只要堵住門口，老嫗一定也就揷翅難逃。

街上响起警笛聲，兩名警察立刻衝到美容院門口封鎖現場，緊接着便聽到遠處傳來蜂鳴器的厲吼，兩輛警車瞬息工夫馳到門前。

車厢中跳出十數名武裝警察，有的維持秩序，有的持槍衝進美容院，誰也弄不清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駭人案件？

警方人員配有手提探照燈，强烈光芒下美容院中凌亂不堪，已有不少女賓因混亂而造成頭破血流，不過俱屬輕傷，少數昏迷者亦只因驚嚇過度，並無大碍，但却發覺一名白髮蒼蒼的獨眼老嫗陷於嚴重昏迷狀態。

在一名警官指揮下，獨眼老嫗立刻被兩名警察用担架床抬上警車，呼嘯一聲揚長而去。

門外的三名歹徒楞了，在担架床經過他們面前時，明明看見老嫗瞇着眼朝他們得意的笑了笑，但却無可奈何，而任由她裝死離去。

現在他們發覺低估了那獨眼老婆子，竟被她利用警察，順利的逃過了一關！

神秘別墅　乖戾人物

巴黎警局醫務室正對獨眼老嫗施展急救，誰也料想不到她就是惹起那間女子美容院風波的罪魁禍首。

一支甦醒劑注射後，老嫗從昏迷中悠悠醒轉，其實這一針是多挨的，爲了不使警方人員看出破綻，她就只好咬牙挨這一針之苦。

經過醫師檢查後，除了認爲是受驚過度而外，老嫗身體十分健康，也沒有任何地方外皮擦傷。

一名警探站在面前很禮貌的說：「老太太，醫生的話，想必已經聽到，妳可以放心回去。」

「不，」老嫗一本正經的搖頭說：「現在我的精神還十分恍惚，你們竟忍心，拒絕照顧一個在巴黎舉目無親的外國老太婆嗎？」

探員和醫生相視而愕，兩人畧予商議後，准許老嫗就在病房休養，但以明天中午十二點爲限。

老嫗十分滿意，有這樣長的時間，想必燕子飛一定可以趕到巴黎了，只要有她在，追踪她的歹徒縱然再增多十倍，老嫗也不會放在心上。

探員，醫生，護士等已退出病房，老嫗又將房門扣死，並發覺這間病房又寬敞，又清靜，最重要的只要安全，她不相信歹徒猖狂到敢來警局醫務室中搶人。

老嫗高興極了，就像中了春季大馬票，情不由已哼起了家鄉小調。

她又將那尊檀木小神像取在手中仔細把玩，這小東西毫無奇異之處，但却替她帶來一場風波，要不是「金蟬脫殼」得逞，今晚後果誰也不敢想像。

不過她認爲這次風波經歷的很值得，等於充份証實了檀木神像的價值，否則歹徒不會在白雪酒吧等候半年時間，以待持有檀木神像者出現。

芬士先生怎會意外死亡了呢？

當這個問題浮上老嫗腦海時，她心中的興奮又在開始下降，看來由於芬士先生之死，很可能就永遠無法實現那筆驚人財富的美夢。

但是老嫗並未絕望，她想等燕子飛趕來巴黎後再作商量，無論智慧，武術，以及來無影去無踪的輕功，那一樣她都出人頭地，甚至別人已經認爲是絕望的事，她都能常常憑着智慧和體能在緊要關頭上扭轉乾坤。

一想到這裏，老嫗又高興的笑了，遂即打開了那枝鋼筆型的無線電通話器鍵鈕：「老婆子對燕丫頭發出呼喚，現在我想知道妳已經動身了沒有？」

「乳娘的命令我敢不聽嘛，正在馬尼拉機場辦理簽証手續呢，明晨十點定會到達巴黎。」

「好丫頭，眞是『稀飯鍋裏扔炸彈』——要命的米湯，有妳這句話老婆子混身骨頭都在起勁！」

「乳娘，如果我猜測不錯的話，應該妳老人家已經脫險了。」

「妳怎麼知道？」老嫗有點發怔。

「聽口氣就分辨得出來，身在險境的人說話時不會這樣輕鬆。」

「不錯，妳教我的第四種『金蟬脫殼』完全成功，老婆子正在巴黎警局享福呢！」

「不過我要提醒乳娘一聲，歹徒一定會在警局門口等妳，而且很可能出動的人數更多，當妳明天走出警局時必須特別當心。」

「那是明天中午的事，而你明天上午十點前就會到巴黎，還怕他們敢動老婆子一根汗毛不成！」

燕子飛只笑沒有吭聲，老嫗恐怕躭誤了她的搭機時間，遂將通話機鈕關閉。

由於曉得了燕子飛到達巴黎時間，老嫗就像吃了定心丸，眼前她什麼也不願意想，只想獲得一個暢足的睡眠。

× × ×

翌晨九點，警局醫務室護士小姐到病房來查看老嫗情況，沒料到她老人家在病房裏打開了太極拳，惹得那位金髮碧眼的護士小姐有點啼笑皆非。

「老太太，」她仍舊很禮貌的說：「看樣子妳的身體已經完全無碍了……」

老嫗忙用手式阻止，笑着說：「請別下逐客令，中午十二點以前我一定會自動離開的。」

護士小姐離開後，她又繼續練太極拳，或許是燕子飛即將趕到的緣故，今早她竟打得特別起勁。

這一趟太極拳打完，時針已指向九點半鐘，老嫗畧爲喘了喘氣，便又以通話器和燕子飛連絡，按照時間算，現在她應該已經到達巴黎了。

順利的很，剛一發出呼喚便得到燕子飛的回應，並告訴老嫗她已安全降落巴黎機場，半小時之內定可趕到巴黎警局門口接她。

老嫗關閉通話器後心情有說不出的愉快，她決定提前於十點半鐘時離開警局，離開現在還有整整一個鐘點，時間上的安排已經充份有餘。

她坐在病房內得意的想笑，笑那批愚蠢的歹徒，待會不在她身上打主意便罷，否則他們就會嚐到燕子飛的厲害。

現在她唯一感到悶的是時間過的太慢，這一個小時在感覺上好像竟有無比的漫長。

當時間更接近時，老嫗在房內急的團團轉，她再也無法忍耐了，終於强掙到十點二十分，打了招呼後走出警局大門。

縱然提前離開，還較燕子飛預計到達時間延遲二十分鐘，據想燕子飛應該早就在警局附近一帶等候了。

但是非常出乎意料，老嫗站在警局門口的石階上，輪動她那隻獨眼搜遍了整個附近，結果竟沒有發現燕子飛的踪影。

老嫗心裏犯着嘀咕，取出通話器又發出緊急呼喚。

「嗡——嗡——嗡——」

糟糕，受話器不停的嗡嗡作响，竟沒有出現她喜愛聽的聲音！

老嫗覺得事情有點不妙，再喚結果還是一樣。一項駭念突然掠過她的腦海！

燕丫頭出事了！

除此以外，她似乎想不出來燕子飛不回應的理由，而且情況還說不定相當嚴重，想的更壞點，也許她已失去自由，因爲她們之間曾有約定，只要有一綫可能都不致發生此種現象。

老嫗踏出警局大門時的興奮現已不復存在，就像從沸點急降到冰度，但有一點尚可告慰——警局附近也沒出現昨晚歹徒的面孔。

老嫗並不死心，乾脆就將身子朝警局大門旁邊的石柱上一靠，就以那隻鋼筆型通話器每隔十分鐘發出一次呼喚，結果直到中午十二點來臨，都沒有得到燕子飛的半點回應。

現在她已斷定大事不妙，如非燕子飛出了非常意外，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對她的呼喚相應不理。

老嫗現已心亂如麻，剛好一輛的士適時停在她的面前，看情形已經不能繼續等候下去，遂即彎身攢進車廂。

司機可能也是個急性子，他也不問老嫗去處，便飛似的將車子開上馬路。

這種情形有點反常，等到老嫗警覺時已嫌不及，但聽「哧噗！哧噗！」兩聲輕响，她的兩隻手腕已被車座後面突然伸出來的兩隻鋼環扣死。

老嫗這一驚非同小可，她從車座前的後照鏡中已經看到司機正在朝她發出詭笑，並也認出那張面孔，正是昨晚三名歹徒其中之一。

這一下老嫗好像跌落萬丈冰窟，誠所謂禍不單行，或者命運之神早已安排好了她要在巴黎遭此刦難！

「老太太，」司機臉上的詭笑一直不褪；「勸妳放老實一點，如果妳妄想叫喊的話，在妳背後還會伸出一把刀子，它的長度足可將妳胸膛對穿而過，妳明白嗎？」

老嫗果然不敢喊叫，但却極力掙扎，她想掙脫掉扣在她手腕上的那兩隻鋼環。

苦也，愈掙愈緊，手腕處已現血紅痕跡。

司機臉上的詭笑更盛：「老太太，不聽話是要吃苦的，假如妳肯合作的話，我們會將妳當貴賓看待。」

老嫗發着怒將眼一瞪：「乾脆的說，你準備將我開到什麼地方？」

「用不着性急，慢慢妳就會明白的。」

老嫗想發作，但又强忍下去。

的士彎向一條僻靜的馬路後，目標指向郊區。

完了，眼前情況下，老嫗再也沒有辦法施展「金蟬脫殼」，乾脆將眼一閉，準備任由命運安排。

的士駛離市區後速度加快，仍舊繼續不停的朝前飛馳。

老嫗突然想起來一件事：「朋友，剛才你說願拿我當貴賓看待？」

「不錯，但也要看妳的態度而定。」

「既然這樣，跟你打聽一件事情總應該不成問題？」

「說說看，只要不令人爲難，我就定會使妳如願。」

「我只想知道在我落進圈套之前，你們有沒有跟另外人發生磨擦？」

「沒有，在巴黎很少人敢跟我們發生糾紛，除非像妳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太太。」

「但願你沒有騙我。」

「妳想會嗎？這件事跟妳我之間的糾葛風馬牛不相關，我沒有隱瞞妳的必要。」

「謝謝，我想知道的僅此而已。」

司機怔了一怔，似在推敲老嫗問話的動機，而老嫗現又閉起那隻獨眼養神。

倘如司機所言不虛，則燕子飛發生意外就跟他們沒有直接關係，但她究竟又遭遇到什麼另外的麻煩了呢？

老嫗心中這樣想着，眼前處境既已如此，她倒反而看開了，抱着「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的想法，冷靜下來和這批歹徒們週旋。

現在的士離巴黎市區已經很遠，四野景色如畫，而司機所呈露的仍舊是那副帶着詭笑的面孔，就這樣又經過十五分鐘的飛馳，終於彎向一條荒僻的岔路。

老嫗情不自禁有點着慌，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歹徒想將她置於死地，那將易如反掌。

岔路崎嶇不平，因而車子的速度在逐漸減慢，半小時後一座茂密的森林遠遠在望。

附近一帶十分荒凉，沒有建築，沒有人烟，當車子穿林而入後，一幢相當講究的洋房頓時呈現眼前。

那幢洋房四週有圍牆，被一條小溪環繞着，給人的印象是寧靜中又有點透着森嚴，若不是深入森林，誰也不曉得裏面竟別有洞天。

洋房兩扇大鐵門關的緊吞吞，而更將這裏襯托出一派神秘氣氛，面對大門的溪流上有一座石橋，司機轉動方向盤疾馳而過，停在大門口時發出了二短一長的訊號喇叭，而那扇大門也就隨着喇叭聲緩緩而開，讓車子輕輕滑了進去。

近門就是一座很大的花園，或許到現在爲止還沒見到有人出現的緣故，而顯得這裏十分冷清。

車子在花園裏滑過圓形跑道，終於在大廳進口處的走廊下停住。

老嫗心裏逐漸緊張，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裏面住的又是什麼人？將自己綁來的目，究竟又是什麼，……

一連串疑問在她腦海掠過，看來歹徒的目地已不僅僅奪取她懷有的檀木神像，倘如僅僅如此便沒有定要將她綁來此地的必要。

忖念間大廳裏面閃出兩名彪形大漢，拉開車門後一言不發，而將老嫗從鋼環上解下，硬押着推進大廳。

現在還只是下午兩點左右，不知爲了什麼，廳內所有窗門幔帳深垂，在輝煌燈亮映耀下，廳中央一張巨型沙發上坐了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特徵是陰沉的臉上配了一隻大鷹勾鼻子，客廳四週共有六名黨羽環立，俱都虎視眈眈的用眼盯住老嫗。

那兩名歹徒將老嫗押到首領面前不遠站定，遂即退立一旁。

首領面泛冷笑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圍着老嫗踱了兩圈，然後又和老嫗面對面站着：「我們對妳十分客氣，一點也沒有束縛妳的手脚自由。」

「謝謝，」老嫗笑的很不自然，並用譏諷的口吻說：「對待貴賓竟不將手脚綑綁，實在令人覺得意外。」

首領沒有加以理會，伸出左手來朝她面前顫了顫：「拿來——」

老嫗閃動獨眼朝他瞄了一下，她已深感眼前處境逞强不得，只好從袋內將檀木神像取出，慢慢的朝他手上一丟……

首領撈在手中一陣細瞧，接着連聲大笑，半晌才將笑聲歛起，而臉色却顯現的十分冷峻：「妳的合作態度不錯，但我希望妳能有進一步的表現。」

老嫗楞了一下：「我聽不懂你話中的意思。」

首領臉上又現詭笑：「檀木神像本來是一對，我想知道另一尊的下落。」

老嫗神情一怔：「還有另外一尊？」

「……」首領冷漠的點了點頭。

「不知道，我只曉得以此神像尋訪芬士先生，也許芬士先生能够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首領嘿嘿冷笑說：「或許妳認爲對死人身上推脫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我却認爲最笨。」

「你不相信？」老嫗滿臉不悅。

「……」首領點點頭，又沒吭聲。

「我到巴黎來尋訪芬士先生就是最好證明，如果擁有另外一尊，便無千里而來的必要。」

「不見得，縱然妳同時擁有兩尊，也未必能曉得它的用途。」

老嫗獨眼一瞪：「這樣說閣下認定我知道另一尊的下落了？」

「也不見得，不過妳眼前是我唯一追尋綫索的對象，我不能輕易的放過妳！」

「你這簡直是强詞奪理。」老嫗怒吼着。

首領並未動怒，冷聲說：「希望妳不要衝動，我給妳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機會，明天這個時候如果妳再不給我滿意答覆，處死妳就像處死一隻螞蟻般的容易，或許妳對我現在的話並不重視，但是等到妳懂得重視時也許已經晚了，生死決於一念，希望妳善自選擇。」

說完手一揮，兩名黨羽立刻走上前來，將老嫗押往客廳後面一間密室予以監禁。

密室建築的異常牢固，沒有窗戶，門是鐵門，毫無疑問這裏就是專門囚人的地方。

現在密室鐵門已從外面反鎖，室內黑漆沉沉，昏暗到幾乎伸手難辨五指。

老嫗心中暗暗叫苦，說起來有點陰錯陽差，如果不是燕子飛發生意外，不能依時趕來接應，情況便不致演變成如此惡劣。

燕子飛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老問題重又浮上老嫗腦海，雖然眼前她無法尋求答案，但她曉得燕子飛所遭遇的一定是突然變故，因爲九點半還跟她作過一次連絡，那時她又到達巴黎機場，也就是說意外應該發生在燕子飛從機場趕往警局途中。

確定了這一點之後，老嫗又有點百思不解，巴黎機場至警局途中又怎會遭遇驚人意外呢？

老嫗深深明白眼前處境，除了燕子飛趕來將她救出虎口，否則就很難活着離開這座匪窟。

這種情勢是必然的，歹徒既然如此重視那尊檀木神像，就定然不容許曉得這秘密的人繼續存在。

其實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如果不是另一尊神像還沒有着落，也許老嫗已經遭到斷然處置，現在她却因此獲得二十四小時的喘氣機會。

眼前老嫗對那筆驚人財富的美夢已經冲淡，最要緊的是如何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爭取到逃離匪窟的機會。

想來想去她還是將希望寄託在燕子飛身上，掏出通話器來又發出緊急呼喚，聲音壓的很低。

事情糟的不堪想像，老嫗不停呼喚一直延續半小時之久，受話器中還是沒有傳出燕子飛的聲音。

老嫗現已面臨死亡威脅，除非奇蹟出現才能挽回她的危難。

× × ×

夜翼將黃昏驅除殆盡，森林內的那幢神秘別墅已經亮起輝煌燈光。

今晚沒有月色，入夜以後天氣又在轉陰，而將

整座森林籠罩上一層肅殺氣氛。

別墅一帶靜悄極了，除了樹葉在晚風吹拂下發出籁籁輕響，以及草地上此歇彼起的野虫啾啾而外，已經聽不到另外的雜聲。

就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一條黑影突由左側樹叢中疾冲而出，迅捷的令人辨不清是飛鳥還是人影，在半空中一個飛掠，眨眼瀉落於別墅花園之中。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十一點鐘。

今晚這幢別墅顯得很不平常，以往，九點過後別墅裏的人便已就寢，今晚竟延遲到現在，客廳裏依舊燈火輝煌，並聚集了這幢別墅所有的人，正在商討一件重要事情，首領仍坐原來那張巨型沙發，八名黨羽分坐在他的左右兩側。

場中氣氛很嚴肅，首領環掃衆人一眼後，發出興奮的聲調，首先開口：「我們所期待的日子終於到了！」

這句開場白，很能抓住各人的興趣，衆皆凝神聆聽。

「這半年來你們的辛勞我不會忘記，只要那批財富到手，你們一定都有應得的一份。」

客廳內頓時掀起一片掌聲，但立刻便被首領用手式制止。

「也許你們還有很多疑問，譬如：另一尊神像究竟在那裏。芬士之死會不會直接影响到這批財富的獲得？以及神像關繫着財富的原因等等，這些問題我不須要詳細的一一說明，但應該讓你們曉得現已都不是問題，鉅額財富已在向我們招手。」

衆黨羽情難自禁發出驚呼，興奮得手舞足蹈。

在首領的手式下，暫時的哄亂遂又靜止，他接着說：「明天我們就要動身去獲取那筆財富，爲了預祝一切順利，我已準備好美酒跟大家狂歡，請大家不要忘了今晚是一個最美好的日子。」

說完撳動電鈕，一隻小型酒櫃自動移到跟前。裏面有各式各樣名酒，不拘形式，各投所嗜，歡悅氣氛揚溢了整個大廳，但是黨徒們疏忽了一點，首領只將酒杯舉起，絕不沾唇。

酒會舉行的很突然，結束的也很迅速，前後不過半點鐘光景，現場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其實應該說駭人比較更爲恰當，原來所有黨徒在飲酒之後，臉孔泛青，額角冒汗，並雙手捧腹呈不堪痛苦之狀，唯獨首領面露詭笑，靜靜的站在那裏等待情况轉變。

黨徒們不是呆子，立刻曉得了是怎麼回事，但將憤怒的眼神投到首領臉上。

他們也曾做奮力一撲的打算，但已力不從心，瞬息之間一個接一個的倒在地上，口腔冒血，瞪着死魚眼再也不能動彈！

劇毒！只有中了劇毒的人才會發生這種現象。

首領開始縱情大笑，笑的那麼得意，那麼張狂，足足大笑了半分多鐘，才漸漸將笑聲止住。

他用乖戾的眼神掃了一遍地上的屍首，得意洋洋的自言自語道：「蠢材！我會那樣容易讓你們分得鉅額財富？做夢！」

他愈罵愈得意：「現在，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們這批蠢猪，另外一尊神像本來就在我的手中，芬士先生也沒有死，他永遠不會死，你們曉得他是誰人嗎？……」

至此又是一陣縱情大笑：「芬士先生做事向來不留後患，凡是知道他秘密的人一律處死，芬士先生凡事走在別人前面，倘如落在後面就會一定吃虧，相信嗎？你們就是最好的榜樣！

「現在你們應該完全明白了，但是我對你們已經絲毫不存顧忌，死人是不會揭穿任何秘密的，噢！那筆鉅額財富已經向我招手，世界上將不會有任何人曉得這件事情，也就不會有任何人想來跟我分享！」

說完又開始縱情大笑，但像緊急刹車般的突然停止了，因爲他發覺身後出現了另一個人的冷笑。

他還疑爲那是興奮過度而產生的幻覺，忙將身子一轉……

我的天！一名身穿紫色緊身運動裝的漂亮女郎就站在他面前不遠，驚的他登登登朝後連退三個大步。

「芬士先生，」女郎微笑說：「我應該替你剛才的話更正一下——世界上最少還有我知道這件事情。」

「你是誰？怎麼進來的？」芬士急聲怒吼着。

「用不着這樣緊張，」女郎沉着的很，「當閣下曉得我是誰以後，你就不會這樣驚奇了！」

「那麼妳究竟是誰？」

「你聽說過燕子飛嗎？」女郎含笑望着他。

「燕子飛？」芬士張大了驚愕的眼睛：「妳是說曾使紐約警探頭刺極點的燕子飛？」

「不錯，沒想到你竟曉得的這樣清楚！」

芬士暗地一驚，他曾在報章上看到過俠盜燕子飛的驚人事跡，可沒料到今晚竟撞上這位難纏的人物！

最令他難以容忍的，乃是燕子飛親眼看到他的毒辣手段，以及有關他的一切秘密。

他絕對不能容忍這樣的人在世界上併存，嘿嘿獰笑着一步步朝前逼近：「我倒是低估了那獨眼老婆子，看情形是妳故意安排好這種局面，而來探查我的秘密。」

燕子飛仍舊微笑着：「你很聰明，如果不是這樣，你想我會很容易發現這個地方嗎？」

「但是妳還疏忽了一點，妳沒有考慮到和那獨眼老婆子還不能够安全離開這裏！」

「哦！閣下對自己的能力竟這樣自信？」

芬士臉上殺機突盛，而燕子飛的神色仍舊是那麼安詳，那麼鎭定，似乎對眼前緊張局面根本無動於衷。

說時遲那時快，突聽芬士一聲悽厲怒吼，隨着吼聲一個虎跳便朝燕子飛撲了過去。

迅、猛、狠，芬士這一記飛撲，似乎較眞正老虎還要矯健。

可惜他撲錯了對象，等到發覺一下撲空，右腕竟被一隻纖纖玉手扣死，現在他還沒抬起頭來，但他曉得那是燕子飛的手。

「嗨！」芬士聽到一聲嬌喝，而他的身軀也就隨着嬌喝聲離地而起，一連兩個懸空跟斗，叭嗟聲中跌了個大仰八叉。

芬士動作之矯健着實令人震驚，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跳起……

怪哉，客廳內竟已失去了燕子飛的踪影。

深夜格鬥 欲擒故縱

芬士機伶伶連打冷戰，他現在不認爲剛才所碰到的是俠盜燕子飛，而認爲客廳裏面竟在鬧鬼！

他的想法并非沒有理由，只有幽靈才能消失的那樣迅捷，也只有幽靈才能消失的那樣沒有痕跡。

呼——一片紫雲蓋頂，等到芬士發現那是燕子飛凌空飛撲時，想躲可就來不及了，骨碌碌，像皮球似的被她一掌掃跌八尺開外。

這一交將芬士摔楞了，他沒看到燕子飛從何處現身朝他飛撲，也沒看淸燕子飛怎樣出的手，就跟剛才沒有看到她怎樣消失完全一樣。

但這一交也將他的神智摔醒了，眼前所面臨的不是鬧鬼，而是身懷絕技的俠盜燕子飛，伸手就掏腰邊的佩槍。

芬士的動作是够快，但燕子飛比他更快，幾乎就在他拔槍的同時，飛起一脚正巧踢中他的手腕。

這一脚踢的很重，芬士頓感一陣裂骨奇痛，竟發出殺猪般的慘嘷，連滾帶爬的朝牆角邊逃去。

他竟順手撈到了一張椅子。

眼前這張椅子在芬士眼中不啻救命符，奮足臂力便朝中央屋頂上飛去。

他的目標不是燕子飛，而是客廳中的那盞水晶大吊燈，他認爲那盞大吊燈對他的威脅較燕子飛猶爲嚴重。

芬士的念頭動對了，唏哩嘩啦暴响聲中，客廳頓由光明變成黑暗。

黑暗常會令人憎懨，但眼前却是芬士的温床，因爲他在黑暗的掩護下，不僅容易躲避燕子飛的猝擊，并且也爭取到了拔槍的機會。

砰！砰！砰！砰！

芬士在亂槍射擊，其實他也不能看見燕子飛究竟在何處，這陣凌厲的射擊最多只能收到嚇阻的作用。

現在芬士的胆量壯多了，果然很久沒有見到燕子飛再次現身。

他對眼前的安全保障并不滿足，以背貼緊牆壁緩緩移動，終於到總開關跟前，將電源整個切斷。

這樣一來整幢別墅頓呈黑漆沉沉，再沒有任何地方的餘光能够照耀到他的行動。

不過他深深曉得，燕子飛絕對沒有離開這幢別墅，現在他下了一個決定——最低限度也要將獨眼老姬殺掉洩憤。

他一雙眼神轉動的像夜貓子，身軀也跟着朝囚禁老姬的密室緩緩移動。

沙！沙！沙！

或許整座別墅太寂靜了，他雖然極力放輕脚步，但是鞋底磨擦地面時仍舊發出怪响，而令他産生了很大的顧忌，遂又停止前進。

就在這個時候，突見通往密室的走廊上黑影一閃……

芬士想開槍，但又忍住了，因爲那是黑影閃動的速度似乎比電光火石還要迅捷，竟在他扣動扳機之前復又消失無踪。

那黑影閃動竟對芬士發生很大鎭懾力量，他憑直覺斷定就是燕子飛躱在前面等着對他施展突擊。

芬士心念急轉直下，終於失去再朝前探的勇氣，退而求其次——只想安全撤離這個地方。

他的運氣還不算壞，順利退到車房後，搶着跑上一輛轎車，瘋狂般的朝原野飛馳而去。隱在暗中的燕子飛曾親眼看到他衝越石橋馳向荒野，直到轎車的影子在夜色濛濛下消失不見。

好似她對芬士根本不作追擊打算，只對他消失的方向笑了笑，遂卽設法使別墅的燈光恢復光明。

當密室的門被燕子飛打開時，老嫗說不出是夢，是喜，還是怒：「丫頭，妳……」

燕子飛笑着說：「請乳娘不要生氣，妳在通話器中的呼喚我全知道，但是我不能在巴黎警局門口給妳接應。」

「爲什麼？」老嫗投以茫然眼神。

「那樣最多使妳擺脫他們的糾纏，却不能發現

這裏的一切。」

「這樣說妳早就隱在巴黎警局附近了？」

「不錯，只有不露面，才能照我的計劃暗地跟踪。」

「那也不應該對我的呼喚置之不理呀，乾脆說明豈不免我担驚受怕。」

「事先說穿妳就篤定泰山了，神色上萬一露出破綻，我的心血豈不完全化成泡影。」

老嫗餘怒未息的直搖頭，當她曉得芬士未死，以及對待黨徒的毒辣手段時，不由恨恨的說：「可惜被他逃走了，否則……」

「乳娘說錯了，他是被我放走的。」

「妳竟放走他？」老嫗十分震驚。

燕子飛點點頭笑了笑：「我們應該離開這個地方，有話上車再談。」

森林外面藏着一輛跑車，乃是燕子飛到達巴黎後，向車店臨時租來使用的，兩人上車後由燕子飛担任駕駛，剛一發動就聽老嫗問道：「燕丫頭，剛才是我聽錯了呢！還是妳說錯了？」

「我並沒有說錯，妳也沒有聽錯，是我將芬士放了。」

「但是我……」

「妳那尊檀木神像已經被他搜去，對嗎？」

「誰說不是，既然另一尊神像早就在他身上，我們一無所恃，這趟巴黎豈不是白來了嘛！」

燕子飛含笑瞟了她一眼：「那樣我就不配被人稱作俠盜燕子飛了，而且也害妳跟着臉上無光。」

老嫗眉頭一揚：「好丫頭，聽口氣妳一定在芬士身上動了手脚？」

「不錯。」燕子飛隨手從袋內掏出一尊神像，而被老嫗一把奪了過去。

神像是神像，質料顏色也相同，但是神像身上的紋路有異。

不待老嫗發問，燕子飛又接着說：「這是芬士原來就懷有的一尊，在客廳發生格鬥時被我盜取手中，現在等於交換了一下，我們并沒有吃虧。」

「但是也沒有佔便宜，兩尊神像一齊盜回來該多好。」

「我也這樣想，但是他并沒有將兩尊放在一處，匆忙中被我摸回來一尊就算不錯的了。」

「有個屁用，」老嫗嘟嚷着：「要這一尊還不是同樣得不到那筆財富。」

「兩尊同時到手也是一樣，我不相信乳娘能從神像身上窺破獲取財富的秘密。」

「……」老嫗楞着沒有開口。

「所以這不是問題的關鍵，獲取財富之秘密仍舊掌握在芬士的手中。」

「既然這樣就更加不應該將他放走。」

「難道擒住芬士，他就會輕易供出秘密？」

「……」老嫗又是一楞。

「不會的，縱然你威脅到他的生命，據我想他也不會供出實情，因爲在無法對證下，他很可以虛僞的說法搪塞，那對我們有害無益。」

「那這樣豈不是變成僵局了嘛？」

「僵局？」燕子飛俏笑着：「除非妳跟芬士決定了捨棄那筆財富，否則就不容許兩尊神像分散，不是妳找他，就是他找妳。」

老嫗的那隻獨眼一亮：「這樣說妳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只要擁有任何一尊神像，就不怕芬士不找上門來。」

「對了，以逸待勞，不是要比我們找他舒服得多嘛。」

「但是……」

「妳意思恐怕芬士不曉得我們在巴黎的落脚地點？」

「……」老嫗點了點頭。

「放心，像妳老人家外型的人在巴黎并不多，何况我們根本又不準備躱避，無論用什麼化名，應該也會很快被他查到。」

老嫗高興的一拍巴掌：「好丫頭，原來妳替未來早就有了充份準備，害得老婆子替妳担心！」

燕子飛含笑朝她瞟了一下：「乳娘，妳又說錯了，應該說替妳還未到手的那批財寶担心。」

兩人相視一愣，都笑了。

跑車進入市區後現已馳上香榭麗舍大道，繞過康考德廣場不久，便在希爾頓酒店門前停車。

燕子飛早已在這裏訂好房間，現在的時刻已經凌晨兩點，眼前她們最須要沐一個溫水浴，和獲得一次暢足的睡眠。

× × ×

陽光透過落地長窗，九點以後燕子飛和老嫗才懶洋洋的翻身下床，梳洗後精神煥發，昨夜的勞累已因暢足睡眠而告消除。

早餐後，燕子飛打開落地長窗做了一會深呼吸運動，今天的氣温不冷不熱，是一個非常開朗的日子。

老嫗則坐在沙發上把玩那尊檀木神像，把玩的非常入神，看樣子恨不得將它解剖開來研究研究。

「燕丫頭，」她一面把玩一面將燕子飛喚到面前，「妳的思考力和想像力都比我豐富，不妨啄磨啄磨，神像關鍵財富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燕子飛苦笑着搖搖頭：「這是一尊毫不出奇的木偶，我不想爲它傷腦筋，而且也無從啄磨起。」

老嫗顯得很掃興：「這樣說縱然兩奪同時到手，我們也沒有辦法主動揭穿它的秘密囉？」

「應該是如此。」

「那豈不變成廢物了！」

「所以我正在想，準備再將它送還給芬士。」

老嫗驚的一哆嗦：「差點為它送掉老命的東西，妳竟準備送掉它！」

「嗯，但是并不像妳所想的那樣輕易，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的構想是因送掉它而獲得更進一步的收穫。」

老嫗將頭搖的像博浪鼓：「我實在聽不懂妳的意思。」

燕子飛投以含蓄微笑：「眼前有些事情妳老人家還是糊塗一點的好，但慢慢就會明白的。」

老嫗恍惚的點着頭：「也許妳說對了，我是應該養養我的老神，但有一點，這次如果空手而返，大不了老婆子譬如沒檢到那隻勞什子信瓶，但妳那塊『俠盜燕子飛』的金字招牌可就算徹底砸了。」

「唷！」燕子飛臉上露着吃驚：「這樣說乳娘準備將這筆帳完全扣在我的頭上了！」

「曉得就好，為了那筆令人眼紅的財富，老婆子不得不施用『殺手鐧』，要賴也要在妳的頭上。」老嫗含着笑容，獨眼也在閃閃發光。

外綫電話機大响，燕子飛伸手握起了話筒：「誰？」

「是朋友，也是敵人，今後但憑芳駕選擇。」

「噢！原來是芬士先生。」燕子飛含笑朝老嫗擠了一下眼，「我很佩服閣下的能幹，這樣快就將我的落腳處查探出來了。」

「彼此彼此，我也欽佩芳駕的手法高明，神像掉了我還不知道呢，落得空歡喜一場。」

燕子飛爽朗的一笑：「就算這一個回合半斤八兩，不分勝敗，閣下現在打電話來是想對我再發戰書，對嗎？」

「錯了，我只想跟芳駕化干戈為玉帛，携手合作，共同分享那筆鉅額財富。」

「噢！這眞令人出乎意料之外！」

「倘如芳駕答應的話，那就是我莫大的榮幸，同時在提取那筆鉅額財富時，也會排除掉很多不必要麻煩。」

「還有麻煩？」

「當然，不知有多少人也在為了那筆財富眼紅，扛着『俠盜燕子飛』的招牌出面，或許會逼使一些人不敢再動歪腦筋。」

「說的倒是很動聽，但是我怕——」

「怕？」芬士聲調中透着驚愕。

「不是嗎？昨夜閣下舉行酒會的場面是我親眼得見，跟你合作後我怕會步向他們的後塵。」

芬士極不自然的一陣乾笑：「芳駕顧慮的有點過頭了，昨夜手段是有點毒辣，但只能對付那批蠢豬，在芳駕面前我是沒有勇氣再變那套戲法的。」

燕子飛笑了，笑的很甜：「縱然如此我也沒有興趣，對閣下的苦心只有感到抱歉。」

「為什麼呢？」

「其實你心中應該明白，燕子飛的胃口向來大的驚人，那筆財富又很龐鉅，硬生生的被你分去一半，我會很不舒服的。」

「妳這話什麼意思？」芬士的聲調已變微怒。

「明顯的很，燕子飛揷手的事情絕不讓人分享，寧願爭奪時失敗在你的手裏。」

「這樣說我們的談判宣告完全破裂囉？」

「閣下說對了；誰叫我生來一副走極端的個性呢，我對閣下的美意深深感到抱歉。」

芬士的聲調突然變厲：「燕子飛，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已經對妳作很大的忍讓了！」

「唷！閣下開始在威脅我？」

「如果想挽回的話還來得及，芬士并不是妳想像中那樣容易對付的人，倘如堅持下去我不會容妳活着離開巴黎！」

「嘿！好大的口氣！」

「我再愼重的提醒妳一聲，聰明的人事先防備，愚笨的人事後懊悔。這件事情希望妳再作深思，兩小時後我再聽妳回話。」

「那太浪費時間了，我現在就可以答覆你——辦不到。」

「好！你等着看我的厲害！」芬士盛怒中將話筒掛斷，摔的很重。

燕子飛一點都沒有生氣，臉上還掛着甜笑呢。

老嫗獨眼中閃出一片迷茫：「燕丫頭，妳究竟想要什麼花樣，剛才明明決定要將檀木神像送還他，現在怎麼又變卦了呢！」

「誰變卦來着，」燕子飛秀目含嗔的望着老嫗：「乳娘又不是不知道，我決定的事情向來不會更改，只是不能這樣輕易退還給他。」

「怎麼？難道還要讓芬士頭頂香案，跪在門口迎取神像不成！」

燕子飛噗哧一笑：「我不是這個意思，平空退還會引起他疑心我們別有所圖，那對我今後的安排會有很大障礙。」

「那妳準備安排在怎樣情況中退還給他呢？」

「眼前還不能肯定，應由芬士採取主動，我們只宜見機行事，只要在迎合他的主動上不露破綻就行。」

老嫗點頭似有所悟，雖然眼前還不曉得燕子飛心裏究竟準備些什麼，但她深具信心，因為燕子飛以往從未在重大事件栽過觔斗。

× × ×

整個白晝在不知不覺中溜走，黃昏將美麗的香榭麗舍大道塗抹上另一幅顏色，較白晝更為令人悅目。

自從芬士在電話中和燕子飛談判破裂後，直到現在都沒有發生過任何警兆，好像他已經忘記了追奪檀木神像這件事情。

不過燕子飛和老嫗都深深警惕着，眼前平靜正似暴風雨來臨的前夕，隨時隨地都會爆發出一樁駭人事件。

這項危機隨着夜翼的降臨而遞增，眼前誰也難以料定芬士究竟會對燕子飛施展怎樣的詭奇招數。

但是可以猜出一個大概，芬士不來則已，要來就必定辛辣詭奇無比，因為他心目中既已認定燕子飛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若以平常手段只有自討無趣。

夜翼籠罩後，香榭麗舍大道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映耀下更顯得瑰麗絢爛，就像一位混身珠光寶氣的美麗貴婦。

燕子飛房間內只扭亮了一盞昏沉沉的小壁燈，自從夜翼襲臨大地後，她就依在落地長窗旁邊瞟眼探看外面的動靜，尤其注意行動可疑的人物。

香榭麗舍大道上車輛來去如梭，人行道上也有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但是燕子飛眼中却并無可疑的人物出現。

老嫗悄悄來到跟前：「燕丫頭，這樣等不是辦法，我們溜溜去。」

燕子飛點頭同意，現在已屆晚餐時間，遂和老嫗一同下樓，樓下就是富麗堂皇的餐廳。

在進餐時，燕子飛的警覺心絲毫不敢鬆懈，結果還是沒有出現可疑情況，更沒見到芬士在眼簾下出現。

愈是這樣，燕子飛愈不敢大意，當飯後駕車兜風時，并不時注意車上的後照鏡，以防後面有可疑車輛追踪，豈料接連穿過了好幾條馬路，還是一無所見。

老嫗苦笑道：「燕丫頭，看光景芬士想吊我們的胃口。」

燕子飛淡淡一笑說：「也許妳猜對了，我們不妨暫將這事情丟開，爽快的遊覽一下巴黎市區。」

跑車從凱旋門起順着香榭麗舍大道滑瀉，繞過被譽為是法蘭西驕傲的康考德廣場，再循羅斯福大道一直兜了下去。

巴黎市區的夜景着實多彩多姿，燕子飛和老嫗足足在市區內兜了兩個多鐘點的風，却沒有碰到過任何值得注意的事件。

返回希爾頓酒店途中，燕子飛將車開的很慢，并不時停在路旁凝神沉思。

「燕丫頭，」老嫗不耐煩的說：「妳是不是又犯神經病了？」

「我在推想芬士可能採取的步驟。」

「產生靈感了沒有呢？」

燕子飛轉過臉來朝她苦笑笑：「沒有，最好的辦法是多加防備，今天夜裏我們不能睡熟，也不能脫去外衣，而且口鼻間還要預塗阿姆尼亞防迷劑，我想芬士今夜一定會對我們採取行動。」

老嫗頻頻點頭，她從燕子飛鄭重談吐中，也隱隱感到今夜定有非常事件發生。

返回希爾頓酒店後，燕子飛又踱到落地長窗前窺探外面的動靜，結果還是沒有可疑情況。

她料定芬士今夜必來的，他在情急如焚的狀態下，絕不願將行動的時間拖延太久！

荒山鬥智 各懷心機

午夜十二點終又悄悄來臨了。

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車輛已因午夜來臨而漸形稀少，在十二點半鐘時，一輛雪佛蘭黑色轎車緩緩滑到了希爾頓大酒店門前停車。

車門開處攢出兩男一女，他們的衣着雖很華貴，但風度氣質却并不像高尚人士，進入酒店後遂被侍者領到了三零七室門口。

那是他們兩小時以前用電話訂下來的房間，當侍者正用鎖匙開門時，那兩男一女俱都情不由已的朝三零六室偷瞟一眼，可惜三零六室房門關着，除了那扇冷冰冰的房門而外，他們不可能看到室內任何情況。

三零六和三零七是門對門，中間是一條漫長甬道，燕子飛和乳娘所住的房間就是三零六室。

現在三零六室內所有燈光完全熄滅，室內也沒有絲毫聲音，好像燕子飛和乳娘都已進入夢鄉。

其實她倆是在假寐，同時燕子飛也已交待好乳娘應便準備，她對今後如何對付芬士已有了腹案。

時光就在平靜中慢慢朝前推進着……

凌晨兩點過後，希爾頓大酒店每一層樓都顯得更為靜寂了，按照酒店管理規則，如非賓客撳鈴叫人，酒店服務生也不准在甬道上任意走動。

燕子飛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但她對芬士今夜必然來犯的警惕很高，所以隨時隨地都對門窗一帶予以特別注意。

關於這方面燕子飛深具自信，因爲十數年來武術鍛鍊從未中輟，連帶到聽覺，視覺以及各方面的反應都要比一般人敏銳許多，所以房中只要稍有動靜，縱然閉着眼睛也不至於被其矇過。

現在盤繞在燕子飛腦海中的仍舊是兩個老問題——檀木神像關繫着什麼樣的鉅額財富？以及芬士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奪取神像？……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口突然出現一陣可疑的響動，那聲音輕微極了，老嫗沒有聽到，但却逃不過燕子飛的敏銳聽覺，她斷定已經有人逼臨門前。

不過她裝作不知，也不通知老嫗，但是却將晶亮的眼神朝響聲來源處投了過去。

啊呀！那竟是一縷濃濃的白烟，正從門縫中嫋嫋飄向房裏，并已散出怪異氣味，有點薰人欲嘔。

老嫗的視覺不及燕子飛，何况室內的光綫又十分昏沉，不過這陣怪異氣味足以將她驚動，一個翻身就想跳下床來，但被燕子飛立刻低聲阻止。

燕子飛畧一辨認，便曉得了有人在門外朝房中噴射昏迷瓦斯，所幸事先已經塗好防迷劑，否則很可能現在就已被迷倒。

她跟乳娘打了一個手式，兩人遂又躺好。

「哧察！」

那是房門彈簧頭跳動聲，跟着緩緩而開，像幽靈般閃進來三條黑影。

他們的行動十分謹慎，一進門便將手槍對準房內的兩張席夢司床，并不見床上有可疑動靜，才將房內電燈扭開。

輝煌燈亮下燕子飛和老嫗都呈昏睡狀態，這正是他們意料中的現象，胆量也壯了，相視作一會心微笑後，立刻展開全室搜索。

希爾頓酒店每一房間都有隔音設備，縱然在裏面鬧翻了天，聲音也傳不到外面，因而三人更是肆無忌憚的到處翻查，很快便將三零六室翻的凌亂不堪。

燕子飛很沉着的繼續假裝昏迷，如果她想閃電出擊的話，在兩秒鐘之內就能將這三人制服，但她忍耐了，她要根據預定好的步驟向前發展，何况芬士并未露面，眼前三人只是他網羅來的嘍囉而已。

搜索行動整整經過半個小時，範圍遍及三零六室的每一角落，結果並沒有搜到他們想要的神像。

三名歹徒相視愕然，遂又將注意力投到燕子飛及老嫗身上。

那兩名男的想動手，但是他們可能曉得燕子飛的底細，因而心裏有很大顧忌，站在床前遲遲不敢決定，那名女的不知天高地厚，搶上前來就在燕子飛的身上搜查。

燕子飛還是裝作昏迷不醒，可是心裏已有充份準備，歹徒如果想對她施展辣手的話，她有把握能在對方出手前予以無情打擊。

但是沒有，歹徒們的意圖明顯而又單純，只是想搜取那尊檀木神像。

那名女歹徒的動作很迅速，搜過燕子飛又搜老嫗，結果還是空忙一場。

「奇怪，」一名男歹徒自言自語的說：「會被她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女歹徒顯得很焦躁：「我們沒有太多時間繼續搜查下去，也許她早將神像寄入銀行保險箱。」

「那我們將怎樣在芬士面前交待？」

「擄人，這是最笨的辦法，但也是目前唯一的辦法，現在就開始動手。」

兩名男歹徒很聽她的話，立刻將燕子飛和老嫗架持着，乘電梯直達樓下，并很技巧的混過酒店人員耳目，鑽進轎車後如飛馳去。

神智明明很清醒的人想裝昏迷并不容易，但燕子飛和老嫗都必須忍耐着，而且還絕不能露出絲毫破綻，否則一番心血便將白費。

轎車一路風馳電掣，燕子飛是被放躺在後車座上，雖然無法偷窺沿途景况，但憑感覺可以曉得車子已離開市區，而且正在馳向一處崎嶇不平的上坡，因而整個車身顛簸的十分劇烈。

燕子飛心裏有點透着奇怪，車子明明在爬山，而且還可斷定是一座荒山，不知他們開到這裏來的目的地究竟爲何？

轉念間車子已經刹住，在那名女歹徒的指揮下，燕子飛和老嫗被那兩名男的分扛在肩頭上，直朝一處山坳中走去。

燕子飛也曾暗中打量附近形勢，但是除了認定它是一座荒山之外，却也無法斷定這裏究竟是什麼所在。

那名女歹徒在前面引路，十分鐘後進了一座山洞，裏面竟掛着一盞煤油燈，青慘慘的光亮下但見芬士正面露得意微笑，用眼盯着燕子飛和老嫗被扔在地上，在他身旁還站着另兩名滿臉橫肉的歹徒。

芬士突然將笑容斂起：「我只命令東西到手後將她們除掉，誰叫你們將兩個活人抬到這裏？」

女歹徒沮喪的說：「但是，我們沒有搜到你想要的東西，所以不得不將她們活着抬到這裏來向你交差。」

芬士怔了一怔，遂即下令將兩人綑綁後，以解迷劑使她倆甦醒。

燕子飛故意發出了一聲驚呼，將目光怒投在芬士臉上：「你竟用這種下流手段來對付我！」

芬士面露詭笑道：「現在我向妳提出嚴重警告，這裏不是妳能逞強的地方，識相的快將那尊神像交還給我！」

「假如我不願意呢？」燕子飛微含冷笑。

「眼前的處境妳應該明白，只有交出神像才能救得妳們兩人的性命。」

燕子飛臉上的冷笑更盛：「但是我認爲閣下的心意剛好相反——交出神像後你會毫不猶豫的對我們痛下絕情，因爲那時候你已不受任何牽制了，而且只要我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天，而你就多承受一天的威脅，對嗎？」

芬士突地一陣仰天大笑：「我很佩服妳的聰明，心意既然被妳一言點穿，我不承認就未免不識趣了。」

燕子飛苦笑着搖了一下頭：「芬士先生，請你平心靜氣的替我想一想，交出神像死的快些，不交也許還有掙扎的餘地，你想我會選擇哪種？」

芬士楞了一下：「妳不要打單方面的如意算盤，倘如堅持不交，妳也不會得到任何掙扎的機會，我不妨明白的告訴妳，我不會任憑妳像眼前這樣逍遙自在！」

「哦？」燕子飛微笑着：「聽口氣你想給點零碎罪給我嚐嚐？」

「嗯，妳又猜對了。」

在芬士的眼色下，兩名黨羽各提一根皮鞭，正面含怒容的緩緩朝燕子飛踱近。

燕子飛用眼角朝他們瞟了一下：「樣子倒是挺嚇人的，看光景我還不能堅持下去呢！」

「那正是妳聰明的地方，只要妳回心轉意，我就不會逼人太甚。」

「不過我有條件——」

「說說看，可能範圍之內我會答應。」

燕子飛將一雙晶亮眸子緊緊盯在芬士臉上：「如果我說神像不在我身上，閣下會相信嗎？」

「當然，在妳沒醒轉前已經搜查過了。」

「那你就應該放我自由，讓我去取。」

芬士眼一瞪：「妳竟拿我當三歲小孩看待！」

「你怕我一去不回？」燕子飛微笑說：「那你就太看輕我了，何况你又不是平空放我回去，將乳娘扣留在這裏，豈不是牽制我的最好辦法嗎？」

芬士用眼梢掃了老嫗一下，嘿嘿冷笑說：「芳駕提供的抵押品本人不感興趣，就憑她那一把老骨頭，能够抵得上我的檀木神像？」

燕子飛扳起臉孔說：「那是你的看法，在我眼中世上所有財富也抵不上我的乳娘。」

芬士又用冷眼掃向老嫗，發覺她興奮的那隻獨眼閃閃發光。

「怎麼樣？」燕子飛雙眸凝視着芬士：「除此以外，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牽制辦法，願不願意但憑閣下。」

芬士猶豫了片刻：「好罷，我答應妳。」

在芬士的眼色下，衆黨羽一律將槍拉上紅膛，并靠緊洞壁站妥後才敢將燕子飛身上的繩索解去。

燕子飛含笑掃了衆人一眼，最後將目光停留在芬士臉上：「閣下不妨在此等候，最多兩個小時，我就會將神像取來。」

芬士冷聲說道：「但願妳言而有信，倘如超過時間，妳將在這座山洞裏領回一個已死的獨眼老婆子。」

燕子飛微笑了笑，并投向老嫗關懷的一瞥，然後便朝外面走去。

歹徒們所握的槍一律朝燕子飛背心瞄準，只要是曉得燕子飛底細的人，誰都會將她看成最危險人物。

但是現在她却嫺靜的很，嫺靜得就像一位名門閨秀，當她走出洞門時還回過臉來微微一笑，而就在這個時候衆人突感眼睛一花，定神再看洞門口早已失去了燕子飛的倩影。

衆皆驚愕不置的面面相覷，唯獨老嫗臉露得意笑容，似乎由於燕子飛身懷絕世輕功，她也分享到一份光榮。

芬士突將目光移到老嫗臉上：「妳不要得意的太早，假如燕子飛不按時將神像送到，妳曉得我會用什麼手段處置妳嗎？」

老嫗閃動獨眼朝他臉上瞄了一下：「那還用問，爲了洩憤你會將我的身子射成黃蜂窩！」

「既然曉得妳還高興得出？」

老嫗冷笑了一下：「這件事情用不着你來替我担憂，燕丫頭剛才已經聲明過了，我這副老骨頭比全世界的財富還要貴重，難道你沒聽見？」

芬士只輕蔑的笑了笑，遂派出兩名黨徒担任洞口瞭望，其餘則陪他在洞內玩撲克牌消遣。

老嫗仍被繩索綑綁着，芬士似乎認定她翻不出什麼花樣來，根本不予重視。

兩個鐘頭并不能算太長時間，但若專心等候的話，却也并不容易打發。

山區陷入極度沉寂，洞內也只能聽到洗發撲克牌時的「沙沙」輕響，氣氛顯得十分沉悶。

芬士和伙伴們玩的是「橋牌」，玩到第三局時，芬士發覺老嫗的那隻獨眼一直盯着他出神，立刻冷喝道：「妳想幹什麼？準備動脫困的腦筋？」

老嫗苦笑了笑：「閣下未免有點神經過敏，你認爲眼前情形下，有被我脫困的可能嗎？」

「當然沒有啊，剛才就連燕子飛也不敢輕舉妄

動。」

「那就好了，我老婆子尚不致糊塗到要自找苦吃。」

「那妳爲什麼一直盯着我出神？」

「我很羨慕你卽將得到一筆驚人財富，可惜我無緣參加一份，現在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想聽聽有關神像的來龍去脈……」

「閉嘴，」芬士厲聲喝叱：「最好養養妳的老精神，現在還剩下四十分鐘，妳竟一點都不爲後果担憂！」

老嫗碰了個沒趣的釘子，而芬士也沒有心思繼續玩牌，站起身來在洞內踱來踱去。

沙！沙！沙！

芬士的脚步聲沉重而又急促，雖然時限還有半個多鐘點，他已開始感到焦躁。

這樣一來氣氛更形沉悶，黨羽們也都擺出應變姿態，來等待俠盜燕子飛的降臨。

時光，就在這沉悶氣氛下，一分一秒地朝前邁進着……

到眼前爲止，誰也不敢認定燕子飛有無誠心交回神像，以及究竟用什麼方式交回？

但是每個人心裏都有數，俠盜燕子飛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縱然交回神像也不會那樣輕易，必定還有一番波折。

站在洞門口担任瞭望的兩名歹徒更感責任重大，個個眼睛睜的像夜貓子，在專心注意洞外的一切動靜。

燕子飛和芬士約定的時間終於悄悄來臨了。

「篤！」

一顆鵝卵大的石子不知從何處飛來，正好擊中洞門口右邊石壁，在深夜中聲响顯得特別清脆。

站在洞門口的兩名歹徒頓被驚的一楞，注意力也被吸引過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突見一遍紫雲蓋頂，恍惚間好像看到的是一隻大鵬鳥，正朝他倆猛烈撲擊。

那凌空撲擊的速度實在驚人極了，根本不容那兩名歹徒作開槍的打算，便將兩人一掌捲飛，驚叫聲中骨碌碌直朝洞內滾去。

現在他倆明白了，剛才施展凌空撲擊的不是大鵬鳥，而是俠盜燕子飛。

砰！砰！砰！砰！

伙伴們已在開槍替他倆掩護，但是在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也只是門口紫影一閃，遂又失去了燕子飛的踪影。

「衝！」

隨着芬士一聲令下，衆黨羽便想齊衝而出，不料還沒衝到門口，便又同聲驚叫着「登登登」倒退回來。

逼他們退回洞裏的是一把碎石子，投擲石子者的手法很重，所有黨羽額角上都被擊中後起瘤。

芬士認爲情形不對，立將洞內的煤油燈熄滅，并對外面怒聲道：「燕子飛，妳忘掉老婆子的性命在我們手中了？竟想逞强！」

「用不着緊張，如果我眞是逞强而來，你的兩名伙伴現在已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那妳爲什麼隱在暗中搗鬼？」

「利害關頭上不得不先將自己的脚步站穩，誰曉得你究竟安的什麼心眼！」

「妳別想的太多，我只希望將那神像收回。」

「你在作違心之論，除了收回神像外，難道你不想殺死我們以絕後患？只可惜力不從心罷了。」

芬士冷笑了笑：「隨便妳怎樣看法，我并不想跟妳爭論這些，只希望曉得神像帶來了沒有？」

「當然，不帶神像來能解決的了問題嗎。」

「那就好，請妳立刻交出來。」

「你竟說的這樣輕鬆？」

「怎麼，妳想提出附帶條件？」

「何必明知故問呢，只要你將乳娘安然放出，我就將神像扔還給你。」

芬士笑了笑：「這個條件倒不算苛刻，原則上我答應了，但是程序要改爲妳先交出神像，我再釋放人質。」

「糟了，倘如閣下堅持如此的話，今夜我們之間的問題就無法獲得解決了。」

「妳怕我掌握神像後不釋放老嫗？」

「你說對了，我正是這種想法。」

「其實妳這項顧慮是多餘的，剛才我已經聲明過目的只是神像，絕對不會達到願望後殺害一個沒有用的老婆子。」

「這話在兩天前也許我會相信，自從看過閣下處死伙伴滅口的毒辣手段後，我就不得不對你處處防備。」

「這樣說妳一定堅持讓我先放人質了？」

「不錯。」

芬士的冷笑聲又起：「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俠盜燕子飛也有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作風，但妳也應該替我想想，放了人質後我已一無所恃，很難令人相信芳駕還會乖乖的將神像送還。」

「嗯，說得倒是蠻有道理。」

「其實這種局面係自然形成，等於狗咬狼——兩下裏怕。」

燕子飛笑着說：「閣下的比喻倒很風趣，這樣看來必須要有一方面讓步才行囉。」

「……」芬士沒有吭聲，似在等候下文。

「好罷，爲了誠心起見，這個便宜讓你佔，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你一聲，跟燕子飛打交道不重承諾的人，就必定會吃大虧！」

一顆黑烏烏的東西隨着話聲直朝洞裏飛去。

煤油燈重又燃亮，那尊檀木神像就被投在芬士脚前不遠。

芬士唯恐燕子飛施詐，先將老嫗一把拉過來將他的身子擋住，然後才檢起神像來仔細察看。

這尊神像在他手中已經半年有餘，芬士很快便斷定確是原物無疑。

但是他扣住老嫗的手并沒有鬆開，竟猛的一下又將那盞燈揿熄了。

洞外突然傳來燕子飛的厲斥：「芬士，如果我猜測不錯的話，現時你正在打糊塗主意！」

「……」芬士沒吭聲，洞內也沒有另外响動。

「那你就太笨了，有我守在洞口，就憑你芬士和幾名九流的角色，能够安全撤離此地嗎？」

「……」洞裏仍無反應。

「現在希望閣下認淸本身的處境，只要我起狠心，隨時隨地都會玩一手很漂亮的『甕中捉鼈』，你明白嗎？」

「……」芬士還是沒有吭聲。

「老實告訴你，不留這一記殺手我是不會那樣容易就將神像脫手的，燕子飛對殺人向來沒有興趣，但若被你逼上極端，當又另作別論。」

洞裏起了芬士的一陣乾笑：「芳駕誤會了，其實我遲遲不敢釋放老嫗，也就是顧慮妳剛才所說的殺手。」

突聽老嫗在洞中怒喝道：「你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眼前燕丫頭只要我不發生意外，你還怕放了我後，她眞會來個甕中捉鼈呀！」

芬士沒有理會老嫗，對着洞外大聲道：「不行，利害關頭上我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更不能以自己的生死當作兒戲。」

「你竟想輕易毀掉對我所作的承諾？」燕子飛的口氣很冷峻。

「沒這個意思，只要芳駕讓讓路，能够有希望使我們脫離這座山區時，我就會立刻將她釋放。」

燕子飛猶豫了片刻：「好罷，這個便宜讓你佔到底，不過我還要重覆一遍對你的警告，倘如你們對我乳娘有任何不利舉動的話，燕子飛就有把握使你們絕對逃不出這個山區，一念之差可以導致生死，兩條路但憑閣下選擇罷！」

「妳放心，老嫗在我們手中等於是一張護身王牌，我們連汗毛也不敢動她一根。」

「明白就好，現在你們可以慢慢走出洞來。」

隨着話聲停止，山洞一帶復又歸於原有沉寂。

芬士的行動十分謹愼，雖然掌握住老嫗的生命以要脅燕子飛，但他還是時時刻刻提防着遭遇燕子飛的猝襲。

沙！沙！沙……

他們踏着緩慢的步子朝洞口移動，在芬士心目中山洞口是一條生死綫，在還沒有安然闖過以前，誰也不敢作太樂觀的打算。

臨出洞口時，芬士的心情更緊張，頭一個踏出洞門的是老嫗，芬士緊貼着她的背後，并以手槍抵緊她的右腰，黨徒們則分作兩排握槍戒護，芬士以這種陣容走出山洞，確實很難令人施予任何偸襲。

走出山洞後芬士雙眼骨碌碌的四下一掃……

山區在夜翼籠罩下黑濛濛的，除了山風吹刮荒草時發出簌簌聲响外，倒也沒發生任何可疑現象。

俠盜燕子飛呢？

沒有人現在能看到她的踪跡，但都深信她就藏在附近。

「退！」芬士一面傳令，一面架着老嫗不放。

突聽燕子飛一聲喝叱：「不准動，否則就是自討苦吃！」

衆人環首四下觀望，燕子飛的聲音明明就在頭上，但是只見其聲，不見其人，誰也不曉得她究竟隱身在什麼地方？

有名黨羽不知好歹，他根本不理會燕子飛的警告，握槍凝神在朝山坡下慢慢後退。

刷——

場中起了一聲破風勁嘯，緊接着便聽到那名黨羽發出悽厲慘叫，衆人循聲望時，他的手槍已經瑲瑯落在地上，右手腕并被一柄飛刀揷中，鮮血正汩汩朝外冒着，現已驚嚇的臉無人色。

不僅他本人，所有在場伙伴也都心裏直冒凉氣，因爲根本就沒人看到那柄刀子係從何處飛來，竟奇準無比的揷中那名伙伴握槍右手。

這一下頓將場子鎭懾住了，誰也不敢再作撤退的打算，只顧將眼神溜動的像夜貓子，希望能察看出燕子飛究竟藏在哪裏？

就在這個時候，燕子飛淸脆的聲音又從夜空中盪來：「芬士注意，我已對你作很大的讓步了，現在廢話不說，我命令你乖乖的將乳娘留置原地，儘速撤離山區，不然莫怪我用霹靂手段對付！」

燕子飛的口氣斬釘截鐵，似乎根本不允許芬士作第二種選擇。

芬士本來還想挾制老嫗，設計誘殺燕子飛，但是，現在已經氣餒，遂卽鬆了老嫗，率領黨徒，飛逃而去。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中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天眼（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君瑞與韋鶯鶯情奔，在破廟避雪，雙雙遭人殺害，事後，縣中捕頭先後逮捕馬販劉守一，姚仁明，貨郎金寶及看廟的范結巴，經縣太爺審訊後，着令當堂開釋，唯令他們四人携香燭往破廟拜食遇難者，是夜，四人在破廟中焚香燒紙後，喝酒壯胆，姚仁明喝得幾分酒意後，直說是殺死賈君瑞兇手，但却不明韋鶯鶯怎也會遇害，要找出這一綫索，需從案發說起，原來劉，姚進入破廟，遇賈、韋二人後，圍在廟中烤火取暖，韋鶯鶯天生一副嬌好容顏，加之身材窈窕，直看得劉，姚目瞪口呆起來——

抽絲剝繭

劉一守也早就飛了魂，因爲韋鶯鶯哈着腰美好的身材，正對着劉一守，只看得劉一守目瞪口呆。

韋鶯鶯驀抬頭，漲紅了那張吹彈得破的粉臉，看到的恰是劉一守那失魂落魄色迷迷的儍楞神態！

再側顧，急忙的退到了賈君瑞身邊，像是條受了驚嚇的小鹿，原來姚仁明終於忍壓不住，正緩緩伸出手掌！韋鶯鶯急退，使劉一守恢復了神智，瞥目看到姚仁明半伸於外的手臂，猛地一掌打下，道：「眞有這麼冷？走，去前殿上找斷木，要想烤火就不能偷懶！」

姚仁明正被火堆所發的熱氣和韋鶯鶯的嬌艷，逼的全身躁熱，幾乎窒息無法呼吸，聞言一揮手道：「要去你去，我……」他一雙賊眼，却仍然直盯在韋鶯鶯身上。

劉一守暗急姚仁明被色所迷下，竟不通心竅，立卽暗中突伸二指，敲在姚仁明腕上，道：「我叫你去你儘管去，去不去？」

他三不管拉起了姚仁明，並頻頻示意。

姚仁明懂了，道：「好好，去就去，何必要拉扯！」

賈君瑞無用書生，仍沒有看出端倪，竟也站起道：「咱們一塊兒去，還能多檢點回來。」

韋鶯鶯低嗯一聲，一扯賈君瑞的衣袖，微微的搖一搖頭，賈君瑞不明究竟，問道：「妳幹麼不要我去？」

這一問，眞是大煞風景，問紅了韋鶯鶯的一張小臉。

劉一守看在眼裏，心中冷笑，表面上却一本正經的說道：「賈老弟，事有勞逸，份有先後，你該

陪着嫂夫人，這次也該由我和老姚檢柴，就這麼說定了。」

話聲一落，劉一守急忙拉着姚仁明快步而去。

殿門乍關，賈君瑞已有些不高興的責問韋鶯鶯道：「妳是怎麼回事，在生人面前，阻止我去檢柴，這有多難堪。檢柴又少不了一塊肉……」

韋鶯鶯擺擺手，悄悄地又敞開了殿門，向外面探頭望着，劉、姚二人業已到了前殿，她才重掩殿門說道：「少見你這種直心腸子的笨男人，你沒注意，這兩個自稱馬販子的大漢，四隻賊眼儘在我身上轉來轉去的，我怕有萬一，好在雪小了，我想咱們不如就走！」

賈君瑞哦了一聲道：「不會吧，別老疑心。」

韋鶯鶯道：「我寧願是多疑了心，早些動身，強似萬一要遇上事，你弱不禁風，我一個婦道人家，這裏又是破敗的古廟，那時候才眞是叫天不應呼地不靈呢！」

賈君瑞一聽這話，也有些慌了神，點頭道：「好，就依妳，快整理行囊。」

於是他倆快捷的打點散開的行李，和正烘烤着的衣服。

這時，前面正殿堦上，姚、劉二人並沒有檢拾乾枯枝，而在密談。

首先是姚仁明開口，道：「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把我叫出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劉一守嘻嘻笑道：「老姚，裏面那個小娘們，模樣兒如何？」

「他媽的，老子恨不能含口凉水把她給吞下去，眞他媽的撩人，纖腰是纖腰，屁股是屁股，够白够味！」

話聲一頓，又想起一句問話，道：「我說小娘，肉肥味香可他媽的那是人家的，咱祇能順嘴流水，乾着看！」

劉一守嘿嘿獰笑道：「乾着看？你受的了？」

「受不了又怎麼樣，還不是也得受！」

「未必，我老劉就有可以不受的辦法！」

「講，快些講，是什麼辦法？」

「老姚，咱們不是這縣裏的人，是生面孔，此地又是一座半塌的古刹廟，天氣又是風狂雪猛，嘿嘿……」

姚仁明懂了，沉聲叱道：「且慢，你這種主意該死！」

「該死？怪了，我話還沒有說完，你又憑什麼敢這樣斷定，怎麼你成了諸葛亮啦，能算能……」

「小劉，咱們哥兒兩個是從小到大的街坊，一塊洒尿和玩泥的朋友，你一翹尾巴想痾什麼屎，我全知道！」

「有意思，那你就說說聽，我是打了個什麼主意？」

「那還不簡單，姓賈的弱不禁風，宰他就像宰隻小鷄子似的，然後剩下那俏娘們，咱們就能儘情的樂和……」

「慢着老姚，你是說殺人？」

「怎麼，莫非你那主意不是如此？」

「呸！我告訴你，別他媽的遇上事青白還沒弄明白，就胡冒泡兒，殺人要償命，人命關天，這又不是咱們當年在遼東拉大幇，能够一抬手就出人命嗎？」

姚仁明傻了，道：「那你是打着什麼主意？」

劉一守得意的嘿嘿陰笑着說道：「我這主意可『門高』（高明的意思）啦，聽仔細，姓賈的也是拐帶別人家的婦女，他不敢見官，咱們給他來個冷不防，一巴掌劈昏在地上，聽明白，祇是打昏他，可千萬下不得殺手，男的一昏，剩下個俏娘們，那還不是咱們要她怎麼伺候，她就怎麼伺候嗎，等事完了，咱們穿衣服抖手一走，我保你絕對沒有苦主，順順當當回家過年！」

姚仁明笑了，眞是開心的笑，一伸拇指道：「有你的小劉，不愧你自誇，眞是『門高』！」

話聲一落又起，又道：「走，咱們回去！」

劉一守把頭一搖道：「等等，就這麼回去？」

姚仁明道：「當然，誰還耐煩眞檢什麼乾木枯柴！」

劉一守笑道：「我不是指這，是另有所指！」

姚仁明瞠目不解，劉一守嘿嘿兩聲道：「老姚，俏娘們兒祇有一個，咱們可是哥兒倆，總該先分出前後來，才好去辦眞事吧？」

姚仁明一拍大腿道：「對，咱們分……怎麼分法呀？」

劉一守想了想道：「猜拳吧，勝的佔先，敗的並且要負責打昏那姓賈的小子！」

他們一言爲定，立即猜起拳來，劉一守以「全福全壽」，贏了姚仁明伸出五指的「八仙過海」！

劉一守笑了，得意之態加上那種淫邪的神色，現露於一對奸猾的眸子中，姚仁明獷野粗魯，對猜拳輸敗輪爲第二的事，到沒放在心上，他想的很好，反正是檢來的便宜，幹麼要計較先後。

事既決定，兩個人空手回轉後殿。

走着，劉一守低聲說道：「對了，剛才那小娘們阻止姓賈的小子來檢乾柴，八成已生了戒心，回去之後，我對付那小娘們，你照顧姓賈的，別忘了，莫叫他高聲喊叫，在玉枕穴上猛劈一掌，就天下定矣！」

姚仁明嗯了一聲道：「我懂，走吧！」

他們剛剛踏上閻羅殿的石階，殿門呀然而開，賈君瑞揹着行囊，韋鶯鶯靠在身旁，正要出殿。

劉一守向姚仁明示意，邪笑着兩大步阻在了殿門口，手扶在門框上，嘿嘿的陰笑着問道：「怎麼，要走啦？」

賈君瑞不是傻子，目光一掃劉一守扶在門框上的右手，冷冷地說道：「不錯，要走啦，雪已經停了，風也小了啦，趁着天還沒黑，多趕些路。」

姚仁明猜拳輸掉，是輪着要對付賈君瑞的，因之他哈哈笑着，大步走向賈君瑞面前道：「對，我們也走，賈老弟請稍等一會兒我們結個伴路上也熱鬧！」

說着，他在殿堂裏面硬闖，劉一守乘機縮回右手，賈君瑞正當殿門裏面，沒有餘地，要不退，姚仁明粗壯的身子也像半截黑塔般壓了下來，無奈之下，祇好一拖韋鶯鶯退避到殿門內的左側。

姚仁明兩步又逼到賈君瑞身前，劉一守巧步而入，雙手反合，已把閻羅殿的兩扇殿門關死！

賈君瑞見此情形，頓悟果如韋鶯鶯所說，劉、姚二人已興起歹意，立刻拖着韋鶯鶯又退了幾步，邊退邊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劉一守嘿嘿的冷笑說道：「沒什麼，小意思，俗話說『光棍眼，賽夾剪』，姓賈的，你是個拐賣人口的騙子，這小娘們，是人家陳家沒過門的媳婦，怎麼，你當眞認爲能騙得了姓劉的？嘿嘿……」

賈君瑞並不知道，這些話是先前自己忘形之下所說而被劉、姚聽去，錯當劉、姚另有來頭，遂沉聲問道：「兩位難道是陳家的人？」

劉一守剛想借機來個錯認，好使賈君瑞自覺理屈氣短，那時姚仁明能有機會下手，自己也可以嚐上新鮮滋味，不料他還沒開口，姚仁明已經哈哈笑着搶先說道：「爺們兒沒那個工夫管人家的閒事，祇是覺得反正這小娘們沒有主，何不大家說開來全樂上一樂……」

賈君瑞即鬆脫了所揹的行囊，沉聲叱道：「放屁……」

劉一守見業已鬧反，接口道：「他媽的，你小子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姚，按計行事，小娘們交給我了！」

話聲中，劉一守卽閃身奔向了韋鶯鶯，揚掌抓下！

賈君瑞看來文弱，韋鶯鶯也說過，他弱不禁風，其實却大錯特錯，賈君瑞自幼好武，拜過名師，一身武技可說決不含乎，要不當他和韋鶯鶯乘驢在雪中奔行時，也不會大言說姓陳的追到，他也毫不畏懼了。

祇是他素日極少打鬥，人又長的秀氣，身懷武技的事，他人看不出，難知情，錯當他是個手無縛鷄力的書生。

不但是平常人看錯了他，今天連久行江湖曾是綠林中叫過字號的「狂獅」姚九姚仁明，「狡狐」劉四劉一守全都看走了眼，拿他當作好揑的「軟皮蛋」！

劉一守伸爪抓下，賈君瑞一聲冷笑，右臂一穿，遞到了劉一守的肋下，手掌一挺，彈開了劉一守的五指，接着一個「掌翻陰陽」，叭地一聽暴响，劉一守挨了個滿臉花，鼻嘴中，腥血頓時流出，幾乎摔倒！

這是大出意外，劉一守不顧痛疼，揚聲道：「老姚，點子竟是行家，很扎手，全力招呼吧！」

姚仁明人雖粗獷，心可不粗，業已看出不對，一聲大吼，全力撲上，便和賈君瑞捉對兒打在一處了。

劉一守的半邊臉腫成了凍過的冰柿子，但他一見良機到來，焉顧其他，淫笑着一撲而上！

韋鶯鶯弱質女子，一見劉一守兇神般撲到，驚呼着轉身向殿台後面火堆地方奔逃，劉一守緊追不捨。

賈君瑞和姚仁明動手，是八兩半斤，耳聽所愛驚呼，目光瞥處，怒髮冲冠，三拳迫退姚仁明，放過奔逃的韋鶯鶯，猛地一腿掃向劉一守雙膝。

劉一守人稱狡狐，怎會上當，一聲冷笑，身形高拔五尺，雙手一抱兩膝，竟以「燕青十八閃翻」中的「飛燕滾」，一個倒翻越過了賈君瑞，追上韋鶯鶯。

韋鶯鶯加快步子，劉一守五指已抓到後腰，韋鶯鶯拚力前衝，裏腰的素花束帶，被劉一守緊抓手中，劉一守哈哈一笑，右手猛地一抖，將韋鶯鶯抖摔到地上，束帶緊收，韋鶯鶯如同轉輪，咕嚕嚕直滾向木板床際，直待束帶鬆盡，方始停止滾動，但是束帶一脫，長裙花襖頓卽開裂，露出來「戲水鴦鴛」的大紅兜肚！

劉一守一見兜肚，早已慾火騰飛，一個「惡虎撲羊」，實生生壓在韋鶯鶯身上，左手緊摟粉頸，一口臭嘴拚死的往那櫻桃小口上疊，右手伸向羅裙，連撒帶扯！

韋鶯鶯不知那裏來的力氣，猛一翻，竟把劉一守翻到下面，才待起身，又被劉一守雙腿一絞，翻轉回去，於是掙扎不已，劉一守空有一身武技，祇爲心無二用，忘記施展，一時竟難趁心如願！

那旁姚仁明和賈君瑞力搏，非但未能勝算，反而一連被賈君瑞施展「鴛鴦腿」摔了四個跟斗，祇

跌的七葷八素，若非沾光身大力不虧，恐怕早就一命嗚呼哀哉了。

姚仁明何曾吃過這種虧，不禁羞惱成怒，適時恰正劉一守緊壓上韋鶯鶯，已將羅裙撤落，賈君瑞目光瞥見。祇氣的五雷暴跳，一個失神，被姚仁明張臂抱住，如此搏鬥，已非武技，貼面靠胸，手脚難展，姚仁明可佔了「一力降十會」的大光，刹那已將賈君瑞勒的胸口痛疼難以喘息，姚仁明暗自心喜，打定了陰謀。

他們是互抱着胸臂，誰也不肯鬆脫，姚仁明竟喘息着開口道：「姓賈的，你若不想死，就把手鬆開！」

賈君瑞提力相抗，道：「要鬆你先鬆！」

姚仁明道：「作夢，要鬆大家一齊鬆！」

賈君瑞不防有詐，道：「好，喊數，到三全鬆手！」

姚仁明立刻喊道：「一，二，三！」

三聲數盡，姚仁明當先鬆脫了雙手！

賈君瑞經過一番掙扎，早已力乏，姚仁明雙手一鬆，他如釋重負般垂下手來，詎料姚仁明一聲獰笑，雙掌猛地劈中了賈君瑞的兩肩，賈君瑞一聲痛呼，兩臂失力難舉，姚仁明雙手箕張，十指勒握了賈君瑞的脖頸，雙雙仆倒地上，一陣翻滾，滾到那木板床側，賈君瑞業已漸漸窒息，終於悶斃在姚仁明十指之下。

適時，劉一守正撕剝韋鶯鶯那赤紅的內褲，一聲裂帛脆响，韋鶯鶯成了個小白羊兒，韋鶯鶯掙扎不已。

劉一守已開始解脫自己的腰帶，驀地一物垂阻於劉一守和韋鶯鶯面前，劉一守一驚，定睛處，始知竟是賈君瑞鬆垂的一隻手臂，再看時，恰巧看到賈君瑞雙目暴凸於外，血滴雙頰舌吐三寸，面黃似蠟，而緊壓賈君瑞身上的姚仁明，却如狂似瘋，依然十指緊勒不放！

劉一守駭然一驚，慾念頓消，捨却韋鶯鶯奔向姚仁明，連喊帶拉，好不容易拉開了姚仁明，一探賈君瑞，早已鼻息皆無！

姚仁明也恢復了神智，傻楞一旁，人命關天，如何是好，劉一守眼珠一轉，一拉姚仁明道：「三十六着，走！」

兩個人慌忙收拾己物，奔出殿堂，牽上馬匹，乘之揚鞭疾馳而去。

頭蓬髮亂，珠釵斜掛的韋鶯鶯，連爬帶撲抱住了賈君瑞，當探試人已死去時，號啕大哭，哭聲哀怨凄凉……

× × ×

姚仁明雙目兇光灼灼，掃視着范結巴和金寶！

劉一守陰森的一聲冷哼，道：「對，當我和老姚奔出後殿時，韋鶯鶯已放聲大哭起來，哭聲直將我們送出天帝廟外，俗話有『殺一個是死，殺兩個也是死』，我們用不着騙人，韋鶯鶯非但不是我和老姚殺的，我們更是沒碰過她的身子！」

姚仁明接話道：「他媽的，如今可好，我們哥兒倆做好飯，叫別人得了現成，更背上一條人命，這太寃了！」

范結巴嘆了口氣道：「我……我信……信你們，可……可我也沒……沒撒謊，不……不過奇……奇怪……怪的是，你……你們……們走……走的時候，……她……她……活着，我……報案……案……案的時候，她死……死了，那……那祇有……有……問……問他！」

「他」字說出，范結巴手指向金寶！

姚仁明和劉一守四隻眼睛，噴着怒火，直盯着金寶！

金寶嚇的全身抖着，道：「寃枉，天大的寃枉，我在堂上說的，就是實話，我來的時候，她就死了！」

劉一守冷哼一聲道：「放你媽的屁，老子們走時，她活着，這中間祇有你來過，你說她已經死了，誰信，太爺在公堂上說的明白，她是遭人先姦後殺，臭貨郎，原來檢現成便宜的就是你！」

說着，劉一守一揚匕首，惡狠狠一步步迫向了金寶。

金寶嚇的臉色變作蒼白，哀聲說道：「我敢發誓，我沒說半句假話，不信兩位可以打聽打聽，我一向胆小怕事，別說殺人，就算殺隻鷄我也會手軟，兩位別寃枉好人。」

姚仁明冷眼旁觀，適時道：「老劉，這小子要說檢個現成，也許我信，要說他敢徒手活活勒死韋鶯鶯，我決不信，看來不是他！」

金寶急忙接口道：「姚爺你聖明，說良心話，我也不敢檢這種現成便宜，我那隻老虎……」

劉一守不耐煩的，厲聲喝叱道：「住口，眞他媽的！」

話鋒一頓，轉向姚仁明道：「老姚，要不是他還會是誰？除非還有人比他來的早，但是……這不可能呀？」

姚仁明並不是看金寶可憐才開脫他，而是由於多年江湖生涯的經驗，直覺的認爲金寶不是個胆敢殺人的材料！

如今聽劉一守說到不可能還有人來，未多思索說道：「怎見得不可能還有人來？」

劉一守道：「班頭吳能，是出了名的快捕高手

，任何線索也瞞他不過，若是另外有人先金寶來到，吳能焉會將那人空空放過？」

姚仁明點點頭，他也承認了這一點。

范結巴這時眼珠一轉，道：「我……我看就……就是金寶！」

金寶急啦啦罵道：「混帳結巴，我和你有什麼仇，你再三的和我過不去？」

范結巴不理睬金寶，又道：「俗……話……話有，捉……捉賊要……要贓，咱……咱們……們搜……搜搜，韋……韋鶯鶯有支珠……珠釵，沒……沒交到……到堂……堂上，搜……」

話還沒有說完，金寶驀地揹起他那貨郎箱子！

這一來，等於是做賊心虛不打自招，劉一守一個箭步到了金寶面前，奪下貨郎箱子，將內中物件傾於地上。

范結巴和姚仁明也雙雙動手，一件件的搜找。

沒有，沒有，毫無發現！

金寶得着理了，埋怨的說道：「本錢五兩七，看看線也髒了，粉也散了，針也開了包，這叫我賣給誰？回家還得看那母老虎的顏色，眞是倒了八輩子的楣！」

他一邊嘀嘀咕咕的嘮叨着，一邊在往箱子裏面收東西，范結巴笑嘻嘻地抓起一個五寸高大肚小口的乳白瓷瓶，旋開木塞兒，道：「貨……貨郎，這裏面是……是……是！」

金寶搶着道：「是雪花膏，這一瓶就要一兩銀子的成本，拿過來，拿過來！」

說着伸手去奪，不料范結巴向後一閃手臂，金寶奪了個空，范結巴笑道：「急……急個……屁，聞聞，我……我聞……聞聞！」

金寶站起來去搶，范結巴也站起來躲，一個失手，瓷瓶叭地一聲甩到磚石殿地上，摔了個七碎八片！

雪花膏一堆一洒灘了滿地，在雪花膏中，赫然露出一絲金光，金寶伸手去拾，焉有范結巴的手快，一拈取去，手掌攤開放在劉、姚二人眼前道：「你……你們……看看！」

掌中物，赫然是韋鶯鶯斜插於鬢間的鑲珠赤金釵！

不過現在金釵長長的赤金針兒，被捲縮作一團，聰明的金寶够聰明，捲起金釵藏於雪花膏瓶中，難怪誰也搜不出來。

好了，贓證已有，兩柄匕首抵住了金寶顫抖的心口。劉一守獰笑道：「說，說實話，要不三刀六洞，老子立刻會伺候你歸西！」

金寶哭了，淚下如雨，說出實情！

原來當他推開閻羅殿門，發現男女雙屍橫死時，着實嚇了一跳，一心祇想快些脫離是非之地。

不過在他瞥目看到韋鶯鶯亂髮垂壓的金釵時，想起那句「人不得外財不富」的要命話來，腦海中電旋般閃過了個高明主意，於是悄然近前摘下那枝金釵。

將金釵捲作一團，打開貨郎箱子，取出雪花膏瓶，把金釵放入，以分髮長針一頂金釵到了瓶底，再將雪花膏以手緩緩抹使平坦，塞上木塞兒，放置妥當。

要走，轉念再次止步，殿堦上抓把雪，放於箱中，找塊磚頭來，咬着牙横了心，自己給自己額上砸了一下，於是額頭青腫，活像摔傷。

他想的週到，莊老實的馬車，送他到三岔口，也知道他曾到天帝廟暫避風雪，如今天帝廟出了人命，遲遲早早會找上自己，現在額頭有傷，箱中有泥雪骯髒之物，再編段假話，必然毫無破綻，反正人又不是自己殺的，心安理得，至於金釵的事，此乃天賜，却之不祥。

金寶一五一十，說出經過，最後道：「若有半字虛言，不得好死！」

這話，姚仁明信了，劉一守有五分相信，范結巴火上加油道：「你……你剛……剛才……才還發誓，說……說沒有……有半句謊……謊話，那……那知……知你全……全是謊，是……是你……就是你殺……殺的！」

劉一守點頭道：「對，不是他沒有別人！」

說着，匕首一緊，立時穿過金寶的棉襖，直迫肌膚！

姚仁明在靜靜的想，范結巴向前道：「就……就祇……祇有他……他，……刀子給……給我！」

他半奪半要把姚仁明的匕首取去，一回身，直向金寶頸間扎下！

金寶全力後閃，劉一守伸臂抓住范結巴持刀的手腕，道：「你幹什麼？」

范結巴一楞，道：「殺……殺這……小子！」

劉一守心頭一動，道：「幹麼要你殺他？」

范結巴正色道：「朋……朋友，你……你們殺……殺了姓……姓賈的，他……他（指金寶）也……也殺過……過那……那女的，我……我……我要不……不沾血……血血，你……你們……們能安……安心……心？」

這話對，人心隔肚皮，誰敢信誰？

不過劉一守素稱多智，遇事可不祇想一面，暗暗想道——「范結巴有點太巴結了，不對勁，天下那有這種好人和好事，他準有目的，不行，沒把他目的弄清楚以前，不能讓他殺這貨郎。」

於是劉一守搖頭道：「你這份好意姓劉的感激，但是你別忘了，明天一早，縣裏還要來人，若是今夜宰了這臭貨郎，明天這人命官司誰打？」

范結巴笑道：「打……打……打個屁，咱……咱們……們逃……逃之夭……夭夭！」

劉一守冷哼一聲道：「好話，你朋友兩個肩膀槓隻腦袋，跑東溜西可以，我們哥兒倆個有家有業，身上還帶着塲裏的賣馬銀票，想逃那是叫送死，辦不到！」

范結巴一聳肩道：「我……我是……是好……好意，你……你……你不聽……聽算完。」

姚仁明這時走近金寶，沉聲道：「你這次眞沒有撒謊？」

金寶早已嚇的魂飛魄散，點頭不迭道：「我只有一個兒子，若是撒謊，叫我那兒子不得好死！」

姚仁明點點頭，劉一守霎動着雙睛，一望卽知他在仔細的想着過去的每個細節，因爲到現在仍沒發現殺韋鶯鶯並姦污過她的兇手！

那赤金珠釵，仍在范結巴手中，他似有心若無意，將金釵隨手放於囊中，此時金寶乍得性命，喘息不暇，劉、姚二人，在苦思兇手誰屬，都沒有想到這支鑲珠金釵！

劉一守腦海中，似是有個影子在幌動，但幾經捕捉，却總是漸漸消失，不過他自己明白，若能再多上些綫索，這兇手就呼之卽出了！

火堆早滅，燭火亦殘，殿內陰寒濕冷。

冷，冷醒了姚仁明的酒醉，他幌幌頭，向范結巴討回七首，金寶也冷靜下來，不由的想及巳然到手今又飛去的珠釵，想到珠釵，金寶恍然大悟，才待開口，又忍了下去，他要想想，再好好的想想，這其間絕不容許再有絲毫的錯誤！

沉寂的過去約有盞茶時間，金寶從遇事，被捕，公堂，釋放，回廟，實供等直等想到剛才，他已十分明白，並有的確証據指出那先姦後殺韋鶯鶯的兇手！

於是他是將貨郞箱子提向一旁，然後走到劉一守身邊，才悄聲的說道：「劉爺，我有話要對你說的。」

劉一守正不耐煩，沉聲道：「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別他媽的鬼鬼祟祟的！」

金寶聲調反而更小了，道：「我已經知道那姦殺韋鶯鶯的兇手是誰了！」

他儘管聲音低，無奈殿堂中別無雜聲，十分寂靜，這話沒能逃過姚仁明和范結巴的耳朶。

姚仁明頓卽向前沉聲喝道：「誰？是誰，快快說！」

范結巴陰森森地笑着，斜眼盯在金寶身上。

金寶驀地手指范結巴道：「他！就是他！」

「拍」！姚仁明順手給了金寶一巴掌，罵道：「狗娘養的，滿口胡云！」

金寶挨了一掌，却不退避，依然道：「是他，是這個結巴，我有証據！」

一聽說有証據，劉一守睜大了眼睛，他首先盯了站於七八尺外，雙臂環抱若無其事的范結巴一眼，腦海中始終若隱若現捕捉不到的影子，一刹那間變作十分清楚，劉一守記起來這結巴的種種可疑地方，尤其是當摸黑去取火摺子，四手相合，自己以絕技暴然下手時，竟被對方輕宜彈退，祇此一事，足証明范結巴絕非是個甘心者守破廟的無賴漢！

金寶偷空暗襲，雖不懂武功，却幫了劉一守，姚仁明的大忙，迫得范子原手忙脚亂，已

想到此處，立卽追問金寶道：「你有什麼証據呢？」

金寶道：「我剛才曾經仔細想過，從出事入公堂直至咱們重回天帝廟，上自縣太爺起，包括吳能和我們大家，誰也沒提起過那支鑲珠金釵，這結巴他說，是天將亮時回廟，發現男女雙屍，才去縣裏報案，那時金釵早已被我藏起，絕無第二個人知道，剛才這結巴却能提醒你們金釵的事，可見他見過金釵，並且是在我以前見過……」

劉一守不用再聽金寶解說，業已鐵定兇手正是范結巴，他霍地轉身，面對范結巴道：「姓范的，老子們幾乎陰溝裏翻船，跌在你的手中，如今你還有什麼話說！」

姚仁明雙目圓瞪，兇狠的逼向范結巴！

范結巴笑了，哈哈的狂笑着，聲如雷震，可見他有一身超絕的本領！

笑聲停下，范結巴一聲冷嘿，道：「總算這草包貨郞想通了，也怪范老子心急了些，不錯，宰那小娘們的正是你家范二爺，你們又能怎麼樣？」

姚仁明怒吼一聲道：「老子宰了你！」

狂吼聲中，姚仁明七首在前，人亦隨刄撲上！

那知范結巴祇一閃已避過了姚仁明，右掌反背順擊，敲在姚仁明背上，吭地一聲，將姚仁明打出去五步！

劉一守心頭一凛，七首一緊，道：「好功夫，現在你也不結巴了！」

范結巴嘿嘿兩聲道：「范二爺裝結巴是另有原因，姓劉的，依我看，就憑你和姚仁明，恐怕還差了些兒！」

姚仁明馬步紮穩，七首再揚斜刺攻上！

范結巴雙眉一挑，厲聲叱道：「且慢，二爺我有話說！」

姚仁明喝罵道：「有話到陰曹地府和閻王爺說吧！」

喝罵中，颼！颼！颼！一連攻出三招。

無奈范結巴本領高過他太多，祇是一擰一閃，一斜，姚仁明三招全空，范結巴左手微揚疾下，切中姚仁明右臂，噹啷一聲，七首墮於地下！

姚仁明怒喝回身，一足飛起斜踢向范結巴下陰，范結巴冷哼出聲，五指箕張，直揷向姚仁明雙目五官！

劉一守看出姚仁明危急，登足飛射而到，七首直送向范結巴的右後腰，設若范結巴一心要將姚仁明傷在指下，則劉一守的七首，必將揷進他的後腰，范結巴救己要緊，身形一幌，出去了五尺，劉一守趁此拾起七首交回姚仁明手中！

他倆更不停留，一左一右互應着逼向范結巴，金寶心恨范結巴嫁禍於己，抓起殿中鬼頭卒所握眞鐵的長叉，悄沒聲的自後直刺而到。

范結巴霍地轉身，準備以臂格拒叉杆，然後暴下殺手，而劉、姚二人却適時滑步而上，兩柄七首上削下劃而到！

范結巴哈哈一笑，身形一挺，拔身檪上，雙腿一甩，如「投林乳燕」般射出了殿外，落身石階之上！

祇看這份輕功，劉、姚已知絕非敵手，一因恨氣難消，再者以二敵一，料到不致敗死，三是業已騎虎難下，加上個對武技本是外行，因之不知厲害的金寶，三追一撲出了閻王殿！

此時，范結巴早已隱於過道之中，劉、姚二人，十分謹愼的一步步探向前面，金寶如初生之犢，不知怕虎，何況是人，一擺手中叉，叭叭的大步奔追上去。

劉、姚二人暗道一聲「慚愧」，緊跟着趕到。

當他倆穿過了過道，到達大殿和山門間的大院子時，正趕上金寶不顧命的挺叉衝刺范結巴！

劉一守急呼道：「金寶快退，使不……」

「得」字尚未出口，范結巴一聲狂笑伸手拿住了鐵叉長杆，右足猛起，踢向金寶的肚腹！

這一脚若被踢上，金寶必然狂噴鮮血而死，在此危於一髮之下劉一守手腕一揚，暴喊聲——着！七首挾一道寒閃，射向范結巴的膝頭，劉一守的這個部位，可以叫絕，非但能迫使范結巴收轉右足，並且還必須飛身而避，否則躱過膝頭刺中小腹，因之范結巴頓卽鬆脫握住叉杆的手，雙臂一抖，身形拔起，倒縱飛上了院子正中的那隻丈高銅鼎！

這手輕功，美極高絕，可惜洩了底，劉一守驀地想起一個人來，揚聲道：「原來你就是『飛鷹』范子原！」

范結巴一楞，如今想不承認也不行了，道：「算你『照子』够亮，認出二大爺來！」

劉一守問話中人可沒有閑着，一縱而拾起擲空的七首，和姚仁明及金寶再次猛撲過去。

范結巴，不，飛鷹范子原，如今已不想纏戰，一心要脫身而逃，目光瞥處，神色大變而心頭猛地一凛！

他記得十分清楚，和劉、姚、金三人進廟時候，絕對沒人關扣過山門，可是現在怪哉，山門非祇緊緊關閉，而且那根粗如海碗般的門閂槓，也緊緊的嚴關的門着！

他並非金寶，而是久行江湖早已成名的巨盜，發現這種特殊的怪事，自是份外得驚心胆怯！

他馬上揚聲喝道：「你們且慢動手，若眞講打

，二太爺沒怕過誰，現在有件怪事，等我們弄弄清楚以後，再打不遲！」

姚仁明怒聲道：「那來的這多怪事？」

范子原手指向巨門門道：「你沒眼瞧！」

六隻眼不由的跟着一根手指頭瞧去，全看到了，山門上了閂，劉、姚一楞，范子原已接着說道：「天帝廟祗是正殿半塌，紅牆還十有七八完整着，牆高三丈六，最矮的地方也有三丈……」

姚仁明答了話，道：「三丈六尺就能攔得住我姚某的來去？哼！」

范子原哈哈兩聲道：「好話，這牆阻不住你姓姚的和他姓劉的，那更阻不住我范子原，由此可見，閂上山門之舉，不是意圖阻止我們逃脫……」

劉一守接話道：「那是旨在什麼？」

范子原道：「旨在使外面埋伏的人，得能從容安排，兩位，事到如今還看不出來嗎？縣裏另有能人，誘使我們再回天帝廟，加上個貨郎金寶胆小怕事，算就我們遲早會窩裏反而自吐眞情，那時供也有了，証也有了，將我們重新鎖拿到官，祗等秋日挨那一刀，兩位，山不轉水轉，人不親土親，說上大天，咱們都是江湖客，范某錯了，不合動了邪念，可是那時兩位業已甘願的走了，所以談不到我是檢便宜，再說，姓賈的姓韋的，和兩位非親非故，想想看，爲兩個已死的人和我范某結仇，上不上算，兩位若能收手放過這件事，有朝一日，我飛鷹范子原在線上準有百倍的還報，兩位意下如何，范某敬聆一言！」

劉、姚有些意動，互望一眼，似以眼神交換意見。

金寶無能，金寶儒弱，但是金寶却不傻，論唸書，劉、姚加上范子原，也沒有金寶唸的書多，他自然很快的看出了危機！

姚仁明殺過賈君瑞，劉一守是幫兇，范子原姦殺韋鶯鶯，已然自招，四個人當中，就屬自己無辜，僅僅貪得一絲絲份外之財，就算當今皇帝親審，自己也沒有犯大罪，更死不了，假如現在由他們三個兇手談和，他們爲了活命也非殺自己滅口不可，想通了此事，金寶有了主意。

他手指范子原高聲罵道：「你當我是瞎子，剛剛追你到院中，你正在上那門閂，我還奇怪你要作甚，原來你早想逃脫，預先安排，若說另外有人上的門閂，人呢？我們什麼話都談盡了，口供也有了，証物也有了，那人作什麼還躲藏着不出來，明明是你一個人搗鬼，哼！」

劉一守再聽明，也沒料到像金寶這樣的胆小鬼會撒個圓滿謊，一想對呀，明明是范子原搗鬼，尤其是姚仁明，人粗性暴，吼一聲重又撲上，范子原空有一張巧嘴，此時解說已遲，無人相信，迫得飛身下鼎，以一敵三。

金寶妙計得逞，心中大喜，鐵叉握緊，祗偷空暗襲，他雖不解武技，却幫了劉、姚二人的大忙，使范子原幾次猛攻得手刹那，被迫變勢自救。

纏戰中，范子原轉動雙睛，打着主意，於是直逼劉一守快攻三拳，劉一守退後五步，中間有了空隙，范子原一聲嗤笑，飛身而起，直射進了僅僅一根柱的半塌大殿！

金寶當先追去，劉一守把他喊住，和姚仁明低言兩句，於是三人分作三面，撲進了大殿之內！

殿內漆黑一片，幾乎是伸手難見五指，金、姚、劉悄步向前，直摸到殿中供桌地方，三個人又見了面。

劉一守驀地俯身，手中七首向供桌下面上下左右的一陣揮舞，供桌下面空處，並無藏人！

適時，一條黑影如同幽靈般飄出了大殿，當黑影閃過那僅存的巨大支柱時，發話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投，休怪二太爺狠！」

黑影正是范子原，他話聲乍止，雙足飛起，暴然登向支柱，支柱頓時斜倒，他却一閃而出到了院中！

整個大殿全塌了下來，斜樑粗棟歪瓦側簷如雷霆般壓下，裏面的三個人，僅僅傳出一聲狂號，就再沒了聲息！

天眼天網

殿堂下塌的巨震聲，在這寂靜寒冷的深夜，傳出數里，范子原心裏有數，必已驚到了他人，此處已非善地，三十六計走方上策！

談到走，他並不慌，對這小小縣內的公門中人，他早就調查仔細，除班頭吳能或許可以和他拚搏百合外，其他都是酒囊飯袋，所以他要確實的看到葬身正殿中的三個人，方能安心的坦然上路，在灰土漸漸落下之後，他輕巧而愉快的緩緩踱向瓦礫之中！

走近瓦礫，突聞呻吟之聲，他霍地止步！

目光一掃，看到一根二寸見方尺半長的椅子腿，彎腰檢起，尋聲搜去，直到已達目的之物始停。

他探手囊中，接着抖腕一閃，手上頓放光明，原來是隻火熠子，此人心思細密，無不預爲之備，着實可怕。

火光乍亮，他目光如炬，迅捷的四處掃視，看到了劉一守和姚仁明，恰爲巨柱壓個正着，口、鼻中鮮血仍在滴流，顯然遭了天報，死已多時。

在他足前尺許的地上，正當巨柱一端，下墊着一隻小銅香爐和石柱的基石，因之有了空隙，就在這空隙地方，壓着那貨郎金寶的一隻右手臂，那隻手臂，就算神仙來醫，大概也無能爲力。

雖說僅僅壓着金寶一條右臂，但是金寶移動不得，並且痛極呻吟不絕，臉色一片蒼煞！

火光一亮，金寶人是仰着，自然看見了范子原，范子原熄滅火熠子，嘿嘿嘿嘿地陰笑起來。

笑聲一停，他以嘲弄的語氣說道：「金貨郎，瞧！瞧你被壓扁了的這條右臂，你懂嗎？這是報應，老天爺有眼，你偷取金釵時，用的右手，所以報應把你這條右臂砸爛，叫你一輩子記住不忘！」

金寶雖然懦弱，此時却知哀求范子原無用，休講范子原意圖滅口，就算想救自己，也搬不動那千斤重的巨柱！

自己血流不止，等到天亮人來，怕不血早流盡流乾，所以金寶反而咬緊了牙道：「對，是報應，不過假結巴，天若有眼，你也難逃報應！」

范子原哈哈笑道：「沒聽說嗎？神鬼怕惡人！老子是一個惡人中的惡人，天眼不敢看着老子，哈哈……」

金寶恨聲道：「我懊悔明白的晚了一步，若早能想通你早回廟一步的話，現在……哼哼！」

「對，金貨郎，你說對了，范老子賭了一夜，大敗大輸，輸到正中午，老子累了，回廟睡覺，他媽的聽到了哭聲，後殿一瞧，嚇，姓賈的死了，小娘們哭聲好慘，老子當時可沒動色心，祗想安慰她幾句，不料她一轉身，乖乖，羊脂白玉般赤裸裸地，這怎怪我，食色性也，老子不玩還不是白不玩，就抱住了她，那知她好兇，在老子手臂上猛咬一口，這還不說，千不該萬不該，她叫出老子范結巴這名字來，老子這才想起來，她是善堂韋吾主的女兒，見過，金貨郎你說，我能放過她去嗎？」

金寶忍痛罵道：「認出是你有什麼關係，你又沒殺人，那時又沒姦污她，怕什麼？」

范子原冷笑一聲道：「你懂個屁，老子好幾省都有案底，混不住了才裝結巴來看廟的，她若見官一說，我有心姦污，吳能一定動疑，一動疑，暗查內情，范老子豈不成了缶裏的王八，任憑他擺弄了，所以老子祗好狠狠心，揑住她的脖子勒死她！」

「放狗屁，你是先姦後殺！」

「你他媽的這是人事都不懂放狗屁呢，范老子根本沒碰過她，先前我也在奇怪，怎會驗成姦殺，後來聽了裏面（指大殿）那兩個死鬼的供，才恍然大悟，她身子不乾淨，毛病出在已死的賈君瑞身上，她倆曾拿着閻羅殿當陽台，風流過一次，他媽的那還乾淨的了！」

金寶暗自點頭，對，這是眞情。

范子原話還沒完，道：「可笑那祗認得錢的縣太爺，一頭攢進牛尖角，拚命的往姦殺上找兇手，老子樂得裝糊塗肚裏笑。」

金寶哼了一聲道：「你連殺三人，還能笑的出來？」

范子原呸了一聲道：「你說錯了，范老子是連殺四個人，最後一個就是你，老子宰了你以後，逃之夭夭，恢復昔日，不再結巴，養起鬍子，改投遠處縣中，換個名姓，老子還是老子，他媽的有誰知道？」

金寶道：「天呀，天知道！天有眼，天……」

范子原兇狠地高舉起椅子腿，沉聲道：「天你媽，老子送你上天！」

說着，手腕挺力，暴然擊下！

金寶把眼一閉，靜等一死！

天眼！天果然有眼！天網雖疏，疏而不漏！

就在范子原揚臂高舉椅腿，對準金寶額頭全力擊下的刹那，驀地有隻巨靈大手，握住了范子原的手腕，接着話聲傳到，道：「范子原，還不束手受縛？」

范子原嚇得魂飛魄散，橫地臂肘後撞，撞開了身後突降的不速客，飄身斜退於殿外院中！

站定之後，他看清了，來人竟是名捕頭吳能！

范子原霍地想起那緊閂上的小門，明白吳能是緊隨自己四個人來到天帝廟的，自然一切也早已洩露！

想通了這一點，范子原怎肯纏戀不去，話不答，飛身而起，射向牆頭！

詎料人尚未到，一聲鑼鳴，廟外四週燈籠火把亮子油松齊放光明，弩弦飛響，疾箭蝟射而來，范子原被迫猛登牆翻回院內。

吳能自不怠慢，手中鐵索掄起，猛攻而上！

燈明火亮，近百捕快兵丁進了天帝廟，弓箭手高踞四牆，所持盡皆諸葛硬弩，一發五支利矢，能穿堅甲，范子原輕功不論多高，就算他眞是「飛鷹」，也難逃利矢穿心，他別無逃路，頓足飛射向後殿而去！

吳能揮手召到八名好手，追捕范子原，並下令餘衆，小心戒備，救出金寶，那是個活着的人證！

吳能率人奔向後殿，天帝廟山門爲兵丁打開，一位白髮白鬚銀衫的宿儒，由青衣小帽改裝過的縣太爺親自陪同，緩步踱進了天帝廟。

邊走，太爺一邊十分客氣的問道：「先生還有何事吩咐？」

銀衫老者撚鬚搖頭道：「現在沒有，祗請太爺

關照貴屬，莫要鬆懈，並速速代重傷的金寶包紮服藥要緊。」

太爺應聲傳諭下去，又道：「先生指示，吳能力擒元兇，能否勝任？」

銀衫老者搖頭道：「恐怕不易，飛鷹功夫很不俗！」

錢太爺聞言色變，急忙道：「那——那可怎麼好，此賊數省有案，今又連殺了三命，若難成擒，本縣……」

銀衫老者一笑道：「太爺萬安，小老兒既然在此，不容小醜張狂！」

錢太爺聞語而笑，恭捧道：「是是，萬事祇要先生伸手，保皆如願歡喜，先生非祇料事如神，並且……」

銀衫老者謙虛道：「太爺捧我太高了。」

錢太爺正色道：「不不，本縣是有一句說一句，從公堂之上，先生隔座傳示，誘使四人重臨此廟起，直到如今案情明朗，點點滴滴皆沒出乎先生之預料，甚至包括韋女未遭欺凌事，亦無遺算，恐古今無人能比！」

銀衫老者微笑着說道：「太爺謬讚，老朽深愧而不安，其實此次案情，本不複雜，故而迎刃可解，老朽何功之有。」

錢太爺不由伸出拇指讚道：「先生成不居功，令人敬佩，本縣子民何幸，竟蒙先生降駕，此次事了……」

銀衫老者接話道：「老朽本是有爲而來，舍親於數年前，慘死飛鷹之手，此次擒兇爲份內之事，事完後老朽將赴青城，有緣日後再爲拜叩太爺金安了。」

錢太爺自是連稱不敢，當走近已塌大殿時，銀衫老者停步道：「飛鷹雖能得勝，無奈已成網魚，心有顧忌，功力稍失十份之一二，恰好與吳捕頭打作平手，稍待必思逃遁，太爺千金之體，以不涉險難爲宜。」

說着，又吩咐護衞太爺的親兵幾句，緩步向後殿走去，錢太爺突然想起一事，說道：「先生請留步。」

銀衫老者回顧道：「太爺有何吩咐？」

錢太爺道：「韋、賈兩家，曾有訴狀，狀中開列兩家爲小兒女携走的珍寶不少，今面臨全案偵破之時，而珍寶杳無下落，先生曾言，將在此廟中指出珍寶何在……」

銀衫老者笑道：「太爺放心，珍寶未失，稍待即可歸趙，祇是人戒貪念，譬如金寶，一念之貪，喪失一臂，老朽甚盼太爺能秉此面諭萬民，勤儉方是興家之本。」

錢太爺心中暗愧，連連應聲不迭。

銀衫老者却在哈哈笑聲中，轉向了後殿！

後殿小院中，捕快們緊圍着兩團飛東時西搏戰不止的人影，那是巨盜飛鷹范子原和捕頭吳能！

范子原吃虧心懸難安和沒有兵刃，因之技差他一籌的吳能，仗持一條亮銀鐵索，和他打成平手！久戰之下，范子原越發焦急，他雖無兵刃，却暗藏着向不輕用的獨門奇絕的歹毒暗器，如今重兵相圍，深知若要免脫，非先收拾下吳能不可，心念動處，雙掌一合，以「小天星」掌力猛攻五招，吳能鐵索在手，仍然不敢大意，被迫退了八尺！

范子原得此八尺空隙，頓足拔起，射向殿脊，前脊頂，恰可遮避飛矢，他已有打算，準備在此處暗算了吳能，然後逃遁！

吳能怎容范子原脫身視綫之下，慌忙頓足而起追上！

適時捕快熊三，和吳能同時拔起，一東一西飛落殿脊之上，吳能雙足剛剛找到瓦面，范子原一聲獰笑道：「打！」

話到腕揚，五點火星化作斗大圓圈射向吳能，吳能才待震手中鐵索格碰，耳邊也突聞銀衫老者喝聲道：「此物有毒，火速退下！」

這聲呼喝，救了吳能，他聞聲改勢，一個雲裏翻身縱下殿脊，五點火星擊空，打於瓦面之上，爆然而炸，化作千萬火星，稍時始熄，設若人被擊中，不被活活燒死才怪！

范子原暗器出手，祇料十拿九穩，不想竟有人識貨，吳能安然無恙，知道不好，瞥目看到了熊三，立卽大喜，飛身撲上！

熊三手中鐵尺揚擊，右足猛蹴范子原小腹，怎奈二人技藝功力相差太多，范子原冷哂一聲，左手一翻已將鐵尺奪去，右手探處，硬生生將熊三抓起，他毫不猶豫，雙足猛登飛身而起，往後牆頭上撲去。

牆上箭手，奉諭放箭，立卽弦聲連响，十數支勁矢射到，好歹毒的范子原，他竟然用熊三的身體當作盾牌，迎向亂箭，若容他毒計得逞，非但熊三必死，他也勢將逃去，此時，祇見那銀衫老者一聲斷喝道：「鼠輩敢爾！」

話到，一團白影已當空撲下，人未到，左臂凌虛猛甩，好深厚的內家功力，竟將亂箭以勁氣震飛上雲空，右臂探處，抓住了熊三的肩頭，接着左袖一拂，祇聽到范子原一聲悽號，鬆脫了緊抓着熊三的手，人如斷線風箏般直墜下去，叭地一聲落到地上，吳能一躍而前，鐵索抖處鎖住了元兇！

其實，范子原自空中摔落時，已難挪動，就是

不鎖，他也寸步難移，不過吳能並不知道，也未曾看出端倪。

元兇既然被擒，劉、姚更已喪命，金寶重傷，這駭人聽聞的奇案，自是業已偵破，吳能恭敬的對銀衫老者一禮道：「晚輩叩謝先生救命之恩，並謝玉成大德！」

銀衫老者笑對吳能道：「班頭可是當眞？」

吳能恭順的答道：「吳能言出於誠，發自肺腑的。」

銀衫老者竟再次問道：「班頭是眞的感激老朽麼？」

吳能一楞，料到老者重覆此句必有所爲，道：「吳能不敢欺天欺人欺己！」

銀衫老者頷首道：「這話很對，人若欺天，則無父母，人若欺人，則無仁義，人若欺己，良心難安，吳班頭，老朽愛你一表人材，公門幹吏，平日未曾魚肉鄉民，因此有幾句肺腑話，亦要講給你聽。」

吳能應聲道：「是，晚輩恭聆訓誨！」

銀衫老者道：「自古道福要修得，壽要養得，祿要苦得，財要積得，又道說『外財不發命窮人』，況『人爲財死』前鑑不遠，吳班頭，老朽的這番話，可省得否？」

吳能的臉色變了，冷汗順頰流下。

銀衫老者適時轉對救下的熊三道：「元兇已被老朽封死三處大穴，稍待除能雙腿邁步和開口說話外，他無能矣，已不足成患，你們先押解到前面去吧！」

熊三恭應，銀衫老者又道：「人捧人高，可對貴上稟陳，是吳班頭及衆弟兄全力所擒！」

熊三再次恭應着，押了范子原和衆捕快而去。

他們剛走，銀衫老者將聲調壓低，道：「此案老朽早已斷定十之八九，唯一不明者，卽所失珍寶的下落，吳班頭，劉、姚殺人於無心，逃命不暇，自不會搜取珍寶，范子原連韋女髮際金釵都沒有取走，更不可能有搜索行囊之舉，金寶胆小如鼠，巧獲金釵已喜出望外，不致於有解行李詳查，如此這珍寶，就祇有班頭你最方便巧取了，吳班頭，人孰無過，老朽希望班頭能把珍寶取出，交於貴上，就說是老朽找到，要你送去，若問起老朽，可說老朽事畢卽行，不知所終，你看好嗎？」

吳能驀地跪拜於地，道：「先生恩德，吳能永銘。」

銀衫老者含笑扶起吳能，道：「吳班頭，他年若辭此職，便時盼往青城一遊，金鞭崖頭，玲瓏小築中，老朽候駕。」

吳能聞言又驚又喜，駭然問道：「青城金鞭崖玲瓏小築，先生……先生莫非就是當代奇俠，人稱『活報應天眼翁』的『水晶先生』？」

銀衫老者哈哈的笑了，道：「天心人心，天眼人眼，何來報應，那裏又有水晶先生，一點忠誠，兩分厚道，三四次給人方便，五六月捨些水、藥，七八個忍上加忍，九破世情，可作個十團翁，哈哈哈哈……」

朗笑聲中，人已起步，銀衣飄垂，冉冉遠去，剩下了心有靈犀，恍然皆悟的吳能，天眼一篇，走筆至此亦告結束，筆禿才拙，至盼讀友莫笑，並祈指教賜正。

孫玉鑫 謹謝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誤闖少林禁地，終獲無我禪師臨終保証，獲得少林掌門的諒解，化干戈為玉帛，乃偕辣手夫人離開少林，途遇假冒的呂柏年，出言污衊呂柏年與辣手夫人有苟且行為，呂柏年打退他們後，他們竟四處造謠，辣手夫人不憤，留書告別往追殺小魔，翌晨，呂柏年獲通知說辣手夫人被捉，要他往救，呂循址前往，為黑衣仙姑在她身上下蠱，迫呂答允勿再與少林聯盟，辣手夫人教呂暫解蠱毒之法，呂依計而行，果安然退出，在一叢林坐息，呂見辣手夫人似有難言之隱，乃向之詢問——

蠱神傳急訊　俊俠援紅顏

辣手夫人雙目一凝，望了呂柏年一陣，長嘆一聲，道：「我為了你，却苦了那孩子了。」

呂柏年一怔道：「此話怎講？」

辣手夫人忽然一咬銀牙道：「走！我們現在回去還來得及。」身形陡起，射身出了隱蔽之地，取道破廟奔去。

呂柏年飄身追上辣手夫人道：「宋姨！你到底有些什麼心事？」

辣手夫人一面展開身形飛馳，一面上氣不接下氣的道：「那黑衣仙姑放了你我，只怕自己惹來一身痳煩，我本待不與你說明，一走了之，但想想心中又甚是不安……」

這幾話已經够明的了，呂柏年一聽，不待她把話說完，忽然伸手拉住辣手夫人，道：「那我們快走！」勁力一提，帶着辣手夫人如飛一般，向破廟掠去。

兩人回到破廟附近，剛藏好身形，待向破廟之內探視，突然，「轟隆」一聲，廟門霍地從裏向外被震了開來。

廟門開處，但見那黑衣仙姑衣衫零亂，披頭散髮，混身浴血，手揮金環，猛然衝了出來。

同時，廟內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道：「丫頭，你還想逃得了麼？」兩個手執長劍的青衣少年追身而去。

兩個少年身後，又有一個陰面老人隨後跟了出來，這幾個人，都是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前所未見之人。

那兩個執劍少年追出廟外，大喝一聲，掄劍便向黑衣仙姑背後襲到，劍似飛虹，精芒電掣，猛惡之至。

黑衣仙姑在廟內已經受了不少折磨，找了一個機會衝出廟外，完全是仗着一股憤恨之氣，其實人已精疲力竭了，脚下一個踣踉，身子向前一衝，收勢不住，人便栽倒地上，跌了個狗吃屎。

但却堪堪讓過了背後的兩隻長劍，那兩個少年舉劍再起，疾射而來，這時忽然一股其強無比的劈空掌力，排空而到，逼得他們兩人劍勢一頓，

人也退了數步。

那二少年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一個劍眉星目，怒芒電射的少年已經飄身落到了他們面前，同時另有一條人影掠地而來俯身抱起了黑衣仙姑。

那二個仗劍少年似是沒有見過呂柏年，不知他的厲害，一聲厲喝，雙劍齊出，分取呂柏年左右雙脅。

呂柏年眥眼間，又見破廟之內一連走出三四個人，呂柏年怕他們圍攻辣手夫人她們，手下便不容情，身形一矮，穿身而上，雙手一分，五指一搭，那二個少年的長劍便落了他手中。

呂柏年接着一震一抖，口中喝了聲：「去你的！」連人帶劍，把那兩個少年抖出尋丈之外。

呂柏年出手扣劍，扣的是劍身之上，照說那兩個少年握的是劍，發覺呂柏年力如山岳，不可抵擋，本可鬆手棄劍，全身而退。

其實他們心中又何嘗不是打的這種主意，只因呂柏年發力又猛又快，他們來不及鬆手棄劍，人已被扔了出去，跌得七葷八素。

呂柏年一招扔開二個少年，回目果見三條人影，撲向了辣手夫人。

呂柏年勃然大怒，反手一撩，已將長劍撤下，震腕出劍，劍尖顫出萬點寒星，驚芒閃耀，只聽三聲厲號連天而起，接着血雨漫天，地上落下三條手臂，那三條人影，急射而退。

呂柏年連施殺手，震得對方心胆皆寒，他橫劍當胸，怒目一掃，道：「還有那一位想上來試試在下寶劍滋味！」

呂柏年這一橫劍當胸，飛眉含煞，發威作勢，頓時懾得全場一靜，再也沒有人敢輕捋虎鬚了。

呂柏年接着大喝一聲，又道：「那一個上來，接在下一劍！」

神威凜凜，氣蓋山河，都被他鎮懾住了，

呂柏年心中暗暗思量道：「我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此念一生，又作勢震喝了一聲，道：「各位要不出手，在下少陪了。」長劍一收，入鞘轉身，帶着辣手夫人與那黑衣姑娘，大步昂首，離開了那破廟。

呂柏年那一聲震喝，暗中注足了罡勁之力，入耳驚心，功力稍差的人，被他一喝，已是氣湧血翻，四肢發軟，自保不及，就是那功力深厚的人，但也被喝得心驚肉跳，胆怯神疎，鼓不起勇氣來阻止他。

待得他們恢復正常，呂柏年等已經走得不知去向。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護送那黑衣仙姑走了一程，那黑衣仙姑忽然悠悠的長嘆了一聲，停下了腳步，先望了辣手夫人一眼，櫻唇微啓，輕輕的叫了一聲：「宋姨……」

回轉頭來，向呂柏年一欠身道：「多謝少俠馳援，三月之後，恭候大駕光臨。」

話聲一落，身形疾轉，舉步如飛，眨眼間，出去了數十丈，呂柏年口齒欲動，辣手夫人搖手止住他道：「任她去吧，你只要莫忘記三月之約，就行了。」

呂柏年記恩心重，對她甚是不放心，道：「她這樣隻身而去，路上若是再遇上了那些人，如何是好。」

辣手夫人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差不多的人也惹不起她。」

呂柏年搖頭苦笑道：「宋姨，我看你心中藏了很多話，大約也不願意說，所以我也不多問了。」

辣手夫人道：「你這時最好不問，將來自有明白的一天。」話聲一歛，忽然起步如飛，登上了路程。

呂柏年一皺眉頭，緊隨在辣手夫人的身後疾步而行。

兩人一路曉行夜宿，都未再發生什麼事故，這天，他們到了南陽，正要落店投宿，忽然對面走來一人，頭戴瓜皮小帽，身穿藍色大褂，在他們身邊一擦而過。

呂柏年眼快，似見那人塞給辣手夫人一樣東西，隨見辣手夫人臉色變了一變，顧而言他，道：「你和解進士約定的地方在那裏？」

呂柏年見她有意轉變自己的注意力，也就故作不知，就話答話道：「我還沒有看見他留下的暗號啦！」

呂柏年一路留心尋找暗號，一面發現辣手夫人甚是不安，呂柏年經過幾次事件以來，絕不會再懷疑辣手夫人對自己有什麼不軌的意圖，但却担心她這一次改邪歸正後，擺不脫得舊關係，老恩怨，使她為難。

但她不說，呂柏年也就不便追問，一追問，反而顯得自己對她的不信仰，呂柏年也只有暗暗留心了。

他們兩人在大街上找了一陣，呂柏年忽然一點頭，說道：「就在這條巷小裏了。」轉身入了一條巷子。

這條巷子極長，但門戶却不多，老遠老遠，才有一扇大門，由此可見這巷子裏都是佔地極廣的大宅第。

他們沿着牆跟一路走了下去，行有二三十丈，停步在拐角處的一扇偏門旁邊，呂柏年舉手輕輕叩了九下。

叩門之聲一落，那側門一閃而開，現出一張秀臉，只打量了呂柏年一眼，一句話也沒問，就放他們進入門內。

她關好偏門，才發話問道：「請問公子來自何方？」

呂柏年道：「在下來自山中山。」

她接着又問道：「公子是乘轎而來，還是騎馬而來？」

呂柏年道：「足履彤雲風送我，展翅冲霄鶴駕來。」

辣手夫人見那女子，年約十八九歲，是一個大戶人家的標準丫頭，能言善道，慧黠知機。

那少女問完呂柏年含笑一禮道：「原來是呂公子駕到，請隨婢子來。」

那少女引着他穿過花園，來到一座書齋之前，揚聲道：「呂公子來了。」

書齋之內應聲走出橫山進士解九如和一位少年書生，把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迎了進去，那少女也隨同進了書齋。

經過橫山進士解九如介紹，才知那少年並不是丫頭身份，而是那少年書生楊雲峯的小妹楊雲英。

橫山進士解九如落腳在他們家中，他們兄妹自然成了熱心的贊助人，她為等候呂柏年，就裝了二三天丫頭。

呂柏年一聽她乃是楊家小姐，忙又起身抱拳，表示歉意地道：「如此有勞姑娘，在下不勝歉疚之至。」

楊雲英一笑道：「小妹原是毛遂自薦，指教小妹一二招，小妹就一本萬利了。」

楊雲峯哈哈一聲朗笑道：「小妹，別丟人了吧，見面就敲竹槓，以後，誰也不敢進我們楊家的門了。」

言為心聲，別看他像個文弱書生，這一聲朗笑，不但現出他功力深厚，而且也可看出他的性格極是朗爽，平易近人。

呂柏年到一個新地方，心中總有點拘束，遇見了這對開朗的兄妹，自然而然的也就像遇見了老朋友一樣，笑道：「在下這點微末之技，那堪姑娘入目。」

楊雲英笑笑道：「呂公子不用客氣了，你身兼三白先生與太白神翁兩家之長，兩家都是曠世奇學，武林同欽，尤其是三白先生的劍法，聽說舉世無四，小妹心儀已久，所以自任丫頭，守候了你好多天。」

呂柏年轉目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望去，希望他說句解圍的話，那知橫山進士解九如含笑點頭道：「楊小妹，一聽說你會三白先生的天公劍法，興奮得不得了，你要不累，最好一顯身手，先給楊小妹一飽眼福。」

呂柏年本來想他解圍，那知他更火上加油，擠着要他立時兌現，呂柏年覺得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平日為人大相逕庭，劍眉方一皺，腦中忽然閃過一道靈光，暗「啊！」了一聲，忖道：「莫非此事乃是另有深意？」

此念一生，越想越覺得沒有猜錯，於是放開胸懷，一笑道：「看樣子，各位好像要小弟現在就獻醜。」

楊雲英笑道：「我們是打鐵趁熱，呂公子既然不鄙賜教，小妹馬上就去取劍，我們就在前面水榭之上相會。」話聲一落，人便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楊雲峯起身請大家移步出了書齋，到了一口大荷池邊，池中有一塊平地，四週垂柳如烟，中間露出一角樓台，那就是楊雲英所說的水榭。

楊雲峯領着大家從一座曲橋之上，越過荷池，進入水榭，剛請呂柏年他們坐好，只見楊雲英扶着一位白髮龍鍾的老婆婆也過橋而到。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楊雲峯相視一笑，起座相迎，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隨之站了起來。

那老太婆掠目望了呂柏年一眼，含笑請大家就座，橫山進士解九如也沒替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引見那老太婆，那老太婆也沒問他們是誰。

這雖然有點不合理，但都是武林人物，知道武林人物的怪僻，是以，呂柏年與辣手夫人並不以為怪。

楊雲英待那老太婆坐好，向呂柏年欠身道：「呂公子，你請下場吧！」

呂柏年去到場中，取下隨身寶劍，抱劍一禮，道：「柏年獻醜了。」

呂柏年已看出這楊家不是平常武林人物，一點不敢輕率大意，凝神一志，展開天公劍法，一招一招使了開來。

三白先生的天公劍法，劍式不多，但每一招每一式的出手，都暗含着非常奇奧的變化，不經對敵，是無法在變化上盡情顯示出來，就這樣，那出劍的部份，也令人驚佩叫絕不止。

曠世奇學，在呂柏年手中，一溜就使完了，呂柏年一抱劍，人已靜如泰山般，含笑而立。

那老太婆微微點頭，向楊雲英笑道：「下去和他走幾招看看。」

楊雲英一提寶劍，跳到呂柏年對面，笑吟吟的道：「小妹的劍法，是不成氣候，但希望你如能三

招之內勝過小妹，就不要用第四招，這是在我奶奶面前印證的規矩，你可不要客氣。」

呂柏年暗自思量道：「我如全力施爲，諒她內功修爲，也沒有我深厚，勝之不武，也顯不出我天公劍法的奧妙，也吧，我看你有多大功力，也使出多少功力，完全用劍法勝你吧。」

此念一決，呂柏年胸有成竹的一抱拳道：「姑娘請出手，在下理會得。」

楊雲英神態一肅，右臂伸處，緩緩刺出一劍。

這一劍來勢飄飄，如風吹柳絲一般，看去毫無勁力，但却是精奧之極，呂柏年一眼便知她這一劍，非比等閒，她在劍術上實有了不起的造詣。

呂柏年也是心神一肅，運集眞氣，目注楊雲英長劍刺來劍勢，以靜應變。

座上那老太婆見呂柏年靜立不動，心中暗暗讚道，這孩子深得劍中三昧，的是一位有前途的少年人。

楊雲英微去的劍勢，相距呂柏年尺許光景時，劍勢陡然變快，如星如火，一閃而至。

呂柏年就在楊雲英劍勢急速來時，身形電快無比的一讓而開，讓身中，右手長劍也一點而到，直奔楊雲英玉腕。

楊雲英道了聲：「來得好！」手腕振處，幻起朶朶劍花，劍光閃動中，身子忽然一轉，不但讓開了呂柏年來劍，而且轉到呂柏年最不利的部位，一襲而到。

呂柏年暗中一凜，閃身急讓，楊雲英刺出劍勢，已如影隨形般，緊隨而上。

呂柏年身法之快，舉世無匹，一直變了三次身法，才把楊雲英附骨劍勢解開，呂柏年一脫出楊雲英劍氣範圍，立時展開還擊，如風輪般，把楊雲英罩住。

楊雲英那一招絕世劍法未能制住呂柏年，心中既敬佩又驚駭，但這時呂柏年的劍勢已排山倒海般湧到。

楊雲英一斂心神，使出一套嚴密無比的劍法，改攻爲守，阻住呂柏年凌厲的反擊劍勢。

呂柏年運劍如飛，一劍跟一劍連綿而上，只希望在楊雲英嚴密的劍幕中，尋隙而入。

呂柏年以同等的功力，在劍法上與楊雲英一爭長短，各把劍勢發揮到極點，構成了武林間一場極罕見的拚鬥場面，看得在場之人，目不轉睛，稱讚不已。

楊雲英一口氣與呂柏年相鬥了三十六招，在第三十七招上，呂柏年忽然長劍劃出一片銀虹，突入楊雲英劍影之中。

楊雲英的劍勢立時一滯，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兩人劍光頓然齊消，兩人身形各自退出尋丈。楊雲英蓁首低處，只見自己右手袖口邊，被呂柏年劍鋒劃開一道半寸長的小裂縫。

他如有傷人之念，她那條手臂，就不會再是她的了。

楊雲英頭一低，輕輕道了聲：「多謝呂公子劍下留情。」欠身一禮，退回奶奶身邊而去。

呂柏年還了一禮，道：「在下失手，請姑娘海涵。」

正要舉步回座，楊雲英的奶奶忽然叫住他道：「呂公子，老身有一句話問你。」

呂柏年欠身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楊老奶奶道：「你剛才與小孫過手，用了幾成眞力？」

楊老奶奶已然有此一問，自是看出了呂柏年用心，呂柏年不敢相欺，坦然道：「晚輩約使了六七成眞力。」雖說坦白，但還是多說了一點，其實他只使了五成眞力。

楊老奶奶忽然站了起來道：「老身有意和少俠印證幾招，不知少俠可願賜教？」

呂柏年欠身道：「晚輩何幸，得蒙老前輩指教，不勝感激之至。」說着，抱劍恭立而待。

楊老奶奶伸手要過楊雲英寶劍，舉步下了座，她這時寶劍在手，頓時有如換了一個人，龍鍾老態盡消，雙目神光炯炯，威風凜凜。

呂柏年肅容道：「柏年晚生後輩，有僭先出手了。」他已看出楊家人的性格極是坦實，所以也不假客氣。

楊老奶奶微微一笑道：「少俠儘管出手。」

呂柏年長身抖腕，劍如流水，一伸而出，他這一劍與楊雲英動手時又自不同，劍身之上注足了內勁，劍風帶起一陣輕嘯之聲。

一旁相看的楊雲英這才曉得呂柏年的眞正本領，倒抽了一口冷氣，半天回不過氣來。

楊老奶奶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等威勢，也是聳然動容，心中甚感驚奇，暗道：「他這深厚的功力，是怎樣練來的，看來竟不在我老婆子一身修爲之下。」

她揮腕間，迎住呂柏年來劍，立時劍來劍往，一老一少鬥在一起。

他們這兩劍一起，與楊雲英出手時又自不同，楊雲英的出手，是快似閃電，輕如浮雲，楊老奶奶的出手，却是沉如泰山，驚天動地。

頓時水榭之中勁氣瀰空，逼得橫山進士解九如與楊雲峯兄妹，退出去一丈多遠，才能穩住身形。

眨眼間，雙方又動手到了三十七招，兩劍一合，楊老奶奶忽然大喝了一聲：「着！」

呂柏年這時身形半面向左轉，劍化「蘇秦背劍」，立臂垂劍，護住的是右邊，而左邊却是空門大開，楊老奶奶一劍襲到，呂柏年閃讓回劍，似乎都不可能，勢非立敗不可。

楊老奶奶聲出劍到，驀地只覺呂柏年在千鈞一髮之際，猛的抽劍轉身，劍勢從不可能的角度，令人想像不到的方位，一吐而出，向楊老奶奶握劍手腕點到。

楊老奶奶是有備而發，一見呂柏年劍勢反噬而到，竟仍然躲不開呂柏年來劍。看來，自己已非受傷不可。

詎料，就在這時候，呂柏年又是一個轉身，劍隨着身形一閃而過，竟未傷着楊老奶奶分毫。

呂柏年這一招，完全是用身形翻動之力，運轉劍勢，人身飄出之處，還是「蘇秦背劍」的部位。

楊老奶奶擲劍一嘆，人立時恢復了老態龍鍾之狀，向呂柏年點了一點頭，但未再發一言，只向楊雲英招了一招手，楊雲英飄身而到，扶着楊老奶奶出了水榭。

呂柏年見楊老奶奶不發一言就走開了，以爲自己得罪了她，心中甚不是意思，方待向楊雲峯表示歉意，抬頭只見楊雲峯與橫山進士解九如都是一臉笑容，向他點頭含笑。

呂柏年方待問他們爲什麼笑，忽然心中一惡，一陣絞痛，痛得他大叫一聲，翻身向後仰倒。

橫山進士解九如楊雲峯都是大吃一驚，齊口同聲問道：「你怎樣了？」身形一起，搶到了呂柏年身邊。

辣手夫人更是楞得說不出話來，難道黑衣仙姑又落到了那批人手中，被迫無奈，催動蠱毒？

辣手夫人怔了一怔，正要將呂柏年身受蠱毒之事向橫山進士解九如和楊雲峯時，只聽楊雲峯驚咦一聲，道：「什麼人？好惡毒的心腸，竟把本命神蠱也下在呂少俠身上，哼！」

接着，只見他手中射出二道金光，釘在呂柏年「太乙」「冲門」兩穴之上，那金針針頭在外面，形如佛手。

辣手夫人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定下心來。

那佛手金針眞有令人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呂柏年中針後，不過片刻時光，便痛苦全失，一個挺身站了起來。

呂柏年先謝了楊雲峯，轉向辣手夫人道：「宋姨，你看，那丫頭又變卦了。」言下對那黑衣仙姑不無惱怒之色。

辣手夫人苦笑一聲道：「照理說，她就是以身相殉，也不能再發動你身中蠱毒。」

呂柏年道：「但是，她現在不是已發動蠱毒了麼？」

辣手夫人道：「所以我也被弄糊塗了。」

呂柏年搖頭一嘆，辣手夫人又道：「不過現在我們也不必再放她在心上了。」

呂柏年一時竟沒會過意來，一怔道：「宋姨，誰知她會在什麼時候搗亂……。」

辣手夫人一笑指着楊雲峯道：「有了佛手金針楊老先生絕藝傳人在此，你還怕他不替你把身中蠱毒一掃而光。」

呂柏年也早知佛手金針楊逢春醫劍雙絕，是武林中一位叫人可敬可怕的怪人，也沒想到這裏就是佛手金針楊家，事實上他蠱毒發作時，已痛得他神智不清，沒有注意到插在他身上金針形狀，聞言之下，低頭一看，才「啊！」了一聲，抱拳道：「小弟眞是糊塗，沒想到楊兄原來是佛手金針楊老先生一家人，失敬！失敬！小弟這身蠱毒，全仗楊兄大力回春了。」

楊雲峯抱拳還禮道：「小弟禮當爲呂兄効勞的……」忽然劍眉微微皺了一皺，接道：「只怕小弟學養不足呂兄雅望。」

楊雲峯是一個性格豪爽的人，他這時的言語態度，顯然表示他也感到非常棘手，沒有把握。

聽得辣手夫人與呂柏年都是心情沉重，愁眉百結，尤其呂柏年恃仗藥酒之力，認爲可以壓制這蠱毒，那知這蠱毒一發之時，就撕心裂胆，痛不堪言，那還有時間取酒葫蘆喝酒，這一痛，可說把他胆都痛寒了，知道了金蠶蠱的厲害。

橫山進士解九如是深知楊雲峯之能，別看他年輕，他不但盡得楊老先生所傳，而且由於天賦特高，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就，除了經驗稍遜乃祖外，在醫理與技術上，都有他獨特的卓見，爲楊老先生認爲一大奇才，視爲醫界慧星。

這時，橫山進士解九如聽了楊雲峯的話，其震驚的程度，比辣手夫人與呂柏年只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橫山進士解九如臉色一變，道：「老弟，眞有這樣嚴重麼？」

楊雲峯見大家都這樣緊張，出語寬慰大家道：「各位放心，小弟目前對這種蠱毒，雖尙無根治之能，但還有力量暫穩住它不發，只要家祖一回來，就可以手到病除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眞要等令祖回來麼？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楊雲峯道：「家祖這次是遠去遼東配一樣藥物，最快也要在四五個月之後，才能回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那太久了，爲什麼一定要等令祖回來？」

楊雲峯一笑道：「你難道懷疑我推托？」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據我對你的瞭解，令祖能醫的病，你亦無有不能……。」

楊雲峯道：「但這一次例外！」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爲什麼？」

楊雲峯道：「這是功力深淺的問題，因爲我還沒有制服呂兄所中蠱神之力。」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震道：「他中的是蠱神！」

楊雲峯點頭道：「呂兄中的不僅是蠱神之毒，而且是本命蠱神，非比等閑，要制服那蠱神，又是一場生死之戰。」

橫山進士解九如轉眼望着呂柏年一搖頭，道：「老弟，你怎會惹上這種麻煩？」

辣手夫人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都怪我的不是，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們吧。」

楊雲峯抬手讓客道：「各位，還是請坐下說吧！」原來，大家一緊張，都忘了歸座，就站在當場談開了。

各人回到自己座位上，辣手夫人先苦笑一聲，把路遇龍鳳山莊假呂柏年，惹了一場閒氣，心中不服，暗中想去找他出氣，不意又落入魔掌，呂柏年如何趕來相尋，遇上黑衣仙姑經過，一一告訴了橫山進士解九如與楊雲峯。

其中只隱瞞了一件事非得已，但不便當着呂柏年的面說出口的隱情。

可是橫山進士解九如與楊雲峯的江湖經驗何等豐富，一聽之下，就知道辣手夫人說的話大有問題，首先楊雲峯一皺雙眉道：「照說那黑衣仙姑對呂兄下毒，乃是被迫而爲，心中不一定情願，放出蠱毒，應命就是了，沒有理由將與自己性命交關的本命蠱神也放在呂兄身上之理？呂兄與她又沒有不共天日的深仇大怨，這眞是令人不可理解。」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想問題可能出在深悉她們中規矩之上……。」

一語未了，只聽辣手夫人傳音截口道：「解先生，其中另有暫時不能告訴呂柏年的隱情，容後自當奉告，但現在最好不要讓他知道。」

橫山進士解九如眞會做作，話聲一頓，一陣沉吟，接道：「不過，照規矩行事，乃是江湖上公認的大『理』，她除非當初就裝糊塗，不承認有此規矩，已然承認了，便沒有出爾反爾之理，難道她這次的發動蠱毒，是含有特別的用意？」

橫山進士解九如把話題轉換於無形之中，但同樣的重要，同樣的緊扣人心弦，一點看不出他已暗中受了辣手夫人的影响。

他原是一時機智之作，不料這話聽到呂柏年耳中，却給了呂柏年一個靈感，心中一動，接口道：「先生之言有理，莫非是她暗示遇險求救之意。」

辣手夫人一拍大腿，道：「對，我看這種看法有理！」

楊雲峯也是應聲道：「我們剛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上面，那黑衣仙姑如眞有此意，我們豈不差一點誤了大事。」說話中，忽然出手將呂柏年身上佛手金針取下，五指一搭呂柏年腕脈寸關尺，閉目看起呂柏年的脈來。

過了片刻，楊雲峯收手道：「呂兄身中蠱神性氣和平，並不因受制於佛手金針，而有所憤激怒惱之情，可見原主人的發動蠱神，並無惡意，到是我剛才魯莽出手了。」

辣手夫人先替呂柏年吁了一口長氣，但又替黑衣仙姑担起心來，憂心如熾的道：「我們就是有心馳援，又到那裏去找她？」

呂柏年道：「不瞞各位說，我已暗派小黑跟隨那黑衣仙姑而去，她出了事，小黑一定會回來禀報，只是要等牠回來後，我們才能起程趕往，在時間上恐怕緩不解急。」

呂柏年大丈夫行徑，受人點水之恩，心懷泉湧之報，黑衣仙姑離開時，他就替她有點担心，當時他提醒了辣手夫人一句，辣手夫人未加重視，他就暗中把小黑派出去了。

楊雲峯道：「據小弟所知，本命神蠱，非比一般蠱毒，乃是身具靈性，與原主人息息相關，只要你有馳援之念，它自會相感引路。」

話聲方了，呂柏年臉色一動道：「楊兄說得不錯，小弟似覺有所感應了。」

楊雲峯道：「你快原地轉一個圈，你就可以測知那黑衣仙姑所在的方位了。」

呂柏年依言在原地轉了一圈，覺出轉到西南方位時，心跳如雷，於是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楊雲峯。

楊雲峯點頭道：「不錯，那就是告訴你向西南方向前去。」

呂柏年一抱拳道：「救兵如救火，小弟這就去了。」肩頭一搖，人就飛過了荷池。

楊雲峯高聲叫道：「呂兄且慢，小弟陪你去一趟。」

呂柏年閧聲一緩，楊雲峯飛掠趕到，兩人聯臂而起，破空而逝。

這裏呂柏年與楊雲峯剛一離開，只見楊雲英一臉笑容飛奔而來，老遠便道：「奶奶點頭了……。」話聲未了，人已掠過荷池，落到水榭之中，只見她張目一怔，接道：「家兄他們呢？」（未完待續）

過關刀

逐臭叛徒不知悔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計殺飛虎關主邊無界後，與白鶴眞人、賈谷蘭等攻破飛虎關，救出「刀痴」百里發，金盾帮的管以昌却爲此殉道。依照百里發的建議，各人在城中安宿一宵，再往攻打二聖教的飛鳳關，詎半夜，忽聽城外地心鬼雷相繼爆炸，各人驚起窺視，未幾，見野枯佛與少林掌教、武當掌教率領門人來到，原來他們已破了飛鳳關，救出申屠傑，再來攻打飛虎關，竟意外的與楚雲彪等會合，野枯佛爲奪回被二聖教主偷去的「神眼活佛」的權杖，獨往二聖城，楚雲彪等則往攻飛狐關，這日百餘人在蕪湖縣落脚——

抓癢老人笑道：「在寺中可以不可以喝酒？」

大善禪師道：「老施主若要喝酒就不要問，一問貧僧就要說不可以了。」

抓癢老人哈哈大笑道：「是！是！到了寺中，我躲着偷喝就行了。」

夜幕垂落。

華燈亮起。

衆人化整爲零的進入蕪湖縣城，由大善禪師先率領二十多個門下進入普光禪寺，與方丈百悟禪師接洽停當，其餘衆人才分批進入。

普光禪寺規模不小，有二十多間客房，每間可睡六七人，故一百多人都有房可睡。

方丈百悟禪師招待親切，立命寺中和尚造飯，大家吃過一頓晚齋後，除了刀癡、抓癢老人、白鶴眞人、大善禪師、玉淸子及楚雲彪、賈谷蘭等人之外，餘者均各回房中歇息，不敢外出遊蕩。

刀癡等七八人，則進入一間大禪房，商議進攻飛狐關之策。

大善禪師道：「二聖教主果眞尙在飛狐關，那麼螳螂王、半面西施、金盾老人、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等人，必然也在關中，咱們若要明攻，只怕不容易得手。」

武當掌教玉淸子頷首道：「對，此外，還有殭屍婆孫二娘和田舍翁等人，二聖教如威脅要殺害田舍翁、金盾老人等幾位正派人物，咱們又該怎樣對付？」

刀癡沉吟道：「兩位言之極是，所以咱們要進攻飛狐關之前，應先設法救出田舍翁等人。」

白鶴眞人道：「如何救出他們呢？」

刀癡搖頭道：「我也想不出救他們之策。」

抓癢老人道：「咱們偷偷入關，把他們偷出來，不就行了？」

刀癡笑道：「談何容易！」

抓癢老人道：「也不太難，咱們在夜裏悄悄摸進去，總可救出幾個。」

刀癡道：「問題在於那些地心鬼雷，咱們不知安全路徑，如何進去？又如何出來？」

抓癢老人把不求人伸入背部，搔着癢笑道：「不錯，只有這一層不容易……」

刀癡轉望楚雲彪問道：「雲彪，你有沒有想到甚麼好辦法？」

楚雲彪道：「弟子只想到兩個辦法，一是先設法俘擄對方一人，拷問明白目前飛狐關中的敵人情況，再定進擊之策；一是索性向二聖教主下挑戰書，與他約地一戰。」

刀癡面容一動，道：「他肯應戰麼？」

楚雲彪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大善禪師道：「他卽使肯接受挑戰，仍將利用田舍翁等人來牽制咱們。」

楚雲彪道：「當然，但總比直接攻入飛狐關要安全得多。」

白鶴眞人道：「眼下二聖教主想必已知飛虎、

飛鳳二關也被破了，也知道百里、申屠二位恢復自由，只怕他不敢接受挑戰。」

抓癢老人道：「但試試又有何妨？」

白鶴眞人道：「現在，咱們來到此地，他們尙不知悉，這對咱們有利，可以隨時攻其不備，而假若下了挑戰書，他不理睬，咱們有利的形勢就消失了。」

刀癡點點頭道：「這倒有理。」

白鶴眞人道：「貧道贊成先到山下刺探一番，如見有人下來，就將他擒回拷問，摸淸了敵情，再定攻擊之策。」

刀癡道：「那麼，由我和小徒去走一趟，諸位在此等候。」說罷，站了起來。

白鶴眞人笑道：「何必急急乃爾？」

刀癡笑道：「這是跟野枯佛學來的，決定了的事，立刻就辦。」

他向楚雲彪招了招手，道：「雲彪，隨爲師去吧！」

於是，師徒倆別過衆人，由寺後出門，連夜出城，直奔東梁山而來。

一個多時辰後，師徒倆已趕到東梁山下。

此時，眉月當空，剛好是午夜時分。

東梁山附近並無居民，白天看來就很荒涼僻靜，夜裏更是沉靜無聲了。

刀癡在瀕臨大江的山脚林邊住足，低聲道：「這附近必有一條上山的路徑。」

楚雲彪道：「不錯，東西梁山隔江相望，他們出入路徑必在此處。」

刀癡道：「那麼，咱們進入林中，守株待兔去吧！」

師徒倆舉步入林，選擇一處濃密的樹林下，坐了下來。

楚雲彪道：「要是抓不到人呢？」

刀癡道：「一定抓得到，夜裏沒人下來，白天一定有的。」

楚雲彪閉上眼睛，不再開腔。

眉月，靜靜的在雲層裏穿飛着，四周萬籟俱寂，只有偶爾幾聲蟲叫，打破了夜之寧靜。

將近三更時份，刀癡忽然輕輕推了楚雲彪一下，低聲道：「你聽，有聲音來了！」

楚雲彪精神一振，凝神諦聽了片刻，却聽不出一點聲響，微訝道：「沒有呀！」

刀癡道：「有，是馬車聲，距此約有半里，正朝這邊駛來。」

楚雲彪一怔道：「從山上下來的？」

刀癡說道：「不，是從東方沿江駛來的一輛馬車。」

楚雲彪道：「這與二聖教不相干啊！」

刀癡道：「也許不相干，不過此地異常偏僻，三更半夜，不應有馬車經過。」

楚雲彪心頭一動，道：「這輛車會不會是上山去的？」

刀癡道：「頗有可能。」

楚雲彪側耳凝聽了一會，果聽到一片輕微的馬車聲遠遠傳來，當下道：「迎上去瞧瞧如何？」

刀癡點頭道：「好。」

師徒倆於是起身出林，迎着馬車聲飛縱過去。

奔前數十丈，發現了一條狹窄的荒徑，同時也看到了迎面駛來的一輛馬車。

刀癡拉着楚雲彪，竄入荒徑外的林中，低聲道：「若是敵人，咱們就現身攔截，否則，就放他過去。」

楚雲彪點頭表示明白，運目盯着漸漸駛到近處的那輛馬車。

那馬車駛得不太快，似乎車中有人。

未幾，已駛至眼前了。

這時，師徒倆才看清了駕車者的面貌，不禁相視一笑。刀癡接着冷笑道：「這才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駕車者，非是別人，竟是無敵神刀尙大農。

他居然也到東梁山來！

車中所乘何人？

毫無疑問，必是他的妻子夏美鳳，和兒子尙一龍！

刀癡立時擧步走出，擋住了馬車的去路。

尙大農猛見有人像幽靈般的由黑暗的樹林中走出，一時還看不清是誰，趕忙勒停馬車，口中喝道：「甚麼人——」

「人」字尾音未出，面色突然蒼白了。

他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東梁山下見到自己的師父，他睜大了眼睛，好像被鬼一下扼住了咽喉，窒息似的僵在車座上，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時，車廂中透出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問道：「大農，甚麼事呀？」

果然是他的妻子夏美鳳！

尙大農渾身在發抖，兩片嘴唇白得沒有一點血色。

刀癡冷冷道：「下來！」

尙大農手脚劇烈的顫抖着，慢慢的伸脚落地，慢慢的屈膝跪下，顫聲道：「師父……」

「拍！」的一聲，車廂前門陡開，夏美鳳一手攬着兒子尙一龍，一手握刀，跳了出來。

但是，當她看淸眼前之人竟是丈夫的師父時，她驚啊一聲，呆住了。

刀癡面上現着冷森森的笑，一字一字道：「哼，你還認得我這個師父麼？」

尙大農好像跪在寒冰上，全身抖個不停，道：「師父，您要怎樣處罰弟子都可以，但請放過拙荊和小兒。」

刀癡面寒如冰，道：「老夫一直在想，我對人並不薄，也沒有甚麼對不起人的地方，爲何教出來的一個徒弟却背叛了我，你能告訴我原因麼？」

尙大農垂頭道：「弟子是被迫的……」

刀癡一哦道：「怎麼個被迫呢？」

尙大農道：「二聖教主强迫弟子加入二聖教，弟子不肯，他就派人擄去拙荊和小兒，以殺害他們母子作爲要脅，弟子無奈，只得——」

刀癡厲聲道：「胡說！」

尙大農全身一震，惶聲道：「是眞的，師父不信可以問問拙荊！」

刀癡百里發移目轉注夏美鳳，冷笑道：「是眞的麼？」

夏美鳳點了點頭道：「是的，大農是被迫的，師父您老人家饒了他吧！」

刀癡兩道目光似刀一般逼視着她，道：「妳們母子當眞被二聖教主刼擄過？」

夏美鳳道：「正是，他威脅要殺害我們母子，大農才答應加入二聖教的。」

刀癡道：「那麼，在歸雲山莊，妳爲何向雲彪說不知甚麼是二聖教？」

夏美鳳呆了呆，道：「那是因爲……因爲我怕雲彪叔殺害一龍，所以才扯謊的。」

楚雲彪一直站在一棵樹後靜聽，這時才擧步走出，接口冷笑道：「現在妳才眞是在扯謊！」

無敵神刀尙大農面色大變，失聲道：「師弟，你……」

楚雲彪道：「小弟現在要請教師哥幾件事，你說二聖教主刼擄你的妻兒，才迫使你加入二聖教的，是麼？」

尙大農道：「是的。」

楚雲彪道：「那麼，你加入二聖教後，你的妻兒就獲得釋放，是麼？」

尙大農道：「是的。」

楚雲彪道：「既然如此，你們爲何不逃？」

尙大農吶吶道：「愚兄逃不了，因爲二聖教主一直派人暗中監視愚兄的行動。」

楚雲彪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來，你雖然身在二聖教中，但一顆心並未眞正歸順二聖教，是不是？」

尙大農生硬的點頭道：「正是，愚兄一直感到愧對師父和你，若非一龍年紀尙小，愚兄眞想一死謝罪。」

楚雲彪道：「既然你的心並未歸順二聖教，爲何在執行任務時表現的那麼積極？」

尙大農道：「愚兄何曾有積極的表現啊？」

楚雲彪道：「在湯山附近的那座墳塲上，你將小弟打昏，把小弟埋入墳中，那是誰個强迫你做的呢？」

尙大農登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楚雲彪道：「此外，在五虎嶺上，你用計捕獲小弟，欲制小弟於死命，那時，你又是被誰强迫你的呢？」

尙大農現出慚愧得無地自容的樣子，欷歔不已道：「愚兄自知太自私無情，但說眞的，那都是二聖教主强迫愚兄幹的……」

刀癡突然問道：「這次你帶了你的妻兒欲去何處？」

尙大農道：「二聖教主命令弟子將妻兒帶去二聖城居住，今夜由此經過，弟子正想順道上山去看看……」

刀癡道：「暗中監視你的人呢？」

尙大農道：「弟子沒……沒看見他……」

刀癡道：「起來！」

尙大農跪着不敢動，哀求道：「弟子自知萬死不足以贖罪，但請放過弟子的妻兒！」

刀癡冷冷道：「老夫不會罪及婦孺，但是既然二聖教主控制你的妻兒就可使你不要師父和師弟，老夫也要暫時控制你的妻兒命你做一些事情！」

尙大農聽了心頭大寬，連忙磕頭道：「只要師父不傷害他們母子，弟子願爲師父赴湯蹈火，至死不辭！」

夏美鳳惶恐地道：「您老人家要……要怎樣處置我們母子？」

刀癡道：「到車上去！」

夏美鳳不敢再問，轉身鑽入車廂中。

刀癡道：「雲彪，你也上車。」

楚雲彪心知師父不願被敵人發現形踪，故要押解他們遠離東梁山，當下應了一聲，跟着鑽進了車廂。

刀癡接着回對尙大農道：「上去駕車！」

尙大農站立起來，問道：「師父，要弟子去何處？」

刀癡道：「跟着老夫走就是了！」

尙大農唯唯應喏，當即登上車座。

刀癡邁步前行，道：「走吧！」

尚大農一點都不敢反抗，立時開動馬車，跟了上去。

行約數里，看看快到蕪湖縣城，刀癡便領着馬車轉入一片黑松林中，停止道：「好了，就停在這裏！」

尚大農勒停馬車，下車垂手恭立。

刀癡沉聲道：「現在你仔細聽着，如果你還想見到妻兒，就得遵照老夫的命令行事！」

尚大農恭聲道：「是的，師父請吩咐。」

刀癡道：「你不用再叫師父，老夫已不是你的師父，從現在開始，我們之間只有利害關係，沒有師徒情份！」

尚大農惶然道：「弟子不敢。」

刀癡道：「老夫不會相信你的話，你果眞有懺悔之意，只有用行動來証明，現在你去將二聖教主的首級取來此地，交換你的妻兒！」

尚大農色變道：「取二聖教主的首級！」

刀癡冷笑道：「怎麼樣？」

尚大農恐慌地道：「師父明鑒，二聖教主身手超絕，弟子實無能力殺死他。」

刀癡道：「你可以出其不意的下手。」

尚大農道：「這……」

刀癡道：「給你一天的時間，後天早上，老夫在此等你！」

尚大農道：「但要是弟子失手呢？」

刀癡道：「你不能失手，一定要辦到，沒有二聖教主的首級，就別想再見到你的妻兒！」

語至此，揮揮手道：「去吧！」

尚大農遲疑了一下，問道：「師父一定會在此等候弟子麼？」

刀癡點頭道：「不錯。」

尚大農輕嘆一聲道：「好吧，弟子盡力而爲，但要是弟子失手被殺，還請師父看在過去師徒的情份上，不要爲難弟子的妻兒。」

刀癡冷然不語。

尚大農轉身拉開車廂的前門，望望車中的妻子和沉睡中的兒子，黯然道：「美鳳，好好照顧一龍，我去了。」

夏美鳳點點頭，悽然道：「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你若眞心顧念我們母子，就努力去把二聖教主的首級取來，不要再起歹意。」

尚大農點點頭，轉向刀癡拜了一拜，隨即縱身出林，疾奔而去。

刀癡見他出林，立刻向車中的楚雲彪傳音說道：「雲彪，好好的看住他們母子，爲師跟踪他一程看看。」

語畢，悄然跟了出去。

楚雲彪就在車中坐着未動，一眼不瞬的盯着夏美鳳，監視她的一舉一動。

夏美鳳全無逃脫之意，一直抱着沉睡中的兒子，低首不說話。

楚雲彪開口道：「你們母子並未被二聖教主刼擄過，對不對？」

夏美鳳仍然低首不語。

楚雲彪道：「如果妳眞心愛着妳丈夫，就應把實情說出，這樣也許反可救得他的性命。」

夏美鳳抬起臉孔，哀傷的凝望着他，哽咽道：「……我該說甚麼好呢？」

楚雲彪道：「盡妳所知，據實說出。」

夏美鳳眼淚撲簌而下，道：「我只知道他得了很多錢財……」

楚雲彪問道：「二聖教主送給他的？」

夏美鳳道：「好像是的，他從來不把在外面的事情告訴我，自從在金陵開設武館後，他的個性漸漸變了，變得很庸俗，很貪財，也許二聖教主發現了他這個弱點，就用錢財引誘他加入二聖教。」

楚雲彪道：「這就是說，他加入二聖教，並非如剛才所說是被迫的？」

夏美鳳點頭道：「是的，但有一點我可以保証，最初他並不知二聖教主會對師父下手，當他獲知師父被二聖教主擒去時，他顯得非常後悔不安，只是已越陷越深，不敢脫離二聖教了。」

楚雲彪道：「後來呢？」

夏美鳳道：「後來，他聽說師父已被二聖教主所控制，心中稍爲安定，但是又很怕你知道，因此當你去到金陵時，竟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將你除去。」

楚雲彪道：「妳說他不敢脫離二聖教，我看主要原因是捨不得放棄可得到的錢財吧？」

夏美鳳：「也可以這麼說，他一方面想繼續得到錢財，一方面又怕被人知道，總之他是個矛盾的人物。」

楚雲彪道：「他每個月可由二聖教領得多少銀子？」

夏美鳳道：「很多，一千兩。」

楚雲彪道：「他認爲一千兩很多麼？」

夏美鳳道：「此外還有許多額外的收入，例如上次金盾帮被迫歸降二聖教時，他就從中得到不少利益。」

楚雲彪道：「依妳看，他進入飛狐關時，會聽從師父的命令行事，抑或反向二聖教主求援？」

夏美鳳道：「他一向很疼愛一龍，我相信他會聽從師父的命令行事的。」

楚雲彪道：「但願如此。」

夏美鳳正要再說甚麼之際，一陣衣袂飄動的聲響到了馬車前——刀癡回來了。

楚雲彪縱身下車，問道：「師父，他有沒有上山了？」

刀癡頷首道：「上了。」

楚雲彪把方才夏美鳳的供述說了一遍，然後問道：「師父眞打算在此等他麼？」

刀癡道：「眞要等他，後天早上再來不遲，現在你駕車，咱們回去！」說罷，鑽入車廂。

楚雲彪於是登上車座，一抖韁繩，馬車出了黑松林，朝蕪湖縣城飛馳。

曙光微現，馬車到了蕪湖縣城。

楚雲彪一面驅車通過城門，一面問道：「師父，沒發現有人尾隨吧？」

車中的刀癡答道：「沒有。」

楚雲彪道：「那麼，一直開到寺裏去？」

刀癡道：「是的。」

楚雲彪催快馬匹，轉過兩條大街，就到了普光禪寺的門前，一看馬車可以通過大門，乃直駛而入了。

寺中的和尚認得楚雲彪，連忙入內通報。須臾，方丈百悟禪師和少林掌教大善禪師出來迎接，刀癡下車笑問道：「大夥兒都在裏面吧？」

大善禪師合十答道：「都在。」

刀癡對百悟禪師笑了笑，道：「大師父，老夫帶回兩位客人，一個是婦人，一個是小孩，不知方便否？」

百悟禪師道：「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豈有不方便之理，老施主請他們下車就是了。」

刀癡便打開車廂門，命夏美鳳母子下車。

大善禪師看了奇怪，問道：「他們是誰？」

刀癡道：「尚大農的妻兒。」

大善禪師自然知道他大徒弟尚大農背師加入二聖教之事，故一聽是尚大農的妻兒，頗感詫異，問道：「他們是怎麼來的？」

刀癡笑道：「到寺中再詳爲奉告吧！」

他接着向業已下車的夏美鳳一招手，道：「隨老夫進去！」

一行人進入寺院中，來到後堂上，只見武當玉淸子，白鶴眞人，抓癢老人，賈谷蘭，田舍郞及金盾帮衆兄弟正在堂上鵠候。

他們已知刀癡師徒回寺，只因蕪湖距東梁山不太遠，怕形跡被二聖教的眼線發現，故都留在寺中，不敢走到寺前去。

看見刀癡師徒帶回一對母子，均甚疑惑，抓癢老人不等他們走入堂中，就開口道：「百里兄，他們是誰呀？」

刀癡領着夏美鳳母子進入堂中，才說道：「這是尚大農的妻子——夏美鳳和尚一龍！」

抓癢老人訝然問道：「是從飛狐關中擒回來的了？」

刀癡道：「不，昨夜趕到東梁山下，適遇孽徒帶着他們母子經過該處……」

當下，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

白鶴眞人笑道：「你認爲尚大農肯聽從你的命令下手擊殺二聖教主？」

刀癡不答，轉向百悟禪師問道：「大師父，貴寺有無一間合適於禁人的房子？」

百悟禪師道：「有一間儲藏物品的地窖，唯門戶不牢，須派人看守才行。」

刀癡乃向賈谷蘭吩咐道：「賈姑娘，妳派出貴帮兩位兄弟，帶着她們母子隨大師父去，好好看守他們。」

賈谷蘭立刻叫出兩位兄弟，那兩位兄弟便帶着夏美鳳母子，隨百悟禪師出堂而去。

刀癡目送他們身形消失在寺院中，才回對白鶴眞人笑道：「牛鼻子，你認爲我那孽徒肯不肯聽從呢？」

白鶴眞人道：「以貧道認爲，他實沒有那種胆量。」

刀癡道：「但他難道不想救妻兒？」

白鶴眞人冷笑道：「你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刀癡道：「此言怎講？」

白鶴眞人道：「當你證明他沒有跟你命令行事時，你會不會下手殺害她們母子？」

刀癡道：「不會，老夫只是嚇唬嚇唬他罷了，婦孺無辜，豈能罪及她們。」

白鶴眞人道：「這就是了，他一定猜想得到你不忍心傷害他的妻兒，因此，一定不會照你的命令行事。」

刀癡點頭道：「言之有理。」

白鶴眞人道：「他非但不會聽你的命令，甚且會和二聖教主勾結，將計就計，在黑松林中佈下埋伏，把你的老命要去。」

刀癡笑道：「對，這些老夫都考慮到了。」

白鶴眞人一怔道：「既然如此，你放他上山，眞正的用意是甚麼？」

刀癡淸了淸喉嚨，緩緩道：「老夫的目的有二，第一，假如他肯聽從命令下手擊殺二聖教主，那自然是件好事；第二：假如他陽奉陰違，和二聖教主去黑松林埋伏，企圖截殺老夫，那正好中了老夫

的調虎離山計！」

白鶴眞人道：「怎麼說？」

刀癡道：「咱們先去東粱山下埋伏，看見他們下山時，可攻卽攻，不可攻卽直搗飛狐關，先將該關摧毀再說。」

白鶴眞人恍然一哦，笑笑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刀癡環望衆人問道：「諸位對老夫的計劃有無意見？」

抓癢老人笑道：「老夫的意見是贊成！」

刀癡道：「那麼，老夫與小徒仍駕車回黑松林等候，作餌誘敵，諸位則亦立刻動身，繞路趕去東粱山埋伏，怎麼樣？」

抓癢老人道：「你們師徒在黑松林中作餌誘敵雖可，但要是我們認爲不便出手攻擊，而乘機直搗飛狐關，你們師徒豈不落了單？」

刀癡道：「不會，那片黑松林距東粱山僅四五里路，你們若決定攻上山，可在山麓林中放兩把火，我們發現烟火升起，立卽離開便了。」

抓癢老人道：「若決定當場出手，就放一把烟火？」

刀癡點一點頭，道：「正是，那時我們會趕去支援。」

抓癢老人道：「好，就這麼辦！」

於是，除了再請兩位金盾帮兄弟留在寺中，合力看守夏美鳳母子之外，其餘均回客房打點行裝，準備動身。

刀癡和楚雲彪首先出發，駕着原來那輛馬車，直奔黑松林而來。

一個時辰後，那片黑松林已呈現在眼底下了。

刀癡忽然道：「雲彪，你停車。」

楚雲彪聞言，勒停馬車，便掉頭問道：「師父，何事？」

刀癡踏下車，道：「你且在此等着，待爲師先過去看看。」語落，人如箭射去。

一眨眼工夫，就已縱入黑松林中去了！

楚雲彪坐在車座上縱目搜望着，他心中頗爲緊張，因爲他想到尙大農昨夜上山時，如已將一切告訴二聖教主，那麼此刻敵人可能已埋伏在林中等候了。

等了約莫一刻時，只見一條人影，由黑松林中飛出，正是刀癡，他在林邊刹住身形，向楚雲彪招了招手。

楚雲彪心頭一寬，連忙開動馬車，疾馳過去，問道：「沒有人？」

刀癡道：「沒有。」

楚雲彪把車駛入林中，停在昨夜停車之處，然後下車道：「這意味着什麼？」

刀癡道：「他昨夜三更後才由此離去，等到上了東粱山，和守山的二聖教徒連絡上，再由那二聖教徒領他進入飛狐關，天也差不多亮了，再等到二聖教主起床和他見面，假如他決定不聽從爲師命令的話，他們便有一番交談，商量如何搜捕咱們師徒，所以現在林中無人不足爲奇。」

楚雲彪道：「假如他把一切告訴二聖教主，師父認爲二聖教主會立刻率人下山？抑是先派人下山刺探？」

刀癡道：「會先派人下山刺探咱們的虛實，因爲爲師講明明早在此等他，他們必會認定咱們將暫時離開此處，爲了證實推測，必會派個人先來窺探。」

楚雲彪道：「那麼，等下若有人來，咱們露不露面？」

刀癡道：「敵人如是來了很多，咱們便避開，如是只來一人，那麼你露面，爲師躲着，好讓他回去報告，這樣二聖教主才不會立刻採取行動，而白鶴眞人等也能在敵人下山之前，先趕到東粱山下埋伏。」

語至此，抬頭望望樹梢，一指附近一棵巨大的松樹道：「咱們上樹去。」

師徒倆縱上樹頂，各在枝葉茂密的樹丫上隱好身形，耐心等待着。

從樹頂上向東望去，東粱山一覽無遺，如有人走到，是不難發現的。

刀癡眼睛望着東粱山，一面含笑問道：「雲彪，你和賈谷蘭好像很不錯吧？」

楚雲彪道：「師父對她印象如何？」

刀癡道：「不錯，是個色藝雙全，聰明伶俐的好姑娘，你能娶到她，也算有福。」

楚雲彪笑道：「師父不反對？」

刀癡笑道：「傻孩子，爲師怎麼會反對，會反對的應是螳螂王。」

楚雲彪道：「螳螂王已不追究他侄兒被殺之事了。」

刀癡道：「那是因爲他已加入二聖教，與金盾老人同爲該教護法之故，一旦二聖教瓦解，只怕他又要記起私仇了。」

楚雲彪道：「螳螂王爲人險陰奸詐，此番若能破得二聖教，也不能放過他。」

刀癡道：「他一身武功也已到出神入聖之境，要除去他只怕不容易——對了，你那『五絕刀』練到甚麼程度了？」

楚雲彪道：「弟子每晚臨睡前總要研練一趟，

自覺已摸出七八分神髓了。」

刀癡道：「很好，野枯佛說二聖教主將死在你手裏，也許不錯。」

楚雲彪道：「可是，弟子絞盡腦筋，也還想不出他們的弱點是甚麼——」

刀癡忽然搖手阻止他說下去，低聲道：「快看，有人來了！」

楚雲彪擧目一望，果見由東粱山那邊走來一人，但見那人頭戴草笠，身穿黑衣，腰上掛着一隻扁圓形的竹簍，瞧模樣似是個捕蛇的。不禁驚疑道：「好像不是二聖教的人吧？」

刀癡道：「是個捕蛇的。」

楚雲彪道：「那就別理他了。」

刀癡百里發一笑道：「是個從東粱山下來的捕蛇人！」

楚雲彪心頭微震，道：「是麼？」

刀癡道：「假如爲師是二聖教主，也不會明目張胆的派出一個部下來刺探敵情！」

楚雲彪道：「那麼，弟子下去麼？」

刀癡道：「好的，但千萬不要讓他看出我們懷疑他，只當他是眞的捕蛇人就是了。」

楚雲彪點點頭，當卽飄身而落，走去馬車邊，雙手叉胸，作沉思之狀。

不一會，林中「沙沙」聲响，來人也走近過來了。

他，是個五旬開外的老人。

他一眼瞥見林中停着一輛馬車，不覺愕然住足，驚訝地道：「咦，你……老弟，在此何爲？」

楚雲彪也裝出了驚詫之色，反問道：「你是何人？」

老人拍拍腰上的竹簍，笑道：「捕蛇的！」

楚雲彪「哦」了一聲，作出疑慮冰釋之態，笑了笑道：「小可在此等人。」

捕蛇老人打量馬車一眼，追問道：「等誰？」

楚雲彪道：「朋友。」

捕蛇老人道：「我經常在這林中捕蛇，很少見到人……」

楚雲彪笑道：「小可不是強盜，你老別怕。」

捕蛇老人哈哈笑道：「你老弟是強盜的話，我也不怕，我身上沒一文錢！」

楚雲彪問道：「捕了幾條了？」

捕蛇老人搖頭道：「還沒得手。」

楚雲彪道：「這林中有蛇麼？」

捕蛇老人點頭道：「有，但最近較少了，牠們像是怕了我，見到我來，就躲得沒影兒。」

楚雲彪道：「那你老還來幹什麼？」

捕蛇老人笑了笑，道：「我以捕蛇爲生，不能不來啊！」

說着，一指馬車問道：「車中是甚麼？」

楚雲彪搖頭道：「甚麼也沒有！」

捕蛇老人走上去，探頭要看車廂，楚雲彪上前一攔，笑道：「別看！」

「怎麼啦？」

「裏面沒有蛇！」

「哦，哈哈，你老弟眞會說笑話！」

他退開數步，在樹榦下坐下來。

楚雲彪笑問道：「怎麼不開始捕蛇呢？」

捕蛇老人搖搖頭道：「不成，今早白走一趟，捕不成啦！」

楚雲彪道：「怎麼說？」

捕蛇老人嘆道：「這林中就算有許多蛇，也早就被你老弟嚇跑了。」

楚雲彪道：「那很抱歉，小可不知你老要到此捕蛇——你老捕的都是那類蛇兒？」

捕蛇老人道：「不管那一類，見到就抓。」

楚雲彪道：「聽說愈毒的蛇愈好吃？」

捕蛇老人道：「不錯。」

楚雲彪道：「你老都是賣給城裏的？」

捕蛇老人道：「正是，賺幾文錢來養活家中老小。」

楚雲彪道：「你老曾捕到大蛇麼？」

捕蛇老人道：「捕過，前些日子，我還捕獲一條丈多長的蛇。」

「聽說蛇的眼睛很銳利？」

「啊，是的。」

「聽說蛇尾斷了後，過些日子，又能連接起來，是不是？」

「啊，是的。」

「又聽說蛇最殘忍，會吞食小蛇？」

「對。」

「你老要在此呆多久？」

「有什麼事麼？」

「小可有個朋友等下會來，可能會打架。」

「打架？」

「是的！」

「既是朋友，怎麼又要打架？」

「我們江湖人口中說的朋友，和普通老百姓說的朋友不同。」

「哦，你們爲何要打架？」

「有仇。」

「什麼仇？」

「這個你就不必知道了。」

「打出人命來怎麼辦？」（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着小龍等守住金蚯蚓宮鐵屋，他則潛往一處議事所，值金蚯蚓宮宮主玄姑出困，大宴手下，海雲伏在暗隅，詎爲玄姑察覺，迫得現身，金蚯蚓宮總護法聶開泰率衆圍擒海雲，危急間，海一帆與不老公公等正邪派高手及守護鐵屋的小龍等全都湧到，在人數上，海一帆等佔了壓倒優勢，海一帆不欲大開殺戒，好言向對方勸導，唯對方不聽勸告，悟非和尚首先躍出，一掌向「鐵頭」公孫揚劈去，這一掌足可開碑裂石，誰知劈在公孫揚頭上，竟如中敗草，公孫揚紋風不動，反把悟非震得倒退數步——

成仁除惡魔　護短起干戈

公孫揚抬起頭笑道：「還有兩掌最好能再重一些，老朽許久沒洗頭了，這幾天頭皮正癢得慌。」

悟非怒不可止，厲吼一聲，又舉起了左掌……

他生性暴躁，最怕受激，雖然明知這一掌劈下去，左臂可能當場折斷，也要咬牙拚上一下。

突然，一隻手由後面斜伸過來，輕輕托住了他的腕肘，說道：「出家人與人方便，留個機會讓大家玩玩不好嗎？」

這人鶴髮童顏，滿臉稚笑，正是不老公公。

悟非氣憤地道：「這老小子欺人太甚，咱非把他這鐵頭切下來不可。」

不老公公笑道：「你年紀還輕，以後有的是機會，我老人家却是風燭殘年，今後只怕再難遇見這

樣硬的腦袋了，君子成人之美，就算你忍痛割愛，把這顆頭讓給我老人家如何？」

悟非兀自不肯罷休，却被小龍拉着衣角硬拖了回去。

公孫揚忿然道：「原來你們自命俠義人物，也是這般無恥，見勢不妙，便換人替手。」

不老公公笑道：「如果你覺得吃了虧，不妨叫你兄弟『魔手』公孫寒一齊過來，我老人家兩掌之內無法取勝，同樣站在這兒由你們每人各打三掌，這總公平了吧？」

公孫揚駭然道：「你是什麼人？竟知道咱們兄弟的來歷？」

不老公公道：「邛崍二叟雖然極少在江湖中走動，賢昆仲這副尊容，我老人家却在十年前就見識過了。」

公孫揚心中一動，失聲道：「我記起來了，你就是十年前在成都皇城裏賣古董的那個老太監？」

不老公公微笑道：「那時賢昆仲還在壯年，名號邛崍二虎，拿走一對禦窰磁瓶，迄今還分文未付呢。」

公孫揚仰面大笑道：「敢情你竟是來討舊帳的，好極了，咱們今天就一併作個了結。」

回頭一招手，叫道：「老二，你也過來。」

公孫寒倒提着長鍊鋼爪舉步而出，冷冷道：「既是故人，咱們兄弟就不客氣了，大家亮兵器分個勝負才准罷手。」

不老公公笑道：「二位儘管使用兵器，我老人家仍是剛才那句話，只出手兩招，領教二位的鐵頭和抓魂魔手。」

公孫寒陰惻惻哼道：「沒卵的東西，居然也吹大氣，二太爺先叫你嚐嚐魔手的滋味。」

此人像貌正如其名，性格也陰沉狠毒，口裏說着話，手中鋼鍊一抖，烏黑的飛抓業已破空射到。

不老公公脚下倒踩七星步，微微一側身子，「呼」的一聲，飛抓貼着耳朵掠過。

那公孫寒手腕輕轉，鋼鍊向前一送一收，喝道：「寶貝轉身！」

說來奇怪，那柄抓分明已經落空，被他這一抖鋼鍊，立卽凌空倒轉，「卡」一聲脆響，反扣在長鍊上，竟像鎖扣般纏住了不老公公的頸子。

公孫寒一收長鍊，鍊身扯得筆直，整條鋼鍊就像一副活扣套索，牢牢拴住了不老公公的頸頸，若非不老公公立樁穩定，險些被他扯翻倒地。

公孫揚見兄弟得手，把頭一低，挺着禿頭飛步直衝過來。

在場羣雄再也料不到那鋼鍊飛爪會有如此怪異的變化，一招之下，不老公公便陷入險境，眼看公孫寒飛鍊套人，公孫揚運起鐵頭功怒牛似的衝刺，心裏空自焦急驚駭，却不便出手相助。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衆人驚魂未定的剎那，公孫揚的頭已經撞在不老公公肚子上，只聽「蓬」然聲響，把不老公公直撞得離地飛起，又重重摔落下來。羣雄心驚胆裂，閉目不忍卒覩。

但聞不老公公嘶啞的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古董被撞碎了……」

大家聽他叫得奇怪，睜眼一看，才發現公孫揚的禿頭上滿是鮮血，怒目而立，就像血人似的站在那兒動也不動，不老公公却雙手向懷裏亂掏，取出來許多細如牛毛的尖銳的小針和晶瑩透明的水晶碎片。

不老公公無限惋惜地捧着那些碎片細針道：「這是漢朝由烏孫國進貢的『水晶刺蝟』，有人出價十五萬兩銀子，我老人家捨不得賣，現在却被你一頭撞得粉碎了。」

「水晶刺蝟」是否值得十五萬銀子？誰也不知道，但那些細如牛毛的尖銳小針，乃是專破「鐵頭功」等橫練氣功的利器，這一點，却誰都明白的。

公孫寒目眦欲裂，咬牙切齒道：「好一個卑鄙無恥的老狗，竟敢暗箭傷人，二太爺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罷休。」

不老公公搖手道：「這不能怪我老人家，是他自己撞上來的……」

公孫寒大喝道：「老狗，接招！」左手猛力一扯鋼鍊，右手五指箕張，對準不老公公的頭抓去。

他顯然已將畢生功力運集在右手，五指張開，盡變成烏黑色，指尖透出嘶嘶風響，一出手，內力已將方圓數尺籠罩，別說不老公公頸上拴着鋼鍊，卽使沒有，也不易閃避。

不老公公雙手向上一翻，叫道：「我老人家經不起一抓，破古董也不要了，全送給你吧！」滿掌細針碎片，如天女散花般迎着公孫寒飛洒而出。

公孫寒怕再蹈乃兄覆轍，急忙變抓爲掌，手心一頓一旋，漫天細針盡被掃落。

不老公公却藉這一緩的機會，迅速握住頸項鋼鍊，用力一擰，鋼鍊立斷。

兩人各退了一大步，公孫寒手上賸下半截鍊子，鍊端飛爪則落在不老公公手中。

公孫寒索性棄了斷鍊，雙手齊胸，望着不老公公恨聲道：「二太爺不用兵器，就憑這雙空手，也要將你這老狗撕成碎片。」

不老公公笑道：「那敢情好，你既然不需要，這柄飛爪就借給我老人家用了。」

公孫寒不答，十個指頭緩緩屈伸，片刻之後，

雙掌全都變成了黑色。

不老公公含笑持爪而待，雖在微笑，神色却毫無輕敵之意。

羣雄不知道「抓魂魔手」有多厲害，但從不老公公忽然奪取飛爪防身的舉動看來，料想那公孫寒的功力，必然高出乃兄甚多，大夥兒不約而同都凝神靜息，注視場中的變化。

這時，聶開泰已抄着負傷的公孫揚退開，金蚯蚓宮門下也肅凝待變，整座大廳寂然無聲，大家只注意着場中二人，誰也沒有留心到羅妙香正跟後宮總管楊嬌嬌低聲密語，緊接着，楊嬌嬌便獨自溜出了大廳——這些經過，只落在一個人眼中，但他却沒有說出來。那人就是始終未開過口的枯禪和尚，

約莫過了半盞熱茶之久，公孫寒指間黑氣已凝聚成形，突然厲吼一聲，飛身向不老公公撲去。

他蓄勢已久，這一發動，正如一頭飢怒交迫的野獸，人還沒有近身，雙爪揮舞，已連續攻出了三招。

不老公公不肯硬接，一頓足，身子破空而起。那三招所發出的強勁內力，由不老公公脚下捲過，竟將羣雄衣襟掃得獵獵作响。

海一帆急忙揮手示意，大家不約而同向後退了一大步。

公孫寒一擊未中，毫不稍停，雙臂疾伸，也凌空追了上去。

不老公公在半空中折腰提腿，一式「鯉魚躍龍門」，身形彈射，重又沉落地面。

公孫寒用力過猛，雙手一齊陷進頂端石壁內，竟硬生生抓下了兩塊石頭。

羣雄爲之駭然，這才知道公孫寒的「魔手」委實非同小可，一雙肉掌居然開碑裂石，如捏軟泥，難怪不老公公也不敢輕攖其鋒了。

兩人由地面飛上空中，又由空中瀉落地面，不老公公剛落地，公孫寒躡踪亦到，飛起右爪，猛擊而下。

不老公公一個旋身，橫閃開去，公孫寒的雙掌電掣般沉落，「噗」地一聲，又插進堅硬的石質地下，足足插進半尺深。

公孫寒連番追擊雖未得手，威勢已震懾全場，尤其不老公公被追得東閃西避，毫無還手之力，祗看得羣雄瞠目結舌，暗暗都緊捏着一把冷汗。

蘋兒低聲對海雲道：「咱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吧，這樣下去，我看不老公公只怕要凶多吉少。」

海雲搖頭道：「再等一會，或許他另有制敵的打算，咱們冒昧出手，會折損他的聲譽。」

蘋兒道：「現在還顧什麼聲譽？難道眞要眼睜睜看着他被抓死才出手？」

海雲道：「你沒看見他手裏的鋼爪，一直沒有還擊嗎？眞到危急的時候，他一定會還擊，等他還擊不能取勝，咱們再出手也不遲。」

兩人正說着，盛彥生忽然接口問道：「抓魂魔手果眞這般厲害？連不老公公也應付不下麼？」

他眼不能見，僅憑聲音推測，知道廳中惡鬥正烈，却無法判斷誰勝誰敗？」

蘋兒答道：「可不是，現在不老公公被人家打得連招架之力都沒有了。」

盛彥生翻着眼睛道：「還等什麼？大夥兒一齊動手，早些打發了他，好對付金蚯蚓宮宮主。」

蘋兒道：「咱們也想出手相助，又怕損及不老公公的聲譽。」

盛彥生沉聲道：「跟這些無恥狗賊還顧什麼江湖規矩，你們不敢，讓我去！」

自從雙目失明，盛彥生嫉惡如仇之心比以前更重，脾氣也暴躁得多，話才一出口，人已衝了出去，斜刺裏飛出一劍。

他眼不能看，聽覺却遠逾平常人，這一劍，恰好由不老公公身側刺出，攻向公孫寒胸腹要害。

不老公公驚叱一聲道：「盛賢侄不要魯莽，快退！」

呼聲未已，公孫寒左手一翻，竟將劍鋒攫住，只見他手掌上黑氣騰騰，赤手握劍，就像抓着一根木棍，那銳利的鋒刄，居然絲毫傷不到他的皮肉。

盛彥生奮力奪劍，無法掙脫，心裏已經知道不妙，急忙鬆手棄劍。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棄劍欲退的刹那，公孫寒忽然格格怪笑，右手閃電般揮出，「呼」地一聲，向盛彥生頭額抓到。

這一抓如果抓實了，便是銅澆鐵鑄的頭顱，也會被抓個窟窿。

不老公公駭然大驚，身形疾轉，手中半截鋼爪使了個「截江奪阿斗」，猛朝公孫寒右臂砸落。

「噹！」

鋼爪砸在肉臂上，竟如金鐵交鳴，其聲淸脆，爪尖激起一串火星。

公孫寒雖未受傷，却被鋼爪扯動了手臂，掌勢略向外斜，一抓落空，僅指尖帶破盛彥生左肩衣服和少許皮肉。

饒是如此，盛彥生已經蹌踉倒退了兩三步，仰面跌倒。

海雲急忙搶出抱起盛彥生，只見他牙關緊閉，混身顫抖，肩上傷口竟滲出黑色血水。

不老公公沉聲道：「公孫寒指爪上有毒，快些替他閉穴放血。」

海雲運掌如飛，拍閉了盛彥生心脈穴道，一面替他放血去毒，一面餵了他三粒「護元金丹」。

悟非和悟果見盛彥生負傷，同聲大喝，雙雙搶了出來，四掌翻飛，攔住公孫寒。

公孫寒悍然不懼，仗着一雙刀劍難傷的毒爪，力戰二人。

交手十餘招，鳳姑娘姊弟倆眼看悟非和悟果無法取勝，也拔劍出手，加入了戰圈。

四個人團團圍住公孫寒，車輪般激鬥，反把不老公公逼在圈外。

不多一會，鳳姑娘的長劍首先被公孫寒一把攫住，小龍揮劍來救，却被公孫寒飛起一脚，踹了個觔斗。

幸虧悟果揉身欺上，一拳擊中公孫寒的胯骨，鳳姑棄劍急退，四人才狼狽敗下陣來。

公孫寒挨了一拳，顯然並未受到多大損傷，抖了抖肩胛，獰笑道：「你家二太爺不怕人多，誰不服氣，儘管上來試試。」

不老公公連忙約住羣雄道：「這是咱們兩個人的事，從現在起，咱們决一生死勝負，誰都不許再插手。」

話剛說完，陰司秀才冷朋便大步走了出來，接口道：「且慢，還得算上冷某人一份。」

不老公公道：「冷兄，何必跟老朋友爭先呢？我若不勝，你再出面也來得及。」

冷朋搖了搖頭道：「如念老朋友的交情，更應該讓我先出手，這位公孫寒朋友傷我門人，理當由我出面。」

不老公公道：「我跟他是舊賬未淸……」

冷朋截口道：「冷某人跟他是新仇難忍。念交情，就請你老哥退讓一下，不念交情，咱們就先分個高低，誰勝了誰先出手。」

公孫寒桀桀怪笑道：「你二人何須爭先恐後？誰先死誰後死又有什麼分別？」

冷朋冷哼一聲道：「你却只能死一次，這就是分別。」

公孫寒怒道：「索性你們兩個一齊上吧，二太爺人情一次做，同時打發你們上路。」

冷朋不理，仍向不老公公道：「老哥打好主意了沒有？」

不老公公深知冷朋脾氣執拗，說得出做得到，暗想道：公孫寒的「抓魂魔手」雖然厲害，但不持久，一盛再衰三竭，經過方才一番纏鬥，威力已弱，以冷朋的武功足可應付了，犯不上爲此傷和氣，就把這機會讓給他吧。

心念轉動，便微微一笑道：「冷兄一定要搶先，就讓你先手，但咱們得事先有個約定。」

冷朋道：「什麼約定？」

不老公公道：「咱們必須限定出手招數，限招內未分勝負，就自動退讓。」

冷朋毫不思索道：「好！咱們就以一招爲限，一招不勝，冷某便停手讓賢。」

說完，從袖中抽出一柄摺扇，「刷」地一聲抖開，緩緩搖着向公孫寒走去。

冷朋又號「陰魂不散」，生性偏激怪誕，最爲護短，誰若惹了他，必定糾纏報復，除死方休，論武功，雖然火候精純，但他生平最得意的是「飛絮舞」輕功，並不擅長硬仗，若說一招之內便能擊敗公孫寒，却令人不敢相信。

不老公公見他把話說得太滿，口裏不便勸阻，心裏不禁暗暗担憂，只好退開兩步，站在近處替他押陣。

公孫寒却被冷朋的狂態激起了殺機，切齒作聲道：「姓冷的，你要是有種，咱們誰也不許閃避躲讓，硬拚一招，分個生死存亡如何？」

冷朋漠然道：「很好！我就站在這兒，讓你先出手。」

公孫寒又道：「你當眞不閃不避？」

冷朋笑道：「就憑你那一雙鬼爪子，替冷某人搔癢尚嫌不够，還値得閃避？」

公孫寒伸出舌頭，舐舐嘴唇，獰笑道：「姓冷的，你站穩了，二太爺如果不能在一招內戳你個透明窟窿，寧願橫掌自絕。」

冷朋搖着摺扇道：「那倒不必。冷某人要親手替徒弟報仇，不會讓你有機會自絕的。」

公孫寒大喝道：「接招！」左脚猛然跨前一步，右手五指微屈，奮力一抓，當胸抓去。

冷朋輕搖摺扇，果然並不閃避，就在公孫寒舉步欺近的時候，突然「刷」地收攏摺扇，把扇柄對準公孫寒的掌心遞了過去。

公孫寒只當他想用扇戳點自己的掌心，五指一合，抓住了扇柄，「拍」的一聲輕响，摺扇立被捏斷。

可是，他突然發覺自己上當了。

因爲彼此本來說定是硬拚一招，自己出爪攻敵，只有一次機會，如今爲了一把摺扇，平白放過攻敵的機會，再出手，便等於超出一招限數。

高手較量，全在搶制機先，分毫差失便將立判生死，公孫寒也知道冷朋是個強敵，心念疾轉，殺機頓熾，決心先下手爲強，决不能給冷朋反擊的機會。

念動間，右臂急縮，左手五指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出。

他兩次發招雖有先後，招式却如一氣呵成，只求能一舉斃冷朋，也就不顧招數了。

不老公公冷眼旁觀，立即出聲叱道：「公孫寒，你要臉不要臉？」叱聲出口，鋼爪也脫手飛擲過去。

公孫寒只當沒有聽見，上身前傾，躲開了鋼爪，左手却藉那一傾之勢電掣般攻向冷朋的胸口去。

他是拿定了主意：先殺冷朋，再作分辯。

「抓魂魔手」無堅不摧，指尖尚未臨身，冷朋已經應手而倒。

公孫寒一喜，力貫五指，猛朝冷朋心窩插了下去。

誰知冷朋直挺挺倒下去的身軀，突然一縮一伸，雙臂划動，竟像一條貼地疾行的大蜥蜴，「嗖」地一聲，由公孫寒褲襠下面疾穿了過去。

公孫寒抓了個空，五指插入地下足有四寸多深，忽然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整個人離地蹦跳起來，雙手緊掩着胯襠，直疼得呲牙裂嘴，汗如雨下。

觀戰衆人，大半沒看出他是怎樣受傷的，直到冷朋躍起身來，把一副血淋淋的物件擲在地上，方始恍然而悟。

女孩子們都羞得轉過臉去，男人都不由驚呼出聲。

冷朋撕下自己衣襟，一面抹去手上血漬，一面斜睨着說道：「現在你該相信世上是有報應吧？」

話沒說完，公孫寒業已一頭栽倒，四肢一陣抽搐，氣絕而死。

不老公公搖頭嘆息道：「公孫兄弟雖嫌暴虐，生平尚無大惡，冷兄實不應用這歹毒的手段……」

冷朋怫然道：「冷某人不知道什麼歹毒不歹毒，只知道嘖沫成仇，眦睚必報。咱們師徒的事已了，就此告辭。」說完，轉身欲走。

「站住！」

聶開泰倒提長劍大步而出，冷冷道：「傷了本宮左右護法，就想這麼一走了之嗎？」

冷朋寒着臉道：「你要怎樣？」

聶開泰舉劍平胸，沉聲道：「聶某要砍斷你的雙腿，叫你知道金蚯蚓宮，並不是任人來去的地方。」

冷朋怒笑道：「好極了，我冷某人闖遍天下，還沒聽說過這句話，今天倒要見識見識。」

他一向狂傲成性，雖然明知「追風快斬」難鬥，只不肯服這口氣，話落時，雙掌一錯，便想用肉掌硬拚聶開泰的長劍。

不老公公急忙攔住，含笑道：「冷兄，生意不能一個人做完了，這次該輪到我了吧？」

冷朋低喝道：「你若不想逼我翻臉，就請退開，否則，咱們多年交情，從此兩斷。」

說完，身形一閃，由不老公公脅下穿越而過，向聶開泰撲去。

不老公公一把沒有拉住，連忙束氣傳音道：「冷老大，臨敵切忌浮躁，姓聶的擅長兩儀分血功，只有腦部穴道才是要害……」

冷朋畢竟是成名人物，聽了這幾句話，雖未回答，心裏已有了警惕，立即頓住前撲之勢，深吸一口氣，將激怒的情緒平靜下來。

聶開泰本已蓄勢準備出手，忽見他半途停步，不禁微微一怔，哼道：「怎麼？有些畏懼了嗎？」

冷朋緩緩答道：「據聞金蚯蚓宮劍法，迅快絕世，冷某人讓你先發招，省得你抱怨沒有出手的機會。」

聶開泰大笑道：「聶某如先發招，只怕你就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冷朋道：「那就試試看吧。」

聶開泰慢慢收斂了笑容，雙手捧劍朝天，神情肅穆的道：「追風劍下無活口。你要小心了！」

話音甫落，雙手立分，一道耀眼劍芒，破空激射了過來。

冷朋早已凝神而待，未等他劍招發動，腳下一滑，身子急向側閃避開去。

誰知他躲得雖快，聶開泰的劍招竟比他更快，劍光過處，「嘶」地一聲響，冷朋右邊肩頭上已被劃開兩寸多一道血槽。

傷勢雖然很輕微，給人心中的震撼却極爲重大，冷朋踉蹌倒退了兩三步，臉上駭然變色。

聶開泰毫不停頓，趁機欺身直上，腕肘疾翻，第二劍又斜刺而至。

冷朋一驚，忙不迭提氣縱身，凌空飛起。

可是，「追風快斬」劍招實在太快了，以冷朋獨步武林的「飛絮舞」輕功身法，仍然無法躱過那迅如流星閃電般的劍招，寒芒閃過，左腿上又中了一劍。

冷朋一個翻滾飄落地面，身子連幌了幾幌，險些摔倒。

這時，如果聶開泰緊接着再發出第三劍，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不老公公見勢不妙，飛身急出，叫道：「冷兄暫請歇息，讓老哥兒們也試試手氣。」

海一帆也抽出了長刀，低聲對常無懼道：「追風快斬絕非一人可敵，三弟，咱們一齊上！」

三條人影同時搶出，團團圍住聶開泰，羣雄和金蚯蚓宮劍女也都躍躍欲動，眼看就是一場混戰。

冷朋忽然厲聲喝道：「你們想幹什麼？」

不老公公道：「君子見獵心喜，我看這追風劍法挺有些意思，何不大家輪流着玩玩。」

海一帆接口道：「大先生手斃公孫寒，已够辛勞，就把這姓聶的讓給咱們兄弟吧……」

冷朋怒目圓睜道：「你們不是見我冷某人連受了兩次劍傷，便認爲我不是姓聶的對手，有意替我下場，保全我這條殘命？」

海一帆忙道：「咱們決無此意。」

冷朋兩眼滿佈血絲，緩緩點了點頭，道：「好！諸位既然不是這個意思，就請退後旁觀，萬勿插手。」

海一帆道：「這個——」

冷朋接着道：「我冷朋平生行事，寧折不彎，更不擅言詞，諸位若還當我是個朋友，便請都退下去。」

常無懼道：「咱們不想跟大先生爭先，但這聶開泰乃是殺害關外韓家堡滿門良賤的罪魁禍首，又傷了鐵門莊許多弟兄，大先生的仇已經報了，這聶開泰理當讓給咱們兄弟。」

冷朋道：「我不懂這些道理。諸位有天大的仇恨，也請退讓一步，等冷朋死在姓聶的劍下之後，再了斷也還不遲，否則，冷朋就舉掌自絕，任憑諸位出手。」

這話說得太重，海一帆三人不禁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冷朋又拱手作了個揖，肅容道：「冷某人言盡於此，冒犯之處，諸位多多包涵；冷朋生平從未求過人，只求諸位這一次。」

不老公公見他說出這種絕情的話，心知再難攔阻，長嘆一聲，退了下去。

海一帆和常無懼也只得黯然後退，羣雄紛紛垂首，心裏都像壓着一塊沉甸甸的石塊。

小龍從人叢中奔出來，遞給冷朋一柄長劍，道：「冷伯伯拿着這個，也照樣戳他幾下重的。」

冷朋仰面傲笑道：「傻小子，你以爲沒有兵刃，冷伯伯就勝不了他麼？」

雙手握劍一扨，「拍」地一聲，竟將劍身折爲兩段。

聶開泰變色喝道：「狂妄匹夫，你這是自速其死！」

冷朋昂然而立，用手指了指自己胸膛，道：「來吧！姓聶的，你若刺得準，冷大爺有賞。」

聶開泰怒哼道：「別以爲『飛絮舞』輕功身法能躱得開追風快斬，那是在做夢。」

冷朋哂道：「笑話，你家大爺如果閃了一閃，就算不得英雄漢子。」

聶開泰道：「好！我不信你是鐵鑄的身子。」聲落，招發，長劍如追風逐電，疾飛而至。

冷朋果然不閃不避，反而挺胸上步，朝着劍尖直迎了上去。

羣雄齊聲驚呼，但見血光一閃，長劍已透胸而入，筆直由前胸穿透後背，露在儒衫外的劍尖，足有兩尺多，劍身染滿了鮮血。

冷朋哼也沒有哼一聲，就在心窩中劍的刹那，左臂一圈，緊緊挾住了聶開泰的頸項，右掌豎立如刀，對準腦門「百會」死穴，奮力一掌劈了下去。

「噗」地一聲，如擊瓦罐，聶開泰一顆頭當時被劈成了兩半，腦漿鮮血濺得冷朋滿臉皆是。

不老公公和海一帆不約而同疾掠過去，一個扶住冷朋，一個便去扯拉聶開泰的屍體，無奈死屍的頸脖被冷朋緊緊挾住，竟拉扯不開。

不老公公急叫道：「冷老大，快鬆手，咱們好替你敷紮傷處……」

冷朋緩緩搖了搖頭，血肉糢糊的臉上，泛起一抹笑容，喃喃道：「追風快斬又如何？我還不是照樣砸破了他的腦袋？」

海一帆泫然道：「大先生何苦出此下策。」

冷朋凄笑道：「什麼叫上策？什麼叫下策？我冷朋不懂這些，只知道嘖沫成仇，睚眦必報！」

說到最後四個字，語聲已低不可辨，話剛完，混身一震，左臂才慢慢鬆開了。

不老公公一試他的脈息，兩行清淚不覺奪眶而出，哽咽道：「冷老大，你好傻——」

海一帆拭淚勸道：「大先生捨生成仁，英名永垂，待此間事了，當奉靈返回飛來居安葬，如今還須節哀應變，先解決金蚯蚓宮才是。」

常無懼奮然道：「帮兒都已先後伏誅，只賸下罪魁妖女羅妙香，待小弟去擒了她來。」鋼拐一頓，飛身撲去。

羣邪中只有聶開泰和公孫兄弟武功最高，其餘謝金鈴等出身刺花門的妖女，武功却很平常，聶開泰一死，妖女們都心驚胆裂，那裏還敢出手抵抗。

常無懼揮舞着鋼拐，好似虎入羊羣，直打得那些妖女東竄西逃，尖叫低呼，亂成一片。

圍繞在交椅四週的十餘名黃衣劍女，却是玄姑親手調教的貼身侍婢，劍術火候俱極精湛，常無懼剛衝到近前，其中六名劍女立即併肩跨出，擋住了去路。

六人都脚踏丁字步，側身屹立，左手扶着劍鞘，右手按着劍柄，神情肅凝，毫不慌亂。

常無懼不知厲害，騰身揮拐而上，只聽「噹」地一聲，光華暴展，六柄劍一齊出鞘，登時將常無懼捲入一片寒森森的劍幕之內。

常無懼進得快，退得更快，整個人就像撞在牆上的皮毬凌空反彈了回來，身上已添了六處劍傷。

傷處雖非致命要害，一襲衣袍已破成碎片，頭上髮髻披散，身上血痕交錯，恍如從刀山上拉下的野鬼，狼狽得不成人形。

幸虧那六名劍女志在防守，無意追擊，劍勢一發卽收，仍然併肩而立，並未繼續出手。

常無懼號稱「拚命三郎」，身經百戰，從不知「畏怯」兩個字，如今被六個婢女一招刺傷六處，也不禁吃了一驚，低頭看看傷處，大笑道：「好快劍！當眞是耳聞不如目覩，目覩不如身歷。能死在快劍之下，也算得不虛此生了。」

笑聲中，鋼拐掄動，一式「橫掃千軍」，又向六名劍女撲去。

海一帆疾喝道：「三弟退下。」長刀斜舉，架住了鋼拐。

常無懼一怔，道：「大哥，這是爲什麼？」

海一帆道：「咱們曾經答應過，只除罪魁禍首，不傷無辜，這些女孩子並非刺花門餘孽，何必與她們生死相搏？」

常無懼道：「可是，她們自己要替羅妙香出頭，不除去她們，如何能除去羅妙香？」

海一帆擺擺手，道：「你暫且退後，愚兄自有主意。」

常無懼不敢違拗，欠了欠身，收拐退後。

海一帆也收了長刀，向正中交椅上的玄姑一拱手，說道：「在下海一帆，承同道謬舉，推爲代表，有幾句由衷之言，願與宮主一談。」

自從羣雄在大廳中現身，玄姑一直沒有開過口，適才幾番龍爭虎鬥，濺血橫屍，她也視若無覩，人終沒有移動一下身子，這時仍然半躺半靠在交椅上，只將嘴唇輕輕牽動了一下，冷冷吐出兩個字，道：「說吧！」

海一帆抱拳當胸，朗聲道：「我等冒昧前來，一非私仇小怨，二非爲貪婪圖謀，更不是爲了逞強鬥狠，尋釁較量，只想將當年刺花門爲害江湖的經過，以及三年來中原同道遭受的慘酷殺戮，向宮主詳細陳述。」

玄姑淡淡一笑道：「是嗎？原來你是要跟我說故事？」

海一帆道：「這故事絕非虛構，乃是武林中一篇血淚慘史，宮主身居深宮，只怕還沒有聽過。」

羅妙香突然岔口說道：「宮主，休聽他胡說八道。」

玄姑微笑着拍拍她的手背，道：「讓他說吧，砍殺了老半天，把人悶壞了，聽聽故事解解悶兒，有什麼不好。」

海一帆正色道：「刺花門源於三十年前，暗設『綉蓮』、『分桃』二會，集以淫邪之法，引誘名派少年弟子亂倫雜交，更用『刺花紋身』的手段，以達到控制目的，因此曾在武林中掀起一場血腥殺刦，後來經中原各派長老聯手圍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始將禍源撲滅，那一次大禍，武林精英，幾乎傷亡殆盡，許多名門正派爲此而瓦解星散，歷數十年之久，元氣尚未恢復，迄至如今，武林中人，一提到『刺花門』，仍爲之深痛惡絕，勝過洪水猛獸……」

玄姑接口道：「海大俠今年貴庚多少？」

海一帆微微一怔道：「在下虛度五十有八。」

玄姑道：「三十年前，海大俠正當壯年，想必也受過刺花門的引誘了？」

海一帆道：「在下雖未身受其害，確曾耳聞其事。」

玄姑哂道：「這麼說來，那刺花門未必眞如海大俠說的可怕了，不然，她們何以獨獨放過了海大俠？」

海一帆全未料到玄姑的詞鋒竟然如此犀利，當時一楞，險些無詞以對，忙道：「宮主敢情是不信此事？」

玄姑冷冷道：「不錯。道聽途說的事，怎能相信。」

海一帆接道：「宮主若想親覩，倒也不難。因爲刺花門餘孽如今正死灰復燃，而且，她們設壇的地方，就在金蚯蚓宮。」

玄姑忽然沉下臉來，冷冷道：「海大俠，你要放明白點，本座面前，可容不得你含血噴人。」

海一帆道：「宮主幽居山腹，不知刺花門淫徒紛紛來歸，宮中上下全被姦妄宵小所把持，種種倒行逆施，莫不與當年刺花門行徑如出一轍，三年來，黃衫所至，禍氛已現，宮主若欲見識刺花門餘孽的面目，只看羅妙香便是實例……」

「住口！」

玄姑一掌拍在桌案上，霍地站起身來，戟指喝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身份？羅妙香三字也是你敢叫的？」

海一帆欠身道：「若以她副宮主的地位，在下不該直呼其名，但她旣是刺花門餘孽，武林中人人得而誅之，在下也就不算越禮逾份了。」

玄姑叱道：「她的來歷自有本宮查詢，與你們何干？」

海一帆抗聲道：「刺花門乃是武林公敵，宮主被其蒙蔽利用，我等理當指陳。」

玄姑冷哼道：「你和她旣非舊識，素無交往，憑什麼便一口咬定她是刺花門餘孽？」

海一帆道：「命名『金蚯蚓宮』又現端倪，宮中弟子皆被紋身刺花，更是鐵證。」

玄姑變色道：「你又怎知道宮中弟子皆被紋身刺花？」

海一帆道：「秦珂姊弟亡命江湖，顏大俠遠走海疆，包嗚率部反正，張堯棄暗投明……這些鐵錚錚的事實，這不是在下等憑空捏造的，宮主再若不信，廳中現有貴宮劍女，一問便知。」

玄姑臉色又變，目光流轉，向劍女們掃了一瞥，最後落在羅妙香身上。

十餘名黃衣劍女，個個慚然低頭，默默無語。

羅妙香却惶恐地屈膝跪了下去，兩手輕拉着玄姑的衣袖，眸子裏閃露着淚光，仰面顫聲道：「宮主，我只是要他們表示終生効忠，並沒有旁的企圖，你要替我作主啊！」

玄姑緊閉嘴唇，臉上恍如罩了一層嚴霜。

羅妙香輕輕搖動着她的衣袖，凄切的又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一定是有人妬嫉咱們感情好，才無中生有造謠中傷，宮主請想想，妙香才多大年紀？刺花門三個字，今天還是第一次聽到。」

玄姑嘴角蠕動，低聲道：「可是你——」

羅妙香搶着道：「那是妙香初承恩澤，爲了永誌不忘，故而私自在身上留個表記，後來被丫頭們看見了，宮中弟子爭相效尤，表示効忠之意，想不到竟無端招來這番誣衊，當眞是羞死人了。」

她一面低語述說，一面抱住玄姑的腰，邊說邊哭，宛如梨花帶雨，楚楚堪憐。

玄姑臉上的嚴霜逐漸溶化，無限愛憐的輕撫着她的秀髮，久久，才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傻丫頭，你時時不忘効忠，如今却弄得衆叛親離了；這世上除了我，誰會瞭解你的一片痴心。」

羅妙香嗚咽道：「能得宮主垂諒，羅妙香情願一死，以報知己。」

說着，便去奪取案上寶劍。

玄姑一把按住，道：「妙香，你是爲什麼？」

羅妙香哭道：「求宮主讓我死了吧！我若不死，他們決不會甘心罷手的。」

玄姑正色道：「這是什麼話？有我在，誰敢動你半根毫髮？」

一手持劍，一手攙起羅妙香，向海一帆冷喝道：「金蚯蚓宮的事，不容外人置喙，你等糾衆擅闖本宮禁地，究竟意欲如何？」

海一帆欠身道：「在下等無意干預貴宮事務，但求爲宮主分憂，代爲淸除刺花門餘孽，事畢立卽告退，決不敢損及貴宮一草一木。」

玄姑怫然道：「我已經告訴你了，金蚯蚓宮中沒有什麼刺花門餘孽，縱或有，咱們自己也會處理，不容外人揷手，這些話你難道聽不懂嗎？」

海一帆微笑道：「宮主聖明，豈不聞『當局者迷，旁觀者淸』？我言出摯誠，乃是一番好意。」

玄姑叱道：「我若不願領受你的好意，你又怎樣？」

海一帆道：「宮主定要一意孤行，在下等只有替宮主惋惜了。」

玄姑冷笑道：「你替我惋惜什麼？」

海一帆肅容道：「宮主，須知『創業維艱，守成不易』，當年賢夫婦摒棄魔教，建此基業，不知化費了多少心血？懷着多大抱負？蒼天賜此佳域和財富，原是欲使賢夫婦安享畫眉之樂，傳之子孫，繁衍後代，永生永世，無憂無慮。想不到宮主竟因夫妻間癬疥細故，致被邪魔所侵，將此大好基業，作了刺花門的護符，短短數年，已鬧得妖邪纏身，夫妻反目；長此以往，難免沉淪魔道，身敗名裂。緬懷當年，再看如今，豈不令人扼腕慨嘆……」

玄姑起初還靜靜傾聽着，及至聽他提到「夫妻反目」的話，臉上突然流露出驚詫之色，陡地打斷了他的話頭，沉聲喝道：「住口！這些事你是從那裏打聽來的？」

「是我告訴他的。」

隨着語聲，黃老夫子昂然從人叢中走了出來。

玄姑閃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黃老夫子拱手道：「宮主何以如此健忘？老朽黃兆蒲，就是小楓的表兄。」

「啊——」玄姑身子一震，眼中射出兩道冷電般的光芒，失聲道：「你……你是黃師叔？」

黃老夫子含笑道：「不敢。那是當年魔教中的輩份，現在咱們應當平輩論交，你只稱我一聲表哥便行了。」

玄姑忽然仰面冷笑道：「若論當年教中地位，你與先父同爲長老，我自然應該尊你一聲師叔；若論私誼，我和姓顏的早已情斷義絕，彼此之間，根本談不到什麼關係。」

微頓，又接着道：「不過，我要請問一件事，這三年來，姓顏的可是藏匿在你哪兒麼？」

黃老夫子道：「自從二十年前在西域分手，音訊阻隔，早失聯絡，直到三個月前，才見到小楓，畧知你們夫妻失和的經過，老朽不揣冒昧，特地趕來欲與你們疏解疏解。常言說得好：夫妻吵架，本是……」

玄姑冷冷截口道：「我只問你三年來可曾收留過姓顏的，誰跟你嚕囌這些廢話。」（未完待續）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殘派內鬨，互相殘殺，死傷纍纍，裳路過，救下被制穴道的荔夫人，向荔紺說明，喝令天殘門下停止殺伐，回天殘谷而去。荔與雲裳趕至開封郊外，客棧中獲知黃瑜兩師兄松風被困，荔夫人雖救出二人，但他們因飲下，仍昏迷未醒，而此際黃瑜已追踪來到，爲殷騙走，荔夫人往追，途遇冷瑤光與索嬙等，將說出，冷瑤光向水汪汪探詢殷松風下落，水汪說出芙蕖別院，便爲冷箭射死，冷瑤光與索嬙夫人、赫連達往救黃瑜，他要荔夫人母女相機，彼則偕赫連達往誘敵——

芙蕖院中起風雲

冷瑤光的分配他們是同意的，但索嬙却有點放心不下，她摘下紫蓋神劍交給冷瑤光道：「大哥！那性薛的飛箭十分可怕，你留下紫蓋神劍吧。」

冷瑤光道：「放心吧，嬙兒！咱們只要鎭攝心神，不被他異聲所擾，避讓飛箭並不是太過困難之事。」

語音一頓，接着長長一吁道：「如果妳瑜姊姊被關在牢獄之中，紫蓋神劍就可能派上用場，走吧，不要替我担心。」

索嬙無可奈何，只得與荔夫人向一側馳去，她們是要尋找隱秘之處，待冷瑤光引開敵人再趁機闖入。

冷瑤光目睹荔夫人母女身影消失，才回顧赫連達道：「柳林如此之靜，可能危機四伏，大哥要當心一點。」

赫連達豪邁的一笑道：「死生禍福，莫非前定，兄弟！咱們闖！」

冷瑤光道了一聲好，手橫長劍，領先向柳林闖去。

當他們到達柳林邊沿，飛箭破空之聲，已迎面急奔而來，冷瑤光猛吸一口眞氣，脚下斜踏，左掌疾吐，那枝名震武林的飛箭，竟然被他一把接了過來。

他將飛箭向地上一摜，冷冷道：「姓薛的也算

得是一號人物了，專門暗箭傷人，不怕令江湖朋友齒冷！」

他語音甫落，柳林中跟着傳出一聲長嘯，二十餘名勁裝大漢，魚貫着奔了出來。爲首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神態威猛的紫衣老人，他手挽鐵弓，背揷飛羽，雙目烱烱，射出兩縷狂傲的神光。

這位紫衣老者，自然是「飛羽貫日」薛愷了，他身後廿餘人，幾乎無一不是名震當代一方雄主。天山三老，屠夫曾藩，鐵錘震三山諸葛元，華山無爲道長，泰山曲滄大俠，每一個都是跺跺脚江湖震動的人物。

儘管敵勢如此之强，冷瑤光及赫連達的神態之間，却找不出半點恐懼之色，他們投目夜空，對這般武林高人似乎不屑一顧。

「飛羽貫日」薛愷勃然大怒道：「好狂傲的小輩，你們當眞要找死不成！」

冷瑤光掀掀嘴道：「咱們也許在找死，但憑你只會暗施冷箭的朋友，只怕還沒有那份能耐。」

薛愷大喝一聲道：「你就試試！」

語音未落，鐵弓橫掃，一片强勁無比的暗勁，猛向冷瑤光胸前壓來。

此人一擊之威，重如山岳，果非浪得虛名之輩，冷瑤光不敢硬接，足踏靈胎九影身法，閃身避開一側。

薛愷一招走空，鐵弓順勢回擊，弓弦帶起扣人心弦的異聲，再向冷瑤光攔腰掃到。

冷瑤光哼了一聲，右掌挺指一吐，朔金指應手而出，繃的一聲巨响，他那無堅不摧的指力，正巧點在弓弦之上。

弓弦應指而斷，鐵弓拍的一聲擊到薛愷的肩頭，這位以飛羽貫日，飲譽武林的高人，竟悶哼一聲仆倒下去。

原來鐵弓反擊，强勁無比，薛愷不僅肩骨盡碎，還一連噴出幾口鮮血。

以一個名滿武林的前輩高人，三招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場，除了曾經領敎過冷瑤光那身駭人功力的天山三老，幾乎全都目瞪口呆，相顧失色。

冷瑤光不爲已甚，向飛羽貫日抱拳一拱道：「對不起，薛大俠！在下一時收手不及，開罪之處，尚請原宥。」

薛愷究竟不失爲名震當代武林高人，他立起身來淡淡一笑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冷少俠這身功力，薛某自認不敵……」

泰山曲滄大俠冷哼一聲道：「雕虫小技，難登大雅之堂，薛大俠傷在自己的鐵弓，怎能就這麼自承落敗！」

冷瑤光見這位名滿中原的曲滄大俠，年僅三十餘歲，他身材適中，面目白皙，加上一身藍色儒裝，氣派極爲不俗。

不過他那雙眼翻天，面目冷肅的那副傲態，却也令人難以忍受，似乎普天之下，除了他頭頂上的青天，就只有他曲滄大俠似的。

赫連達第一個忍受不住，他踏前兩步，怒叱一聲道：「閣下賣身王府，已經是奴才的奴才，走狗的走狗了，居然還敢大言不慚，可謂無恥已極！」

這位關東大俠長像威猛，聲如洪鐘，所罵的言語，已是惡毒已極，不僅曲滄氣得面色鐵青，對方那些名滿湖海的人物，全都神色一呆。

一呆之後，華山無爲道長咳了一聲道：「這位想必是關東大俠赫連達施主吧，咱們身爲俠義道，責人應本諸春秋大義，施主惡言相加，就失去你關東大俠的身份了。」

曲滄已撤出長劍，冷冷接道：「對這等江湖宵小，道長何必浪費唇舌，待在下拿他去見盟主，處以應得之罪就是。」

冷瑤光聞言一怔道：「曲大俠說盟主？是什麼盟主？此處不是武威王府的芙蕖別院麼？」

曲滄仰天一陣狂笑道：「黃口孺子，到底是少不更事，連當代統懾羣雄，威鎭八表的武林盟主都茫然不知！你不必出來闖江湖了，回去叫你家大人來向咱們盟主回話吧。」

冷瑤光面色一整，道：「對不起，在下實在孤陋寡聞，不過，在下的妻子，被威武王世子所擄去，並逃向芙蕖別院之中，咱們擅闖柳林，實在是情非得已。」

曲滄冷冷道：「此地確是芙蕖別院，也是當代盟主水韞玉駐節之處，閣下誣衊世子，咱們不願過問，侮辱盟主之罪却容你不得！」

赫連達冷哼一聲道：「水大俠幾時當上武林盟主的？在下久在江湖，對此事却懵然不知。」

曲滄道：「是天山，泰山，少林，華山，及一堡二幇，所擁立，閣下不知，那是沒有要你知道的必要。」

赫連達勃然大怒道：「選立武林盟主，是何等重大之事！爾等竟不昭告天下，而擅自私相授受，憑你們這般奴才，就想掩盡天下的耳目！」

赫連達說的道理是正確的，只是語氣跟他的長像一樣，兇猛得令人難以容忍。

九疑山主水韞玉俠名久著，舉世同欽，擁立此人爲當代武林盟主，應該是一件水到渠成之事，各派爲何不昭告天下，捨正道而不由，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還有，冷瑤光誤入天殘谷，是中了別人的圈套

，雖然時至今日，還不知道設置圈套的究竟是誰，也未能明白那陰謀者安的是什麼存心，但以冷瑤光逃至楡關，就碰到九疑山的部屬蓄意尋釁。

最使冷瑤光難以忘懷的，是耶氏兄弟曾經露出破綻，他們似乎早已知道冷瑤光進入天殘谷，並奇怪他旣入絕谷，何以能够不死。

如果因耶氏兄弟的尋釁，而懷疑九疑山主水韞玉就是那陰謀主使之人未嘗不可，最起碼水韞玉與那陰謀者必然大有關連。

另一點值得懷疑的就是那位水汪汪了，她是九疑山主的愛女，應該受到江湖朋友的尊崇，水韞玉將她獻於王府已是不該，再讓飛羽貫日一箭貫胸，豈不是大反常情！

縱然疑雲滿腹，冷瑤光還是認爲不宜與對方各走極端，他們旣是武林盟主的屬下，解決武林紛爭，應該是他們的職責，因此，他向赫連達搖手示意，阻止他再動肝火。

但晶芒耀眼，劍氣縱橫，曲滄已振腕一劍向赫連達攻出，而來勢之猛，無與倫比，起手一招，他已使出了十成功力。

以曲滄那名滿武林的聲譽，和他一身驚人的武功，對一個手無寸鐵的赫連達，本來就不該搶先出手。

但是，他不僅搶先出手，還第一招就出了全力，因而不論敵我，都發出一聲驚呼。

因爲他們想到這一劍的結果，必是十分殘酷，關東大俠赫連達在劍光收歛之時，可能身首異處，血濺柳林。

然而天下之事，往往出於人們的想像，曲滄那氣湧河山的一劍，像受到難以抗拒的阻力，劍氣掀起了赫連達的衣角，劍鋒却還在半空中停滯着。

這似乎太過意外了，意外得比赫連達濺血橫屍更能引起旁觀者的注意。

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一齊，集中的焦點，則是曲滄的面部，他們要看看他的表情，由表情而研判那一劍停滯空際的理由。

他們瞧到了，那是一片驚恐交集的表情，自然，驚恐的來源一定是赫連達了，除了赫連達，誰能使他停滯下來！

人們的目光換了方向，再向赫連達投了過去。

這一眼瞧出，就再也收不回來，因爲只要瞧看赫連達一眼之人，就等於過了十年江湖歷練。

一個人的武功，固然能够決定搏鬥的勝負，戰鬥之時的氣勢，也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

赫連達手無寸鐵，面對那柄晶芒耀眼的長劍，却絕無半點畏懼。

而且他鬚髮倒豎，雙目怒睜，那份威猛的神態，縱然是兇神惡煞也會退避三尺。

這份威猛的氣勢，固然是武林罕見，他的武功，更當得逸俗超羣。

他左手立掌，右手握拳，雙臂形成拉弓之狀，靜靜地等待來敵。

此一姿勢十分顯明，數盡天下任何一個武功高强之人，最多也只能斷去他的一臂膀，但當你斬斷他臂膀的同時，他必會一拳擊在你的胸口之上。

只要是人，只要是血肉之軀，那一拳縱然不會使你胸口洞穿，也會使你內腑盡碎。

以生命去換一條臂膀，是一個十分愚笨的作法，像曲滄這麼聰明的人，他自然不願吃這種大虧，那一劍他怎能劈得下去。

不過，曲滄大俠，可是一個知名之士，羞刀難入鞘，這一劍他怎麼也收它不回。

生命固然要緊，榮譽也極爲可貴，如果一招未完就認敗服輸，泰山一派也就等於江湖除名，這個臉說什麼他也丟它不起。

他全身在冒着冷汗，鼻孔中也喘息有聲，他還在僵持着，却未想到這種僵持決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旁觀者無一不是武林高手，對他們雙方的姿勢，自然瞧看得十分明白。

如果有人能相助曲滄一臂之力，只要從旁一擊，必可引開赫連達那雷霆萬鈞的氣勢，只要赫連達心神微分，曲滄的劍鋒就可趁機而下。

不過，這般人終究是一方之雄，平時自視頗高，如果從旁偷擊，豈不貽羞江湖！

空氣凝結着，人們不知道如何來解決這個僵局，一聲震天的狂笑，却於此時响了起來。

「嘿嘿……相好的，老夫要不給你一杖，你還當眞目中無人了！」

說話的是屠夫曾藩，他與赫連達之間，只不過一丈遠近，如果他是針對赫連達而言，只要墊上一步，蟠龍杖就可够上距離，在這般情況之下，誰能担保他不是眞的！

他的蟠龍杖當眞舉起來了，但一股駭人聽聞的暗勁也同時湧到，不管他是不是要眞箇出手，這位武林屠夫可吃足了苦頭。

他像碰到龍捲風一般，呼的一聲飄了起來，他剛剛暗喊一聲不好，背部已撞在一株柳樹之上。

克察一聲巨响，柳樹被他撞成兩截，他的背部固然奇痛澈骨，面部及雙臂也被斷枝擦傷。

傷勢並不太重，但這位屠夫却嚇得變了臉色，因爲他明白適才那一記掌風，堪稱曠代奇學，如果人家當眞要他的老命，他必然不會有這麼便宜。

最使他震駭的，自然是那出手之人，除了他們自己，對方只有赫連達及冷瑤光兩個，赫連達還在精神專注的對峙着，出手的必定是冷瑤光了。

他見識過冷瑤光的劍法，知道這位藍衫少年的劍術，在當今劍術名家中也不易多見，此時又目睹他一指挫敗飛羽貫日，一掌叫他亡魂落胆，這位意圖取巧的屠夫，變作了枝頭寒蟬，雖然恨得牙齦發癢，再也不敢喘出一口大氣。

此時場中的對峙也接近了尾聲，曲滄在無可奈何之中收回了他擊出的招式，同時振腕一抖，長劍斷成了三截，一言未發，便放步疾馳而去。

曲滄不僅認敗服輸，還表示他終身不再用劍，他走了，却留給在場的一份難堪。

瞧着曲滄逐漸遠去的背影，無爲道長出聲沉重的嘆息，然後身形一擰，面對赫連達道：「施主功力驚人，貧道至爲欽佩，不過，兩位要與水盟主爲敵，仍是一件不智之舉！」

赫連達淡淡道：「道長不要誤會，咱們意在救人，並無與任何人爲敵之意。」

無爲道長道：「既然如此，兩位何不隨貧道晉謁盟主？」

赫連達回顧冷瑤光道：「兄弟！行麼？」

冷瑤光道：「水前輩一代高人，咱們豈能當面錯過。」

無爲道長道：「好，兩位請。」

在無爲道長的領導下，冷瑤光與赫連達通過了那片廣袤的柳林，除了他們脚下所踏出的沙沙之聲外，這片柳林像似極爲平靜，但冷瑤光却感覺到那長條弱枝之中，似乎伏樁遍佈，隱藏着濃厚的殺機。

柳林之內，是一片黑壓壓的莊院，四週高牆聳立，箭垛遍佈，幢幢人影，在高牆之後穿梭往來，令人一目之下，就生出一片緊張的心情。

原來這芙蕖別院一座城堡，戒備之嚴，更如臨大敵一般。

走進堡門，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兩旁立着懷抱兵刃的黑衣武士，一直到達遙遠的盡頭。

赫連達昂首闊步，神態自若，對兩旁的黑衣武士，決不瞧看一眼，冷瑤光的心情則大爲不然，他担心荔夫人母女的安危，對黃瑜的失陷，更有說不出的難過。

走完甬道，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廳，正中一把太師椅上，坐着一個身材修長，年約五旬的清癯老人。

兩旁排列着十六個錦凳，除了七個空位，其餘九個都坐着當代武林的各派高人。

無爲道長趨前兩步，向那身材修長的五旬老人抱拳一拱道：「參見盟主。」

由無爲道長的稱呼，不必再作介紹，冷瑤光已知道他就是當代武林盟主水韞玉了。

此人氣度沉穩，果有一代盟主的風範，他那冷電似的目光，向冷瑤光及赫連達一掃，然後擺擺手道：「道長辛苦了，各位請坐。」

赫連達和冷瑤光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水大俠。」

水韞玉哼了一聲，扭頭對無爲道長道：「他們是誰？」

無爲道長道：「他們是關東大俠赫連達，冷家莊少莊主冷瑤光。」

水韞玉輕啊了一聲，說道：「原來貴客寵臨，請坐。」

左右一聲暴諾，兩名勁裝武士，立卽搬來兩個錦凳。

冷瑤光淡淡道：「水大俠不必客套，令媛身遭慘死，閣下還是派人前往收屍才是要緊之事。」

水韞玉面色一變，道：「此話當眞？」

冷瑤光道：「水大俠不妨派人往十里長亭至開封之間的官道上一看便知。」

水韞玉道：「是誰下的毒手？」

冷瑤光道：「是閣下的忠實部屬，飛羽貫日薛愷。」

水韞玉向身後侍立的一名大漢道：「派人到官道上瞧瞧，再請薛大俠前來問話。」

那大漢應聲退下，片刻之後又奔入大廳，道：「稟盟主！薛愷曲滄已不辭而別。」

水韞玉微微一呆，立卽面色如常的輕咳一聲道：「人各有志，任何一人本座均無强留之意，只是薛大俠爲何要射殺小女，就令人百思莫解了。」

部屬離散，愛女暴亡，他竟能神色不動，處之泰然，他如果不是以天下安危爲己任的忠義之士，必是一個大奸巨惡的冷血之人。

不管他是何等之人，其城府之深，實屬人所難及，面對這麼一個難惹的人物，冷瑤光怎能不大爲警惕！

赫連達生性耿介，看不慣水韞玉那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冷冷一哼道：「水大俠……」

水韞玉道：「赫連大俠有什麼指敎？」

赫連達道：「閣下當眞是武林盟主麼？」

水韞玉冷冷道：「韞玉自知才疏學淺，難當重任，但以各大門派以大義相責，韞玉不得不勉力以赴。」

赫連達道：「就算你是武林盟主吧，別忘了排難解紛，主持正義，可是你的職責！」

水韞玉道：「赫連大俠說的是。」

赫連達道：「既然如此，你就將殷松風及在下的弟媳交出來吧。」

水韞玉愕然道：「殷世子不是在武威王府中麼？赫連大俠，你怎麼找到芙蕖別院來了？令弟媳又是誰？」

赫連達怒哼一聲，說道：「殷松風應該在武威王府，但咱們却瞧見他來到這芙蕖別院，水大俠！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閣下最好不要跟咱們兄弟裝糊塗！」

赫連達語音甫落，右側錦凳上傳來一聲暴喝道：「閣下來到芙蕖別院撒野，實在太過不知死活！張某倒要試試你赫連達憑什麼這等橫蠻！」

赫連達回頭一瞥，見那說話之人，是南海三眼神蛟張楚材，此人水陸功夫均臻上乘，一身毒惡的暗器，天下無人能出其右，而且天性涼薄，睚眦必報，在江湖之中，是一個出了名的惡人，水韞玉將他也網羅屬下，這芙蕖別院的品流之雜，由此可見一般。

赫連達以極度輕蔑的目光，向張楚材冷冷一瞥，冷哼道：「鷄鳴狗盜，無所不有，估不到水盟主竟有孟嘗之風。嘿嘿，怎樣比法，你姓張的划下道來就是。」

赫連達語出傷衆，大廳上响起一片怒叱之聲，水韞玉却神色自若的淡淡一笑道：「同是武林中人，何必兵刃相見。赫連大俠何不坐下來談談。」

赫連達豪邁絕倫的一陣狂笑道：「閣下認爲咱們有談一談的必要麼？」

水韞玉道：「天下沒有不可解決之事，難道赫連大俠一定要各走極端？」

冷瑤光見荔夫人母女音訊渺然，心中自然十分焦急，爲免投鼠忌器，能談談當然再好不過，因此，他輕咳了一聲道：「大哥！咱們就跟水大俠談談吧。」

赫連達道：「與虎謀皮，還能談出什麼結果？不過大哥聽你的，談吧。」

冷瑤光道：「水大俠身爲盟主，衆望所歸，咱們應該相信得過。」

語音一頓，回頭向水韞玉抱拳一拱道：「水大俠！在下有一不情之請。」

水韞玉道：「說吧，冷少俠，本座在聽着。」

冷瑤光道：「請水大俠釋放拙荆，在下感激不盡。」

水韞玉道：「少俠說的是血刀傳人黃瑜麼？」

冷瑤光道：「正是拙荆。」

水韞玉道：「黃瑜與殷世子有兄妹之誼，本座實在不便干預，不過另外兩名貴親，咱們倒可以談談。」

冷瑤光一震道：「水大俠說荔夫人母女？」

水韞玉微微一笑道：「少俠太小看芙蕖別院了，令岳母功力再高，終是一個雙目皆盲之人。」

冷瑤光道：「咱們事先並不知道芙蕖別院是盟主駐節之處，事出無心，尚請水大俠海涵。」

水韞玉面色一沉道：「少俠雖然不承認我這個盟主，但本座却不能讓瞧得起本座的朋友失望，荔氏母女闖院傷人，意存不軌，爲了安撫衆心，本座不得不行使盟主的職權！」

這才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黃瑜還沒有救出，荔氏母女又陷入別人的手中。

但情況是如此的惡劣，冷瑤光幾乎處處被動，毫無反擊之力，於是，他咳了一聲道：「水大俠要如何處置荔氏母女？」

水韞玉道：「殺人者死，法有明文，不過，冷少俠如能平息衆怒，可能還有一線轉機。」

冷瑤光道：「要在下如何平息衆怒，水大俠只怕早有計算了吧？」

水韞玉道：「本座借箸代籌，確實已爲少俠想到一種解圍之策……」

冷瑤光道：「說吧，水大俠！在下正在洗耳恭聽。」

水韞玉道：「當年白衣雙魔之事，冷少俠曾經聽到過江湖傳聞麼？」

冷瑤光一楞道：「就在下記憶所反，似乎從來未聽到過白衣雙魔的傳說。」

水韞玉畧作沉思，道：「當年，白衣雙魔倡亂武林，爲禍之烈，幾乎使無數生靈，陷於萬刦不復之境……」

冷瑤光淡淡道：「水大俠談說此一江湖典故，必與在下解圍之策有關了。」

水韞玉道：「不錯，白衣雙魔就是天殘派的祖先，他們的子孫雖已遭到天譴，但天殘武功，似能使武林各派談虎變色。少俠能將天殘武功秘笈交給本座，我想武林各派會不究既往的。」

冷瑤光哈哈一笑道：「好主意，可惜在下却無法交出天殘秘笈……」

水韞玉道：「一個人最要緊的是生命，如果生命不保，縱然武功蓋世又有何用！是麼？少俠。」

冷瑤光道：「水大俠是在威脅在下了！」

水韞玉道：「本座只是就事論事，對少俠何須威脅。」

冷瑤光道：「很好，咱們能見識一下九疑山主的武學，總算不虛此行，不過，在下有一不解之處，山主能否賜敎？」

冷瑤光少年氣盛，說起話來也乾脆得很，他不僅打從開頭就沒有承認水韞玉爲武林盟主，現在連大俠二字也免掉，直接叫他九疑山主來了。

對這意存輕視的稱呼，水韞玉城府再深，也不由現出怒意，但他終於忍住，道：「少俠有什麼難解之疑？」

冷瑤光道：「在下千里探親，竟陷入一個極端可怕的陰謀之中，山主如能告訴那主使之人，在下必然感激不盡。」

水韞玉面色一變，道：「冷少俠是在懷疑本座了？」

冷瑤光微微一笑道：「山主不必緊張，冷某並沒有說山主就是陰謀主使之人，只是……」

水韞玉道：「是什麼？」

冷瑤光冷聲道：「雖然查無實據，但却事出有因。」

水韞玉的面色雖已恢復自然，但他那雙威稜四射的目光，仍含有一股兇暴凌人的殺機，他向冷瑤光冷冷一瞥，道：「好一個事出有因，說說看。」

冷瑤光道：「在下追趕刧持孟家世妹的馬車，竟險致喪身於天殘谷內，事後才知道那車輛輪跡，也是別人所預佈的陷穽……」

水韞玉道：「冷少俠要說的就是這些？」

冷瑤光道：「在下是說貴屬下郞氏兄弟何以知道冷某陷身於天殘谷？爲何在冷某剛剛逃出絕谷之時，在楡關攔路尋釁？」

水韞玉道：「原來少俠因是郞氏兄弟而懷疑本座了，其實少俠誤入天殘谷，是何等重大之事！知道的豈止郞氏兄弟而已，少俠因此而心生惡念，終於將郞氏兄弟置於死地，本座雖不願落個護短之名，少俠的手段也太過狠毒了一點！」

冷瑤光原想以九疑山變無常之事，必可使水韞玉在窘迫中露出一點破綻，那知此人心機之深，無與倫比，現在被他反咬一口，冷瑤光竟原告變作被告，成爲殺人滅口的兇手了。

冷瑤光不善急辯，對付像水韞玉那等心機的老狐狸，他實在說他不過。

三眼神蛟張楚材趁機一聲叱喝道：「盟主度量如海，咱們可不能饒你，識相一點，姓冷的，束手就縛可以少吃一點苦頭。」

冷瑤光長身而起，道：「南海一派，也算得武林名門了，閣下怎能如此不辨是非！」

張楚材嘿嘿一笑道：「廢話少說，獻出天殘秘笈，張某給你一個痛快。」

冷瑤光知道今日之事，已經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只得拔出長劍，向懷中一抱道：「張大俠請賜教。」

張楚材摘下了一柄分水刺，兩眼向上一翻，道：「張某一向沒有搶先出手的習慣，你就不必客氣了。」

不管此人究有多大能耐，單憑這副狂態，武林中就不易多見。冷瑤光雖然身負絕學，依然不敢絲毫大意。

他將長劍一橫，左手劍訣向右腕一搭，然後斜身進步，一吐即收，他算是出招了，但依然懷抱長劍，目注對方，保持靜如山岳的態勢。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張楚材雖然狂妄，却也知道這位藍衫少年，必然不是一個善與之輩，他身形一展，其快如風，分水刺振腕疾吐，指顧之間一連攻出三記毒着。

數年浪跡江湖，冷瑤光也會過不少人物，但他感到張楚材這三招攻勢，連綿不斷，一氣呵成，出招之快，出手之狠，無一不是妙到巔毫。

碰到這麼一個前所未見的勁敵，倒引起了他的豪性，口中一聲長嘯，也一連劈出三劍。

他使的是家傳靈山劍法，莊嚴古樸，氣勢雄偉，沒有半點取巧之處，但每出一招，却隱含風雷俱發的威力。

大廳中的椅凳全撤除了，有足够他們迴旋的餘地。

他們在纏鬥着，刺光奔騰，劍風虎虎，二十餘招過去了，還是秋色平分，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

敵衆我寡，纏鬥對冷瑤光是不利的，因而赫連達急傳音道：「兄弟，敵人如此之多，咱們要用快刀斬亂痲的打法。」

冷瑤光聞言一震，暗忖：「水韞玉才是最可怕的敵人，自己怎能浪費體力！」

心念一決，劍法立變，當張楚材一刺橫擊之際，長劍以奇詭無比的方位挑到對方的肩骨之上。

克察一聲，劍鋒碎骨，分水刺已同時摔落地上，張楚材忍痛奔出鬥場，地面上留下了斑斑血漬。

第一場在出人意表之下結束了，整個大廳靜得落針可聞。

在場的都是身經百戰，功力超凡的高手，但除了九疑山主，幾乎沒有看出冷瑤光那一劍是怎樣刺出的。

良久，鐵錘震三山諸葛元大喝一聲道：「好劍法，天殘絕藝，果然名不虛傳，諸葛元見獵心喜，冷少俠請。」

顧名思義，鐵錘震三山諸葛元，在鐵錘上必有獨到之處，而鐵錘是重兵刄，此人的臂力也必然驚人。

冷瑤光正待接戰，赫連達擰臂奔了上來道：「

兄弟，你先歇歇，這場讓給我吧。」

冷瑤光道：「好的，大哥小心一點。」

赫連達道：「我知道。」

諸葛元哈哈一笑道：「兩位不必客氣，誰先走都是一樣！」

赫連達身形一轉，一記威猛絕倫的拳風已向諸葛元搗出，去勢之疾，令人連轉念的時間也沒有。

所幸諸葛元功力不凡，急彈身後躍，雙掌猛推，盡平生之力，總算將赫連達的拳風接了下來。

這位鐵錘震三山，是九疑山主水韞玉的死黨，他還未出手，就已暗存殺機，此時吃了一點虧，那還不是火上加油。

一聲暴叱，鐵錘以天河倒瀉之勢，向着赫連達猛砸，錘頭盪起的勁風，發着驚人的厲吼。

赫連達身形一挪，輕捷無比的閃了開去，左掌向錘柄之處拍出一掌，右掌已一拳搗出。

別看赫連達只是一雙肉掌，他一拳之力，與鐵錘沒有什麼兩樣，如果讓他擊中一下，同樣會筋斷骨折，性命難保。

諸葛元深知這位關東大俠的拳頭，有着無窮的威勢，但他不甘心拿鐵錘還要避讓一個赤手空拳之人，因而只是身形微側，右腕貫勁，鐵錘硬生生圈了回來。

他這一圈之勢，强勁無比，呼的一聲，錘頭直奔赫連達的腰眼。

赫連達鬚髮怒張，口中一聲大喝，左掌已抓着錘桿，右手像電光石火一般，以萬鈞之力搗在諸葛元之胸膛之上。

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吼，諸葛元像斷了綫的風箏，摔到廳外的甬道之上，他胸部下陷，內腑盡碎，是神仙也救他不活了。

赫連達一拳斃敵，可就惹來了一場混戰，因爲他們的敵人十分明白，除了水韞玉，單打獨鬥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他們對付冷赫二人，是採用兩面包抄之勢，以無爲道長爲首的，負責攻擊赫連達，另一面是主力，以水韞玉爲首，向冷瑤光展開搶攻。

華山金龍劍法，在武林中極具盛譽，赫連達雖然不會將無爲道長放在心上，但雙拳難敵四手，他不免有點慌了手脚。

冷瑤光的情形，比赫連達還要凶險，這自然是水韞玉的關係了。此人身負長劍，但他棄而不用，可是他一雙赤手，却有着難以想像的威力。

九疑山百變拂穴手法，爲當代武林一絕，加上水韞玉功力深厚，數十年致力研鑽，因而舉手投足之間，均可致人於死地，他以精奇的手法，乘虛蹈隙，時常給予冷瑤光以無窮的威脅。

最使冷瑤光爲難的，是他要顧慮赫連達，他們要背靠着背，以免去彼此的後顧之憂。

其實在冷瑤光來說，敵人縱然是千軍萬馬，他也不會有後顧之憂的，因爲他一旦展開靈胎九影身法，沒有人能摸清他的去向。

現在他們苦苦的支撐着，情況雖不樂觀，一時之間還不致怎樣危險，除了赫連達拳風剛勁，沒有人敢輕攖其鋒，冷瑤光的朔金指也幫了大忙。

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時間一久，他們就難以應付這來自八方的攻擊了。（未完待續）

新篇預告

這是名聞東南亞的武俠名家「秦紅」先生繼「過關刀」之後，所將献給本刊讀者的另一部精心巨著：

「金獅吼」

秦紅・著

秦紅先生的武俠小說，每一部都有它的特色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寫人之所未寫，文筆如行雲流水，結構緊湊，情節離奇曲折，高潮迭起，書中人物，現實而非超現實，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够接觸到的，因此讀來有親切感，您會爲他之悲而悲，爲他之喜而喜！

本故事更有神鬼莫測的鬥智，精彩絕倫的打鬥，纏綣刻骨的兒女私情，不日推出，敬請垂注！

新派武俠短篇

奪命骷髏

向陽·文
培新·圖



江湖風波息 母子斷腸時

驀春三月，恬靜的九環山，自晨曦雲層透出，平添金黃色彩。九環山峻峯入雲，山勢奇險，斷崖幽谷，行人却步，峯頂終年積雪冰封，山腰溶雪匯爲一條白練，直瀉百丈，冲向外展的虬根古松，銀珠四濺，周圍水氣飛舞。由遠望去，祗見白茫茫一片，峯頂上接雲霧，山下却綠草如茵，到處奇花異卉。

驀地，一條白影自遠處如風馳電掣飛奔而前；瞬間已到山脚，祗見那白影停也不停，身形微彎，一躍拔起五六丈高，逕向峯頂躍去。

這時，九環山積雪方溶，山勢陡險，怪石青苔滑不留手，那影兒似乎毫不在意，一躍又是七，八丈，幾個起落，已沒入峯頂雲霧中。

穿過雲霧，峯頂景物淸晰可辨。適才的白影兒已不再往上走，却反向峯南奔去。

這是面臨一處奇險斷崖，那白影兒停住身形，低嘯一聲，逕躍向谷底一株長在懸崖上的虬根古松，微一借力，身形順勢飄向對面一個洞穴。

甫進洞口，倏聞洞內傳出一聲淸朗聲音道：「小白，還不進洞，站在洞口作甚？」

原來這白影兒不是人，却是一頭火眼金睛，通體長滿雪白長毛的人猿。牠兩隻毛茸茸巨臂中緊抱着一個小娃娃，看來約莫三四歲上下，却長得胖壯非常，嫩白透紅的小臉蛋，安詳地睡得正酣。

這時白猿聽見洞內聲音，似乎十分驚懼，低頭看看懷中小娃兒，終於緩緩走入洞中。

洞口雖然狹小，進內後却豁然開朗，四壁光滑如鏡，寬敞異常，正中橫陳一張石榻，榻上坐着一個中年儒生，面對洞口盤膝而坐。

這時，白猿戰戰兢兢抱着小娃兒進洞。

中年儒生臉色微沉，低聲喝道：「小白！此娃何來？快說。」

那白猿似乎曉得人語，嚇得放下娃兒，吱吱亂叫，一溜烟就逃出洞外。

中年儒生深知白猿個性，也不追問，祗見他也不站立，右掌微彎，那娃兒迄自平地飛出，直向儒生懷中落下。

那娃娃面容甫一入目，儒生臉色一凛，半晌，自語道：「相距千里，那不會……是她的孩子，但這娃兒却如此像她？」

儒生猶豫不決間，目光復又轉移到娃兒臉上，顏容漸漸開朗。

他運掌摸遍娃兒全身骨骼，不禁尖聲道：「好一副材料，這種上乘體質百年難見，不料今天被我碰上，總算冥冥中有主宰，五年幽居深谷，毀容斷足之仇有希望雪……」

至此，那儒生一陣長笑，笑聲由高而低，而淒厲，最後竟變成哭泣，悲慘動人，聞者淚下。

洞外，突然晴天一聲旱雷，刹那烏雲四佈，電閃雷轟，暴雨如泣，眞是天地色變，草木含悲，這個不祥徵兆，似乎象徵武林將遭巨變……。

夜——恬靜而安詳，「鬼谷」中，靜得落針可聞。

寧靜中，谷中響起三聲梆鼓，打破沉寂，此時殘雲被一片烏雲遮沒，更顯得黯黑。

驀然，樓上突然飄下一片葉落，定睛看時，原來是一條人影，着地無聲，輕功之高，實在難以忖測。

那影似薄霧一閃，便沒入樓中，樓門顯然仍有兩個人把守。

但那薄霧從兩人身邊飄過時，兩人瞬即呆然木立，似乎甚麼也看不見，原來兩人已被點中穴道，不能動彈。

但怪異的事還不止此，「鬼谷」中的鐵門除了谷主進出外，從來是緊閉的，但今夜却洞開着。裏面雖然是黑黝黝一片，甚麼都看不見。

但那人影閃入樓中後，輕輕一旋，現出一個幪面銀衣人。

他縱身輕貼着左角壁樓底下，罩面黑紗露出兩度如電的稜芒往四週亂射。

他覺得這僅是一個普通書房佈置，無甚麼怪異地方。正中一張長案，靠着一張檀木彫花椅子，上面擺放一些古玩之類，再後面是一個大書櫥，擺滿各種書籍及一些文房四寶等東西。

此外，壁上除掛着一對鴛鴦劍之外，別無可疑之處。

銀衣人察看一會，找不到任何破綻，尋出進入地庫秘密的暗門。但銀衣人似乎志在必得。

他亟盼一會這個震懾武林的「鬼后」，看看她到底是否三頭六臂，如何了不起的人。

銀衣人一陣細心觀察之下，目光落在石牆一幅古畫上。

他想：這可能是隧道暗門，但一會兒推按後，他似乎失望了，目光輾轉落在桌旁的一隻金光閃爍，振翅欲飛的大鷹身上，他飄身到桌旁，便伸手去握。

說時遲，那時快，那大兀鷹原來是一個巧妙的機關。

銀衣人掌未到，兀鷹咀內突噴出一股濃烟，直奔銀衣人面門。

銀衣人一聲不好，但他身子何等敏捷，一個連縱帶跳，迄自後退丈外。

銀衣人心念這定是甚麼歹毒的氣體，如非身手矯捷，必難倖免，於是急從身上掏出解毒丹服下，急急行功抗毒……。

一會，他感覺心平氣和，僥倖未爲毒氣所傷。

再打量大兀鷹時，兀鷹的咀本來是閤攏的，但噴出毒氣後，已自張開，咀裏却啣着一枚鐵彈。

銀衣人自忖着暗想又是甚麼暗器之類，不禁勃然大怒，右掌運功就朝兀鷹擊去。

掌甫出，他又暗念：此番是刺探性質，不能留下痕跡，欲收回掌力時，已然不及，那大兀鷹雖未被擊成片片粉碎，但已體無完膚，頭，脚，翅膀都被擊毀，祇留下一個光禿禿軀體，轟聲跌落地上。

但奇異的事來了，這金鷹竟是開動暗門的機關，金鷹被擊毀，暗門也自動露出來了……。

銀衣人自是心裏一喜，一陣輕微響聲過後，正中長案底下突然出現一個僅堪一人穿過的洞穴，穴中透出濛濛淡淡的光華，陰森之極。

銀衣人撲到秘道口，側耳細聽，但見裏面聲息全無，他冷然一笑驀地飄身落入。

約莫三十來級石階，才到平地，祇見洞壁曲窄，蜿蜒向前，洞壁相距丈來鑲有明珠一顆，幽幽慘淡綠光，卽發於此，令人陰森可怖。

銀衣人加緊戒備，摸索前進，約莫盞茶時份，洞壁豁然開朗，洞內更是陰森可怖，骸骨遍地，血腥味陣陣中人欲嘔。

銀衣人縱然藝高胆大，這時也不禁心生寒意。

原來偌大洞穴，銀衣人未碰過一人，似乎設下陷阱，蘊藏極大陰謀，這也難怪他感到進退維谷。

正在疑惑之際，驀地……

洞穴中央石壁突然震天價響，向左右分開。

一個苗條的白影出現眼前，洞穴內同時掀起一陣陰風，令人不寒而慄。

在黑暗中出現一條白影，這不能不敎銀衣客爲之失聲叫道：「鬼后？」

但是，他很機智沉着，功貫雙掌，身子驀退五步。

就在他後退之際，身後倏然出現一條白影，對他冷然一笑。

銀衣人倏地身形一側，嘿！奇怪！距他立身處不及兩丈寬窄的洞穴，這白影在他身旁掠過，却未被發現，這一駭非同小可，如果是事實，此人武功實是高不可測，一念之下，銀衣人不禁抽口涼氣。

但眼前實是如此，白影橫身甬道中正將來路擋

住。

銀衣人雖然吃了一驚，但隨卽冷然一笑，傲然而立。

因爲那白影武功詭秘無儔，那甬道僅寬丈許，要想從她身旁闖出，當無可能，而且此行是遵師吩咐，如非萬不得已，不能用武。

但此時此地，對方如要用强，除了硬拚之外，別無他法，縱然不能敵她，也不能閉目待斃。

此時，銀衣人暗運神功，蓄勢而立。

良久，他發覺有點異樣，因爲立在甬道的白衣人，既不發聲，也不移動，亦無惡意，還是紋風不動立在原來位置，因此他覺得不對勁，他潛意識地跨前一步。

那白衣人也跟着跨了一步，祇是那白影站勢仍然不變。

銀衣人不由一怔，他不曉得白衣人在作甚麼壞主意，不由對她起戒心，身不由己退後兩步。

怪事又來，他剛退兩步，白衣人也跟着後退兩步。

這一來銀衣人無法按捺，他低嘯一聲，左腕倏翻，一招「推波助瀾」，驀向白衣人劈來，勁風呼嘯，在甬道响起回聲，震耳欲聾，那知白衣人不但不引掌抵抗，也不閃避，對那掌力竟視若無覩。

電光火石之間，銀衣人大叫一聲：「不好！」祇見白衣人向側一讓，身上陡然射出一度烏綠光芒，甚疾如電，直向銀衣人射到。

那甬道能有多寬，兩人又是對面而立，若是別人，要想躱避實在難比登天，幸而銀衣人在發掌時已覺情形不對，先自戒備，見烏光一起，人已凌空飛起，身子緊貼壁頂，才僅讓過一蓬歹毒的箭雨。

雖然讓過，銀衣人迄自驚出一身冷汗！

「好奸詐的鬼后！」他自語道：「難怪人說她心腸歹毒，今日一會，方知不假！如果是別人恐怕必遭毒手！」

一蓬箭雨過後，再看白衣人已不見，他適才立身處，不知何時落下一道鐵門，早將甬道封閉。

銀衣人飄身到鐵門一陣推拉，那裏推得動，曲指一彈，那門最少有三五寸厚，這一來，銀衣人立成了籠中之鳥，網中之魚，就是肘生雙翅，也無法逃出。

銀衣人似乎不放在心上，僅冷笑一聲，並不害怕。

他沉思一會，仍返身向甬道裏走去。當他想到白衣人的詭秘行藏也不由讚佩起來，就是這秘室的設計，匠心獨運，驟然一見一時也難分眞僞，祇要先動手觸動機關，身罹陷阱，恐再難逃出生天的。

銀衣人正轉念間，他抵達一岔道，道口兩側均有小門。

他仗着珠光定睛看時，不覺一怔，原來上邊刻着「地獄門」三字，另一側小門上書「行功室」。

他心念這回就是十八層地獄，也得走一趟，主意打定，他功凝雙掌，使用師門絕學「開山劈石」神功，轟轟就朝兩扇小門擊到，掌出如萬馬奔騰，雷吼震耳，兩扇小門應聲而開。

銀衣人朝內室一望，頓感一凜，那間所謂「地獄門」的却原來又是一個地穴，近門處地下，滿佈十餘具骷髏骨，滿地殘肢斷體，令人不寒而慄。

銀衣人爲窮究竟，也不猶豫，大踏步向洞內走去。

洞頂縷縷透出黯淡綠光，不到三五步，便有一堆骸骨供滿地上，陰森恐怖之極。

銀衣人已深入洞內數丈之遙，迄無發現任何可疑處，正欲回身出洞之際，隱隱聽見有人哼出痛苦呻吟聲。

銀衣人如獲至寶，循聲又深入丈許，祇見一高齡道裝打扮長者，似受深重內傷，口角掛血，强自迸出一口氣道：「閣下想……必是被鬼后誘……來……來此地……老……夫……。」

說到這裏迄已不能言語，祇伸手招呼銀衣人趨前，從懷裏揣出一本武功秘笈，塞到銀衣人的手裏，復又斷續地說道：「這是老朽畢生武功記載，留着也無用……請……請妥爲保存，或許對你……有……用……。」

話還未說完，銀衣人突覺耳後生風，知有人暗襲。

他何等乖巧，立將身形微挫，運勁於掌，朝後劈空擊出，祇聽後面啊呀一聲，一人翻身栽倒，但立刻又一縱一躍，掠出丈外。

銀衣人返身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在地洞出現的却是鬼后得力左右手「黑白無常」。

此兩人武功深湛，功力不在「鬼后」之下，此番聯手合攻，功力更增。

但銀衣人自幼跟名師習藝，招式自是異於常人，此次身陷險境，更步步爲營，出招用足七成以上功力。

「黑白無常」藝高人胆大，對此乳臭小兒，那裏放在心上，幾乎吃敗仗。

黑無常一掠丈外，這番對銀衣人不敢造次，兩人長嘯一聲，揮動哭喪棒，合攻銀衣人。

銀衣人恐多躭時間，而至事敗，運起師門絕學「旋風三式」的「順水推舟」，整個人平着身子，橫遞過去，跟着招式一變，復把身子向後一翻，「游龍歸淵」第二式已使出來。

「黑白無常」雖是武林魔頭，但這一種怪異招數，見影不見人，不知如何迎敵。

正在兩人手忙脚亂之際，銀衣人已雙脚一剪，一式「犂庭掃穴」變指爲掌直向敵人下三路襲去。

這招連環擊出，避敵，讓招，倒身，襲敵，一氣呵成，可說是精妙無比，威力絕倫。

「黑白無常」一來輕敵，二來從未見此怪招，兩人膝蓋均被擊中，幸而兩人功力深厚，否則難逃一掌之危。

「黑白無常」見不能制敵，也無心戀戰，雙雙竄入暗門逃命。

銀衣人也不追趕，回身再看老人時，已然氣絕斃命。

他掏出懷內秘笈，端詳一會，也覺地穴並無奇特之處，於是循原路奔出地室返客寓。

原來銀衣客複姓上官，單名玉，三歲時其父失踪，音訊全無，而他亦被一白猿抱進絕谷，跟一武林異人學藝。

屈指已是十八年，盡得異人眞傳，近年聽說江湖上出現骷髏幫會，幫主却是一名女子，自稱「鬼后」，却是武功造詣極高的魔頭，舉手投足之間，便能置人於死。

但話又說回來，那魔頭行走江湖，從未露出本來面目，就是出手殺人，也只以蒙面人出現，全身黑衣打扮，叫人無法認出眞面目。

再說近年崛起的骷髏幫，就聽說這是女魔爲幫主。

骷髏幫之崛起，引起武林一片血腥，蒙受一場浩刦。

最近數月來，一般年輕貌美武林高手，不論是各大門派或江湖上黑白道人物，先後達百人離奇斃命。

他們至死原因如出一轍。——事先均收到骷髏幫一張無字請帖。裏面隻字全無，只繪一具骷髏頭骨。

不出三天內，接獲請帖的人，便不明不白的死去。

他們都是被人施一種歹毒異常的暗器：打入身體各大穴，無論武功多高，不出六個時辰，便全身腐爛而死。

這樣一來，頓教武林各年青高手，人人自危，鬧得滿城風雨。

但話又說回來，接獲骷髏幫請帖的人，都是一般壯年俊秀高手，稍嫌貌醜的却安然無恙。

上官玉此次別師下山，在路上聽人說得繪影繪聲，又說鬼后武功如何了得，身手如何敏捷，行踪詭秘，忽隱忽現，乃决心一進鬼谷刺探虛實。

上官玉返回客店，一看天色已近四更，雖然是次闖入鬼谷，但却調查不到什麼可疑之處。

他又從懷內揣出老人給他的秘笈翻閱。燈下細看寫着「玄音眞經」。

上官玉暗念：玄音原來就是那老者名字，一代高手當前，也無緣結識，不禁喟嘆。

於是也不多疑，細心翻閱。

「玄音眞經」內僅兩篇，首篇記載內功吐納口訣。

次篇記載玄音大師畢生武功，包括拳，脚，兵刃，暗器及各種罕見招式，端的曠古絕今，奇奧無匹。

上官玉一面翻閱，一面加以體會，起先尚能畧窺門徑。

但到後來，越弄越胡塗，就連上官玉這樣具有超人智慧的武林奇才也無法理解。

再詳細體會各篇武術記載，莫不大異常規。內家吐納口訣偶一不愼，必至走火入魔。各種奇異招式亦與目下武林技擊背道而馳，別說無法過招，即使出招亦感破綻百出，蹩扭已極。練習起來實有乖武學之道，上官玉大惑不解。

他暗自忖道：「怎的一代高手所著的秘笈如此難懂？昔日師傳常讚我資質聰穎，智慧過人，眼看面對這本眞經，就連一點頭緒也摸不着，然則這眞經果眞是奇絕無匹……」思忖至此，心中一動，頓覺畧有所悟，又自忖道：「眞經上記載如許多招式，何不試試，或許有特殊收穫，亦未可料。」

於是他按照經上記載一招「偸天換日」。左掌由內而外向上翻動，右掌直前，半途化掌爲指，襲敵避招，側身。

一試之下頓感蹩扭百出，內勁眞力無法貫注雙臂，輕飄飄的毫無力道可言。

一連三招，俱是如此，無從學會。頓感心冷意灰，再也提不起興趣，長嘆一聲，便熄燈就寢。

上官玉甫躺下床，心中不忿，又連忙翻身坐起，盤膝而坐，按照經上吐納口訣，緩緩繞行。不到片刻，體內眞氣愈繞愈快，漸似一股狂濤激流，一時間竟無法控制。

上官玉嚇得心胆俱裂，正擬設法補救，猛覺胸口一陣劇痛，腦袋轟然一聲，已然昏厥在床，人事不省。

良久——上官玉漸由昏迷中甦醒過來，只覺渾身骨骼有如寸斷，腦袋仍舊昏沉沉的。

他俊目微張，瞥見室內黑黝黝的，燈光不知何時熄去，四肢尚能伸縮自如，却仍是軟綿綿的，如罹大病。心內自是驚喜，一面緩緩爬起，盤膝而坐

，越想越心驚，此番如不是見機得快，恐怕早就走火入魔，再無救藥。

於是，上官玉盤膝默用師門心訣運功療傷，良久，俊臉始由白轉紅，神志湛湛，內傷痊癒。

上官玉欣慰之餘，一躍起床，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桌上一本「玄音眞經」，不知何時已不翼而飛。

上官玉武功甚深，百尺內黑夜視物纖毫可睹。

他發現桌上留有一張字條，墨漬未乾，急趨前拿起一看。

上面寫着：「本欲取你性命，無奈不願乘人之危，今取眞經代之，日後相逢，便成死敵。」下無具名，僅左下角繪一朵雪蓮花，含苞待放，栩栩如生。字跡娟秀中隱露剛勁，箋上輕透蘭麝芳香，似出女子手筆。

上官玉一氣非同小可，劍眉倒豎，一式「燕子穿簾」穿窗而出，脚不沾地已翻上屋頂。橫目四望，只見明月在天，繁星閃耀，大地一片沉寂，那有半個人影？

上官玉暗忖：此人武功實在高不可測，箋上墨漬未乾，人已杳如黃鶴。

上官玉微嘆一口氣，回身返入客店。

一夜歷盡驚險，心中煩躁異常，又因秘笈「玄音眞經」被人盜走，更不知是何方神聖，輾轉反側，一夜不能成寢，轉瞬鷄鳴報曉。

上官玉掏出兩錠碎銀，放在桌上，也不驚動店小二，翻身越窗而出，似有重重心事，朝東北方離去。

自從九環山別師下山，上官玉奉命找尋生母落在何方，至今不但影跡全無，還牽入骷髏帮漩渦，恐怕從此多事。

至於「玄音眞經」又被何人盜去？雪蓮花又是何等人物？更別無蛛絲馬跡可尋。

聽說武林中以雪蓮爲號的却有一人，究竟是否她盜去，一時却難斷語，萬一錯認誣人爲盜，輕者有傷和氣，重者將招至干戈相見，釀成流血事件。

上官玉想到此處，亦感到束手無策。

再念玄音大師乃一代武林高手，他手著秘笈「玄音眞經」如落在邪門或黑道人物手中，豈不如虎添翼？

上官玉幾番思量，决心先行尋經，以免落入壞人手中，使自己成爲武林罪人，至於其他諸事，决心暫緩辦理。主意打定，足跡放寬，遍遊名山大川，一方面瀏覽風景，另方面俟機尋回眞經。

× × ×

失踪年餘的「玄音眞經」有消息了，據說是鬼谷中一名高手獲得，上面所載全是仙人間的武學。

不但可以習成舉世無匹的武功，若窮研深究，且可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成爲俠仙之流。

此消息江湖上輾轉相傳，不脛而走，作爲武林第一人誰人不想？

於是武林中人奔走相告，六大門派震驚，高手紛紛出動，隱跡多年的黑白道奇人異士，也開始在江湖上現身，一時潛龍臥虎，人材濟濟，所有目標全爲「玄音眞經」。

這回武林一場浩刦開始，那些企圖奪刦秘笈之人，因想追截得主，互相間接成了敵人，每天有人火併死亡，由嫉妬變成仇恨，人死得越多，仇恨更擴大，一片血腥仇殺，震撼着武林！

白雲山一座古刹前，上官玉正與兩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展開搏鬥。

那兩人原來就是骷髏帮頭領，黑白無常巫靈和巫魂。

這黑白無常曾在鬼谷三招敗在上官玉手裏，此番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各抖手中哭喪棒及落魂幡，合攻上官玉。

雙方拳來棒往，殺得日月無光！鬼哭神號！

上官玉以一敵二，毫無懼色，越戰越勇，使出師門絕學「天龍神掌」，周圍丈內掀起一股狂飈，力道何止千鈞，直向敵方捲去。

巫靈巫魂是江湖魔頭，身經百戰，對上官玉怪異招式已倍加戒備。

此際兩人各抖手中兵器，展開詭異辛辣「落魂幡」招式，將一支落魂幡化影百千，挾着一股凌厲狂飈，便向上官玉全身各大穴襲到。

上官玉冷笑一聲，自忖這老魔非給一點顏色看，斷不肯輕易言敗，眼見落魂幡威力驟增，劍眉一剔，招式頓變，「天龍神掌」化成千百掌花，漫天飛舞，却不帶絲毫勁風，冉冉迎上，落魂幡狂飈一遇掌風，便如泥牛入海，影踪全無。

黑無常巫靈最識貨，他見上官玉施展這不帶勁風招式，便是一愣，心知這種最上乘武功，如非武學晉入峯巔之人，絕難施出，而且也最難應付。

這種毫無力道的渾厚而源源不絕地向他們襲來，使他倆已微有窒息之感。

黑白無常巫靈巫魂心驚之餘，一點不敢大意進招封架。

上官玉却越戰越勇，神情洒落之極，脚下更見行雲流水，從容不迫。

三人轉眼變成一團白練越戰越烈，陣陣勁風也越來越强。

此際，戰圈外多了一位身穿黑衣，身材細小的蒙面人。

她心情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自己方面的黑白無常敗陣，另方面也不希望眼前年輕俏美武士受挫。

她功凝雙掌，預備必要時揷手排解。

巫靈巫魂二人愈戰愈驚，一條哭喪棒使得不成招數，似要敗下陣來。

三人酣戰又過二十招，兩巫已被迫得大汗淋漓，四肢無力。觸目所及，漫天掌花冉冉升空，化形千萬，愈來愈密，不禁心頭一急，惡念頓生。暗一運勁縱身跳出戰圈。

就在這電光石火當兒，厲吼一聲，右腕微揚，三點綠芒發自掌底，直迫上官玉面門，驟覺寒光迫體，陰森之極。

上官玉料不到巫靈如此卑鄙，猝下毒手。

他在巫靈躍身後退之際，稍一疏神，一股碧綠毒烟已侵入體內，心中頓感一陣翻騰，心血翻湧，驟聽一聲格格獰笑，又是兩點綠芒向上官玉面門打到。

他低着頭向左一讓，綠芒貼耳而過驚險萬分。

這時上官玉目色盡赤，腦中一昏，頓感四肢無力，方待行功，又有兩點綠芒打到。

他一咬牙强自提氣，揮袖擊落兩點綠芒，但另兩點綠芒又到。

他四肢已感無力，再無法抵擋，一咬牙，只有閉目待斃。

實在，上官玉此時已人事不省，昏絕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他悠悠甦醒過來，只覺一隻纖幼玉手在他背後面上撫揑。

上官玉睜眼一看，這時天色已放曙，古刹及密林都在目前，但骷髏帮人一個不見，自己却躺在樹下一個麗質天生的少女懷中。

不消說，自己一條性命是那少女救回來的。一陣羞慚，霍然躍起。

上官玉剛站穩，那少女也一整衣衫，神情嬌慵無限地站起來。

她剛起立不久，脚未站穩，但見臉色大變，嬌叱一聲，倏又頹然倒下。

上官玉不明就裏，還以爲她也受了內傷，趨前一步，驚呼道：「姑娘！你受傷了……」

那少女微微搖手，嘴角掛笑道：「相公別介意，小女子昨夜途經此地，見相公正在危急，僥倖擊落那綠芒，綠芒才落，相公已倒地不起……」

那少女畧一沉吟又道：「那帮人一見小女子半途揷手，就來圍攻，正在危急之際，幸而其中有一位蒙面姑娘，斥退衆人，深深看我一眼，就率衆逃走。」

語至此，微微一頓，流波偸瞥上官玉一眼，復反問道：「那位蒙面姑娘，相公可認識？」

「不認識！」

「這就奇啦！」

少女微笑着復又說道：「他們走後，我察看相公是中了獨門奇毒，只有施毒者可解救，正在焦急間，那蒙面姑娘去而復返。」語至此，少女微頓一頓，玉手一理雲鬢，又道：「那蒙面人告訴我，說相公是中了『百年毒鳩』，非獨門解藥不能解救，又遞給我一枚丹丸，叫我嚼碎讓相公服下。」至此，少女雙頰泛紅，嬌羞不勝。

上官玉看了也不覺心裏一蕩，兩人相對沉默了一會……。

終於少女先開口道：「那蒙面女人見相公服了丹丸，又替相公推拿一番，叫我扶着相公靜坐樹底下，不能亂動，她又立在旁邊爲相公守候，直至天色放曙甦醒時，才飄然而去……」

上官玉面對此救命恩人，就要倒身下拜，少女那裏肯受。

終於兩人相對行了一禮。

上官玉正要問少女姓名時，頓覺人聲鼎沸，由密林中傳出。

少女面色一變，一抱拳道：「相公！小女子家有要事，不能躭擱，就此拜別，後會有期！」話未說完，人已飄出丈外。

上官玉欲阻止時，已來不及。只見少女幾個起落，蹤跡不見。

上官玉念此女輕功，實不在自己之下。

原來那少女就是白雪蓮，「玄音眞經」也是她盜去。

她本是骷髏帮鬼后的心愛徒兒，因見師父爲非作歹，已看不過眼，有心叛帮，此次盜得「玄音眞經」，盡得其中奧秘，可以尅敵及引爲退身之策。上面對上官玉的一番話，所說的蒙面女人，其實就是她自己一人。

却說上官玉呆立古刹旁，突見密林內出現十餘武林高手，一字排開，逕向上官玉站立之處行近。

那一夥人有老有少，爲首一人却是出家人打扮，趨前合什道：「阿彌陀佛，請問施主，往鬼谷從那一條路走？」

這一問教上官玉摸不着頭腦。

他躬身道：「想各位必是走錯了，鬼谷不是在蜈蚣嶺？怎麼迢迢萬里，跑到白雲山找尋鬼谷？」

人羣中一陣騷動，其中一人口快說：「這人是獃子，我們別理他……朝東方走一程再說。」

那僧人打扮老者說：「施主恐弄錯了，鬼谷確在白雲山，蜈蚣嶺祇是鬼谷的分舵，施主既然不知

，打擾了。」

那僧人說完，頭也不回逕自率領一行十餘人朝東方走去。

這一來，上官玉感到突然，那麼自己冒險一闖的竟不是眞正的鬼谷，此行不是白走嗎？

他眉頭一皺，心生一計，立刻追上那夥人，攔在路前說：「各位，小弟正想往鬼谷，就請一道走如何？」

爲首的僧人打扮者，向上官玉微一打量，似有所憶說：「施主姓甚名誰，拜何人爲師，此行到鬼谷何故？」

上官玉見老者慈目善眉，不想隱瞞，便坦白說道：「晚輩複姓上官，單名一個玉字，師傅是銀衣俏郎君……。」

說到這裏，黃衣老僧容顏開朗，合掌當胸說道：「阿彌陀佛，此回總算皇天有眼，銀衣俏郎君繼後有人，我們也添一臂之力……。」

黃衣老僧拈鬚微笑，又道：「實在不相瞞施主說，我們此行是關係武林一宗大事，想近年來骷髏帮崛起，稱霸武林，多名高手不明不白喪生，就是骷髏帮帮主鬼后所爲，她說要殺盡天下年青高手，並邀約我們六派掌門參加死亡宴，以武會友，如被她獲勝，此後將領導武林……天下將永無寧日。」言下不勝唏噓。

上官玉一聽，毛髮皆豎，血氣翻湧，朗聲道：「就是我上官玉拚着粉身碎骨，也不容這魔頭胡作非爲。」

黃衣僧人低宣一聲佛號，便介紹六大門派掌門與上官玉相見，次序是少林掌門慧光禪師，峨嵋掌門了慈，華山掌門杏隱大師及武當掌門青松道長，青城掌門與崆峒掌門及各派高手十餘人。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道：「我們一羣須有一人領導，才好行事，依老衲之見，銀衣俏郎君前輩，德高望重，他老人家的衣鉢徒兒，也可以推爲代表。老衲以爲就請上官玉施主爲羣雄之首，各位以爲如何？」

六大門派中以少林掌門慧光最受人敬重，此語一出，各派齊聲附和。

祇見上官玉連連擺手，說道：「晚輩何德何能，敢當此重任！還是由慧光禪師領導羣雄，晚輩當力効犬馬之勞！」

衆人見拗不過，還是由慧光發施號令，依序是上官玉，了慈，杏隱，青松及青城，崆峒及各派高手。

一行十餘人正擬啓程赴鬼谷死亡宴會，突然颼颼，嶺上飛下兩名黑衣幪面勁裝大漢。

慧光禪師到底武功湛深，朗聲叫人止步，嚴陣以待。

因骷髏帮出現，先是由兩人領先，隨後鬼后卽到。

此際，慧光禪師朗聲喝道：「來人止步，通上名來，否則格殺勿論。」

兩黑衣人也不理會，逕自趨前抱拳道：「敝帮主知悉各位親臨赴會。特派小的前來領路。」

慧光禪師低宣佛號，朗聲道：「如此，就煩兩位在前帶路便是！」

於是兩黑衣人領先，慧光及上官玉等一行十餘人隨後，浩浩蕩蕩逕奔鬼谷而去。

行行重行行，過了頓飯時間，祇見山勢陡險，四面斷崖峭壁，寸草不生。

一行十餘人來到一亂葬崗前，兩個勁裝幪面大漢，就朝一處塚穴沒入。

慧光等一行跟着進入後，裏面豁然開朗，前面面臨千丈斷崖，下面是一條陰森激流，如不愼墮下，不粉身碎骨才怪！

兩黑衣人一指前面，說道：「各位掌門，前面便是鬼谷，各位進入鬼谷，先要走過斷魂崖，便可赴宴。」

兩人說完，逕自沒入山谷中，幾個轉身踪跡不見。

慧光及上官玉等一行十餘人，端詳了一會，祇見對岸百尺下懸一條長籐。

慧光等各人都是江湖一流高手，並不覺怎樣困難，各展本門輕功，飛越對岸。

各人深入鬼谷境地，驟覺寒氣迫人，陰風罩體，使人不寒而慄。

衆人迄未到過鬼谷，正前進時，颼颼颼，又有四個黑衣幪面人由高空落下。

他們俱不作聲，以手示意引領衆人前進，又過盞茶時份，但見林木參天，陰森可怖，此林內及地面滿佈骷髏骨頭，鮮血由上涔涔而下，倍增恐怖。

突然，哇哇兩聲，劃破寧靜長空，密林內，卜，卜，卜，撲出幾隻吃人巨鷹，急如利刀，逕向慧光等衆人撲來。

衆人不虞有此，一驚非小。

還是上官玉眼明手快，劈空擊出一掌，力度何止千鈞，巨鷹雖然敏捷通靈，但其中兩鷹被擊中翅膀，振翼一飛冲天，翱翔空際，輾轉哀鳴，其餘雖然亦已入雲霄，仍張牙舞爪，虎視眈眈，伺機擇人而噬。

衆人又過百步之遙，林內出現一人，鬚髮皆白神色凝重，雙目神光如炬，令人望而生畏。

慧光禪師到底羣雄之首，目光銳利，低宣一聲

佛號，即趨前說道：「飄萍客前輩也來參加熱鬧，我們又添實力……。」

原來此人姓蘇名翼，外號飄萍客，却是為人忠耿，正義不屈。

慧光一一介紹各大掌門相見畢，但蘇翼一見上官玉，却瞠目結舌，不能言語。

良久，蘇翼道：「敢問這位俠士，高姓大名，尊師何人？」

上官玉也不隱瞞，便把白猿把他抱入九環山跟銀衣俏郎君學藝一事，說了一遍。

蘇翼至此，頓覺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銀衣俏郎君失踪已二十三年，原來潛入深山教子學藝，你說好笑不好笑！」說罷仰天大笑。

上官玉及慧光等一干人聽蘇翼這一說，個個不明就裏，連忙向蘇翼追問原委。

蘇翼至此也不隱瞞，便把銀衣俏郎君二十三年前失踪，遺下幼兒寡婦五年後亦告失踪，其妻「冲天一鳳」亦下落不明。今見上官玉面貌與二十三年前銀衣俏郎君一模一樣，便斷定上官玉便是銀衣俏郎君親兒……。

至此，各人恍然大悟。

上官玉回憶九環山中師傅的言談舉止，及囑託江湖行走亦穿銀衣，似寓意深刻。

上官玉至此，含淚跪倒朝空三叩拜，以謝生父多年教養之恩。

蘇翼及慧光與各大門派掌門人等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

良久，蘇翼立在各人當中道：「老夫先前已進入鬼谷，裏面設置陰森可怖之極，在場各位，恐都不是鬼后對手。」

語至此，畧頓一頓，臉色凝重的望着上官玉，復又說道：「老夫想除了侄兒上官玉可以一拚之外……不過此青年出面，似乎有失各位掌門人體面，依老夫愚見……。」

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人皮面具，遞給上官玉戴上。言下之意，各大掌門均無言以對，因銀衣俏郎君是天下第一高手，俗語說：「强將手下無弱兵」，上官玉身手當然了得。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低宣一聲佛號，說道：「前輩言之有理，一切就由前輩作主。」

少林掌門贊成，各派自是無人反對。

就在此時，谷中出現八個勁裝黑衣幪面大漢，為首兩人正是鬼后左右手「黑白無常」。他們示意引領衆人進入鬼谷。

一行十餘人甫進谷口，一股血腥氣味中人欲嘔，斷體殘肢滿佈一地，鮮血由屍體上涔涔而下。

進入鬼谷尋丈，都是骷髏骨頭之類。來到一處，衆見設有酒筵，分三張方桌品字兒排開，黑白無常示意上官玉等分左右席坐下。

上官玉及蘇翼等一干人，看見桌上陳設，不禁觸目驚心。

原來桌上的碗，筷，杯，碟之類的東西，都是骷髏骨彫刻而成，細緻精巧。

桌上四角，放着四個骷髏頭骨，空目射出綠光，忽明忽暗，好不駭人。

半响，一聲鐘鳴，巖石突自左右分開。

鬼后及一名黑衣少女出現眼前。

鬼后全身素白，面披白紗，儀態萬千。

少女却全身黑色，面無遮掩，走出席前正中坐下。

上官玉一看，幾乎失聲驚叫。

原來那少女便是在古刹的救命恩人，這一驚非小。他强自抑制情感，一雙目光如炬般盯在少女臉上。

此時，各人已入席坐定，鬼后開口道：「今天的死亡宴，也不需多費唇舌，各位掌門及各大高手賞面蒞臨，蓬蓽生輝，今天以武會友，並不想多費手脚，祗要你們之中委派一人能接我三陣，便算服輸，否則今後你們將要加盟骷髏帮，聽我差遣，如若不從，格殺勿論。」

語調由低而昂，而凄厲，而嚴肅，字字清朗，句句入耳，座上各人，無不悚然一懍。

慧光禪師躬身宣了一聲佛號：「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本，這樣比試最好不過，免得多人釀成流血，罪過！罪過！」

語至此，向上官玉畧打眼色。

上官玉即一躍立在場心，抱拳道：「如何比試，便請吩咐。」

鬼后橫目一瞥上官玉。見他不過五十開外，貌不驚人，也不放在心上，便厲聲道：「第一回，你能聽得我一曲琵琶音，便算操勝，第二回，你可用畢生武功，擊我三掌，如我稍退半步，便算輸定。第三回，你我用畢生所學，來一決鬥，三者勝其二，便是獲勝。」

「好！」上官玉頷首答應。

鬼卒端來一椅。

上官玉坐在場心，忽聽得耳根響起螞蟻傳音說道：「娃兒，任務艱鉅，少安毋躁。」

上官玉回首知是師叔蘇翼用傳音入秘上乘功夫，囑他小心應付！

此際，少女端出琵琶，鬼后接過，彈出嬝嬝琴音，初如巫峽猿啼，如泣如訴，繼而高山流水，無

殊仙樂。

祗是上官玉初時臉色凝重，後來似受深重痛苦，汗如雨下，胸脯狂起伏，繼而放聲大哭，以至力竭聲嘶。十丈外的各派掌門聽來，自始至終，均覺琴音悅耳，令人心曠神怡。

驀爾琴音一變，由低陡高，有如深淵激流，澎湃奔騰。上官玉木然呆坐，倏忽淚下如雨，似為琴音控制，一蹶不振！

此際各大掌門見上官玉似要敗落，齊感吃驚，驚惶失措。

正當此時，琴音突止。

上官玉如萬丈深淵一躍而登摩天峻嶺，頓覺功力陡加，氣力充沛，不禁狂喜！

「罷了！『勾魂曲』威力無倫，如今弦線中斷，而你也能聆我二奏，本后無話可說，這一陣認輸就是。」

鬼后說完，也無精打彩，狀似無限唏嘘之感。

蘇翼，慧光及各大掌門等一聽，自是喜不自勝，但其餘兩陣如何還未可預卜，强自按捺觀變！

上官玉一聲僥倖，表面仍自一片安詳神色，且看第二陣如何較量。

原來先前琵琶弦突斷，也是少女暗中助他一臂。此時她仍是默不作聲，立在鬼后身傍，波流偷盼上官玉，口角含春！

「第二陣你可用本門絕學連擊我三掌，本后不予還擊，如能震退本后半步，便算你贏！」鬼后神色凝重，冷冷的說。

上官玉施展本門絕學，掌起處化成千百朵掌花漫天飛舞，挾着一股狂飈，便向鬼后捲到。

連發兩掌，鬼后有如泰山矗立，就連衣袂也未動過一下。

上官玉失聲道：「這一陣，我輸了。」

此語一出，衆人心中一凜，憂形於色，緊張焦急神色難掩心中驚駭！如今一勝一負，雙方比個平手，關鍵就在第三陣！

第三陣兩人也不打話，各自展出生平絕學，拚個你死我活！

事關武林大事，個人生死，在所不計，上官玉有心以死相拚，挽救武林。各自竭盡所能，全力施為！轉瞬百招已過，雙方優劣難判，這邊六大門派高手看得磨拳擦掌，心癢難熬，恨不得加一掌，把鬼后打倒。

就在此電光火石之間，鬼后招式陡變，遽施殺手。這時少女一聲尖叫「師傅！」

鬼后稍一疏神，面紗被上官玉一把抓脫。

這時，衆人目光一亮，原來鬼后却是一位清麗絕俗的美女子，看去祗像三十餘歲的光景。

各大門派座中一人高呼道：「冲天一鳳！你們不能打！」

就在此時，鬼后見有人高呼自己外號，不禁一懼，稍一分神，上官玉已發出「天龍神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立時擊到。

鬼后欲待閃避，那裏還來得及，一掌擊中胸，立時口角掛血，傷重倒地。

此際，人叢中一人飛身而出，正是風塵俠隱蘇翼。他一攙扶着鬼后，並道：「大嫂！這便是你的親生兒小玉兒！」

上官玉一聽，如遭雷殛。

叔父的話，不會錯，眼前的鬼后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失踪十數年生身之母！

他一面脫掉面罩，「冲天一鳳」吳艷紅一見上官玉與失踪二十餘年丈夫長得一模一樣，以為夢中相逢，便問及父親二十餘年落身何方！

上官玉便將乃父遭人暗算自困絕谷及後如何被猿抱入洞等事細說一遍。

這時母子二人骨肉重逢，恍如隔世，情不自禁，抱頭痛哭！

原來鬼后以為丈夫狠心拋棄不言而別，把心一橫，立心殺盡天下青年俊俏高手以為報復，此時覺得很對不起丈夫，無顏偷生人世。

就在此時，鬼谷內一陣騷動，蘇翼大喝：「賊胚子，那裏走！」

各門派羣雄追出大半。上官玉偶一回頭，鬼后吳艷紅以錯怪丈夫，也自感滿身罪孽，無顏對人乃嚼舌身亡。

上官玉一番痛哭，自是不在話下。

却說蘇翼已從谷外捉進兩人，原來是黑白無常巫靈巫魂，正是當年合力將銀衣俏郎君毀容斷足之人。上官玉新仇舊恨湧上心頭，雙掌齊發，祗見狂飈乍起，巫靈巫魂立時五孔流血，倒地身亡。

於是一場武林風波遂告結束，骷髏帮羣龍無首，不攻自破。

六大門派及蘇翼等任務已達，紛紛告辭，各返本門不提。

此時鬼谷內祗剩下少女白雪蓮及上官玉兩人，本來已生情愫。

此際，雪蓮掏出「玄音真經」扮了一個鬼臉。原來「玄音真經」最後一頁附有解說。

上官玉一時不察，幾乎走火入魔，及被雪蓮盜去，卒被細心察看出來。

自是一對有情人終成美眷。

婚後逕奔九環山父處，共同研討「玄音真經」蓋世武功，行道江湖。

（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倪匡・著
新培・圖

萬里雄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浩生在玉琴被東方霸主帶走後，遇席大先生，着他往峨嵋送信，並交給他一隻金環爲信物，那晚，林浩生在林中渡宿，取出金環把玩，爲人所見，那人正是席大先生叛徒雷三。原來雷三在天一堡探知了武林人夢寐以求的九天秘笈就在嫦娥手上，遂軟硬兼施，擬從嫦娥手上奪來秘笈，詎反激得嫦娥狂奔出天一堡，不知所踪，雷三追之不及，天明後至一廣塲，遙見兩位師兄與師妹正與主人王密作別，雷三方欲遠引，爲易不鳴發現。雷三知道不妙，乘兩師兄錯愕間，疾跳上雪橇挾小師妹逃走——

除惡習　千里共嬋娟

王密則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人，大喝道：「兀那小子快回來！」他這樣高叫，若是雷三眞的會回來，那才是天下一等一的怪事了。事實上，他一句話叫出口，雷三早已在十來丈開外了，只聽得怪手易不鳴一聲怪叫，雙手向一堆積雪疾推了出去！

他雙手在向積雪推出之際，所挾起的掌風聲，聽來已然極之驚人，但當他雙掌推到那一堆積雪之際，只聽得「轟」地一聲响，一大堆雪，立時散了開來，無數雪團，一齊向前飛了出去！

雪團雖然不足爲懼，但是那無數雪團，被易不鳴的內力蘊足了，却是力道也十分驚人。

雷三的兩位師兄急叫道：「易前輩，莫傷了我們的小師妹！」可是易不鳴的出手雖快，向前飛出的數百團雪團，却是旣傷不了雷三，也傷不了他的小師妹。

因爲在這一躭擱間，雪橇早又向前，疾滑出了十來丈，雪團的去勢雖勁，却如何追得及？

轉眼之間，只聽得雷三呼嘯怪叫之聲，越傳越遠，等到衆人也躍上雪橇之際，雷三的雪橇，在雪地之中，早已只剩下了一個小黑點，而且在轉眼之間，便已然消失不見，不知去向了！衆人你望我，我望你，只得徒呼荷荷。

却說雷三一手挾住了他的小師妹，一手趕着雪橇，飛也似向前，掠了開去，他小師妹還在拚命掙扎，雷三反手點了她的穴道，一口氣趕出了三五十里，才停了下來，雷三向後看看，更無人跡，他哈哈一笑，伸指在他小師妹的脅下一彈，道：「師妹，眞想死我了，你竟效古人萬里尋夫，當眞令我感動！」

席大先生的獨生女兒席珍，本來是何等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女，但這時！面容憔悴，神色蒼白，雙眼之中，像是要噴出火來，聽得雷三那樣講法，她緊緊地咬着下唇，已可以看到鮮血自她的下唇，沁了出來，突然之間，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聲，寒光一閃，人已向雷

三撲了過來！

席珍在手腕一翻間，寒光閃動，已握了一柄解腕尖刀在手，向前撲來的勢子，也十分之快疾。

可是她才一撲到了雷三的身前，雷三一伸手，便已握住了她的右腕，她手中的尖刀，離雷三的面門，只不過寸許，但是却再難逼近半分！

她一聲尖叫，右手一翻，一掌向雷三的胸口擊去。可是雷三再一伸手，又將她的手腕抓住，一面還笑嘻嘻地道：「小師妹，常言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當眞對我那樣忍心麼？」

席珍喘着氣，道：「放開我，我要殺死你，放開我，讓我殺死你！」

雷三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小師妹，你自己想想，我們好，是我們大家都情願的，事後師父要殺我，我怎麼不逃走！」

席珍尖聲道：「你快鬆手。」

雷三道：「好，我鬆手，你要殺我，就下手好了！」

他雙手當眞一鬆，席珍猛地向後，跌出了一步，隨即站定了身形，只見她胸口起伏，大口地喘着氣，然後，手中尖刀，慢慢地逼近雷三。

雷三却既不還手，也不躲避，只是以一種看來十分可憐對方的眼光，望着席珍。

席珍手中的兵刃，離雷三的胸前越來越近，但是，當她手中尖刀的刀尖，離雷三的胸口只有三四寸時，她的身子，却突然發起抖來。

雷三慢慢地搖着頭，道：「小師妹，你如果眞是恨我，你快下手吧！」

雷三開口，席珍的身子，抖得更是厲害了，突然間，她五指一鬆，「拍」地一聲，她手中的尖刀，跌到了積雪之上，陷進了雪中。

而她人却向雷三撲來，撲進了雷三的懷中，哭了起來。雷三輕輕地將她抱住，道：「別哭，師妹，你別哭，我們不是又在一起了麼？」

席珍一面哭，一面斷斷續續地道：「你……你欺侮了我……就離開了峨嵋，你……的心中根本就沒有我，你，你是……」

席珍哭到氣噎，可是她却仍然伏在雷三的胸前。雷三嘆了一聲，道：「師妹，我說我是眞心愛你，要娶你爲妻，可是有誰信我？」

席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退了一步，用她紅腫的眼睛望定了雷三，道：「我第一個不信。」

雷三道：「是啊，根本就沒有人信我，我才向師父提出這件事來，師父便賞了我一個耳括子，我……爲甚麼便不配娶你，小師妹？」

席珍道：「你……你是……人所共知的淫棍……色魔……」

雷三「嘿嘿嘿」地乾笑了起來，道：「那是我離開了峨嵋山之後的事，我捱了一巴掌，心知我和你的事情，若是讓師父知道了，定然性命難保，是以我就連夜逃下峨嵋山來。」

席珍喘着氣，道：「你……你在離開了峨嵋山之後，又做了多少惡事？」

雷三怪聲笑了起來，道：「我爲甚麼不做壞事？師妹，你或許不知道，或許你也知道的，你可知道一個人可以恣意地做壞事，那是何等的樂趣？」

席珍的身子發抖，道：「你……你……」

雷三道：「師妹，你和我偷情，那不是壞事麼？爲甚麼你又肯做？」

席珍的身子，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雷三又苦笑了一聲，道：「我下山後不久，便知道師父已然要普天下武林中人，拿我回山，我簡直是一個隨時可死的死人了，師妹，這種日子是甚麼滋味，只怕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席珍並沒有回答雷三的話，只是在雪地之中，呆呆地站立着不動。

雷三的心境，像是十分激動，他大聲地道：「我不斷地逃着，我在睡夢中聽到一絲聲音，也會突然跳起來，我做了不知多少惡夢，夢見我被人抓住了，帶到了師父的面前，夢見師父的巨掌，向我的頭頂之上，擊了下來，夢見我自己已然死了！」

他接連喘了幾口氣，又道：「我爲什麼不做壞事？我是一個隨時可以死的人，我還怕甚麼？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活多久，可能我明天會死，可能我後天會死，我要痛痛快快地過我剩下來的日子！」

席珍抬頭向雷三望來，半晌，她才道：「你……你不知道媽說過的話麼？」

雷三一呆，道：「師娘曾說什麼來？」

席珍道：「媽曾說，只要將你找回來，便由她出面，主持我們的婚事。」

雷三又呆了一呆，然後，他突然「哈哈」怪笑了起來，道：「師妹，你想，如果師父要殺我，我能逃得過去？師娘能救我？」

席珍聽了，也不禁低頭不語。雷三又苦笑了幾聲，道：「我的壞事也眞做得夠了，但是奇怪得很，我越是做壞事，人家便越是怕我，直到我……刦走了血猿神君的女兒，我才受了重傷，幾乎死在雪地之中，我以爲我一定死了，我也不怕死，因爲我總是要死的，可是偏偏又有一幫客商救了我。」

席珍嘆了一聲，道：「只是倒霉了天一堡，給血猿神君鬧了一個風流雲散。」

雷三道：「小師妹，我再也想不到你會趕到關外來見我的，你說我該怎麼樣？」

席珍呆住了不出聲，雷三應該怎麼樣？應該回峨嵋山去，由母親向父親求情？那是絕無可能之事，在他的惡行天下皆知之時，如果父親能饒了他，那實在是天下一等一的怪事了！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席珍呆了好一會，才道：「你是說，你和那麼多女子……全是爲了自己隨時會死，所以才這樣的，和我是不同的麼？」

雷三一伸手，握住了席珍的手，道：「你能明白這一點，那就好了！」

席珍的心中一陣發酸，淚水撲簌簌地自她的眼中，滾了下來，她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或許是明白了，也許是不明白，但是我却……不信你。」

雷三道：「小師妹，你若是不信，只管和我在一齊看看我是不是還做什麼壞事。」

席珍像是在夢囈一樣，道：「我們在一齊？」

雷三道：「是的，像是我們在山中的時候一樣，我們在一齊，只有我們兩人，沒有別的人。」

席珍的頭低了下去，低得十分之低，雷三用自己的衣袖，替她抹着眼淚，道：「師妹，我們可以不進關內去，關外的地方大極了，聽說，關外的長白山上，有一個大湖，那地方簡直就是天上人間一樣，我們就躲到那地方去，別再讓人找到我們。」

小啓

「關外玉鳳」作者曹若冰君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席珍一面流着淚，一面搖着頭，道：「總會有人找到我們的。」

雷三的足尖踢着積雪，道：「那我們就只好再逃，一直逃着，或者，讓我一個人去逃，你……是不必跟着我，和我一起逃的。」

席珍尖聲道：「你……我不許你這樣說！」

雷三長嘆了一聲，不再言語。

兩人相對了半晌，席珍才又道：「好，我們就到你的那個天地去看看，快走吧，別讓他們追了上來。」

雷三又嘆了一聲，道：「小師妹，早知你還是那樣向着我，我……也不會做那麼多壞事，弄得如今……這樣不可收拾了。」

席珍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不知前世做了甚麼孽，今世會……愛上了你！」

雷三呆了半晌，嘆道：「現在……現在……」

他連講了兩聲「現在」，却也再難講得下去。

雷三絕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他的性子極之偏激，想做就做，而且絕不考慮做了之後，會有甚麼後果，也絕不考慮他自己所做的事，會給別人以甚麼的損害。

武林中，邪魔外道，聲名狼藉的人甚多，但是如果說，如今還有甚麼人可以和雷三比擬的，那却是沒有人會相信了。自從席大先生通知武林高手，要捉雷三回峨嵋之後，雷三便變成了武林中最壞的壞人。

他自己也是明知道這一點的，是以便索性在江湖上無惡不作起來。如果有人說像雷三這樣的一個壞人，這樣的一個色魔，竟會眞的愛着他的小師妹席珍，那更是絕沒有人相信的事。

但是，那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事，却又是事實！

不但雷三深愛着席珍，而且席珍也深愛着雷三。本來，他們兩人，是很好的一對，但是在雷三向他的師父席大先生，才一提出他和席珍的事之際，便被席大先生喝止，並且還打了他一巴掌！

雷三是性子極其高傲偏激的人，同時，他爲人也極其聰明，他已在席大先生的神色中，看出自己和席珍的事，是絕無希望的了！而且若是再在峨嵋住下去，只怕就會有殺身之禍，是以才逃下山來的。像他那樣的人，一旦行爲上有了缺口，那便不可收拾，是以才造成了今日這樣局面的。

至於世上其他的人，只知道雷三在峨嵋，淫辱了席大先生的女兒，那裏想得到他們兩人，原來乃是眞誠相愛的愛侶？

而席大先生對於雷三和席珍兩人的事之所以一口拒絕，絕無商量的餘地，自然也有他難以告人的苦衷，那是一個極大的隱秘，本書以後，自會交待，此處看過不提。

却說雷三和席珍兩人，緊緊地握着手，他們一齊向後看去，只見積雪茫茫，雪撬所曳過的痕跡，也被滾動的浮雪所遮沒了。

這令得他們兩人都鬆了一口氣，因爲雪撬的痕跡已無，自然不會再有人追得上他們了。

席珍也直到這時候，才抬起頭來，仔細地打量着雷三，淚珠兒仍在她的眼中閃耀着，她輕輕地撫着雷三的臉頰，道：「你……瘦得多了。」

雷三苦笑着，道：「血猿神君的女兒——」

他才講了一句，席珍便連忙伸手遮住了他的口，搖頭道：「我不許你再講以前的事，只要有我在身邊，你也絕不准再多做那些事。」

雷三道：「我自然不會再做那些事，可是……師妹，我現在已成了武林之中，人人都可以殺我的

一個壞人，有時，爲了保護自己，也不得不用些手段的。」

席珍道：「我們可以遠遠躲開去，躲開所有的人！」

雷三心中暗嘆了一聲，他知道席珍的話太天眞了，要躲開所有的人，那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這時，他却也不忍去反駁席珍，是以他只是呆了一呆，道：「那樣最好了。」

席珍長長嘆了一聲，道：「你的傷勢，可痊癒了麼？」

雷三道：「我已好了六七成了，你不必担心，我快要死在雪上時，却會遇救，我想以後，即使再有凶險，也不會像上次那樣險了，上次，我到了天一堡之後，足足躺了半個月，才畧有知覺！」

席珍望着雷三，喃喃地道：「好了，現在這一切，全都過去了，你說的那……長白山天池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到那邊去隱居好了。」

雷三揚起鞭來，「拍」地一下，抽了下去，馬蹄立時踢動起來，雪撬重又向前直竄了出去，當晚，他們兩人宿在一個小鎭上。

雷三的行事十分小心，爲了怕給人認出馬兒是從開碑手王密的莊上來的，是以一見人烟，便棄了雪撬，和席珍步行到那小鎭之上。

第二天一早，他們也不現出自己是會武功的人，和一帮前往長白山去採參的人，一齊上路，一路上雜在那帮參客之中，倒也絕不寂寞。

路上行來非止一日，這幾天之中，雷三和席珍兩人，可以說是形影不離，人家也不知他們兩人的身份，只知他們是恩愛的小兩口而已。

他們自己，當然處處小心，一路上，也見了不少武林中人，可是那些武林中人，却也絕想不到在參客之中，會有武林中人欲得而甘心的雷三在，是以也根本沒有人去注意他們。

那一天傍晚時分，地上的積雪，在晚霞的照映下，現出了一片奪目的艷紅色來，雷三和席珍，跟着那班參客，進了一個極大的鎭市。

才一進鎭市，那班參客的領頭，便對雷三道：「小哥兒，我看你年紀輕輕，也不像是入深山採捧搥的料，我們今晚，去拜見了姜爺之後就要進山，也該分手了。」

雷三點頭道：「是的，我們該分手了，這些日子來，多謝各位照拂。」

那領頭的豪爽地笑了起來，道：「小哥兒，那不算甚麼，你們小兩口兒，這等恩愛法，看得我們幾乎全恨不得快點回家去，誰家中沒有個黃臉婆子啊！」

雷三不好意思地笑着，席珍更是羞紅了臉，雷三爲了怕席珍害臊，是以不願再在這話題上講下去，忙岔開了話頭，道：「你們要去拜見的姜爺是甚麼人啊？」

他這一句，本來只是隨便問上一句話，在他發出這一問之際，他是絕想不到這一問，竟會惹出許多意料不到的事情來的。

那領頭的一豎大姆指，道：「那姜爺麼？是長白山下，一等一的好漢！」

雷三究竟是聰明人，他立時知道那「姜爺」是何等樣人了，不消說，那一定是長白三魔了，只有他們三兄弟，才是姓姜，而又在長白山下稱霸的。

雷三漫應了一聲，也未曾再問下去，倒是那領頭的好心，道：「小哥兒，你若是想在這裏立足，要有些照應，也不妨跟我們一起去拜見姜爺。」

雷三忙搖手道：「不，我不去了，我……未見過世面，怕見大人物。」

雷三這樣一說，惹得衆人一齊笑了起來。

那領頭的更道：「小哥兒，你不去更好，你的媳婦這樣美麗，姜爺好色如命，祗怕一見就——」

他才講到這裏，便突然住了口。他們這一帮，人約有二十個，全是在一輛大車之上的，這時大車已進了大街，那領頭的突然住了口，面上也爲之變色，衆人也都不由自主，倒吸了一口涼氣。

而趕車的也在此時，一聲吆喝，全車停了下來。雷三心知有異，連忙向前看去，只見一羣人，擁簇着一個人正向前來。

那人走在最前面，祗見他一身華服，氣宇昂然，大模大樣的，雙眼向天，全然不將衆人，放在眼中。

而這時候，已有兩名大漢搶了上來，指着趕車的厲聲喝道：「你瞎了眼麼？姜三爺在此走過，你竟趕車直衝了過來？來人哪，將他拉下，打五十鞭子！」

那趕車的嚇的面色煞白，在車座上不住地發抖，道：「爺們行行好，是小可瞎了眼，竟未曾看到姜三爺，請行行好。」

那領頭的也帮着求情，道：「姜三爺，你行行好，我們本來是要謁見你的了。」

雷三和席珍兩人，縮在人羣中，也不出聲。雷三心中暗忖，這人被稱「姜三爺」，他的臉色，又是如此之慘白，那一定是長白三魔中的玉骷髏姜範了！

雷三正在想，只聽得姜範發出了「哼」地一聲冷笑，斜着一雙三角眼，向衆人望來，只見他突然呆了一呆，目光停在席珍的身上，一動也不動。

接着，祗聽得他道：「劉老大，你帶人進山挖

捧鎚帶着小娘們啊？」

那領頭的忙道：「不是，這小兩口，是和我們同路來的，我們快分手了。」

玉骷髏的眼珠骨碌碌地打轉，道：「好了，劉老大，你將他們兩個人，替我留下來，你去忙你的吧！」

那領頭的倒是一個好人，心知若是將這兩口兒留下給姜範，那實是羊入虎口，凶多吉少！是以他十分爲難，道：「這個……」

他才講了兩個字，祗見姜範的面色，已經突然一沉，變得陰森可怖之極！

姜範的面色一沉，那領頭的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無可奈何地望定了雷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雷三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心想，我是個壞人的祖宗，却不料倒遇上了壞人的徒子徒孫！他淡然道：「劉老大，這位姜爺，想是要照顧我們夫妻，你不必操心了，我們跟這位爺去就是了。」

劉老大嘆了一口氣，他還想告誡雷三幾句，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如何敢以開口？別人也都是一聲也不敢出，眼看雷三扶着席珍下了大車。

姜範一雙三角眼，仍然不住地在席珍的身上打轉，席珍才一下車，他便發出了兩下怪笑聲，向前走來，一伸手，便來托席珍的下頷。

席珍的心中大怒，一閃身，避了開去，姜範究竟也不是泛泛之輩，席珍一閃身，他便已看出，對方這一閃的身形，極之佳妙！

而如果不是武功有極高造詣的話，自己絕不會一出手，撈了一個空的！他陡地一呆間，立時縮回手來。可是這時候，雷三却早已出手了！

電光石火之間，姜範只覺得有一個人，向他捱近來，他才一轉過頭來間，腰際已然一麻。這時，他已經看清，站在他身邊的，就是那瘦削的小伙子，他立時反手一掌拍出！

但是在他那一掌拍出之際，腰際已然一麻，軟穴已被一股力道襲中，全身發軟，那一掌，根本未曾拍中雷三，便已一點力道也沒有了，反倒便宜了雷三，一伸手，毫不費力，便已將他的脈門扣住！

扣住了姜範的脈門，雷三便「哈哈」一笑，道：「姜三爺，我們夫婦兩人，路過貴境，想在府上暫住些時，諒來不會遭拒吧！」

這時，大車上的那些人全都呆了，眼睜睜地望住雷三，只當姜範一出手，雷三非命喪當場不可，他們却是未曾看出，雷三早將姜範制住了！

而姜範這時，心頭又驚又怒，他根本不知對方是什麼人，一上來便已被制，難以動彈，聽得雷三這樣講，他只得道：「好好好，竭誠歡迎！」

姜範也有姜範的想法，他這時吃了虧，便只盼到了家中之後，他兩個兄長，能够替他扭轉劣勢，是以他也盼雷三到他住所去。

雷三向席珍一笑，道：「我們走。」

他一手仍握着了姜範的脈門，但因爲有衣袖掩遮，是以旁人看不眞切，只當他們是握着手而已。

他一面說，一面手上畧一用力，帶得姜範轉過身來，兩人便一齊並肩向前走去，席珍立時緊跟在雷三的身邊，一干大漢呆了一呆，也跟了上去。

那大車的一干人，看見了這等情形，全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是莫名其妙！

却說雷三帶着姜範，一直向前走去，不多久，已來到了一所極其宏偉的巨宅之前，進了大宅，是一個極其奢華的大廳。

到了此間，雷三倒也不必再掩飾自己是學武之人了，他一聲冷笑，道：「久聞長白三魔，老大和老二的武功高得多，爲何不見？」

玉骷髏姜範悶哼了一聲，叫道：「二哥！」

他那一下叫聲，十分响亮，遠遠地傳了開去，立時有人應道：「什麼事？」

隨着那一聲答應，「呼」地一聲，一個身穿黑衣，胸前有一個金綉骷髏的瘦漢子，已然掠了進來，他進來之後便陡地一呆道：「三弟，這是誰？」

姜範的面上，一陣青，一陣白，道：「我……我也不知道。」

他一面說，一面連使眼色，並且向席珍呶嘴不已。他的意思是要金骷髏出其不意出手，將席珍制住，來逼雷三放手。他們兄弟三人，狼狽爲奸多年，姜範一使眼色，金骷髏立時領會了他的意思，只見他身形一閃，便向席珍，疾撲了過去。

可是他這裏身形向前疾撲而出之際，雷三拉着姜範，身子也向旁，移了一移，右足一伸一圈，便向金骷髏的下盤攻了過去，金骷髏身形陡凝，中指倏出，點向雷三胸前的「華蓋穴」，雷三身子一側，避了開去。

金骷髏的那一指，去勢十分快疾，雷三側開了身子，他那一指的去勢，一時間收不住，變得直向雷三的脅下，穿了過去。

雷三的左臂，突然一沉一挾，已將金骷髏的右手手腕，緊緊夾住！

金骷髏的武功，在長白山下，雖然可以說是數一數二，但是和席大先生的弟子一比，却是相去甚遠了。雷三的手臂一夾間，祗聽得「格」地一聲响，金骷髏的腕骨，已被雷三運內力夾斷！

而雷三的手臂，仍然不鬆開來，再一用力，金骷髏姜雲的腕骨已斷，再被雷三的內力緊夾，斷骨

和斷骨間一錯，發出了驚心動魄的砉然之聲來，當眞令得他痛徹心肺，汗如雨下，失聲叫道：「好漢手下留情。」

雷三「哈哈」一笑，抬起了手臂來，金骷髏姜雲向後連退了三步，左手捧着右腕，口中「荷荷」作聲，顯見得痛苦之極！

而雷三却自始至終，仍然抓住了姜範的脉門！

就在此時，只聽得門上的簾子，「刷」地一聲响，又走進一個人來。

雷三和席珍兩人，一齊定睛向那人看去，一看之下，兩人不禁盡皆一呆，因爲那人的生相，實在是太怪異了。只見他腦袋扁平，倒像是一塊木頭削成的一樣。

而更怪的是，他五官平板，一動也不動，根本看不出他是喜是怒，就像是一個木頭人一般！

雷三在一怔之後，心中立時便知道，那是長白三魔之中的老大，木骷髏姜宇了！

他還未曾開口，便聽得木骷髏道：「尊駕好功夫，尊駕是特地來找我們三人痲煩的麼？」

雷三冷笑了一聲，陰陰道：「那不必問我，問你這位至今還給我抓住了的寶貝兄弟，那便知分曉了。」

玉骷髏姜範啼笑皆非，道：「大哥，這小子……他……」

他話還未曾講完，便聽得木骷髏姜宇，一聲暴喝，道：「住口，你又在多生事了，我早和你說過，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們三人連手，別說打那位朋友，就打那位姑娘也打不過，還不跪下，向這位朋友叩頭賠罪！」

玉骷髏對他這位兄長的話，倒是十分深信，他的身子，已立時向下跪去，但是他被雷三抓住了手，却是跪不下去，雷三冷笑一聲鬆開了手。

他藝高人胆大，也不怕玉骷髏會出甚麼詭計，他一鬆手之後，玉骷髏已然跪在地，木骷髏又喝道：「還不快叩頭！」

姜範紅着臉，果然「咚咚咚」連叩了三個响頭，雷三心中一高興，「哈哈」笑了起來，道：「算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說告辭，就表示他不再和長白三魔過不去了，但是他還未曾轉過身去，便聽得姜宇道：「尊駕請出來，容我們兄弟三人，備一席水酒，替兩位賠罪。」

雷三笑道：「那倒不必了，我們還有事在身，改日再來討擾不遲。」

姜宇又道：「不知道尊駕可肯告知我，尊姓大名？」

席珍一聽，連忙向雷三連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講，可是雷三却是個生性十分好勝之人，人家對他那樣恭敬，他已經有飄飄然之感，這時更想趁機炫耀一番，是以立時道：「在下姓雷，名三。」

席珍聽得他已然講了出來，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

而他這「姓雷名三」四個字一出口，長白三魔三個人，也不禁盡皆呆住了！

要知道此際，「雷三」這個名字，名頭之响亮，可以說在武林中任何高手之上，那自然是因爲席大先生要天下英雄拿他，而血猿神君又在找他之故。長白三魔雖然不是甚麼好人，但是比起武林中人爭相傳說的雷三惡行來，他們簡直是如小巫之見大巫了！

當下，他們三人，盡皆失色，呆了半晌，姜宇才道：「原來……原來是雷少俠，今日得以結識少俠，實是……不勝榮幸！」

雷三乃是何等聰明之人，焉有看不出三人一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便面上變色之理，他立時冷笑一聲，道：「說甚麼榮幸之至，難道你們不怕席大先生，血猿神君，也追上門來麼？」

長白三魔聽了，一齊苦笑，姜宇道：「這個……自然是怕的，但捨命陪君子，我們兄弟三個，今天也要交閣下這個朋友。」

雷三「哈哈」一笑，道：「你們放心，我不會累你們的，只盼你們對誰也別提起說見過我！」

姜宇連忙改口道：「自然！自然！」

他正在說着，只見一個壯漢，匆匆忙忙走了進來，來到了姜宇的身前，說道：「大爺，那人不行了。」

姜宇叱道：「少廢話，退下去！」

那壯漢後退了一步，道：「他傷得實在太重，小的實在難以救得轉他，勉力拖了三四天，已是不易了，二爺，三爺要報仇，還是快去下手，不然他就不治了。」

姜宇怒道：「有貴客在，叫你走，你不走，可是要找死麼？」

那人大吃一驚，不敢再說什麼，雷三只覺得好奇，道：「怎麼一回事？」

他雖然只是隨便一問，但是姜宇却不敢不答，道：「一個小子，曾和我們有樑子，幾天之前，給我們找到他在客店中，身受重傷，我們弄了他來，他昏迷不醒，若是就此殺了他，却是難快人意，是以想將他的傷養好了，再來慢慢地消遣他，却不料他倒好運氣，不行了！」

雷三笑道：「原來如此，他既是你們仇人，只求他死也就算了，何必過份？」

姜宇道：「雷少俠，說得是——」

他轉頭去，道：「將東方白拖出去，抛在亂葬崗上算了。」

雷三一聽得「東方白」三個字，不禁陡地一呆，忙道：「甚麼，是東方白？你說的那人，叫做東方白？」

長白三魔一呆，一時之間，三人臉上，又爲之變色。他們自然聽得出，雷三是認得東方白的。但是他們却無法知道雷三和東方白的關係如何！

如果萬一，雷三和東方白，竟是好朋友的話，那麼他們三人，豈不是糟糕？

姜宇苦笑了一下，道：「正是……雷少俠……可是識得這東方白的麼？」

雷三笑了起來，道：「豈止識得，東方白是胸前受傷，是也不是？」

姜宇道：「不錯，但雷少俠何由得知？」

雷三「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說來正巧，他正是傷在我的手下的。」

雷三的這句話一出口，姜宇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爲東方白若是會在雷三的手下，傷得如此之重，那他們當然是仇人了，他連忙討好地道：「原來這斷和雷少俠也有仇，雷少俠可要——」

但是他的話還未曾講完，雷三一揚手，已經止住他再講下去，道：「這倒奇了，這傢伙傷得如此之重，怎有命活到今日。」

姜宇諂笑道：「不瞞雷少俠說，我們想先將他救活，再來慢慢地消遣他，是以每日用上好的老山參熬汁餵他，吊住他這一口氣，是以他得不死。」

雷三道：「原來如此！」

他講了這一句話，皺起了雙眉，像是正在想些什麼，長白三魔不知道雷三究竟在想甚麼心思，也不敢說甚麼，頓時靜了下來，席珍低聲問道：「師哥，這東方白，却是甚麼人？」

雷三道：「他，據他自己稱，是烈火神駝的弟子。」

席珍乃是席大先生的女兒，自然知道烈火神駝是何等樣人的，是以她一聽之後，便吃了一驚，口中呐呐地道：「你，你又傷了烈火神駝的弟子，這……這……」

雷三連忙握住了席珍的手，道：「師妹，那是以前的事，是我還未曾再見你之前的事。」

席珍着急道：「那麼，你現在可得設法，將他救轉過來才好，如果他萬一死了，唉，如果他萬一死了——」

席珍想及，如果東方白死了，那以烈火神駝的性子而論，是定然不肯放過雷三的，那麼，天下雖大，雷三實在也是無處可藏身了！

她急得連連頓足，雷三的雙眉，皺得更緊，道：「我也是那樣想，但是我却不是怕烈火神駝，我只是想，以前的事，不可挽救的，也沒有辦法了，而可以挽救的話，我就該盡自己之力才是。」

席珍聽得雷三這樣講法，芳心大慰，忙道：「師哥，你說得對！」

雪山三魔在一旁，聽得他們兩人這樣講法，早已呆了，面上神色之尷尬，實在是難以形容，雷三已然問道：「東方白可還有救麼？」

姜宇連忙向剛才來報信的漢子望去，那漢子又道：「我看是……不行的了。」

雷三道：「帶我去看看他。」

長白三魔忙道：「請，請！」他們三人，親自帶着路，雷三和席珍兩人，跟在後面，穿廊過廡，走了好一陣子，來到了一間陰暗無比的房間中。

那房間分明是一間柴房，一大半堆着一段段松木，一小半上，有一鋪炕，那炕也沒有燒過，一股陰冷之氣，撲面而來，房中點着一盞燈火如豆的油燈。

長白三魔臉上的神色，更是尷尬，姜宇喃喃地釋解：「我們……不知雷少俠要救轉他，是以他一直……屈就在此處。」

雷三悶哼了一聲，將那盞油燈，取在手中，移近炕去，只見炕上躺着一個人，那人面色慘白，一動也不動地躺着，分明已是個死人了！

席珍一看到那人，便失聲叫道：「他死了！」

雷三伸手在東方白的鼻端探了探，道：「還沒有死，但是離死却也不遠了。」

他轉過頭來，道：「你們有甚麼上好的傷藥，快取出來，算是我欠你們的。」

長白三魔忙道：「雷少俠說那裏話來，只是此處，太以簡陋，可要替東方……東方少俠換個地方麼？」

雷三笑道：「別說換地方，你們若是動一動他，只怕他立時便斷氣了，師妹，你將手按住了他百會穴，緩緩運氣，度入他的體內。」

席珍在炕邊坐下來，伸手按住東方白頂門。

雷三苦笑了一下，道：「眞想不到幾天之前我傷了他，現在，我却又來救他了。小師妹，你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席珍的臉微微紅了起來，那是因爲她心中高興和興奮之故，她道：「我知道，那是爲了我，爲了你又可以和我在一起了。」

雷三又握住了席珍的手，兩人默然相望，不一會，長白三魔已拿了許多傷藥來，雷三揀補血續氣的，揀了幾樣，磨成了粉末，又用上佳的老山參爲

湯，撬開了東方白的牙關，灌了下去。

而席珍不斷以本身眞氣，度入東方白的體內，一連三天，東方白的雙眼，才緩緩張了開來。

在東方白而言，自從受了傷之後，時而昏迷，時而淸醒，他的心中，只記得一點，那便是他由凃雪紅護送着，正向六盤山去。

而當日，當凃雪紅離開了客店，來找長白三魔之後，他又昏了過去，這一昏過去，可以說是人事不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姜範等人刦走，也不知道這幾天身在何處。

直到雷三和席珍兩人趕到了三天之後，他才從那一次漫長的昏迷中，淸醒了過來。

他一有知覺之時，首先感到的，便是頭頂之上，有一股極其柔和的力道，正在極其緩慢輕柔地進入他的體內，令得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舒服之感。

這時，他一點也不覺得痛苦，只覺得他像是躺在雲端一樣，甚至自己的身子，也是雲的一部份，是以輕飄飄，軟綿綿地，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

他用了好大的勁，才算是將眼皮，微微地睜了一些開來，在那一段的時間中，他心中已經十分淸醒了，他在不斷地想着，我在甚麼地方？我已到家了麼？

而在他抬開了眼皮，根本還未曾看淸眼前的情形之際，他便已聽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少女口音，道：「師哥，你來看，他醒了！」

東方白呆了一呆，這時在講話的，自然是席珍，但東方白却是不認得席珍的。他在聽到了席珍的聲音之後，只是立即想到：自己並不是回家了！但是爲甚麼自己一有了知覺，不是聽到了凃雪紅的聲音，而是聽到了另一個少女的聲音呢？

難道凃雪紅出了甚麼意外了？

他一想到這裏，心中一急，眼又張了不少。

這時，他本來已應該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的了，可是由於他的昏迷實在太久了，是以他張開眼來，只看到一些朦朧的影子。

而他想要開口講話，却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耳際又聽到了那陌生的少女聲音，道：「你醒了，你別急，慢慢再講話好了。」

東方白眨了幾下眼睛，他終於看淸那就在他前面的少女了。他看到了一張十分淸秀動人的臉，在那張臉，有一對十分憂鬱的大眼睛。

他這時，也發出了聲音，道：「我……在……甚麼……地方？」

席珍忙道：「你別忙講話，你算是從鬼門關上，回到陽世來了。」

東方白又道：「你是誰？凃……姑娘呢？」

席珍不禁呆了一呆，道：「甚麼凃姑娘？」

東方白急道：「凃姑娘……天一堡的凃姑娘，我是……一直和……她在一起的……」

東方白雖然醒了過來，但是他的身子虛弱之極，這時心中一急，一口氣講了幾句話，眼前一陣發黑，幾乎又昏了過去。

席珍見他雙眼上翻，大是不妙，又叫道：「師哥！」

她一面叫，一面抬起頭來，只見雷三站在門口，向她搖了搖手，又做了一個手勢，像是說他最好別讓東方白看見，席珍連忙會意，低下頭去，道：「你說的那凃姑娘，她……她……」

席珍根本不知道凃姑娘是甚麼人，而且，她又不是一個善於說謊之人，是以講了一半，又停了下來。

東方白慢慢地喘了幾聲，道：「她怎……麼樣了？」

席珍只得安慰他道：「她大概很好，我們見到你時，就只有你一個人，不知她在何處，那時，你簡直和一個死人是一樣的！」

東方白嘆了一口氣，他心知自己一定是昏迷不醒了許多時候了！

而在這許多時候中，又不知道曾生出了多少意外來，自己再着急，也是沒有用處的。

是以，他閉目養了一回神，才又睜開眼來，道：「那麼，我現在是在甚麼地方？姑娘……芳名如何稱呼？」

席珍道：「你現在，是在長白三魔處，我叫席珍。」

東方白將席珍的話聽得淸淸楚楚，但是他却立時又閉上了眼睛，在那片刻之間，他心中在想着：莫非我已經死了麼？

東方白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那是因爲他一聽到了席珍的名字，便想到了席大先生的女兒。然而，席大先生的女兒席珍，何以會和長三白魔在一起的呢？世上豈有那樣顚倒的事，東方白會有那種怪異的想法，實在也不足爲怪的了。

可是當他閉上眼睛之後不久，他却又可以肯定自己沒有死，他重又道：「席姑娘，那……席大先生！」

席珍忙道：「那是家父，家父和令師烈火神駝，正是至交。我們趕到之際，長白三魔已想將你拋到亂葬崗去了，是我師哥出手將你救轉的。」

席珍講到此處，雷三已向她連連搖手，但是席珍也向他搖頭，表示不聽他的話。

東方白「噢」地一聲，道：「原來如此，令師兄呢，容我拜謝他相救之恩。」

席珍吸了一口氣，道：「師哥，你過來。」

雷三自然明白席珍的意思，席珍叫他不要躲躲藏藏，要他走到東方白的前面去，那是想要東方白知道，他，雷三，並不是盡做壞事！

當然，他做過許多許多的壞事，但是他的本質却不是眞正的壞人！

然而，雷三的心中，不禁苦笑，能够了解到他的內心的人，世上可以說只有席珍一個人。除了席珍之外，又還有誰知道他的心境，還有誰能原諒他呢？

是以，他也知道，他這時走到東方白的面前去，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所以他仍然呆立着不動。

席珍又叫：「師哥，你過來啊！」

雷三見席珍執意要自己過去，也不禁輕嘆了一聲。

那一下嘆息，一傳入東方白的耳中，東方白便已呆了一呆。接着，雷三已然走了過來。等到東方白看到站在自己眼前的人竟是雷三時，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他定定地望着雷三，然後，又閉上眼睛，在那一剎間，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雷三居然會來救他，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不要說雷三救他，這事難以想像，而且，席珍居然會和雷三在一起，兩人居然還像是十分融洽，這又豈是可以想像的事情？

東方白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他心忖：那一定是幻覺，一定是自己的傷勢實在太重了，是以才會產生這樣的幻覺的，那一定是幻覺！

他輕輕地嘆了一聲，不肯再睜開眼來。

但是他的耳際，却又聽到了絕不是幻覺的聲音，他聽得席珍又道：「你看到了，那是我雷師哥，你是傷在他手下，但救了你的也是他，你明白麼？他和我在一起，便不會再做壞事了！」

東方白沒有說甚麼，但是他却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

而他又聽得雷三道：「師妹，不必多說了，他不會明白的，世上沒有人會明白的。」

席珍道：「我要使他明白，我要使世上的人，全都明白，我要——」

雷三不等她講完，便打斷了她的話頭，柔聲叫道：「師妹，就算是世上的人全明白了，那又有甚麼用？他僥倖沒有死，還可以救得活，而更多的人已死了，還能够活麼？我是做了那麼多壞事，人家不明白我，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絕怪不得人家的。」

席珍的心中，也感到了一陣傷感，她也長嘆了一聲，道：「師哥說得是。」

雷三又道：「他現在已然醒轉，我們再等幾天，等他有起色時，從速離開，那是上策。」

席珍道：「等他再有些起色再說。」

雷三和席珍兩人的話，東方白聽得淸淸楚楚，但是他的心中却在想，那不是眞的，一定是自己的胡思亂想！他閉上了眼，再也不肯睜開來。

席珍一面嘆着氣，一面仍將手按在東方白的頭頂之上，長白三魔也來過幾次，將最好的傷藥拿來，這樣，又過了七八天，東方白已可以站起來了。

學武之人，受了傷之後，最怕的是傷勢太重！自己難以運氣自療。而傷勢再重，一旦到了自己可以運轉眞氣之際，那就好得快了！

東方白在可以行走之後，就盤腿而坐，自行運氣，又過了三五天，已經大有好轉了。

到了這時，他自然不再以爲雷三和席珍在照料他是他的幻覺了，但是，他却一句話也未曾和雷三交談過，只不過和席珍講過幾句話。

而在他可以走動之後，長白三魔早已讓出了最好的地方，供他居住，那一天傍晚時分，他正坐在錦團之上運氣，看到席珍走了進來。

席珍來到了他的面前，道：「我們要走了。」

東方白道：「你和雷三——。」

席珍搖頭道：「我和他的事，連我的父母也不諒解，只有我和他才知道，你不必多提了，我……只不過來求你一件事。」

東方白道：「席姑娘請說。」

席珍嘆了一聲，道：「我們將……逃避所有人的追踪，但，只怕仍是逃不過去……但是，我們仍將盡力而爲，我請你別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曾見過我們！」

東方白乃是個正人君子，如果他不是的話，他大可以就這樣答應一聲的。但是，東方白這時，却沉吟起來，道：「這個……」

席珍道：「我知道，他打傷了你，你心中自然是恨他的，雖然，在此處，却也是他救了你的，他自然還是對不起你，但以後，我們若是有機會的一定補報，絕不敢忘的。」

東方白聽出了席珍的話，講得十分誠摯，他仍然不明白席珍這樣的一個好姑娘，竟會心甘情願地和雷三這種人在一起的。他不但不明白那一點，而且，也不明白雷三會在長白三魔手中，救了自己！

他嘆了一聲：道：「席姑娘，我並不是還恨他，更不是想要你們報答。」

席珍忙道：「那你爲甚麼不答應我？」

東方白道：「若是我……遇到了令尊，令尊問起來，難道也要我說『不』字麼？雷三如是令尊通

令天下武林人物要擒拿的人物，我是恨自己傷勢未痊——」

東方白講到這裏，席珍已是面上變色，失聲道：「你，你快別講下去了。」

東方白搖了搖頭，道：「席姑娘，你不必怕雷三聽見，雷三是絕頂聰明之人，他焉有不知道我若是傷好了，絕不會放過他之理？」

席珍呆了半晌，突然哭了起來，道：「為甚麼不放過他？為甚麼你們都不肯放過他，為甚麼所有的人，都不肯放過他？」

東方白正色道：「席姑娘，你可知道，近兩年來，他在武林中，做了多少壞事？這樣的人，人人得而誅之，在武林行俠仗義的人，沒有一個會放過他的！」

席珍喘着氣，道：「自然，誰若是捉住了他，誰若是殺了他，誰就立即可以聲名大噪了，誰就立即可以獲得席大先生的歡心，得到極大的好處了，會有誰會傻得去幫他的忙。」

東方白勃然變色，道：「席姑娘，你自己也是被害者之一，何以你竟講出這樣的來話了！」

席珍的淚珠兒，還在不斷地落着，可是她却已哈哈的笑了起來，道：「我是被害者？你錯了，你完全錯了，他才是被害者，他才是。」

東方白尖聲道：「誰才是？」

就在此際，「砰」地一聲，房門已然推了開來。東方白陡地抬起頭來，祇見雷三鐵青着臉，正站在門口。

席珍立時轉過頭去，也看到了雷三，她的手立時向雷三一指，道：「他……他是被害人，如果不是我的父親那樣固執，那樣——」

雷三不等席珍把話講完，便一聲斷喝，道：「師妹！」

席珍疾聲道：「你別阻止我，我要說，我要對他說，我要對所有的人說，我要讓天下所有的人全知道，你根本不是壞人，你只不過——」

席珍只不過講到這裏，雷三便已倏地跨前了幾步，伸手掩住了席珍的口，同時，他以極溫柔極溫柔，溫柔得聽來，像是他感到了極度的疲乏一樣的聲音道：「師妹，別說了，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而我也根本不要別人原諒，只要你能諒解我我就已經够了！」

席珍雖然停了下來，但是她的神情，仍然十分激動，雷三握住了席珍的手，又低聲道：「我們走吧！」

席珍不再說甚麼，跟着雷三，便向外走了出去，東方白望着他們兩人的背影，只見他們一步出了門口，「嗖」地一聲，兩人便掠上了牆頭。

可是，他就在他們兩人，剛一掠上牆頭之際，只聽得一下驚天動地的暴喝之聲，震得屋瓦齊皆發出嗡嗡之聲，自大門口處，傳了過來。

這一下暴喝之聲，是如此之驚人，東方白傷勢只愈了一成，人極是虛弱，剎那之間，震得他坐不穩，身子向下一仆，坐倒在地。只覺得胸口發甜，幾乎又要鮮血直噴。

而也就在此際，只見才一掠上牆頭的雷三和席珍兩人，立時疾退了下來！

他們一退下來之時，一個轉身，又直竄進了東方白的房間之中，東方白勉力坐了起來，只是雷三和席珍兩人，面色鐵青，席珍向東方白望了一眼，像是要說些甚麼；但却被雷三拉了拉她的衣袖，不讓她講話，兩人身形再閃，便已到了一幅帷幕後。

而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乒乒轟隆之聲，不絕於耳，就像是有一塊數千斤重的大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滾進了這所大宅一樣。

而那震耳欲聾的呼喝聲，也一直未曾斷過，令得東方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東方白定了定神，想要勉力站起來，到外面去看個究竟，已聽得長白三魔，一齊怪叫起來，道：「神駝饒命，神駝饒命！」

一聽得「神駝」兩字，東方白的身子，陡地一震，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天下神駝，却只有他師傅一人！

他連忙叫道：「師父！」

他那一下叫聲，已然是竭盡所能的了，但是他重傷未愈，所發出的聲音，能有多大？而外面的聲音，如同狂風駭濤一樣，他的一下低低的呼聲，如何能傳到外面去？他叫了兩聲，已是氣喘不已，未能再叫下去，而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得背後傳來了雷三的聲音，道：「不錯，是你師傅烈火神駝來了，你要記得，我就在你的身後，若是你一說出我在這裏，那麼先死的是你，我就算為神駝所擒，還可以轉念頭逃走的！」

東方白倒吸了一口涼氣，轉過頭看去，他本來是坐在床前的，這時，床帳已被放了下來，雷三的聲音，就從帳後傳了出來，那麼，他一定是在帷幕之後，來到了床上了，東方白的心頭，一陣亂跳，只聽得外面，烈火神駝仍然發出驚天動地的怒吼聲，在怪叫道：「你們要我饒命？我的徒兒死在你們手中，却叫誰饒命？」

想是烈火神駝，已出手抓住了兩個人，是以只聽得兩個人在怪叫，只有木骷髏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神駝放手，令徒並沒有死，神駝別誤聽傳言！」

烈火神駝道：「什麼？東方白沒有死？」

木骷髏的喘氣聲，也清晰可聞，他追：「沒有死，眞沒有死，正錦衣玉食供養着。」

烈火神駝怒喝道：「他奶奶的，你們還想騙我麼？」

木骷髏忙道：「神駝，你立時可以見到他的，我們如何騙得了你？」

只聽得烈火神駝喝道：「帶我去見他！」

木骷髏則連聲道：「是！是！」

他第一個「是」，和第二個「是」之間，雖然只是極短的時間，但是已然近了許多，可見得他是飛也似向前，掠了出來的。

而轉眼之間，便聽得「砰」地一聲響，一股勁風過處，門已倒了下來，木骷髏已奔進房來，緊跟在木骷髏之後的，正是烈火神駝！

烈火神駝可不是一個人進來的，他的兩手都沒有空着，左手提着金骷髏，右手抓住了玉骷髏，兩人面如土色，汗如雨下。

烈火神駝一進來，自然立時看到了東方白。可是他看到東方白之後，却不禁陡地一呆！

要知東方白傷重將死，好不容易從鬼門關上，溜了回來，到現在傷勢畧有起色，自然是形容憔悴，面色蒼白，瘦得十分難看，是以烈火神駝在一看之下，只不過依稀辨出了他的一個輪廓而已。

他瞪着眼，問道：「你是東方白？」

東方白忙道：「師父，是我，師父，你怎麼認不得我了？唉，我傷得十分重——」

東方白的話未曾講完，烈火神駝已然一聲怪叫，雙手一鬆，任由金骷髏和玉骷髏兩人，「砰砰」跌在地上，道：「果然是你！你怎地沒有死？那涂姑娘說，你傷在席大先生的逆徒雷三這臭賊手下，又被長白三魔弄走了，何以你竟然沒有死？」

東方白一看到了師父，簡直就像是身在夢中一樣，他本來絕不知道師父是何以會來的，直到聽得自烈火神駝的口中，講出了「涂姑娘」三字來，他心中才恍然大悟，暗忖原來是涂雪紅去報的信！

他忙問道：「師父，那涂姑娘呢？」

烈火神駝道：「和你師娘在一起，啊，你傷得厲害，讓我來看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伸手，搭住了東方白的脈門。

不住搖頭，同時咬牙切齒，道：「等我捉到了雷三這臭賊，不等將他送給席大先生，便將他撕碎了事！」

東方白深吸了一口氣，道：「師父，那却是你的不是了，雷三是席大先生的門人，席大先生已請天下武林人物幫忙捉拿他，若是你竟將他殺了，那麼，置席大先生於何地？」

烈火神駝揮着手，道：「偏你有這許多花樣，反正我也找不到他，走，咱們回到六盤山去。」

烈火神駝將東方白扶了起來，這時候，東方白的心中，緊張到了極點！

他坐在床前，受躲在床上的雷三的威脅，但他只要離開半步，有烈火神駝這樣的高手在側，他就可以不怕了，是以他一被扶了起來，便立時道：「師父，我的背後——」

烈火神駝向東方白的背後一看，道：「你背後？沒有什麼啊！」

東方白勉力一提氣，陡地向前，跨出了半步，身子已搖搖欲倒，但是他還是叫道：「師父，他在床上！」

烈火神駝在突然之間，聽得東方白這樣沒頭沒腦地叫了一句，不由得陡地一呆，道：「是誰在床上？」

東方白急叫道：「雷三！」

烈火神駝一聲大喝，「呼」地一抓，便向前抓了出去，「嗤」地一聲響，便已將帳子，扯下了一大幅來。可是，床上却並沒有人，而帳子的後半面，却有一個大洞，原來雷三早已走了！

東方白又叫道：「席姑娘！席姑娘！」

可是他却得不到席珍的回答，顯然，席珍是和雷三一齊走的，東方白也不知他們是什麼時候走的，但却知道他們一定走不遠。

是以他忙道：「師父，雷三剛才還在這裏，他一定走不遠的，你先別理我，快去捉他，將他交給席大先生，不令他能再在武林作惡！」

烈火神駝大叫一聲，道：「你說得是。」

他轉過身來，向苦口苦面，呆立在一旁的長白三魔叫道：「你們可聽到了？快去找雷三，帶着你們的蝦兵蟹將，一起去找，要是找不到，剝你們的皮！」

長白三魔面對着烈火神駝這樣的一個煞星，如何敢說半個「不」字？立時向外奔了出去，剎那之間，只聽得人聲此起彼伏，又有急驟的馬蹄聲，四下奔了開去，烈火神駝也奔了出去。

又過了不多久，宅子中漸漸靜了下來。想是宅中找不到，找的人全四下追尋去了。東方白心中十分高興，因為他又有了涂雪紅的信息，知道涂雪紅並不是完全不理自己的死活！

涂雪紅如今在六盤山，自己只要一回去，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了……東方白想到這裏，只覺得一絲甜意，自心底下直泛了上來。

可是就在此際，他突然聽得樑上，傳來了「嗤

」地一下冷笑聲！

一聽到了那下冷笑聲，東方白的心中立時一凉，他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條人影，自樑上飄然而下，同時，聽得席珍叫道：「師哥！」

而這時候，東方白也已看清，自樑上落下來，落在自己身前的，不是別人，正是雷三！

雷三的面色，十分陰沉，他才一落了下來，手便已揚起，但是席珍的那一下叫喚，却使他的手停在半空之中，只聽得他陰森森地道：「師妹，剛才若不是我見機，我們已死在烈火神駝手下了，這傢伙留來何用？」

他一面講，一面又揚起手來，席珍一縱身，也自樑上躍了下來，她一躍下來之後，便拉住了雷三的手背，急道：「師哥，你曾答應過我，不再殺人的！」

雷三頓足道：「師妹，你不知世途險惡，你要不殺人，人家就殺你了！」

席珍搖頭道：「他一點力道也沒有，怎能殺我們？」

雷三道：「可是他剛才向烈火神駝洩露我們的行踪，就是存心要害我們！」

席珍苦笑了一下，道：「師哥，你過去害了那麼多人，如今也難怪人家想害你的。師哥，你答應過我的，見到我，我們在一齊，你就不再害人，莫非你忘記了麼？」

雷三呆了半晌，長嘆了一聲，揚起來的手，終於又慢慢地垂了下來。

在剛才那一段時間中，東方白一聲也不出，只是緊緊地閉着眼，他重傷未愈，雷三要打死他，他可以說絕沒有絲毫反抗的能力！

而且，他也根本不信像雷三這樣的人，會聽席珍勸說而放過了自己，是以他自料這次，一定是大限難逃了，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手心中已沁出了不少冷汗來。

可是，出乎東方白的意料之外，雷三竟然接納了席珍的勸說！東方白雖然閉着眼，但是也可以覺得出，雷三在嘆了一口氣之後，揚起的手，已然垂了下來。

他連忙睜開眼來，只見雷三仍然在他的身前，瞪大了眼望着他，冷冷地道：「你聽到了，我對師妹說過，我從不做壞事，而我也說得出，做得到，你若是再不肯高抬貴手，我可也沒有辦法了！」

東方白本是天性十分淳厚之人，一聽得他那樣講，他心中也是好生感觸，苦笑了一下，道：「你……你……」他連講了兩個「你」字，却又實在沒有什麼話可以和雷三說的，是以只得道：「你……準備上那裏去？」

雷三一聲冷笑，道：「被你洩露了我們的行藏，我們能够逃出性命，已然是上上大吉了，還知道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麼？」

東方白嘆了一聲，道：「雷朋友，以你在武林中的聲名而論，若是你和我易地而處，你肯放過我麼？」

雷三一聲冷笑，道：「那麼你現在呢？現在你為什麼問我到什麼地方去？」

東方白的心中，也感到十分茫然，他緩緩地搖了搖頭，然後又嘆了一聲，道：「現在，我至少已相信你不再作惡的決心，可知你天性，不如傳說之甚！」

雷三聽了，「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多謝你，我絕不是什麼好人，我說不殺你，就不殺你，你也不必用意向我討好。」

東方白一聽，蒼白的臉上，頓時紅了起來，道：「雷朋友，你這話可錯了，難道你以為我竟是臨危變意，向你討好麼？」

雷三冷笑不語，席珍催道：「師哥，我們快走吧。」

雷三拉着席珍，向外走了兩步，可是他們還未到門口，便又聽得人聲漸近，同時，聽得烈火神駝的大呼小叫之聲，雷三的面色一變，立時又退了回來。

當他和席珍又退到了東方白的身前之際，烈火神駝的呼叫聲，簡直已來到門口了！

雷三忙向上指了一指，席珍也立時會意，兩人身形拔起，又向樑上躲去，席珍還叫了一聲，道：「東方──」

可是她却只叫了兩個字，便突然沒有了下文，東方白抬頭看去，只見雷三掩住了她的口，不讓她出聲。席珍在這時候叫東方白，當然是要東方白再為他們保守秘密，別告訴烈火神駝，說他們就在樑上。

但是，雷三的性子却十分倔強，他却不要席珍張開口求人，是以不讓她將話講完，便掩住了她的口。

東方白看他們兩人，在樑上躲好，這才又低下頭來，其時烈火神駝的聲音，已到了門口了，只聽得他厲聲喝道：「我限你們三個王八，三天之內，替我找到雷三，要不然，我煎你們的皮。」

接着，便是木骷髏結結巴巴的聲音道：「神駝明鑒，雷三十分狡猾，席大先生要普天下武林人物捉拿他，尚且沒有信息，我們三人，在三日之內，怎能找得到他，尚祈神駝──」

木骷髏的話還未曾講完，「砰」一聲响，房門

已被烈火神駝一脚踢了開來。

烈火神駝走了進來，才轉過身，對誠惶誠恐，站在門外的長白三魔道：「我叫你們三日之內找到雷三，你們就得找到，若是自度找不到，那趁早收拾細軟，遠走高飛，別叫我撞見。」

烈火神駝性子雖烈，但是他却也是十分明理之人，他給木骷髏一講，知道自己限他們三人，在三日之內捉到雷三，確然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却又不想改口，是以才在話中，指點了長白三魔一條生路。

長白三魔一聽，又是難過，又是高興。他們難過的是多年來在長白山下的基業，自然不能再保存了，但是高興的却是性命倒可以保得住了。

他們三人，諾諾連聲。

烈火神駝向東方白看了一眼，道：「替我準備四匹好馬，一輛車，快些。」

長白三魔又連聲答應着，退了開去。

烈火神駝來到了東方白的身邊，道：「我們回去吧，你師娘等着你哩。」

東方白實在想抬頭向樑上看一眼，但是他却知道，這時若是向樑上一看，那不啻是在告訴師父，樑上大有古怪，那雷三也一定走不脫了。

究竟是不是應該放過雷三，東方白的心中，還是十分矛盾，委决不下的。

雷三做過那麼多壞事，這樣的壞人，就算他以後決定不做壞事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理他以前的惡行了呢？當東方白想到這一點時，他手指幾乎就要揚了起來，向樑上指去了！

但是，他突然又想到，江湖傳說，雷三最大的一件惡事，便是淫辱了席大先生的愛女。但是如今看來，却截然和傳說的不同！若是說，要為了替席珍報仇，而殺了雷三的話，那更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了！

東方白的心中，亂成了一片，是以連得烈火神駝在叫他走，他也未曾聽見，而他自顧自地想着，又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

烈火神駝聽得東方白無原無故嘆了一聲，他不禁一呆，道：「你嘆什麼？」

東方白這才一怔，道：「沒……沒什麼。」

烈火神駝道：「我已命那三個王八羔子去備車了，我們走吧。」

東方白心中，又長長地嘆了一聲，不再說什麼，眼看烈火神駝，便向外走去，走到了門口，他才回頭，向樑上望了一眼！

雷三和席珍兩人，雖然躲在樑上，但是只要抬頭一看，就可以看見他們的。東方白一抬頭間，只見雷三面色蒼白，陰森得可怕，而席珍雖然蒼白，面上却充滿了感激的神色。

東方白只看了一眼，便走出屋子去了。

而當他跟着師父，來到了大門口之際，一輛十分華麗的馬車，由四匹駿馬拉着，早已停在門口，長白三魔一看到了烈火神駝，便點頭哈腰，道：「可要我們三人，替神駝趕車？」

烈火神駝「呸」一聲，道：「看到你們這三個王八羔子便作嘔了，還要你們趕車！」

他扶着東方白進了車廂，揮起鞭子，四匹駿馬撒開蹄子，向前疾馳而出。長白三魔見送走了烈火神駝，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自去執拾細軟，從此銷聲匿跡不提。

却說烈火神駝趕着車，一直向前飛馳着，一直到天黑，也不休息，連夜趕路，到了第二天清早時分，只見一匹快馬，迎面而來，轉眼之間，便在馬車旁邊，擦了過去，烈火神駝也未曾注意馬上的是什麼人。

但是那匹馬直奔出了兩三丈之後，却被馬上的人，硬生生地勒住。

同時，聽得那人叫道：「駝子，是你麼？」

烈火神駝一聽，連忙勒住了韁繩，轉過頭來，怪聲叫道：「猴子，原來是你！」

原來馬上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血猿神君了。

血猿神君一看到了烈火神駝，嫌勒馬轉頭太慢了。

只見一聲長嘯，身形倒拔了起來，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半圓，一下子翻到了烈火神駝的身前。

烈火神駝「哼」地一聲，道：「猴子，你在我面前賣弄這些作甚？」

血猿神君苦笑道：「駝子，虧你還有心情說笑，你可知道我是被誰逼到關外來找你的？」

烈火神駝聽了，不禁一呆。不但是烈火神駝一呆，連在車廂的東方白，也是一呆。

東方白已然知道來的是誰，而血猿神君的武功之高，天下知名，有甚麼人能逼他到關外來找人？

烈火神駝一呆，便立時道：「是誰，快說，別賣關子！」

血猿神君嘆了一聲，道：「除了他還有誰？」

血猿神君這句話才一出口，烈火神駝的面色，突然變了，他道：「難道……難道是東方霸主？」

血猿神君道：「正是，他在六盤山竹林中等你，說正等你回去，有事找你！」

烈火神駝的身子，把不住發抖起來，他怪聲叫道：「他找我？他……找我？不行，說甚麼也不行：絕對不行，不行！」

他倒像是已知道東山霸主找他，是為了甚麼事

一樣，是以連連說「不行」。

血猿神君也聽出了這一點，道：「駝子，這魔頭找你，有甚麼事情？」

烈火神駝突然大怒，道：「與你何關？」

血猿神君吃了一驚，但是他却是知道烈火神駝的脾氣的，是以也不發怒，只是冷冷地道：「駝子，你——」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却更是遠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聽得烈火神駝一聲怪叫，道：「猴子，我和你是好朋友，是不是？」

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雖然一正一邪，但是兩人肝胆相交，却是交情極深，血猿神君一聽得烈火神駝那樣問自己，不禁火往上冲，罵道：「你奶奶的，我和你做了幾十年的朋友，你今天倒問出這等話來。」

烈火神駝吸了一口氣，道：「那就好，猴子，如今事情危急，非同小可，我要快快趕回去，東方白身受重傷，就在車中，要煩你照顧，你們切不可再回六盤山，不然，我做鬼也不饒你！」

他那幾句話，聽得血猿神君目瞪口呆，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而烈火神駝話一講完，突然之際，身形拔起，自車上直彈了起來！

他彈高了丈許，雙臂一振，身形斜斜落下，恰好落在血猿神君騎來的那匹馬上，只聽得那馬一聲長嘶，已被烈火神駝拉轉了馬頭，向前疾奔而出，轉眼之間，已然奔得看不見了！

這幾下變化，當眞是兎起鶻落，快到了極點，血猿神君雖然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也被他鬧了個手足無措，祗叫得一聲，道：「駝子，你瘋了？」

他那一句話，當然得不到烈火神駝的回答，因爲烈火神駝早已遠去了！

而在這時，東方白也從車廂中探出頭來，叫道：「師父！師父！」

血猿神君道：「你師父早就走了！」

東方白急道：「那我們快去追他！」

血猿神君苦笑道：「去追他？你沒有聽得他剛才說甚麼？我可不想他做鬼也不放過我！」

東方白道：「不行，我一定要回六盤山去。」

血猿神君的心中，也覺得烈火神駝不讓東方白回六盤山去，這實是令人奇怪之極的事情。但是他見多識廣，心知神駝既然吩咐得如此嚴重，必然其中大有原因，自己實是不能不聽。

是以他聽得東方白說一定要回六盤山去，他面色一沉，一張長臉，變得難看之極，道：「不行，那可由不得你來作主。」

東方白聽得血猿神君這樣講法，心中的着急，實在難以形容！

剛才，血猿神君和他師父所講的話，他是全聽到了的，而他的師父去得如此之急，他自然是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他是個血性漢子，師父有急事，要叫他遠遠避開去，那實是比死了還難過。

而且，他還有第二個原因。他知道，凃雪紅在六盤山，如果不讓他回六盤山去，那豈不是不能再見到凃雪紅了麼？

是以，東方白一步跨出車廂來，他傷勢極重，一步跨出之後，站立不穩，「叭」地一聲，跌在地上。

血猿神君一呆，驚道：「你作什麼？」

東方白掙扎着爬了起來，道：「你……不帶我回六盤山，我……自己去！」

他跌跌撞撞，向車座走去，可是走到了車前，已是氣喘如牛，扶住了車轅，想要爬上車座去，也是比登天還難。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東方白，別說你如今身受重傷，就算你武功全在，你拗得過我麼？」

東方白喘着氣，道：「我是拗不過你，但是你若不帶我回六盤山去，我立時自斷經脈而死！」

血猿神君聽了，不禁大吃一驚，直跳了起來，道：「有話好商量！」

血猿神君和烈火神駝的交誼極深，武林之中，也只有他知道烈火神駝和烈火夫人，以及東方白三人間的微妙關係。

他是知道，烈火神駝和烈火夫人雖然只是掛名夫妻，但是烈火神駝對這個掛名妻子的情意之濃，實是已到了難以形容的地步，東方白在烈火神駝的心目中，地位也極其重要，如果東方白有了什麼三長兩短，那麼，自己以後，也別想再見烈火神駝的面了。

是以，他立時口氣軟了下來，唯恐東方白眞的尋了短見。

東方白仍然喘着氣，道：「那你就送我回六盤山去！」

血猿神君頓足道：「唉，駝子剛才臨走時說的話，你難道沒有聽到麼？」

東方白道：「我自然聽到，但是神君，你可知道，師父只怕我去犯險？但我怎能不去？」

血猿神君心中却知道，烈火神駝絕不是怕東方白去犯險，而是他根本就不要東方白和東方霸主見面！

因爲東方霸主，才眞正是東方白的父親！

而烈火神駝是絕不願意東方白知道這一點的，所以，烈火神駝才不讓東方白回六盤山去的，當下，血猿神君苦笑着，道：「你若是執意不肯聽時，

那我也是無法可想——」

他在講到「無法可想」四字之際，攤了攤手，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

可是，他手才一向外攤，突然之間，中指已倏地向外點出！

隨着他手指向外的一點，「嗤」地一聲響，一股指風已然疾襲而出！別說東方白此時，武功全失，就是他還有一身武功，血猿神君出手如此之意外，他也是避不過去的，剎那之間，他的「肩井穴」，已然被血猿神君以「臨空打穴」之法封住。

而血猿神君一得手，立時一躍向前，中指連彈了六七下，又封住了東方白的幾處要穴，令東方白再也不能自斷經脈而死。

他這才鬆了一口氣，道：「好了，我抱你上車，自會送你到該去的地方去！」

東方白心中怒極，可是他被封了七八處穴道，還有甚麼可說的？只得怒瞪着血猿神君。

血猿神君一伸手，將東方白抱了起來，一面還在道：「你不必瞪着我看，我不帶你去六盤山，是聽從你駝子師父的說話，你要怪，只管去怪你師父好了！」

東方白此際，心中又怒又亂，暗嘆了一聲，閉上眼睛，任由血猿神君將他抱進了車廂之中。

他進了車廂之後，血猿神君便將車門關上，車廂之內，十分黑暗。幾乎立即地，他便覺出車身震動了起來，血猿神君已趕着車，向前去了。

東方白也不知道血猿神君將自己帶到甚麼地方去，因爲接連十來天，他根本未能出車廂半步。

但是在這十來天中，他却一點也沒有吃苦，血猿神君服伺得他十分周到，每當他進食之際，便將他穴道解開，但仍扣住了他的脈門。

而且，東方白也知道，在這十來天中，血猿神君趕着車，着實到了不少地方，會見了不少武林高手。

血猿神君去見那些武林高手，也全是爲了東方白，東方白在車廂之中，雖然不知道血猿神君見的是些什麼人，但血猿神君在和那些武林高手打交道時所講的話，他却全是聽得到的。

血猿神君軟求硬逼，或是口出惡言，或是許下報酬，在這十來天中，不知爲東方白要了多少治傷療氣的靈藥，都一股腦兒給東方白服了下去。

是以，在十來天中，東方白的傷勢，實是大有起色。可是他究竟到了甚麼地方，他却不知道。

那一天，東方白在車廂，從鑲着明瓦的車窗上，已鋪滿了一層灰色看來，已是黃昏時分了，東方白祗覺得在疾馳中的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接着，便是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等到馬蹄聲突然停止之際，祗聽得一人道：「來者何——」那人祗講了三個字，下面一個「人」字還未曾出口，便聽得他一聲低呼，道：「尊駕……可是血猿神君麼？」

血猿神君那一副尊容，在武林中，也可以說是獨一無二，自然容易被人認出。

只聽得血猿神君沉聲道：「正是。」

東方白聽得那樣的對答，也不感甚麼興趣，因爲在這十來天中，他聽得太多了，心知一定又是血猿神君找到了甚麼武林中人，在向人家要什麼靈丹藥了！

東方白心中暗忖着，祗聽得那人又道：「不知神君前來，有何貴幹？」

血猿神君道：「我想見一見貴莊强莊主。」

一聽得那一句話，在車廂中的東方白，不禁陡地一震，寒月莊强莊主，那自然是冷面閻王强月寒了！而寒月莊在武林中也極其有名！

但是，聽得東方白心震的，倒絕不是因爲寒月莊是有一個極其厲害的人物，他是因爲那寒月莊是在六盤山的北麓，和他師父烈火神駝所居之處，雖然山途遙遠崎嶇，但却也算是十分近了！

東方白已覺出自己的傷勢，已愈了三四分，如果他有機會逃走的話，要回到師父的身邊去，那絕不是甚麼困難的事情！

雖然他的傷勢未愈，行動不便，但是至多在山中跋涉六七天，也就可以回去了！

東方白一想及此，心中不禁狂跳了起來。

祗聽得血猿神君的聲音，已經顯得十分之不耐煩，但是他還勉强抑遏着性子，道：「我一位朋友的徒弟受了重傷，想向莊主求取一顆百年巨蓮的蓮子，給他服了，好令他快些復原！」

那人立時道：「神君，武林皆知那巨蓮百年一熟，强莊主在二十年前，才得七顆，向强莊主求取這樣珍貴的物事，不是强人所難麼？」

血猿神君怒道：「你又不是强莊主，怎知他不肯？我要見莊主，你去不去通報？」

那人也怒道：「不去通報，你又怎地？」

講到這裏，東方白只聽得「拍」地一下鞭响，接着便是那人的怪叫聲和墮地聲，顯然是血猿神君已然用趕車的鞭子，將那人從馬上抽了下來。

而車子也立時向前，直衝了過去，東方白心中暗忖，他們起衝突越大，自己便越有逃走的機會，可是如何才能解開穴道呢？這時，只聽得人聲嘈雜，喝罵之聲，四面八方，傳了過來。

而馬車這時，也分明是在一條青石板鋪成的路上疾駛，車輪輾在青石板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轔轔

聲來，等到喝罵聲漸漸由四方八面傳近之際，只聽血猿神君發出一聲大喝。

隨着那驚天動地的一下大喝聲，車子陡地停了下來，而所有的人聲，馬蹄聲，也一齊靜了下來。剛才是那樣地喧聲震天，現在又變得如此之寂靜，令得東方白的心，突然向下一沉。

而就在他心向下沉間，只聽得「嘿嘿」兩下冷笑聲，自遠處傳了過來。

那兩下冷笑聲，實實在在，給人家以冰也似冷的感覺，東方白只覺得像是有人在自己的耳際，重重打了兩拳一樣，說不出來的不舒服，不由自主間，打了一個冷震。

接着，只聽得極其沉重的脚步聲，一步一步，傳了過來，東方白只覺得車子在震動，而那匹駿馬，也無故嘶叫了起來。

血猿神君直到此際，才開口道：「强莊主，這便是寒月莊的待客之道麼？」

東方白心中「啊」地一聲，心道：「那是寒月莊主冷面閻王來了！」

只聽得那種難聽之極的冷笑聲，又响了起來，但這一次，已近了許多，離車前至多是有丈許了。同時，只聽得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道：「血猿神君，若是你想在寒月莊撒潑，那你打錯主意了！」

血猿神君冷笑一聲，道：「强莊主，我是帶着一個傷者，求百年巨蓮子來了，給與不給，全在于你，爲何口出惡言？」

那陰森森的聲音又冷笑道：「你倒想得不錯，那百年巨蓮的蓮子，百年一熟，總共才有多少？若武林中人，個個都像你，帶着傷者到我寒月莊來，我就算年有收成，一收成担，也是不够！」

血猿神君却不再發脾氣，只是陪着笑，道：「嘿嘿，强莊主，我這情形，却有些不同，我這位傷者，却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東方白在車廂，聽到這裏，心中不禁苦笑。

他心想，自已或者可以被稱爲「烈火神駝的徒弟」這個身份，在二三流的武林中人聽來，是已然會肅然起敬的了。

但是，在寒月莊主這樣一流高手的面前，那又起得了什麼作用？

他一面苦笑着，一面只是在盤算，自己可有甚麼機會逃走，最好是血猿神君和强莊主動起手來，那麼他就有溜走的機會了！

他翻身坐起，頂開了車廂前面的小窗，向外看去。

只見血猿神君身形一閃，已然從車座之上，躍了下來，而那寒月莊莊主强月寒，不但講話的聲音，陰森得可怕，而他面目之陰沉，更是令得人見了之後，忍不住要打幾個寒戰！

他瘦削無比，面頰深陷，根本沒有一絲肉，而他的皮膚，却是深灰色的，口唇則作淺灰色，一點血色也沒有，看來十足是一具殭屍！

他本來是站在車前的，血猿神君一躍下來，他身形仍然筆也似直，但是身子飄飄，却已滑開了四五尺。

血猿神君站定之後，道：「你別走，我講這傷者的來頭你聽聽。」

强月寒冷然道：「你只管說好了。」

血猿神君搖頭道：「可是不能給別人聽到，這却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東方白聽得血猿神君那樣說法，心中不禁陡地一動，暗忖這是甚麼話？自己還有甚麼驚人的來頭，居然還是天大的秘密？

可是他只是這樣想了一想，便立時啞然失笑，心想那一定是血猿神君的花招，且聽他揑造些什麼，來騙强月寒，但只怕不論他說甚麼，要騙得强月寒拿出百年巨蓮的蓮子來，却不是易事！

他伏在窗前，向外看着，只見强月寒皮笑肉不笑地發出了兩下乾笑聲，道：「血猿神君，你當我是三歲孩兒，會附耳過來，聽你胡扯，却被你暗算麼？」

血猿神君搖頭道：「强莊主，你錯了，這樣不能信人，如何能稱一流高手？你若是怕我暗害，我可以給你先握住了脈門。」

血猿神君伸出手去，別看强月寒一直站立不動，但是動起來，却是其快無比，血猿神君才一伸出手來，强月寒的衣袖，便「呼」地捲了起來，先是他的袖角，將血猿神君的脈門捲住。

緊接着，他五指也搭了上來，已將血猿神君的脈門扣住！這令得東方白大吃了一驚，但是血猿神君却若無其事，道：「現在你放心了？」

强月寒道：「好了，你說吧！」

血猿神君伸過頭去，在强月寒的耳際，講了兩句話。

他這兩句話，講得十分之低，除了强月寒一個人之外，可以說再也沒有人聽得到。

只見强月寒面色陡變，道：「眞的？」

血猿神君道：「若有虛言，天誅地滅！」

强月寒呆了半响，道：「那麼，請進敝莊來，自當將巨蓮蓮子奉上。」

血猿神君笑道：「强莊主眞是慷慨，救傷之情，我想那人一定會感激在心的。」

强月寒苦笑着，說道：「那是小意思，不敢望報！」

他鬆開了血猿神君的手，血猿神君身形掠起，到了車座之上，强月寒也掠了上來，和血猿神君並肩而去，車子立時又向前馳了出去！

東方白這時，心中實是好生奇怪，因爲他不明白血猿神君究竟向强莊主說了一些什麼，會令得强莊主立時便肯以珍貴無比的巨蓮蓮子相贈！

車聲轔轔中，車子已駛進了寒月莊一入口處的大廣場，在一所巨厦之前，停了下來。

東方白被血猿神君扶了下來，他才一下車，便有一股說不出來的不舒服之感！

那自然是因爲寒月莊十分怪誕之故，尋常那樣大的莊園，總是花木扶疏，小橋流水，十分雅緻的，但是寒月莊上，放眼望去，却是不見一花一草，只是到處全是形狀怪異的石頭。

那些石頭，也不知强月寒是從那裏搜羅來的，有的漆黑，有的赭紅，奇形怪狀，嶙峋嵯峨，除了怪石之外，便是枯木，也是有的似禽，有的似獸，說不出來的怪異。

東方白一出了車廂，强月寒一雙碧光閃閃的眼睛，便在他的身上不住打轉，看得他十分不自在。但是强月寒却並沒有說甚麼，只是在前引路，不一會，便到了大廳之上。

强月寒這才道：「神君，巨蓮蓮子，需要幾件活物的鮮血作引，一起吞服，才具妙用，那幾件活物，搜尋起來，最快也得五七天之久。」

血猿神君道：「那不要緊，我們在貴莊之上，盤桓幾天，强莊主諒必不致逐客？」

强月寒勉强笑着，道：「這個自然……但是在下却有一個不情之請。」

血猿神君道：「不相干，莊主祇管說。」

强月寒道：「敝莊上有些事，不想讓外人知道，兩位最好不要亂走，更不要向下人問話。」

血猿神君笑道：「强莊主祇管放心，你祇要撥一個院子給我們居住，我們足不出戶如何？」

强月寒連聲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

他雙掌互擊，立時有兩名壯漢，走了進來，强月寒吩咐道：「將這兩位貴客，帶往小翠閣去安息，不可怠慢，小心伺候！」

那兩人躬身答應，血猿神君和東方白兩人，跟着他向外走去，穿過了不少房舍，來到了一個小湖旁邊，那湖水約有兩畝方圓，湖水碧也似綠，看來十分怪。

而在湖中心，有一個水閣，造得十分精緻，那兩個壯漢先躍上了湖邊的一個小舟，解開了纜，才道：「兩位請上船！」

血猿神君「啊呀」一聲，道：「這倒好，豈不是將我們軟禁起來了？」

那兩個壯漢，却是如同未聽到血猿神君的話一樣，一聲不出，血猿神君扶着東方白，跳了上船，兩個壯漢划着船，直向湖中心的水閣而去。

那兩個壯漢的臂力十分强，運槳如飛，船去如矢，不多久，便已傍了水閣，四人一齊走了上去。早有四個家丁模樣的人一字排開，垂手侍立。

那兩個壯漢，照强月寒的說話吩咐了四個家丁，四人諾諾連聲答應着。那兩個壯漢逕自跳回船上，立時又划回去了。

血猿神君早已打量了那水閣一遍，那水閣一共兩層，不但造得精巧，而且陳設也十分華麗，祇不過若是沒有船的話，却是難以離開半步！

血猿神君的心中，不禁十分有氣！

因爲他已經答應過强月寒，決不亂走，但是强月寒還是將他送到了這等地方來，那未免太小氣一點了！

但是血猿神君一想到自己是有求於人而來的，也就心平氣和起來，倒是東方白，一看到自己被送到了這樣的一個水閣中來，不禁暗暗叫苦！

他在一聽說自己要在寒月莊上住上幾天之時，心中還在暗自高興，因爲他想，這樣一來，他更有機會離開血猿神君，翻過山去見師父，師娘和凃雪紅了！

但是，如今却被安置在一個這樣四面是水的水閣之中，如何可以離去？

他心中暗嘆了幾聲，也不說甚麼，那四個家丁，倒將他們兩人，服侍得十分週到，不一會就端上了上好的酒菜來，吃完飯，已是掌燈時分了。

那四個家丁又將他們引到了樓上的臥房之中，兩人的臥房相對，東方白一進了房便倒在床上，他心頭煩悶，只覺得倦怠無比，可是却又闔不上眼。

他勉力逼自己闔上眼，但一闔上眼，便看到凃雪紅的倩影，他索性翻身站了起來，推開了窗子，向外望去。

只見在月色之下，那湖水的顏色，更是怪異之極，竟像是一塊碩大無朋的陳石一樣。東方白望着湖水，不禁嘆了一聲。

東方白剛嘆了一聲，忽然聽得身後有人道：「東方公子，爲何長嘆？」

東方白在那一刹之間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的，他身手猛地一震，身子向前一仆，幾乎跌倒，他忙伸手，扶住了窗櫺。可是在他扶住了窗櫺之後，他却沒有力量轉過身來！

而那時，他身後的聲音，也接着响了起來，道：「東方公子，抱歉得很，冒昧而來，可是令你吃驚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在蛇谷受制於柳依幻，幸張菁菁及時趕到，收伏人蛇，帶走蛇神與柳依幻，月華夫人與李基鴻來到，與劉幼夫激鬥，月華夫人終於死在劍下，關山月俟谷人均離開後，也與江帆前往五台山，抵山脚，驀見天魔教旗幟已撤，山上改懸着太極帮旗幟，關山月從劉三泰口中獲知張菁菁等情況後，正欲離去，張菁菁突由山上趕來，一番傾談，使江帆澈悟愛情眞諦，毅然捨棄關山月，而隨張菁菁返回五台山，於是關山月孤身由小路往巫山，在船中見一相士與一小商人在各逞口舌之利——

雷拳一擊山河動　銀彈出手鬼神愁

商人不以爲意地笑道：「既然我的命一文不值，你不妨替我先算一下，反正不用化錢，落得佔個便宜，看看你相得準不準！」

那相士淡淡地道：「你的命一文不值，可是要我看相，至少要一千两金子才行！」

那商人跳起來道：「那你替這位公子算命，豈不是要一座金礦！」

相士微笑道：「不然！他算命只要一錢銀子就够了！」

這一句話使得關山月也畧畧生氣起來，覺得這個相士實在太不近情理，自己對他這樣客氣，他反而不識好歹！

可是那相士却笑着解釋道：「我的相金與別人不同，越是值錢的命，相金越低，越是貧賤的命，相金越高，若是皇帝問相，我可以一文不取！」

關山月這才感到好過一點，那商人却冷笑一聲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相士吳口天也冷笑一聲道：「我若是懂拍馬屁，便不會如此落拓了，就因爲我生來就一副不會吹牛拍馬屁的臭硬骨頭，才訂下那種規格！」

關山月笑笑道：「先生的取酬規格的確與衆不同！」

吳口天哈哈一笑道：「其實這才很公平的交易，命貴的人，生就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用不着我去饒舌預示休咎，指點迷津，因此我不能收他們的報酬，至於命賤的人，很可能因我一句話而脫避凶危，取價千金並不爲過！」

關山月聽得連連點頭道：「先生之言有理！」

吳口天長嘆一聲道：「這年頭講道理的人就沒飯吃，譬若以閣下而論，拿出個千百两銀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我只能收你一錢銀子！」

那商人又叫道：「像我們這種人，連身上的肉割下來當狗肉賣，也值不到一千两銀子，因此你又撈不着油水！」

吳口天嘆道：「惟其如此，我才一貧至此，幾至三餐不繼！」

那商人朝關山月一笑道：「公子爺：一錢倒是不太貴，你如果不肉痛，不妨照顧他一下生意吧，這傢伙到現在還沒有吃飯呢。」

吳口天連忙道：「不錯！在下從昨天上船到現在，粒米未嘗沾牙，我替閣下算個命，以充這酒肉之資如何？」

說時指指面前的酒菜，關山月一笑道：「先生何須如此客氣，這酒菜本來就是……」

吳口天連連搖頭道：「不行！我是一分不輕取別人的，一錢銀子能換多少酒肉，我就吃多少，否則我寧可餓肚子！」

關山月覺得這傢伙簡直怪得可以，乃搖搖頭道：「先生的操守眞是耿介……」

吳口天道：「窮人就是這一身傲骨還值幾個錢，否則一無可取！」

關山月連忙道：「那就請先生指點一下吧！但不知先生要如何……」

吳口天笑笑道：「在下算命先看相，不要閣下開半句口，就可以說出閣下過去的遭遇，如有不驗，任憑閣下撕毁招牌！」

那商人笑道：「這塊破招牌能值幾個銅子！」

吳口天莊容道：「招牌難分價值，却是我性命身家，賣卜論相乃我求生之道，砸了招牌，我只有餓死一條路！」

關山月連忙道：「先生不必看得如此嚴重！」

吳口天板着臉道：「台端若是存心照顧生意，就不能抱着這種態度，假如是閒着沒事拿我開開胃口，我可沒那麼賤！」

關山月也正色道：「在下誠實求教！」

吳口天這才端詳了他片刻道：「照朋友的相貌上看來，該是自小孤露，眉飛入鬢，先主喪父，骨肉乖離，至於令堂夫人……」

關山月心中一動，連忙問道：「家母怎樣？」

吳口天頓了一頓道：「在下說出來，台端不會生氣吧！」

關山月一咬牙道：「先生儘管說好了。」

吳口天輕撚嘴鬚道：「令堂與令尊本無姻緣之分，與台端也無母子之緣，偏偏不幸勉強湊合在一起，所以才導致人間最大慘事！」

關山月心中一痛道：「先生說得一點不錯。」

吳口天又道：「閣下命宮太硬，隨父則尅父，見母則尅母，雖有兄弟，却非手足，而且照閣下的現相看來，令堂大人已經……」

關山月心中一酸道：「家母新近才棄世！」

吳口天道：「而且死於非命……」

關山月強忍住自己的眼淚道：「不錯！先生請繼續說下去！」

吳口天又端詳他片刻，道：「閣下雖然幼失所養，却沒有受過顚沛流離之苦，近年來雖然歷經艱險，却能得陰人之助……」

關山月目瞪口呆，覺得這傢伙確不是一般普通江湖術士可比，至少他相人術可說是高明之至！

自己在江湖上的名氣很大，一般的經歷也許是由耳聞可得，至於自己的身世，却知者極稀，他居然也一口道出。

可是吳口天說到這兒，却不往下說了。

關山月等了半天見他不開口，忍不住催問道：「先生還有什麼可以教我的？」

吳口天笑笑道：「敝人以相論命，所知僅限於此，閣下如果還想知道什麼事，不妨一一提出問題，敝人再逐項答覆！」

關山月想想道：「在下將來結局如何？」

吳口天道：「這倒是很難說，照閣下的命宮而言，從二十五歲以後，應該沒有一天安穩日子可過，閣下命宮該有三十六次大刦，現在不過闖過了六次，下餘三十次，每次都可能有血光之災，究竟能否渡得過，在下却不敢預言……」

關山月默默無言，那商人又揷嘴道：「你不是可以預測休咎嗎？怎麼又說出這種不着邊際的江湖腔來了，像這樣子算命誰都會！」

吳口天兩眼一翻道：「命由天生，運因人改，生死之刦，不可以隨便妄下斷語，一念之慈，暗中即是功德，行一善事，增壽一記，冥冥之中，自有鬼神司其事，善惡因果，報在眼前，我們凡夫俗子，怎可預知天機！」

關山月悚然動容道：「先生所言極是，對於將來的事，在下也不敢多作預閱，憑心行事，鬼神自知，在下也不去考慮它！」

吳口天鼓掌道：「對！此達人之論也，行事全憑一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天心自有公道，雖凶不凶，雖危不危！」

關山月又道：「在下此刻欲往西行尋人，但不知……」

吳口天道：「這不是相上可以看出來的，閣下可以拆一個字，拆字在機，機生於心，閣下隨便說一個字看看！」

關山月信口道：「我就說個關字吧！關山萬里之關！」

吳口天用手伸進面前的酒碗中蘸了一點酒，在身前的船板上寫下了一個關字，然後閉目深思有頃道：「閣下所提出的字與尋人無關，與問事倒是有一點關連，假如閣下眞的是西行尋人，敝人只好砸招牌了！」

關山月連忙道：「尋人本爲問事而去！」

吳口天却搖頭道：「這不同，拆字問機，只能求一個最重要的答案，假如閣下主要的目的是尋人，則根本無人可尋……」

關山月仔細一想，自己是到巫山去找李塞鴻，最主要的還是去看看她與温嬌之間糾紛如何解決！

因此嚴格說起來，找不到李塞鴻並沒有關係，而那件事情的結果才是自己眞正想知道的！

所以他對這個吳口天更發欽服了，肅容一拱手道：「先生的確高明，在下主要的是去探訪一件事情！」

吳口天笑笑道：「這就差不多了，閣下也太會作弄人，明明是問事，却說是尋人，害得我差一點想跳下長江去！」

關山月再次拱手問道：「在下西行問事的結果如何？」

吳口天想想道：「照字面上看，事情倒會是有結果，不過不在目前！」

關山月怔然道：「先生可以說得更加詳細一點嗎？」

吳口天道：「我是就字而論，所知僅限於此，拆開關字，便成門絲，單系是系，雙系是絲，閉門理亂絲，只要鍥而不捨，總會理出一個頭緒來的，所以我說閣下所問之事，必有一個順利的結果，可是門前雙絲才成關，看來還有些節外生枝，事外生事，所以結果不在目前而在將來……」

關山月想想道：「先生祗能指示這麼多嗎？」

吳口天一笑道：「敝人只是從一個字上去探測一件未知之事，能說出這麼多已經是不容易了，閣下不能對我太苛求！」

關山月一拱手，說道：「多承教，在下十分感激！」

吳口天嘆了一口氣道：「敝人總算把一錢銀子賺到手了，說得舌焦口乾，才混到一場吃喝，可見求生之道殊爲艱……」

說完端起那碗酒一飲而盡，然後大口吃起肉來，頃刻之間，風捲殘雲，將一盤醃肉也送下肚去，搖頭長吟道：「浮生所餘唯一閑，可惜閑字不賣錢！舌焦唇枯僅半飽，若得温飽不羡仙！」

關山月見他說得可憐，連忙將自己的酒肉也移到他的身前，舉起酒壺又給他斟了一滿碗道：「先生儘管吃好了！」

吳口天抬頭看看他道：「在船上酒肉的價格不比岸上，一錢銀子所能換到的只有這麼多，因此敝人不敢多作打擾！」

關山月皺皺眉頭，覺得這個人實在也作得太過份了。可是又想不出其他話來使他多吃一點！

倒是那個商人笑笑道：「算命的！你自己分明還想吃，却又要裝作很清高，何必跟自己的肚子過不去呢！依我說你就別客氣了！」

吳口天搖搖頭道：「不行！不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商人笑笑道：「我看你實在太可憐了，給你出個主意吧，你不妨再替公子爺算個命，混點吃喝如何！」

吳口天眨眨眼道：「這倒可以，公子還有什麼想問的嗎？」

關山月一時想不起來，商人又帮着出主意道：「你可以算公子爺命宮該有幾房妻室！」

關山月皺眉頭道：「在下對這個不感興趣！」

商人擠着肉胞眼笑道：「公子爺！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討老婆是大事，你何必不好意思呢？我們窮人能混一個老婆到手，已經是很滿足，像你公子爺這一表人材，身邊有的是金子，不多弄幾個女人，豈非虛渡一生！」

關山月聽得不入耳，正想開口，吳口天却道：「閣下假如對自己終身大事有興趣的話，敝人倒也是甚願奉告，而且還可混個下半輩子安定生活！」

關山月聽得一怔道：「先生此言何意？」

吳口天一笑道：「台端造雖貴像，以他事問卜，相金僅此一錢，惟獨紅鸞星中偏生賤像，如問終身，非百金不可！」

關山月聽得怔了片刻，忽然探手入懷，摸出一顆明珠，晶瑩光圓，放在艙板上一拱手道：「先生視此可値百金之數否？」

吳口天拈起明珠看了一下道：「閣下眞的要問嗎？」

關山月點頭道：「敬候所教！」

吳口天嘆了一口氣道：「台端姻緣途上多舛，生具玉樹臨風之儀，應多佳人垂靑，可是閣下終身所歸，敝人却不忍相告……」

關山月坦然道：「先生請直言無妨！在下自知終身無望……」

吳口天搖頭道：「不！不！閣下命中該有一房妻室，只是那對象却要比閣下大好幾歲，而且是個再醮的寡婦……」

關山月這下倒是眞的不相信了，想來想去，他覺得自己也不會娶一個年齡大於自己的寡婦爲妻。

吳口天見他不相信，乃正色道：「台端如若不信，不妨先將這顆明珠收回，等事情應驗之後，再付給敝人也不遲，敝人也知道此事頗難取信！」

說着要把明珠還給他，關山月拒絕道：「那倒不必了，在下對於先生命相十分欽佩，不過這件事聽起來頗出意外，萬一眞如先生所言，在下再要找先生付酬便難了！」

吳口天搖頭笑笑道：「不難！不難！此事於月內即可應驗，在閣下離船之前，必見分曉，到那個時候敝人再取酬金還來得及！」

這一說關山月更難相信了，估計水程，恰好趕上順風，一兩天內即可到達巫山，難道在這段時間內，眞會發生那種事嗎？因此他想了一陣，果然把珠子收了回來，放入懷中道：「既是如此，在下就等看看先生神相吧！」

吳口天却眉飛色舞地道：「這顆珠子敝人是賺定了，敝人浪跡半生，今天才發到一筆橫財，不可不大事慶祝一番！船家！船家！……」

船主聽見他的叫喚後，立刻過來道：「客官有何吩咐？」

因爲乘客中只有關山月一個豪客，所以這次他詢問的對象仍是對着關山月，關山月一指吳口天道：「是這位先生叫你！」

船主轉臉相向，臉色已不如先前温順。

吳口天兩眼一翻道：「今天我也要大請一次客，你去把船上所存的好酒儘量開出來，把好菜也儘量送來！不管多少銀子！要快！……」

那船主好似不信，那商人却帮着催促道：「你怎麼不快去呢？」

船主遲疑地道：「各位客人請原諒！本船載客頗多，帶的酒菜有限，而且客艙中還有十幾位貴客，酒菜要留一點給他們！……」

商人一瞪眼道：「他們化銀子，我們也要化銀子！……」

船家陪笑道：「話不是這麼說，小船所備酒菜無多……」

商人笑笑道：「原來你顧忌這一點，那也不要緊，今夜不是要在宜都停泊嗎！你們可以上岸去補充……」

船家似笑非笑地道：「各位川資要到離船時才付，賣酒菜的人家又不肯賒欠記帳，小人爲了預購全船的伙食，已經……」

那商人微笑道：「你支吾了半天，不過是怕我們賴帳，先把話說明了多好，何必要繞這麼大的圈子呢……」

說完打開自己的鋪蓋，取出一錠銀子，約重二十兩，遞給船家，船家眉開眼笑，接着自去招呼料理！

吳口天一斜眼道：「你怎麼忽然大方起來了！」

商人聳肩笑道：「我只是慷他人之慨，替你暫時墊付一下，你現在是身懷千金的大財主，我還怕你不還給我……」

吳口天笑笑道：「若我所言不驗，殺了我也還不出你的銀子！」

商人毫不在乎地道：「那也沒關係，你付不出，這位公子爺付得出，我那塊銀子是多年積蓄，留做將來的棺材本的！」

吳口天哼了一聲道：「請客的是我，你憑什麼要別人付帳！」

商人哈哈一笑道：「萬一你說準了，你就有明珠抵帳，萬一你說不準，對公子爺而言，正是天大的喜事，白花幾兩銀子也沒有關係！」

吳口天冷笑一聲道：「你的算計倒很週到！」

商人微笑道：「做生意全靠眼光準，算盤打得精，反正我這筆投資絕不會落空，撈一筆白吃白喝，何樂而不爲！」

吳口天瞪了他一眼道：「你這傢伙眞厲害，本來我並不打算請你的，既然你墊付了銀子，倒是不好意思不帶你一份了！」

商人微笑道：「我就是防你這一手，所以先作大方！」

吳口天淡淡地道：「你也別太得意，不化錢的酒菜吃下去未必能消化，錢化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才有意思！」

商人哈哈一笑道：「我的想法不同，錢化人家的，血流人家的更有意思，做買賣的人，畢生就是在這上面動腦筋……」

吳口天忽然一轉眼珠道：「你那塊銀子是留作棺材本的了！」

商人點點頭道：「不錯！我活着可以沾人家的光，死了可沒辦法，因此省吃儉用，存下那塊銀子以備送終之用……」

吳口天突然神色一沉道：「我免費送你一相，那塊銀子你自己絕對享用不到，因爲你命中註定，死無葬身之地……」

商人毫無所謂地道：「我倒不信！」

吳口天道：「信不信由你，反正你的壽命活不過今天，而且應註落水而死，葬身魚腹，連個全屍都不能保！」

商人哈哈一笑道：「我小時候也算過一次命，那個算命先生跟你的說法完全一樣，可是他說我活不過三十歲，我爲了躲過那一刼，在三十歲那年，整天足不出戶，連水塘旁邊都不去，果然順利地逃了過去，由此可知命由天註定，事在人所爲！」

吳口天淡淡地道：「今年你是四十九歲，而且恰在船上，一關可躲，再刼難逃，我推定你絕對躲不過這一次！」

商人哈哈一笑道：「那也沒什麼，最多那二十兩銀子算我請客好了。積了多年的棺材錢，便宜各位吃喝一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死後無知，你們活着，可不見得痛快，因爲你們想到吃的是我的棺材蓋，啃的是我的棺材底。那種滋味未必能夠嚥得下！」

關山月聽得眉頭一皺，恰在此時，船家帶了兩個夥計提了幾罈酒與一些菜肴進來，艙中的人一起歡呼迎接。

可是緊跟在船家之後，進來一個滿頭珠翠，身穿白衣的少婦，年約三十出頭，一逕來到吳口天身畔道：「爹！聽說是您在大請客，這是幹嗎？我們爲了達成任務，隱藏身份還來不及，您反而大事招搖！」

吳口天笑道：「妳別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早已有人識穿我們的身份了。倒不如敞開來幹一塲。鳳兒！妳也別走，在此陪我們喝兩杯酒吧！」

少婦眉頭一皺。吳口天笑道：「別去管客艙中那些膿包，這個艙中才是眞正的臥虎藏龍之地，妳認識這位大老闆嗎？」

說時用手一指那位商人。少婦搖頭道：「女兒不認識！」

吳口天微微一笑道：「那妳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他是水道三十六綠林寨的總瓢把子鐵算盤商仁。這艙中全是他轄下的綠林豪雄！」

關山月心中一動，鐵算盤商仁之名倒是有耳聞，然而始終沒見過面。想不到竟是這土頭土腦的小商人。

那少婦淡然一瞥道：「商英雄傾巢遠出，想必是找到一筆大生意了！」

商仁哈哈一笑道：「不錯！普通小買賣，我商某何須親自出馬，不過這筆生意有點扎手。商某正想邀二位幫個小忙！」

那少婦柳眉一豎道：「我們的目標相同，明人不說暗話，大家各幹各的！」

商仁微笑道：「鳳姑娘好大的脾氣。難怪黑鳳凰到現在還是孤身隻影，找不到配偶！眼看着年事老大，妳也不着急嗎？」

那少婦臉色一沉，商仁又笑道：「妳不着急，令尊大人倒是很着急，他不惜自砸招牌，替妳找了一個好對象，妳要不要看看……」

吳口天却伸手一攔，阻止他說下去道：「廢話少說！喝酒，喝酒……」

商仁見吳口天的臉上隱有一股怒色，先前他們二人雖然針鋒相對，口頭上各不相讓，此刻竟客氣起來了。

連忙笑着道：「對！對！現在我們還沒有敵寃家的時候，而且又走到一條路上。大家還是先敍敍交情吧！鳳姑娘請坐！」

那少婦冷哼了一聲道：「不敢當，道不同不相爲謀！」

說着就要扭身離出，商仁的臉上可掛不住了，雙眼一翻，伸手掀開衣襟，摸出一把精鋼的小黑算

盤道：「鳳姑娘！妳不要假清高，商某雖然身在黑道，講究的是明爭明取，比起你們來也並不見得丟人！」

那少婦驀然地回身鼓目，喝怒道：「我們怎麼樣？」

商仁冷笑道：「妳自己心裏明白！」

少婦怒聲道：「我就是不明白，非要你說說清楚。」

商仁嘿嘿一笑道：「商某不過落個男盜之名，還沒有當婊子！」

少婦厲叱一聲，揚手一摸鬢角的穿珠金鳳，只聽見錚然輕響，鳳嘴中射出一片青光，罩將過來。那片青光中挾着無數銀星，將三個人都罩在裏面。商仁手舞鐵算盤，擋住了自己，吳口天一展布招也擋住了。

關山月猝不及防，也沒有可用的東西，只好默運眞氣護身，僅舉起衣袖，障住面門，唯聞悉悉連聲。

等他放下袖子只見胸前袖上，遍插一蓬細如牛毛的銀針，吳口天的布招上也是如此。

只有商仁的身前一星不沾。那蓬銀針都被他用鐵算盤掃落在地下，那少婦微微一怔道：「鐵算盤果然名下無虛，你這個下屬似乎更高明！」

吳口天却一沉臉，喝道：「鳳兒！妳怎敢如此放肆！」

少婦毫不在意地道：「爹！既然他們也跟上了這條船，遲早都須一決……」

說完又指着關山月問商仁道：「你這個部屬叫什麼名字，出身那一家？」

商仁哈哈一笑道：「鳳姑娘！這下子妳可走眼了。商某的綠林道中還能有這種人才，連商某自己給人家當下屬都不配！」

少婦又是一怔，吳口天却笑道：「鳳兒！妳太魯莽了，不問青紅皂白就隨便出手，幸好遇上關大俠，要是換了別人，豈不是誤傷了一條人命！」

少婦怔然道：「關大俠！那一個關大俠？」

吳口天道：「關大俠能有幾個。武林中有那一個姓關的配稱大俠？」

少婦變容失聲道：「莫非是明駝令主？……」

關山月憤然起立，將身上的銀針一抖落地道：「不知關某何處得罪小姐！」

少婦怔然失色，吳口天連忙道：「關大俠不要誤會。小女不識尊顏，以至冒犯虎駕。幸好大俠神功蓋世，未受所傷。」

商仁冷笑一聲道：「明駝令主馳譽天下，要是被你們那一把破銅鐵傷着了。那折在他手下的各家武林豪雄都成飯桶了！」

少婦瞟了商仁一眼，居然不理他的冷嘲熱諷，對關山月深施一禮，然後才以歉疚的聲音道：「關大俠，妾身有眼無珠，罪該萬死……」

關山月見她自動賠罪，倒是無法再發作，只得也道：「不敢當，既然是事出誤會，自是怪不得小姐！」

少婦盈盈一笑道：「大俠在漠野中初逞雄風，卽已蓋倒武林，一鳴驚世，妾身夙聞心儀，深憾未能一見尊顏！」

關山月被她說得更不好意思，吶然無以爲答。

少婦又道：「大俠明駝隨身，獨脚金神闖名天下，怎麼都不在身邊呢？大俠現身在此舟，莫非也是……」

吳口天連忙道：「胡說，關大俠不過是適逢巧合……」

商仁也笑道：「明駝令主身懷絕技，武功蓋世，怎會看上那些玩意兒，他假如眞要有意思，我們就不必費神勞力了！」

他言中有物，說得雖然客氣，却是要用話扣住關山月叫他不要插手管他們的事，關山月自然聽得出來！

揣度情形，他想這兩撥人都是爲着一樣珍奇的寶物，而且那懷寶之人也在這船上，雖然他並無奪取之心。

可是見這兩撥人的身手都不凡，他們覬覦之物一定也很珍貴，爲着好奇，他倒想問問清楚，於是一拱手道：「關某有眼無珠，竟不知高明在側……」

商仁一笑道：「商某不過是個强盜頭子，當不起高明二字。這兩位可是眞正的高人，大俠可曾聽過劍門卜隱？」

關山月一怔道：「劍門卜隱？家師倒是提起過，深以未能謀交爲憾！」

吳口天一笑道：「幸虧在下未曾被令師找到，否則這面算命招牌也將成爲令師的囊中之物，要等大俠賜還了！」

關山月臉上一紅，知道他是指師父當年遍訪各大門派，掠取他們的掌門信符之事而言，乃輕聲道：「家師昔年之舉實出無奈……」

吳口天一笑道：「在下不過是講笑話。令師孤獨大俠的一片苦心，天下昭知，且喜龍華會已爲大俠蕩平，大家都可以安心了！」

商仁也笑道：「不錯！大俠不但掃平了龍華會，而且也力創天魔教，使得天下武林同道得免浩刼，眞是無上功德！」

關山月臉上一紅道：「各位對在下的事倒是很清楚！」

吳口天笑笑道：「在下不但清楚，而且還託大俠之福，得以榜上除名！」

關山月一怔道：「先生莫非是龍華會上人？」

吳口天笑笑道：「不錯！不過在下能爲不足，僅能在鬼榜上掛個末名，大俠位列仙榜之上，自然不會認得！」

關山月更不好意思了。吳口天一嘆道：「在下爲西門無鹽網羅列榜的，雖然明知其非，却也無法拒絕，只得虛與委蛇，苟且偷安而已！」

關山月却不信道：「剛才見令媛身手，先生當更高明，怎會屈身鬼榜！」

吳口天訕然道：「在下自度所學，或許能擠身仙榜之列，可是力不足與羣邪相抗，只好藏拙更名，以免招人注意。」

關山月恍然道：「原來如此，那先生適才替在下所看的相……」

吳口天搖手道：「在下對大俠僅知其人而已，以相論相，還是靠着自己的功夫，否則對大俠的身世，怎敢妄下評斷！」

商仁笑笑道：「吳先生的相法不遜管輅，直追鬼谷，的確是有言必中，對大俠的論相可能不會錯，只是對在下……」

吳口天微笑道：「商英雄自然不會相信在下胡言亂道，不過照台端氣色而言，今日必有凶危，危起於貪，若能放棄貪念。」

商仁冷笑道：「吳先生可是要我就此罷手！」

吳口天道：「生死禍福，在人自擇！」

商仁哼聲道：「那麼先生自己呢？你們從田家鎭化名上船，鳳姑娘更厠身娼樓，曲意交歡對方，難道不是爲着貪念所驅！」

吳口天正色道：「天生重寶，必使用於正途，敝父女雖然也得想到碧玉鳳凰，却是爲着天下衆生，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商仁冷笑道：「先生說得倒眞好聽！」

那少婦又倏然變色道：「姓商的，你若是敢插手，姑奶奶就先給你一點顏色看看！我們爲着這樣東西，不知化了多少心血！」

商仁也冷笑道：「商某也是一樣，勞師遠出，絕不會空手而回。」

那少婦杏眼圓睜，憤然又要動手，船艙中那批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掀翻衣襟，準備拔出武器！

關山月却一擺手道：「各位何必如此！先把話說開來。」

吳口天朝少婦一揮手道：「鳳兒！不准胡鬧，東西還沒有到手。」

商仁也揮揮手把那批人鎭住了道：「我不怕你們。可是也不想現在動手，好容易才得到了碧玉鳳凰的消息，現在鬧起來，讓人家有準備……」

那少婦聽了這句話，果然又安靜了下來！

關山月却莫名其妙地道：「各位所說的碧玉鳳凰究竟是怎麼回事？」

商仁連忙道：「關大俠既然不是爲此而來，還是不要問的好！」

那少婦却一瞪眼道：「你不說我說！我不怕人家知道！假如碧玉鳳凰能落入關大俠的手中，我倒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

商仁眼珠一轉道：「很好！關大俠仁義天下聞，他若是有這個意思，商某不但不干涉，反而願出全力爲之臂助！」

少婦哼了一聲，道：「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商仁豪笑道：「當然！商某雖然出身在黑道，講話絕對算話。可是你們自己可別想動歪腦筋。商某相信得過關大俠，却信不過你們。」

少婦怒聲道：「姓商的！我們若是得手之後，看都不看一眼，馬上轉手給關大俠。看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商仁哈哈一笑道：「賢父女捨得，商某自然也不在乎做一趟虧本生意！」

少婦正要開口，關山月却擺擺手道：「二位盛情，在下十分感激，可是關某並無此心。」

少婦忙道：「關大俠！你別客氣了。天下唯有你配當碧玉鳳凰的主人。而你又剛好在這條船上，實在是天意。」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小姐！關某連碧玉鳳凰是什麼東西還不知道。」

少婦一笑道：「關大俠，你別小姐小姐的叫得人多難受。妾身賤名一個鳳字。大俠就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

商仁跟着笑道：「不錯，鳳姑娘的大名也只有關大俠配叫，我們只要敢提到黑鳳凰三個字，就得留神給割了舌頭。」

關山月一怔，喃喃自語道：「黑鳳凰？這個名字好像聽人說過。」商仁笑道：「走江湖的人若是不知黑鳳凰，那就白混了。現在她是穿着一身白衣。要是她穿着本來的服裝……」關山月連忙道：「江南道上盛傳黑衣女俠，不知可是姑娘！」

吳鳳的臉上微紅道：「關大俠過獎了！」

關山月拱手道：「女俠行踪飄忽，仗義專誅奸佞，關某出道太晚，僅只耳聞盛名，不意今日得睹廬山眞面目。」

吳鳳紅着臉正想說話，吳口天却連連以目示意，大家都驚然回顧，只見艙門口立着兩個漢子。

吳鳳連忙站起來笑道：「兩位老爺怎麼會到下艙來了！」

一個麻面微髭的中年漢子冷冷地道：「妳久出不回，我們不放心，怕妳掉下江裏去了！」

吳鳳抿嘴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那裏會這樣不當心！兩位老爺也是太過於小心。此地太髒了，我們還是到前艙去吧！」

那漢子一笑道：「不是我們小心，是王老爺叫我們來看看，他對妳簡直着了迷，一會兒看不見妳，就像掉了魂似的！」

吳鳳臉上一紅道：「趙老在笑話了！」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不是我說笑話，是王老說笑話，他居然担心大名鼎鼎的黑鳳凰掉下長江裏淹死，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吳鳳臉色一變道：「趙老爺！你的話奴家實在不懂！」

那姓趙的漢子一笑道：「紅姑娘白鳳仙不懂，黑衣女俠黑鳳凰，眞想不到妳裝得這麼像，連老爺都瞞過了！」

吳鳳臉色一變，伸手要去按頭上的鳳珠。那漢子笑道：「黑鳳凰，妳忘了那梅花針剛剛用過一次，不裝上新的是發不出玩意來的，妳老實一點跟我們走吧！」

吳鳳神色一變，見商仁與吳口天都站起身子。商仁的手下也都作勢欲動，忽然眼珠一轉道：「趙老爺！你可別拿我們窮人家開玩笑。什麼黑鳳凰白鳳凰，我一個窰子裏的姑娘，還配叫鳳凰！」

那漢子冷笑道：「這一套還是留着對王老爺去耍吧！」

吳鳳昂然道：「好！我也要請王老爺評評理，說你們欺負我！」

說着昂起頭，向艙外走去，關山月也想跟着出去。吳口天忙將他暗中拉住了，可是那漢子却冷笑一聲，道：「小舅子！你不是想見識一下什麼碧玉鳳凰嗎？跟那婊子一起走好了。有黑鳳凰保護你，別擔心少了一根汗毛，你眞是走時運。黑鳳凰居然捨得把還沒有到手的東西送給你！」

關山月怒不可抑，奮然一掌，推向那漢子的肩頭，口中喝道：「混賬東西，你口中放乾淨些！」

那漢子肩頭一晃，居然避開他的掌勢笑道：「小舅子，你的功夫還差得很遠呢！」

說着輕探一點，對準他胸前點來。關山月初時出掌，並不知對方武功深淺，所以並未用力。及至那漢子避掌回招，他才知道對方身手非凡，臉上不動聲色，暗中凝氣作勢，挺胸硬接受了一指。

可是他已將穴道閉住了，而且反而掄出一拳，擊向那漢子的右臂。雙方的動作都疾逾閃電。

關山月胸前中指，只覺得對方的勁力很勁，被點之處如受重擊。而那漢子却被一拳打得連退五六步，剛好撞向商仁而去，商仁不閃不避，舉起手中鐵算盤，對準他背上就是一下。

算盤上的鐵珠震得叮噹直響，那漢子却朝前一仆，倒在艙板上，口中鮮血直噴，連連地翻着。

另一名中年漢子臉色一變冷笑道：「好！想不到這船上還埋伏着不少高手！」

說着話身形朝外急退，吳鳳不容他脫身，雙手齊出，上探雙目，下擊小腹，也是迅速異常。

那漢子不敢正接，踩腳向旁縱去，撞破艙壁，落在外面的船舷上，飛也似的向前逃去。

吳鳳欲追不及，一頓足道：「糟了！這下子被他識破行藏！」

商仁却冷笑一聲道：「怕什麼！只要他們在這條船上，我就非逼他們交出碧玉鳳凰來！」

關山月譽滿江湖，氣雄萬丈，想不到在西行路上會遇到這麼一檔子事，被牽進碧玉鳳凰的爭奪戰中！

雖然他連碧玉鳳凰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却糊里糊塗地被人納入盜賊一流，與什麼水道綠林總寨主混成一氣！

想到自己明駝令主的身份，跟着人家淌這股混水實在很划不來，因此他聽完商仁那副强盜口吻，不禁皺眉道：「商兄！在下對內情不清楚，最好請商兄明示一番，在下想要知道碧玉鳳凰是什麼東西的……」

商仁翻眼道：「碧玉鳳凰當然是由碧玉雕成的鳳凰了！」

關山月不信道：「就憑這麼一樣東西，居然會贏得諸位如此重視？」

吳鳳笑了一下道：「碧玉鳳凰之名貴處不在外表！」

關山月微笑道：「難道它內裏還有什麼珍寶不成！」

吳鳳笑笑道：「正是，在碧玉鳳凰的肚子裏，還暗藏着一件稀世奇珍，那才是眞正的寶貝，尤其是我們練武的人……」

吳口天忙道：「現在不是談這些話的時候，剛才逃走的那個人，一定會到前面通風報信去了，我們還是及早準備……」

商仁笑笑道：「怕什麼？有了賢父女，加上兄弟這一批人，千軍萬馬也殺得進去，闖得出來，何況還有名滿天下的關大俠！」

關山月皺皺眉道：「商兄！話不是這麼說，碧玉鳳凰暫且不提，前面那批人是什麼來路，在下還

想弄個明白……」

商仁微感不悅道：「關大俠，兄弟這次勞師動衆，原本勢在必得，都因爲遇上大俠，才決心交你這麼一位朋友，完全義務代勞……」

關山月正容道：「商兄盛情在下十分感激，可是在下幼秉師訓，一介不得輕取，因此在下無意拜受重賜……」

商仁怔了一怔才冷笑道：「這麼說來，咱們的馬屁是拍到馬脚上了！」

他的態度十分難看，關山月本待發作，可是想到自己拒絕人家一片好意，怪不得人家不高興了。

因此他忍住了沒出聲，吳鳳笑笑道：「關大俠是正派人物，自然瞧不起我們這種巧取豪奪的手段，盜泉之水，飲之傷廉，關大俠愼重是應該的！」

商仁怒道：「商某雖然背着個盜賊的名，自信所作所爲，比那些欺世盜名的僞君子光明多了，天下更鄙劣之人，並不出在我們綠林道中，盜亦有道，取不義之財，行仁義之賑，江南道上的窮朋友們可以證明商某是怎麼樣的人……」

吳鳳一笑道：「商大寨主之名，盡人皆知，用不着小妹饒舌，只是關大俠跟我們出身不同，自然看法有異……」

關山月被她說得很不好意思，正待出言辯白，却被吳鳳用手勢阻住了，朝艙外一指笑道：「人家已經找上門來了，我們還是先解決了問題再說！」

衆人回頭望去，果然艙口的甲板上一列站定五六個人，剛才逃走的那個大漢也在內，不過站得遠一點！

那五六人中，有一個戴着墨晶眼鏡，頭戴黑緞小帽，身上却穿着羔羊皮袍，袖口外翻，狀若巨賈的中年人！

他好像是這一羣的首領，神態十分鎭靜，口中含着一個旱煙管，還亮着絲絲火星！

深秋的天氣並不太冷，這人身擁重裘，似乎是太早了一點，不過從他瘦削的身材以及病態懨懨的臉色看來，即使再穿上兩件皮袍，也不見得能保持溫暖，不過驚人的是他站在勁烈的秋風中，煙袋上的煙霧却裊裊而昇，一點都不受風力的影響！

艙中諸人都是武功深具基礎，江湖閱歷也十分淵博，一望而知這病夫型的中年人是個內家高手！

吳鳳首先迎上去嬌笑道：「王老爺！您來得正好，給我們評評理……」

中年人冷冷一笑，用煙袋指指船板上的屍體道：「不必評了，老趙有眼無珠，居然把鼎鼎大名的黑鳳凰女俠，當作了普通粉頭，根本是死有餘辜的了……」

吳鳳輕輕一笑道：「王老爺能明白最好，船上的風大，您老這個身子怎麼受得了，奴家扶您回艙休息去吧！」說着毫無顧忌地向他面前走去，關山月與吳口天都不禁替她擔心起來了，覺得她實在太冒險了！

人家已經識破她的身份了，她怎麼還送上前去呢！

誰知那被喚作王老爺的中年人居然無動作，聽任她走到身邊，更任她的一雙玉手扶上他的胳臂！

吳鳳又嬌笑道：「喲！王老爺！您瞧你的手冷得多麼怕人，冰得像死人一樣，眞是何苦來，快到艙裏去歇着吧！」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反握住她的柔荑道：「乖乖，還是妳懂事，不怪老爺疼你，不過不要緊，我在風裏也站不了多久，船馬上就靠岸了！」

吳鳳連忙朝旁邊一看，只見舟子果然準備移靠岸，不禁臉色一變，連忙朝商仁叫道：「商寨主，快想辦法去不讓船靠岸！」

商仁也弄得莫明其妙，不過他老於江湖，知道吳鳳這樣招呼必有用意，連忙用手一比。

他手下的兩名綠林豪雄立刻搶出艙去，可是只跨出兩步，那中年人身旁的大漢已經發動了！

一邊站着一個，四掌齊出，厲聲喝道：「滾回去！」

掌勁凌厲，相隔尺許，却將那兩名綠林豪雄撞跌回來，倒在地上，胸前一片血漬糢糊，看來連內臟都震碎了！

商仁大驚失色，一擺鐵算盤就打算攻上去！

吳鳳又大叫道：「先別管他們，儘快想法子不使船攏岸！」

商仁究竟是經過風浪的人物，見狀知道這事情一定大有關係，否則吳鳳不會叫他操此不急之務！

於是他用手一揮道：「全體都出動，禁止船靠岸！」

他的手下還有十幾人，而且都訓練有素，得到了命令之後，立刻開始行動，正面有人把守走不通了。

他們居然向左右與後方尋求出路，右邊已經撞破一個大洞，左邊的人也開始用拳擊牆，準備搶路出去！

可是等他們撞開艙板後，發現前後左右都被人封死了，每隔三尺就站定了一名漢子，個個凝神以待！

有兩三個水寨中的好漢還想硬搶出去，可是他們一露身，外面就是一掌推進來，個個都是功力深厚！

艙中立刻又添了兩具死屍，只有一人功力較深

，被打得一個翻滾，雖然沒送命，却也受傷不淺！

關山月見對方頃刻之間，即已殺傷五人，雖然事不關己，也不禁義憤塡膺，伸拳就向艙外擊去，口中還怒喝道：「混帳東西你們竟敢如此橫暴……」

他的拳力自是非同小可，拳至板破，勁力外透，艙外一名漢子橫拳相接，却擋不住他的神力。

唯聞一聲慘呼，一名好漢翻身向後飛去，砰然一聲跌入江中，看來也是活不成了！

那中年人微微一怔，冷笑道：「好！好小子！你的本事不小，等一下到了岸上，老爺要你好好吃點苦頭，我的人豈是那麼簡單可殺的！」

吳鳳見關山月居然能勝過外面把守的大漢，連忙叫道：「關大俠！快搶出去把船舵扳回來！」

關山月不明白她何以這件事如此重視，可是由情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此他毫不考慮地就朝缺口處衝出去，然而外面看守的大漢已經防備到這一點。

他剛一探頭，斜裏嗖嗖連聲，至少有三四把鋼刀朝他正面削到！

刀光森寒，刀風勁厲，關山月護身眞氣雖然練得到家，也不敢以血肉之軀去輕試刀鋒，逼得又縮了回來！

可是這一下他動了眞怒，嗆然一聲，黃蝶劍已經出鞘，挾着一片耀目金光，護着身子朝外竄去！

外面的鋼刀又削了過來，怎敵黃蝶劍神物之利，嗆啷連響中，那些鋼刀都被削成數截！

中年人臉色一變，大聲叫道：「不准放他們過去！」

那些漢子雖已失去武器，却個個絕不畏死，五個人一並列，把六七尺寬的船舷堵得死死的。

關山月用劍一探，意在逼他們退開，可是那些大漢視如不睹，反而排列慢慢地逼過來！

而且在他們後面，另一批漢子也排成隊形，準備第一排人被殺死後遞補上來，同時第三排人也準備好了！

他們是想用血肉之軀來阻遏關山月到船後去，面對着這一批不怕死的人，關山月是怔住了！

吳鳳在甲板上看得清楚，厲聲大叫道：「關大俠！別管他們，殺過去！」

那中年人冷冷地道：「殺好了！血債血還，反正你得付代價的！」

第一列漢子走到關山月身前三四尺的地方却止步不動，雙目直視，十掌齊擧，凝勢待發！

關山月並不怕他們的掌力，他知道只要自己黃蝶劍施展開來，不僅可以化除他們的掌力，也可以殺死他們！

可是叫他用寶劍殺死一排赤手空拳的人，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是以反被他們逼退了一步！

吳口天也從洞中鑽了出來，他可不像關山月那麼仁慈，手中的布招一揮，平掃了出去！

那列漢子的掌力也及時發出，勢如迅雷，十分洶湧，一起迎在吳口天的布招上，雙方都用足了勁力！

船身爲之一震，吳口天連退了幾步，要不是關山月把劍收得快，差一點就撞在黃蝶劍上！

那列漢子却有三人被布招上的勁氣掃中雙腕，如受利刄，船板上立刻落下六隻血淋淋的斷掌！

可是他們的陣勢並未散開，斷了手的大漢仍是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連眉頭也都沒有皺一下。

吳口天也不禁怔住了道：「厲害！厲害！看不出這些傢伙倒個個是硬底子，居然能擋住我的全力一擊，老朽今天算是開眼了……」

關山月却一皺眉道：「他們難道是木頭人，怎麼不怕痛的？」

那中年人赫赫一笑道：「厲魔山莊上的人別說是削斷了一雙手，你就是砍下他們的腦袋，包你也看不見一個皺眉頭的！」

關山月一怔道：「厲魔山莊？是什麼地方？」

吳口天搖搖頭道：「老夫行走江湖多年，也沒有聽過這個名稱！」

那中年人又冷笑道：「區區江湖在厲魔山莊眼中看來簡直一文不值，這些不過是厲魔山莊的莊客，比諸你們江湖高手如何！」

吳鳳又在叫道：「關大俠！別再誤事了，快去後舵！」

中年人哈哈大笑道：「現在恐怕太晚了！等一下上了岸，老爺叫你們見識一下厲魔山莊的手段，憑你們這點本事，也敢搶碧玉鳳……」

吳鳳見這艘船果然已漸漸靠岸，心中不禁大急叫道：「關大俠！不能再拖了，到了岸上就是他們天下……」

可是關山月怎麼也無法對那些人下手，眼看着那條船離岸只有十幾丈光景，馬上就將靠過去！

忽而船底頓地一動，好似碰到了什麼東西，船身也打橫過來，使得船上的人都跟着歪了一下！

有幾個靠船邊的漢子一時控制不住身形，紛紛落下水，說也奇怪，那些落水的漢子武功全都很不錯！

可是他們落到水中之後，立刻手足無措，哇哇怪叫，掙扎不了幾下，一個個都已沉到水中去！

那中年人臉色一變，立刻喝問道：「是怎麼回事？」

船尾過來一名漢子道：「回師爺的話，船擱淺

了，此地淺灘很多，本來不是靠岸的地方，都因事機迫切，才不得已……」

那中年人也失去了平靜，慌急地叫道：「混帳！把駕船的推下水去，抬也得把船送上岸去！」

那大漢恭身而退，船後傳來一片嘈雜聲，大概是那漢子在執行命令，脅迫船家下水推船攏岸！

吳鳳好似發現了什麼妙策，連忙高叫道：「商寨主！設法沉船，到了水裏他們就兇不起來！」

商仁在破洞中瞧見那幾個落水的情形，心中已經了然，這批厲魔山莊的人武功雖然厲害，却極其畏水！

這地方離岸已經不遠，淺灘密佈，尋常人落下去也死不了，可是那幾個人居然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了！

看來吳鳳一直叫他們設法阻止船靠岸，大概也是想利用他們這一個弱點，現在的機會實在太難得了！

他們幹水盜出身，沉船自是拿手傑作，不等外面的人有所動作，他們在艙中已經發動了！

每個人都雙脚連蹬，立刻將船底踩破，江水衝了上來，那些大漢，原想搶進去阻止的，見到冒上的水柱後，一個個臉色大變，反而朝艙頂高處逃去，畏懼之狀，如見毒蛇猛獸，那中年人連喝止都沒有用。

船沉得很快，頃刻間已淹沒了底艙，吳鳳又興奮地道：「商寨主！快出去把船掀翻過來……」

商仁用不着她吩咐，早已存了此想法，艙外已無人把守，他率着近十個手下，都縱身跳落江中！

這是一艘大江船，載重量很大，可是十幾個水老虎一般的綠林豪雄看來並不當一回事！

商仁與他的手下落水之後，立刻扳住船舷，用力搖幌着，大船立刻像地動一般起伏不定！

擠在艙頂的大漢們個個臉色如土，死命抱住可以扶手的東西，深恐被翻到水裏去，混亂的情形更爲之不堪！

只有那中年人身畔的四個漢子還很鎮靜，他們身子也像是釘在船板上一般，不受搖擺的影響了！

有兩個人更是從身畔掏出一把袖箭似的暗器，對準商仁等人攻去，商仁見機得早，連忙沒入水中去！

可是他手下的豪客已有四五個中了暗器，雙手一鬆，漂浮在水面上死去，全身泛着紫黑色！

足見那暗器上還餵着劇毒！

吳鳳見狀又叫道：「商寨主！毒箭難防，下水毀船……」

商仁剛冒出頭來，聞言又潛了下去，不一會，船下傳來微震，可知是他們在下面動手毀船了！

那中年人臉色一變，厲聲叫道：「黑鳳凰，老夫對妳太客氣了……」

吳鳳凜然不懼，格格一笑道：「王老爺，奴家知道您的霹靂神功很厲害，可是您一施展神功，這條木船經不起馬上就會分家……」

那中年人果然被她的話嚇住了，不敢發作。

可是他又不甘心就此受制，厲聲道：「黑鳳凰，老爺到了岸上，一定叫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受盡我魔火煉身之慘，那時妳可別叫苦……」

吳鳳格格俏笑道：「王老爺！瞧您說得多怕人，此地離岸還遠着呢，只怕不等您發出魔火，先得水厄……」

那中年人沉聲不響，吳鳳又笑道：「王老爺！您把碧玉鳳凰交出來，奴家就替您想個活命之策，反正您又無法把那寶貝帶到陰間去……」

中年人嚴厲地搖頭道：「不！老夫寧可毀了它，也不會交給妳！」

吳鳳一笑道：「隨便您吧！好死不如歹活，您自己斟酌一下！」

商仁在水下動作很快，一會兒，船已經倒過一邊，眼前看着就要整個分解開來了，中年人忽然道：「妳用什麼方法助老夫逃生？」

吳鳳一笑道：「您老爺身上是沾不得水的，這兒離岸又遠，您一步又跳不到，除非有人在中途托您一把！可是您那些人也沾不得水，這個工作祇有我才能勝任！」

中年人道：「好吧！老夫就接受妳的條件！」

吳鳳將手一伸道：「您先把東西交過來，否則您到了岸上，來個翻臉不認帳，奴家又打不過您，豈不是白救了您一場！」

中年人冷笑道：「難道妳不怕老夫上岸後再搶回來！」

吳鳳笑笑道：「奴家自然不會這麼傻，您上岸，奴家却不上岸，您怕水，奴家可不怕，在水裏您就無可奈何奴家了！」

中年人臉色一沉道：「想不到妳如此厲害！」

吳鳳笑笑道：「誰叫您王老爺有個怕水的缺點呢？」

中年人想想又道：「可是碧玉鳳凰入妳手之後，妳不救老夫呢？」

吳鳳一笑道：「那您只好相信奴家了，因爲這事奴家並不急……」

這時商仁已將另一邊船舷也拆去了，只剩下一片艙面浮在水上，目前體積還大，勉强可以載幾個人的體重！

若是等他們把船艙也拆散了，大家一定無法容

身；對關山月等人說來，這自然不算什麼！

可是厲魔山莊那邊的人，已個個鬼哭神號，叫成一片，每個人都彷彿是面臨到最大的災禍！

關山月看得大惑不解，這些人面臨刀劍都不怕，何以會對水有着如此畏懼呢？同樣是一死！

難道被水淹死更甚於斷頭殘肢嗎？

再者他們如此怕水，爲什麼偏偏又要坐船呢？這個時刻自然不會有人來解答他的問題，可是面臨這種場合，使他不能不想這一個問題！

那中年人好似經過一番愼重的考慮，作了個最後的決定，事實上他也無法作更深一層的考慮了！

因爲那艙面已開始分裂，將關山月等人都分開了，關山月與吳口天的那一半順着江水下流！

那中年人却從身邊掏出一個方形綢包叫道：「老夫相信妳一次！」

吳鳳伸手接過綢包，口中還笑道：「您到底還是怕死的……」

一言未畢，那中年人突然扣住她的脈門，將她的身子舉了起來，一齊朝江中跳去，關山月與吳口天都爲之一驚！

一聲還沒有叫出來，二人已朝水面落下，可是那中年人却運用一個極爲巧妙的姿勢！他先將吳鳳朝下一按！

吳鳳是頭上脚下，直着下水的，她的身子不過才沒入一半，中年人用另一隻手一按她的頭頂！

就利用這些微的借力，使他的身子再拔空，向水中一塊突出大石上落去，順手還牽住吳鳳的頭髮，將她也帶了出來！

吳口天時刻都沒有放鬆他們的行動，見狀輕叱一聲，手中的布招飛了出來，像是一支急矛！

他也算準了那中年人的意圖，這枝布招不取人而取石，早在他們落下以前剎那，布招掠過那一塊巨石。

一下子就把那塊巨石捲住，拖橫了幾尺。

那中年人眼看將落入水中，不知他在空中怎麼一來，雙腿倒提上去，身子跟着打橫一轉！

就在空中用力將吳鳳掄了個圓圈，然後放開了手。

吳鳳在岸上砰然跌落，而那中年人也利用一掄的旋力，把身子飛前丈許，恰好落在岸邊上。

由於這中年人的示範動作，給那些漢子們一個啓示，他們紛紛找到了船上的水手，照樣施爲！

那些船夫自然沒有反抗的能力，借勁也比較容易，都在空中脚踏他們的雙肩，自己上了岸，不管船夫死活了！

片刻之間，已有十餘人逃上了岸！

那些上岸的漢子，一踏上陸地，立却拔腿向四週逃去，利用木槁的三個漢子連連發出暗器追殺逃亡者！

殺死了五六個，逃走了七八個，他們還想追過去加以殺戮時，那中年人已擺擺手，厲聲大喝道：「不要管他們，準備應戰！」

這一切的演變不僅使關山月等人料想不到，即使親眼目擊看到了，也是無法相信，因爲它太突然了！

吳鳳在地上剛剛翻身坐起來，那中年人過去一脚，把她又踢了幾個翻滾，手中的綢包，也飛出老遠。

中年人過去看看綢包，見上面已被水淋濕了，他好像連這一點水都怕沾，折了一枝小樹，挑開綢布。

綢布下面是一個木質的方盒，他審視片刻，確知上面並沒有水漬，才彎腰拾了起來，鄭重收入懷中。

然後他彷彿餘怒未息，擎着那枝小樹，在吳鳳的身上抽打着，下手很重，沒有幾下，就綻開了血花！

關山月看得髮逆眦裂，那裏忍耐得住，怒喝道：「這賊子，居然敢如此蹂躪婦人……」

說着就要撲過去，吳口天却一把拖住他道：「關大俠！他就是想引誘我們上岸去！」

關山月怒聲道：「難道你就眼看着他這樣慘虐你的女兒？」

吳口天輕輕一嘆道：「有什麼辦法呢，老夫一時走眼，沒想到這批人如此棘手，現在我們上去，也不是他的敵手！」

關山月見吳鳳在鞭策之下，全身衣衫盡破，血水四濺，連樹枝都染紅了，而那中年人，却越打越起勁！

吳鳳在地上輾轉滾翻，却咬緊牙齒，不哼出一點聲音！

吳口天的聲音畧畧顫抖道：「鳳兒是自作聰明，這下子可吃苦了，她祇要再等一下，不怕那批賊子不死在水中，偏偏要出什麼鬼主意……」

關山月又要掙過去，吳口天連忙說道：「不要去！」

關山月叫道：「你看得下去嗎？」

吳口天道：「那老傢伙對鳳兒十分迷戀，現在只是使她皮肉受苦，並沒有傷及她的內腑，不會有多大關係！」

關山月憤然掙脫他的手道：「捱打的是你的女兒，本來不關我的事，可是我却替你女兒感到難過，天下像你這種父親倒是少有……」

吳口天感到十分羞愧，變爲惱怒道：「關大俠，我們父女的事不要你多管！」

關山月冷笑道：「我自然管不着，可是我與你女兒同爲武林中人，基於這一點道義，我不忍心看她受苦……」

吳口天不禁滿臉飛紅道：「關大俠！你的仁心行俠老朽十分敬佩，可是你難道看不出這是一個陷阱嗎？有這一水之隔，也奈何不了我們……」

關山月冷冷一笑道：「我要過去了，你來不來隨便！」

說完將黃蝶劍揷緊在背上，跳下江中，向岸上游去。

他的水性並不佳，只是恃着體力在拍水前進，既費力又慢，可是他游了一陣，突然有人將他托了起來。

那人不但托住他，而且還把他朝前推送，速度比他自己進行時快得多了，他起初以爲是吳口天追了上來！

可是等他低頭一看，那人却是水道總寨主商仁，他的泳姿極佳，托着一個人，仍能像游魚一般快速！

關山月怔了一怔道：「商兄！你放手好了，我自己能上去！」

商仁在水中探頭微笑道：「關大俠，你最好還是節省一點體力，留着鬥鬥那個怪傢伙，我恐怕不是他們的敵手……」

關山月連忙道：「那商兄可以不必前去。」

商仁不悅道：「這是什麼話，我帶了十幾個兄弟出來，現在只剩了五六個人，我怎能不替他們報仇……」

關山月拿他與吳口天一比，不禁感慨萬端。

商仁又微微一笑道：「大俠與那老傢伙的談話，兄弟都聽到了，吳口天自命俠義中人，看來未必能及得上我這做强盜的……」

關山月無言以答，商仁又道：「兄弟今日能遇大俠，引爲莫大榮幸，就是用這條性命來巴結大俠，也是心甘情願的！」

說着二人已到了岸邊，商仁手下的五六個人也跟着上來，那中年人才止住鞭打，冷冷一笑道：「你們對碧玉鳳凰還沒有死心嗎？」

關山月厲聲道：「我不希罕你碧玉鳳凰呢？」

中年人笑笑道：「那你來做什麼？」

關山月沉聲道：「我看不慣你虐待女人的慘酷手段，特來警誡你一番！」

那中年人哈哈大笑道：「老夫活到今天，第一次聽見有人敢說這種話，而且還是一個小伙子，老夫倒眞要對江湖人刮目相看了！」

說罷又對旁邊的三個漢子問道：「韓方！這小子是誰？」

那名叫韓方的漢子正是第一次從艙中逃走的人，他想了一下，才紅着臉結結巴巴地答道：「我不認識，不過聽黑鳳凰叫他關大俠，想來就是最近才崛起江湖的明駝令主關山月，姓關的年青高手不多，……」

商仁立刻接口道：「這就是明駝令主，江湖上有幾個配稱爲大俠的年青人！」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我聽過這麼一個人，好像他還混得蠻有出息，韓方，你也太糊塗了，這樣一個人跟上了船你竟會不知，難怪我們在江中吃了這麼大虧，回到莊上我看你如何交代了？」

那名叫韓方的漢子十分惶恐，連忙恭身道：「師爺說得很是，這是屬下的疏忽，因爲關山月明駝金神不離身，屬下沒有注意到……」

那中年人擺擺手道：「算了！算了！這次我也太疏忽了，連這批水老鼠跟黑鳳凰上了船也沒有發覺，幸好碧玉鳳凰未失！不然我們無法回去交代，現在我把這幾個傢伙交給你們收拾，動作可得快一點，別再躭擱了！」

韓方怔了一怔才道：「師爺！這幾個水老鼠不成問題，只是那姓關的恐怕有點扎手，您還是親自出手吧，我們萬一……」

中年人怒聲道：「混賬！現在不是在船上，你還有什麼顧忌，我不相信厲魔山莊的霹靂神拳會敵不過一個小伙子……」

韓方立刻恭身道：「是！是！屬下一定不會辱命！」

說完對關山月等人傲視一眼道：「你們是一起上還是分開上！」

商仁按納不住怒叫道：「放屁！憑你們什麼厲魔山莊的無名小卒，關大俠還不屑一搏呢，居然敢說出那等狂言……」

韓方冷冷一笑道：「厲魔山莊是不屑揚名，否則江湖上還有你們混的餘地，別廢話了，快過來領死吧！最好你們是一起上……」

商仁一擺鐵算盤，就想攻過去，却被關山月攔住道：「且慢！我想問問淸楚，你們厲魔山莊究竟是什麼？」

韓方冷笑一聲道：「等老子送你回老家去，閻王爺會告訴你的！」

關山月嗆然一聲，撤出黃蝶劍道：「關某要鬥鬥你們這批狂徒！」

韓方朝他的劍看了一眼道：「很好！老子就一雙空手來收拾你！」

商仁不願意地道：「關大俠！這一場應該是兄弟的……」

關山月搖搖頭道：「商兄！你認爲武功比諸在下如何？」

商仁怔道：「那兄弟自然不敢與大俠相較！」

關山月點頭道：「你看他們如何？」

商仁道：「更差了，在船上那個姓趙的痲子，兄弟一算盤就送他上了西天，就是這傢伙也被吳姑娘打出了艙去！」

關山月道：「這就是了，他們在船上那等差，到了岸上又神氣得敢邀我們一起上，你想他們是什麼意思？」

商仁轉轉眼睛道：「他們不是找死，就是另有所恃……」

韓方已忍不住道：「不錯！到了岸上，老子們的霹靂神拳就沒有限制了！」

關山月一笑道：「商兄聽見了，他所以敢如此狂，就是恃着什麼霹靂神拳，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厲害，可是以你老江湖的眼光看人，這人是否虛言恐嚇呢？」

商仁倔强地道：「兄弟對沒有見過的事從來不加考慮！」

關山月搖頭道：「商兄這就是在强辯了，你明明知道他說的是眞話！」

商仁道：「就算是眞話兄弟也不在乎……」

關山月正色道：「商兄肯接受兄弟的一個請求嗎？」

商仁怔了一怔道：「大俠有什麼吩咐，兄弟無不照辦！」

關山月道：「那就請商兄與同來的五位英雄退後十丈，每人各距三丈而立，看兄弟領畧一下霹靂神拳的威力！」

商仁不解道：「大俠要先上就是了，何必又叫我們走開呢？」

關山月正色道：「假如兄弟喪生在霹靂神拳之下，你們六位立刻回身跳進長江，儘快的潛入水中，渡到對岸……」

商仁不悅道：「大俠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嗎？你假如不敵，我們當也不是敵手，但總得可以拚上一下！」

關山月一嘆道：「大家都拚死此地，誰給我們報仇呢？」

商仁想想道：「假如大俠敵不過，找報仇的人就難了！」

關山月一笑道：「不然！我剛從五台山過來，那兒新成立了太極門，由張菁菁姑娘主持，山上網羅了幾個絕世高手，假如想要報仇，只有寄望於他們了，可是一定得有人去通知他們才行，所以我才作了那個請求！」

商仁一怔道：「那只要有一個人就够了！」

關山月道：「不錯！只要有一個人就够了，可是你們若不散開，恐怕很難有一個生還的人，你想這批傢伙肯放你們離開吧！」

那中年人突地臉色一動道：「小伙子！老夫今天才曉得你在江湖上如此成名，果然有些鬼門道，老夫破例給你一個面子！」

關山月冷冷地道：「不勞費心，我也不相信你有這麼大的胆子！」

中年人怫然地道：「笑話！厲魔山莊的人還怕人家來報仇……」

關山月冷笑道：「你也許不怕，可是你們怕水的事却不敢洩露出去！」

中年人臉色一變，關山月迅速舞動長劍，以凌厲的劍氣將他們硬逼退了幾步，然後大叫道：「商兄！快退到江邊！」

商仁自己沒有動，可是他手下已有兩人退入江中，浮出頭朝上觀望着，關山月回頭看了一下笑道：「現在我們可以放心應戰了，商兄，等一下你要拚命也行，要溜也行，反正厲魔山莊今後也不得安寧！」

那中年人臉色大變叫道：「韓方！快動手，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他們！」

韓方一舉手，關山月等人連忙凝神戒備，可是那中年人却哈哈大笑，手指着江中得意地道：「小伙子！你沒防到這一手吧！老夫手下這批人早經訓練，不用暗示就知道該如何杜絕後患！」

關山月回頭一看，只見那另兩名漢子已經利用他們失神戒備的當兒，潛繞到他的背後，攔截了歸路！

同時先前跳下江中的兩人同都浮屍在水面上，顯然是被他們毒箭暗算身死，不禁目瞪口呆！

那中年人又大笑道：「薑桂是老的辣，你小子一點小聰明居然敢在老夫面前來玩弄，你所用的那一手的確是擊中我們的弱點……」

關山月沉聲道：「你別太得意，你們的霹靂神拳還不一定能贏得了我！」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韓方等人的功力不够，也許能被你逃過手去，老夫如親自出手，你要活命是太難了……」

關山月的把握實在不大，聞言不再作聲，可是商仁又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都是一怔！

韓方怒聲道：「你已經死在臨頭，還有什麼可笑的！」

商仁將鐵算盤搖得啷啷直響，以表示他的得意道：「我想到薑桂是老的辣，這話一點不錯！」

關山月一皺眉道：「商兄別再說笑話了！」

商仁大笑道：「我不是說笑話，我們方才對吳老頭的看法都不夠正確，他不是貪生怕死而是老謀深算……」

關山月回頭望去，只見那平平的艙板上已失去了吳口天的踪影，甚至於連他留在江邊的布招也不見了！

這證明他偷偷地下了水，偷偷地潛泳到江邊取得了布招，聽完他們的談話後，又偷偷地離開了！

中年人神色大變，然已無可奈何。

商仁却大笑道：「假如我今天能逃過活命，以後見了算命的都要躲得遠遠的，他們太厲害了，連你這種老奸巨猾都鬥不過他！」

中年人厲聲大喝道：「你還想活命，眞是在做夢了……」

關山月坦然一笑道：「男兒獻身於江湖，死生何足掛懷，只要死得有價值，死得不寃枉，何時何地不能死！」

這股凌霄豪氣，說得那中年人神色一動。

商仁挺挺胸膛大笑道：「關大俠！給你這一說，兄弟倒是巴不得一死了，做强盜很少有好下場，商某能死在這一次眞是太榮幸了！」

吳鳳强忍着身上的痛楚，膝行着爬過來慘聲道：「關大俠！這次你是受我的牽累了，我們縱遭不幸，啓端於碧玉鳳凰，尙是咎由自取，你實在是沒理由……」

關山月擺擺手道：「吳姑娘，別這麼說，大家都是武林一脈……」

那中年人很是不耐，向韓方道：「韓方！你還等什麼，那個算命的已經溜掉了，趕快收拾了這些人好趕路去，免得被人盯住了後路！」

關山月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殺了我們，厲魔山莊便不會被人發現了嗎？」

中年人傲然地道：「那大概不容易，厲魔山莊創立已近百年，天下有誰知道它的存在，只要你們一死，厲魔山莊又穩如磐石矣！」

關山月笑笑道：「以前算你們運氣，沒有露出形跡，現在消息已洩，只要張姑娘得到了通知，不怕你們逃上天去！」

中年人仍是不信道：「天下那麼大，她從何處找起？」

關山月道：「剛才你手下有五六個人逃走了，他們一定是不堪你們嚴厲壓迫手段，要找厲魔山莊，自然是從他們身上着手！」

中年人臉色大變，一語不發，祇是對着韓方作了個手勢，叫他準備發動，商仁突然一擧鐵算盤叫道：「關大俠！旣然吳老出去通風報信，我們的生死已無足緊要，這第一陣由兄弟來領教吧！」

說完鐵算盤振得叮噹直響，大聲喝道：「弟兄們，爲死去的弟兄們找點塡棺材本兒……」

他的三個手下得了招呼，一起朝前撲到，韓方厲吼一聲，單拳平發，頓時風雷俱動，如霹靂乍降，神鬼俱驚！

他終於使出了霹靂神拳，聲勢不同凡響，三個撲上去的人根本還來不及發招，已是血肉橫飛，屍橫就地！

商仁口中雖然發了招呼，身子反而往後縱去，所以並未受傷，只是被那股巨力震得翻坐在地上，大叫道：「好霸道的拳式！」

叫聲中，鐵算盤已經拍碎，無數的算盤珠如雨點般地朝韓方立足之處湧去，韓方似乎沒有防到這一招。

欲待運勢作抵已是不及，連忙就地一滾，算是避開了那一蓬急雨似的算珠，等他剛一坐起，商仁又叫道：「照打！」

原來商仁手中還留着幾顆算珠未發，再度發招，韓方自是未能料及，噗噗兩響，兩顆鋼丸已迫面而入！

商仁原是將成功寄望於第二次出手，所以勁力尤重，那兩顆鐵珠，剛好擠入他的眼眶，代替了他眼珠了！

商仁大笑道：「原來你們除了霹靂神拳外，其他的功夫倒也平常！」

韓方疼得滿地亂滾，滾到吳鳳身邊時，她伸手抓起一塊鵝卵石，對準他的腦袋上就是一擊！

她把鞭策的怨毒，盡洩於這一擊，韓方的腦袋立刻像掏爛的半熟西瓜，紅的血，白的腦漿，混成一片！

商仁見狀大笑道：「好姑娘，這一下補得太好了，我那些死去的弟兄們至少可以閉上一隻眼睛，他們會感激你的……」

那中年人却變色大吼道：「無耻的賊子，居然敢使用這種狡獪的手段，老夫不將你們碎屍萬段，誓不爲人，杜九，黃康……」

他大概是叫另外兩名漢子前來出手，可是連叫幾聲，那兩人仍是呆立不動，他一急之下，趕過去一看。

那兩人的咽喉各穿了一個小洞，早已死去。

商仁哈哈大笑道：「商某身爲江南三十六水寨盟主，行事向來講究公平，絕不會同罪異罰，這兩個傢伙死了恐怕還不知道是誰的手下呢？老王八蛋

，你要叫我們碎屍千段，恐怕要麻煩你自己去動手了……」

關山月也不禁怔住了，覺得這商仁果然是不簡單，因爲他站在商仁附近，竟也不知消他是什麼時候出手將身後兩人除去的！

那中年人的神色變爲十分陰沉，脚步慢慢向商仁移去，一雙手伸了出來，雖然細嫩白皙，却帶着死亡的恐怖！

商仁不禁爲他的神態所懾，身不由主地向後慢慢退去，一個緊逼，一個後退，直退到韓方的屍體附近！

商仁脚絆着屍體，一交跌了下來，中年人彎腰伸手向他抓去，商仁恐怖之餘，連抵抗的能力都沒有了！

關山月連忙仗劍趕了過來，中年人猛然直起腰喝道：「你走開！」

關山月自然不會聽他的話，可是也被他的聲氣所懾，身不由主地退了兩步，黃蝶劍握得更緊了！

只要對方對商仁有任何動作，他也將毫不考慮地出手，可是那中年人只伸手在腰間取出他的旱煙袋。

先將韓方的屍體挑開一邊，然後指着血水中的鐵珠道：「老夫決不對手無寸鐵的人出招，你把它們拾起來！」

商仁怔了一怔，終於順從地抓起鐵珠。

中年人冷冷地道：「够了嗎？假如不够的話，你還可以多檢幾顆！」

商仁顫聲道：「做什麼？」

中年人冷聲道：「你擊斃韓方的手法無以足取，可是你殺死我另外兩個手下的手法却頗爲高明，老夫准你再施爲一次！」

商仁努力地振作了一下，從對方懾人的聲氣中奮發起來，勉强地擠出一聲冷冷的輕笑道：「我的那些手法並無出奇之處，而且只能乘人於不備之時，再者你那兩個手下也太差勁……」

中年人沉聲叱道：「少廢話！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商仁想了一下，突然把手中的鐵珠丟在地下道：「我現在手無寸鐵，聽憑你動手好了！」

中年人似乎想不到他會要出這一手，怔了一下，道：「你身爲三十六水寨盟主，怎麼會得如此無賴！」

商仁淡淡地道：「這不算無賴，你明知我無法傷得了你，才故意表示大方，商某一把鐵算盤，向來算進不算出，怎會上你的當！」

中年人怒道：「你到底動不動手？」

商仁笑笑道：「商某自知技不如人，實在沒興趣供人消遣，不管動不動手都難逃一死，商某又何必多此一擧！」

中年人想了一下才冷笑道：「老夫王十方，生平以機智自負，才膺任厲魔山莊師爺之職，想不到今天居然能碰上一個厲害的對手……」

商仁也冷笑道：「你叫王十方，我憑一把鐵算盤吃盡十一方，你碰上了我，只好自認倒霉了，若是商某也有機會混到你們厲魔山莊中，只怕你這個師爺的位置就讓出來了！」

王十方沉聲道：「你手無寸鐵，老夫也不屑用霹靂神拳來殺死你，因此老夫再給你一個機會，准你徒手相搏！」

商仁一笑道：「假如我一直不動手，你就沒有藉口殺死我是不是？」

王十方怒道：「這也未必！」

商仁笑道：「我早看透了，這恐怕還是你們厲魔山莊的規矩！」

王十方微微變色道：「你胡說……」

商仁笑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先前命令那個韓方動手殺死我們，他本來早就可以出手了，可是他一挨再挨，一直等到我們先出手了才開始發動，我眞不明白你們厲魔山莊的主人是怎樣一個人物，要訂下這樣一個荒唐的規則……」

王十方怒聲道：「你不出手，老夫就會放過你不成？」

商仁笑笑道：「我相信放過我是不可能的，不過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出手的，要想殺死我你還得動動腦筋！」

王十方怔了片刻才輕輕一嘆道：「姓商的，老夫算是服了你，你走吧！」

商仁搖頭道：「我也不走！」

王十方怒道：「老夫放過你活命機會，你倒不走了……」

商仁一笑道：「我沒有那麼傻，你們一定還有另一條規定，對於意圖逃走的人，可以照殺不誤，我不會上那個當！」

王十方這次是眞正的怔住了道：「你怎麼知道的？」

商仁笑笑道：「那兩個手下已經逃下江中，他們並未出手抵抗，結果仍不免一死，因此我覺得還是不走爲妙！」

王十方憤怒已極，厲聲道：「很妙，老夫不能不佩服你的聰明，居然把厲魔山莊的規矩摸得如此清楚，老夫就跟你對耗下去！」

商仁雙手一抱笑道：「耗下去，反正我的有是工夫，只怕你等不及，照天候看，不久就要下雨了

，那對你可是大為不利！」

王十方抬頭一看天上的陰雲，臉色也跟着沉重了。

沉思良久才低聲道：「姓商的，你逼得老夫要違規了！」

商仁笑笑道：「那你回到厲魔山莊又將如何交代呢？」

王十方哼了一聲道：「好在我身邊的人都死光了，縱然違規也無人得知！」

商仁仍是不在乎地笑笑道：「你真如此有把握嗎？我想你們這次大舉出動，厲魔山莊一定會另外派人監視你們行事的……」

王十方大叫道：「胡說，難道老夫還比不上你清楚！」

商仁一笑道：「正因為你太清楚，所以才有那番做作，否則你早就動手了，何必還跟我講那麼多的廢話！」

王十方的臉上肌肉開始有着輕微的顫動，顯見他憤怒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但是他居然沒有發作。

可知商仁的每一句話都擊中了他的弱點！天氣越來越暗，王十方的神色也愈形陰沉。

商仁好整以暇地道：「馬上就要下雨，你得趕快作個決定！」

王十方沉思良久，突然仰首向天朗聲道：「王十方敬稟厲魔主人，因事機緊迫，不得已乃作違命之舉，伏祈主人垂諒，俟十方回莊之後，當自請處分！」

商仁原是信口胡說，他自己也拿不準是否真的有人在暗中監視，所以見到王十方對空發話，忍不住好笑起來！

誰知他還沒笑出口，空中突然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不准！你這次出行，雖然已達成任務，取得碧玉鳳凰，可是錯誤百出，差一點將莊中機密洩露無遺，若非本主人暗中隨行，你的罪行，將無以彌補，現在還敢提出那種無理的要求……」

語音方落，空中落下一大堆東西，衆人抬眼望去，那是六七顆血淋淋的人頭，而且正是先前逃走的那些漢子！

接着，又落下一樣東西，那却是吳口天的白布招！

關山月與商仁大驚失色，吳鳳則痛叫一聲，昏絕了過去，王十方也臉如土色，混身戰慄不已！

那暗中發話的人確是神秘莫測，語音彷彿是從空中傳來，那些人頭與布招也垂直由空中落下的！

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是藏身在甚麼地方，也聽不出他是男是女，因為那語音冷漠枯澀，簡直不像是發自人口。

王十方怔然片刻，才顫聲說道：「主人有何指示？」

空中又傳來神秘的聲音道：「後患已由我消除了，這三人是你的問題，隨便你如何處理，不過你要記住違反莊規是甚麼處分！」

王十方臉色如土，呆思良久突然在身邊掏出一個軟皮的小袋，打開袋口，裏面却是黃黃的烟絲！

他塞滿了旱烟斗，也不見他點火就放進口中吸了起來，說也奇怪，那斗上居然冒出一縷青烟，亮起星星微火。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烟霧，然後將那滾燙的烟斗突然伸向商仁的頸子上，商仁被燙得直跳起來的。

身不由主地一拳向他擊去，王十方輕輕一閃身軀笑道：「你終於出手了，老夫這下可以放手殺死你了……」

空中傳來一下讚許的笑聲道：「行止雖虧，機心可取，否則你這師爺真是白當了！」

王十方受到嘉許之後，面色為之一鬆，身隨手進，攻出一掌一脚，取的俱是致命的部位，用招精絕！

商仁也不含糊，身形一側滑開三四尺，使他的攻勢完全落空，然後單臂進擊，一拳擊向他的腰眼！王十方嘿地一聲低笑，上半身猛地彎挫下去，以毫厘之差使他一拳擊空，然後旱烟袋在他的腿彎上輕點了一下！

同時噗的一聲將烟斗的烟絲吹了出來，緊貼在商仁的腿肚上，商仁被那一點，雙腿已跪了下去。

可是不等跪到地，又被烟火燙得直跳丈許，王十方這才從容地伸出旱烟桿，擊向他的腦後死穴！

商仁在空中，火燙痛昏了他的神智，根本沒防到腦後的暗襲，王十方眼看就要得手，忍不住哈哈大笑！

可是他笑得太早了，烟袋還沒有點實，眼前黃光一閃，手中只剩下了一截竹桿，那是關山月的黃蝶劍出手了！

王十方怔了一怔，隨即怒聲道：「臭小子，你幹甚麼？」

關山月按劍莊容道：「我不能見死不救的！」

王十方怒道：「你自身難保，還敢多管別人的閒事！」

關山月輕輕笑一聲道：「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我活着的時候，不准你在我面前傷人，而且我那一劍對你十分客氣，要是我……」

王十方怒叫道：「放屁！你以為你那一劍能傷得了老夫……」

（未完待續）

古龍主編

SAGA

HK$1.50 NT$10.00

武藝

陣容最强
定價最低
武俠雜誌



輯顧問

臥龍生
諸葛青雲

出版者：武藝雜誌社
台灣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一〇九號

海外總經銷：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